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四 2022.02

与最好的书店聊 2021 人文出版

小鸟访谈 刘苏里

陆茵茵 地地下室 | 小说家

“妈妈，徐家汇灯火辉煌” | 长乐路百业指南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女英雄 | 故事群岛





小说

小说家 | P5 地下室 陆茵茵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1 书美 白鲤
P17 寺庙丢失一尊佛 罗迪
第二回 | P27 关于马约拉纳的踪迹 高桑
故事群岛 | P33 重价的祸根 杰拉尔德·默南
P37 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P43 末日：维也纳，一九一八年 伯纳德·麦克莱弗蒂
P51 女英雄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非虚构

长乐路 | P57 你看，徐家汇灯火辉煌 杨樱
田野中国 | P69 四个中国村干部 七个月亮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75 他没念完大学，就开始去贴海报了 吉井忍
发现经典 | P83 《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罗志田

档案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 87 与最好的书店聊天 | 刘苏里访谈 曾梦龙
Newsletter | P97 媒体批评的艰难 方可成
P101“在我看来，这就是赋权” 张依依
P107 “让那些被很多人认为是次要的故事浮出水面” Snufkin
P111 泥淖般的信息网络之内，哪些人还在思辨？ 曾梦龙
先睹为快 | P117 满园的菊花谢了 | 长辈的故事④ 熊景明
发现经典 | P121 夜宿山中 雅·伊瓦什凯维奇
P125 易卜生主义 胡适

专栏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31 恶意返乡，善意输球 /
P135 这个世界不要倦了 王永智
荒诞笔记 | P139 “目击奥斯维辛是根本不可能的” 伊险峰



小鸟问答 Vol.14

小鸟 | 小鸟问答

新年快乐！

过年好诸位！

依惯例，先说我们特别想跟读者们说的事。

装修中的小鸟文摘，先上其中一个栏目，就是每周一次的 Newsletter，它在小鸟文学的主瀑布流中同步推出。

本来我们想法很简单：增加一点公共性的服务内容。

做之前想看看大家都在看什么，就去寻觅了一下中文互联网上的 Newsletter。看完之后有点惊讶。不少东西虽然挂着 Letter 的名义，但是感觉更像个人博客，类似于“我今天做了几个俯卧撑”之类难道就可以称之为“工具型”或者“效率型”的 Newsletter 了？所谓新闻，也就是 Newsletter 里的那个 News，不是首先应该满足公共性的要求吗？

其次惊讶在于，把这部分筛掉，就只剩下两种了。一种只能叫做绝大多数不能算 News 的 letter，比如新近看的书，想讨论的话题，对于某篇文章的再讨论……

另一种是真的，但如果刨掉商业财经类的，也基本上趋于无了。

嗯，惊叹于我们现在闭塞和贫瘠的现状，鼓起了我们贪婪的勇气。我们希望一点点接近我们应该有的有品质的公共服务，接近于我们的读者应该得到的信息服务。我们还不知道会做得怎样。想起不久前参与了一次酒局——面前没有冷掉的大桌菜，只有几杯精酿，连个花生米都没有。佐酒的是讨论本身。

我们六七个人，激烈地探讨若干个严肃问题。这里包含了女性、男权社会、法律、社会进步的成本、社会正义的成本、猎巫传统、真相、假新闻、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滥用、传播与受众、弱者的武器……

你猜对了，我们在讲王力宏和李靓蕾。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我们都得说，这不是探讨新闻，这是娱乐谈资，严肃的娱乐谈资也是娱乐谈资。

它符合那天的气氛：周末，一个中产阶级啤酒馆，上海的延平路，一群兴致勃勃的人，好久未见和初次相见的朋友，有人论文答辩成功有人卖书成功有人节目收视率成功有人卖药成功——大家正在展开伟大的事业，轻松而且高兴。这就是娱乐。

娱乐挺好的，但以为娱乐是在正儿八经地研究问题甚至意图唤醒世人……那首先值得唤醒的肯定是自己。新闻从来不是简单的“展开讲讲”，它至少需要两个元素：一个对“什么是新闻”有尊重的社会，一个对“怎样做新闻”有敬畏的行业。如果没有，“新闻”有可能也存在，但势必要走形。走形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分不清娱乐和新闻。

所以，我们不敢说一定能做好这个 Newsletter，但会尽力。也请诸位随时指教。另外，关于小鸟文摘的其它内容，我们可能会不定期地试验性地推一些小栏目，因为它在一个隐蔽的瀑布流里，读者要点击“小鸟文摘”的海报进入。我们有一个浩大的想法，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但愿运气和时间都站在我们这边。

i

订了一年会员，好久没用现在打开发现不能看了。不能看最新的可能是因为会员到期了，为啥之前的也不能看了？

哦，是看不到了。我们设置的会员是这样的。我们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在会员有效期内，尽可能多地提供服务，除了小鸟文学阅读，还包括小鸟图书馆的全部内容，还有可以下载 PDF 版本内容与非会员共享……

我们对全年订户也提供了新的优惠，订一年额外再送一年，相当于花两年的钱看三年。我们觉得它还是一个不错的服务，你可以考虑。

不过，我们还是得说我们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对于花 12 元的试读者来说，他购买到的小说和文章会一直在那里，但对于 588 元的全年订户来说，会员到期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好像逻辑上这样不太公平。在去年年初定下这些原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 bug。

人生就是这样啊。2012 那年传说是世界末日，到了年底，大家安然度过，都长舒一口气。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人说，世界末日，不是吗？这声反问让人后脊梁都凉了一下。不是吗？

看不到了。

好多 bug 要一年甚至更久才会让人感觉出来。我们可不是在推卸责任。只是感慨啊。

ii

最近不怎么说投稿了呢？

我们觉得话说得重复率太高了。想起来有一点可以说一句：有很多人觉得要情节吸引人，就要引入冲突，就要类型起来，类型也不可怕，但要求能力不弱。比如你突然写起了电话诈骗，各种刑事犯罪。这东西，跟作文里的好人好事一样，没做过的事，硬编总是让人尴尬。

iii

微博上有读者说，“难以想到，20 年之后，重拾起中学时的订阅传统。纸质书订了《收获》、《天涯》、《文化纵横》，后两者目前已近乎在零售渠道消失，譬如三联书店就已无售。

电子版续订了 FT、财新、小鸟文学。小鸟办得好，有审美有情绪有判断力，而这两者目前在碎片化的媒介平台上是相互分离的。”

这位元米米同学说话真好听。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你对我们的评价，“有审美”“有情绪”“有判断力”，一致接受了这样的赞美。你也一样！（人类对赞美总是毫无抵抗力。）

iv

还有一个个人生困惑型读者来信。“回成都，想要不要留下算了。大城市太卷了，而且现在成都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又觉得自己还年轻，太笃定好像也不是很好。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都能收到人生困惑型来信了……

这位同学，现在信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城市也越来越像（不是在说成都会马上变成你不喜欢的北京但总有一些大方向上的趋势我们无法避免），机会想必也总是不差吧！而且你听起来选择很多的样子，凡尔赛。

不过我们还能想起浪子编辑，也就是都筑响一说过的一段话，也想和你分享：“在京都住了两年，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也和许多店家培养出感情后，我开始觉得‘这样下去不妙’。生活不奢侈的话，花不了什么钱，主攻学生、可自在进店的居酒屋也非常多。要是在那种店里每晚跟朋友一起喝酒，把‘真想做有趣的事’挂在嘴边，十年转眼就过去了。实际上，在那里落地生根的外国老嬉皮或自称艺术家的大叔可多了。因此我在第三年回到了东京……”

v

小鸟图书馆为什么藏得那么深？每次都很难找。而且没办法分享专题……

分享……这事，我们设计说，忘了。真是惭愧。

不过，图书馆并不是太难找。只不过入口没有那么大张旗鼓罢了。进去之后天高地阔，好的图书馆不都是这样吗？

图书馆的小说正在砥砺上传中。

vi

插入一则广告：

目前小鸟图书馆的小说，由小鸟文学与版权所有者（出版机构或版权公司）签订协议，授权小鸟文学以单篇形式出售，读者付费阅读。我们与出版机构分成模式。没有特殊情况下，每三篇 12 元。我们希望更多小说踊跃而来！

联系我们：info@aves.art

vii

这一期的封面。

好看不？的确是非常艳丽的小个子鸟。三趾翠鸟。

viii

手动介绍这一期的内容。

本期的重点文章是曾梦龙和刘苏里的访谈。作为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每年都会为书店总结一份年度榜单。同时作为中国最好的书店，这份榜单其实是这一年中国人文社科出版物的风向写照。我们和刘苏里探讨了榜单中蕴含的变化，以及制作榜单这些年的一些思考。

长乐路百业指南这一期的主角是一位出生于 1954 年的女士，她在长乐路开一家外贸服装店，整个青春都留在了安徽淮北，40 岁的时候回到出身地上海。作为一个撰写“他们如何来到长乐路”的栏目，我们和你分享范阿姨的故事。

本期小说家是陆茵茵，她写了一个以疫情为背景的故事。或许你看完了以后也会恍惚一下，现在我们默认的纪元，已然是“疫情前 / 疫情后”了啊。

我们在很短的 2 月里也安排了两篇“田野中国”。马强“苏联普通人的口述史”继续更新，你可能还会看到拆迁系列的下半部分。（上一篇《俄罗斯的伊万》请点击[这里](#)，很好看）

顺便一提，“小鸟文学地图”已经有了几篇文章，但我们还想再攒一攒。希望能在春天大张旗鼓到来的时候和大家见面。

ix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题图摄影：杨樱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栏目介绍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Marie-Michèle Bouchard](#) on Unsplash

小说

地下室

陆茵茵 | 小说家

这生活已经破灭了，或者不带褒贬地说，
转换了，而它们还在。

岳仔的房子带一个地下室，送的，和上边面积一样大。他想过要模仿家装 APP 推荐的案例图片，把地下室改造成工作间，中间摆一张长桌子，墙壁上钉洞洞板，挂满工具。这让他感觉振奋。做成健身房也行，买一台跑步机，搞几个练肌肉的铁架子，还可以划船和登山。他那时的女朋友叫思思，和我们一起玩，经常约出来吃烤肉喝啤酒。后来思思甩了岳仔，他不承认，非说是临到结婚才发现两个人价值观有裂痕。那就裂痕吧。婚一时结不成了，岳仔不高兴好好装房子，简单刷了涂料，倒腾了一下厨房和卫生间就住进去了。地下室什么都没装，只吊了个灯，四面还是水泥墙，毛坯。我突然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的时候，问岳仔，能不能把东西存在他的地下室。岳仔说，可以啊，有多少？我用一辆一点五吨的厢式货车拉了三十几个箱子过去，把他吓坏了。你真能买。已经处理掉很多了。我把钢琴和大件家具都卖了，卖不掉的送人，只留下一些衣服、小东西和书。书都装在小纸箱里，怕工人搬不动。事后证明这种假模假式的体恤根本没用。工人能搬动，一个人肩扛，或者一群人联手抬起来。他们不在乎重量，只在乎坐地起价时你有没有乖乖配合，给每个书箱多加十块钱。

十八个书籍，加了一百八十块。给我上下两排，堆在地下室右手边的墙根下。岳仔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会太久吧，暂时过渡一下。于是就过渡了两年。疫情是第一年冬天爆发的，起起伏伏，把回来这个选项一次次地拉近又推远。但这是以后的事。两年前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把东西都安顿好，就离开了。

离开前，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聚会，四个人，一半我没见过。快到十二月末了，她们想用做年终总结的方式度过那一天。召集人给我发来一份问卷，几十个问题，全都关于今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想，对明年有哪些展望。开头写着：再见，2019！结尾写着：你好，2020！会不会很傻，我想。然而还是去了。先在召集人家附近吃了午饭，点了沙拉、咖喱、味噌汤，大而无当地聊着英国脱欧、巴以冲突、特朗普遭弹劾。她们都比我小几岁，留过学，用一种相似的包裹在术语里的目光看世界。我是个对术语过敏的人，话题一宏大，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好在答题过程还算有趣。我们买来一堆零食，带回房间，抱着各自的笔记本写写写。可以把答案和大家分享，也可以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下笔的诚实。之前互相认不全谁是谁的这几个人，开始半真半假，围坐在地板上剖析自己。第一个问题：请用三个关键词描述即将逝去的 2019 年。简直是为我度身定造的。搬家，失业，失恋，我说。

太惨了吧，她们感叹。

凑在一起是有点惨，不过，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多回答几道，我们渐渐摸索出彼此处在怎样的情境。每个人都遇到特殊的问题，特殊而典型。有人在纠结要不要从父母家搬出去，租个房子自己住。有人和室友闹矛盾。有人想换工作，搞不清究竟喜欢什么。有人从海外归来，犹豫是不是最佳选择。

我也谈起了困扰我的事。谈着谈着，提到了岳仔的地下室，和弥漫在地下室中那种流水般的失去感。

我指的是两天前，中午过后，搬家公司撤了，我独自回地下室收拾残局。岳仔没管我，窝在客厅一角打游戏，我说你玩吧，我下去整理整理。搬家时走得急，没来得及给书分类，六个架子，不分青红皂白先全部丢进箱子里。运过来再说。每只箱子侧面，都被我用马克笔涂上了数字，写得巨大。马克笔只有一支，快用完了，时间也快用完了，半夜还没打好包，小睡一会儿，凌晨起来继续。这么着急了，我还是被莫名其妙的强迫症控制，非要把数字画成空心，中间用斜线连起来，像一匹匹斑马。我执著于线条有没有对齐，好像这标记不是给自己看的，会有一个上帝，在搬家公司到达前突击检查。

而如今上帝走了，审核完毕。我放松下来，打算花几小时把书重新过一遍，挑出不需要的卖二手，再选一两箱带回老家。我回头看看岳仔，他戴着耳机，玩得很投入。我拿了钥匙，开院子门，自己进入地下室。

不是什么大院子，狭窄的一条，正对小区围墙。一扇铁锈色的小门，通往阴冷的地下空间。我扭开门，把灯泡打开，黄黄的光不够用地、勉力地向四周泼洒。水泥墙壁特别吸光，一盆光浇上去，嗖嗖被吸走了，不像刷了白漆，会加倍反射回来，让亮的更亮。从哪里开始呢，我看着这一堆箱子，是我在北京生活近十年的见证。刚来时什么都没有，行李箱里只带着一件御寒的冬衣，内衬可拆卸，也就是说，能够很经济地穿秋冬两季。现在，光羽绒服就有五六件，厚的，薄的，不厚不薄的。北京的冬天比过去冷了吗？

我决定按编号顺序清点书箱。前两个箱子，装着海明威和杜拉斯全集。海明威那套是深红色的，没关注版本，从网上随便买的。有一次和前同事讨论经典作家，听说我没看过海明威，他跌下椅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没看过的多了，不差一个海明威。但还是买了全集，读了几篇他写钓鱼和斗牛的故事。我喜欢漫无目的的书写，只是沉浸在闲情逸致中。海明威不是沉浸在闲情逸致中，他后面有更深层的东西啦！同事跳脚。哦，好吧。我和岳仔都有点怕这个同事，他很可爱，但过度认真，有时候下班了我们偷偷溜出去吃饭，不叫上他。

杜拉斯是从老家带来北京的。很多年前出的，五彩斑斓那一套。早先我还在上高中，听人推荐，去买《情人》，不慎买成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看着看着哪里不对，疑惑疑惑，直到买到零五年这一本，才放了心。书的装帧是很好看，大方雅致，但有意思的是，没人预料到十几年后，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潮气的流动，书的硬壳慢慢融化，和同一系列的其他书粘在了一起。从某一天起，阅读杜拉斯首先要把她从别人身上撕开。嘶嘶嘶嘶嘶……嚓。好了。

虽然粘成一串，我还是不想把它们处理掉。似乎沾染了太多回忆，不适宜抛弃。那村上春树适宜抛弃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呢，或者库切，或者莱辛，或者梁漱溟。我把它们又放回箱子里。那就选不那么经典的好了，当代的，随机的，浮动不定的。《爱在蓝色时代》，因为喜欢名字，和老何逛书店时顺手拿的。至今未读。一起买的还有《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我曾经妄想，每天临睡前翻翻这本简单的小书，就能厘清庞杂世界的来龙去脉。《迭戈和弗里达》，一高一矮一对奇特的夫妻，封面上的弗里达被切掉三分之一，像一只残缺的鹦鹉点缀在巨人身旁。这些是书的汪洋里无关紧要的碎片，读不读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把它们卖掉了，我和老何从东四坐公交去海淀，倒了几趟地铁，拎着一捆书从书店出来，在对面的苍蝇馆子吃腔兮兮的肉夹馍和疙瘩汤，两个人傻乎乎期待着早点回家看书的那个周末下午，是不是也同时被擦除了？我们试探性朝空中哈出的白气呢？笑着说，冬天快到了呀！争论收银台边排队结账的那个谢顶男人是不是八十年代一位有名的话剧导演，这些也没了吗？别想了。我一字一顿对自己说，别一想一了。这是刚失恋时，我脑海中时时涌现的警报。很有用。顺着怨念一路下去，不会被牵引到安全纯净的地方，只会坠入地狱，一坠再坠。所以别想。一跑偏就把自己拉回来，在悬崖上站几分钟。凌空而立，心无旁骛。一天，两天，时间长了，身体和心智就都习惯了，培养出新的思索路径。都没了，接受吧，必须接受。

实体没了，更何况记忆和它的载体，留着只是自欺欺人。卖了呢，也是欺人自欺。收与放，或许不在于任何形式，只是一念。刚琢磨到这里，有什么飞快地闪了一下。我抬起头，看见头顶上方一尺高的墙壁上，晃动着一片波浪。呈柔软晶莹的锯齿状，平行四边形，凹凸震颤。就像有人举起一面镜子，从室外波动摇撼着照射进来。转头看外面，没人。难道是岳仔打完了游戏，跟我开玩笑。我快步走到门边，站在台阶上左右张望，空空如也。客厅的小门关得好好的，探头过去，岳仔小小的身影紧贴在电脑前，没换过角度。我退回来。波浪还在。

时间是下午四点。骤然插入一块奇异的光，我说不清地下室是变亮了，还是被映衬得更暗。我想起几年前，到一个移居国外的朋友家做客，她给我和老何安排了客房，在地下室。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走，感到温热的肉体一寸一寸被黑暗吞吃。其实那里不暗，墙壁刷成苹果绿，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长毛地毯，被套有红色印花。开空调了？我问。当然没有，她说。我记得很清楚，那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阴翳，最直观的感受是，凉丝丝地被地表以下的空气包围，湿润，觉得自己瘦了。瘦等于冷，全身肌肉紧缩起来，变成一个比一分钟之前聚焦的肉团。

我扔下书，脱鞋，踩到箱子上，伸手去摸不知从哪个平行宇宙撞下来的这一小块海。它暂住在我的手背，给粗糙干燥的皮肤敷上一层金光。有限的广袤，微观的剧烈，局部的深邃。一组组意义相反但不相斥的词从心里流淌出来，连缀在一起。我灵机一动，可以把门关上，切断光源，它是个什么就显而易见了。波浪于沉潜中谛听，似乎听到了，轻轻跳跃一下，开始变幻形状。从右上角静悄悄地松动，挣开，抽离，最终金蝉脱壳。时空关闭了偶然敞开的缺口，波浪消失无踪。地下室再一次黯淡下来，我被遗留在原地。

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

我低头找鞋。再起身时，一股清冽的，悬空的，后来我称之为流水般的失去感的物

质（或非物质？）穿过了我。我不确定它和波浪有没有关联，只感觉摇摇欲坠，不能再站在箱子上了。向下俯瞰，所有东西都显现出些微怪异。暗灰的水泥地，仿佛用2B铅笔涂抹过的，深深浅浅的颜色。角落里聚集起一簇簇绒毛。被我丢在一旁的书，书箱，箱壁言之凿凿的数字，从无序中强行建立的秩序，秩序带来的安全感，箱子里被我折叠和保护起来的无数物品——微波炉，烤箱，热水瓶，画框，墨镜，衣服，印深蓝细树枝的碗，洗衣粉，泡澡粉，沥水架，不再流行的微单相机，拍立得，过期胶片，铁皮机器人玩具，发条青蛙，日式线香，茶杯，酒杯，杯垫，咖啡胶囊，100%大豆蜡烛，靠物理原理把精油震荡出来的扩香仪——千奇百怪我用钱交换，以为等哪天回来还能接着使用的林林总总，组成了我过去的生活。这生活已经破灭了，或者不带褒贬地说，转换了，而它们还在。

像一列幽灵，存在着，却时刻告诫我，你抓不住。没有任何东西能被抓住，一切都会消失。

这样想让人发冷。但随之而来的念头更恐怖：也许幽灵是我自己。被准许放一天假，从冥界飘荡回人间，落进生前居住的屋子，清理自己的遗物。我毛骨悚然。从灵魂的视角回看所拥有的，正在和即将失去的，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了。总有一天会丧失的，不从自己手中，就从他人手中。我整理过祖辈的遗物，满房间被翻乱的垃圾，此刻是一本书，下一秒就成了死者的书，被附加上沉痛和阴森的能量。其实，都只是人间种种抓不住的东西而已。

五点十分，夕阳褪尽。

流水般的失去感带给我的副作用是，我不想再整理了。整理和不整理，有什么两样。我收起放置在手边零零落落的书，塞回去，把封箱带贴好。浑身冰冷，全程以慢动作进行。最后一本是石黑一雄的《小夜曲》，一直想看然而一直没看，翻开是这一句：我的秘诀就是半夜出去散步。只在这栋楼里，但是楼很大，可以走个不停。而且夜深人静的时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它栖身的纸页离箱盖最近，被掩埋在黑洞里。

我走出地下室。

那一刻我想，有什么是完全属于我的呢？连一本书都不能。带着这种唏嘘，失重感，和甩脱重力之后彻底的失望、疲惫，从地下室返回一层。客厅里没有人。岳仔在厨房为我做晚饭，为我们，切碎的蒜片在油锅里煎，冒出好闻的温暖的蒜香。这是活的味道，和底下两个世界。我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取过挂在椅背上的围巾，用活的气息缠绕自己。岳仔开了瓶红酒，找不到高脚杯，将就着倒在马克杯里。我想把刚才的感受向他倾诉，说不出来。

灌下几口酒，身体暖了，我们面对面埋在椅子上。桌上还放着一瓶二锅头，小二，墨绿色的酒瓶。我想起和岳仔当同事时，走路去车站，经过一排杨树，树坑里有一片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光。我把它捡起来，是酒瓶残片，可能就来自于前一天深夜被哪个酒鬼砸碎的一瓶小二。我把尖刺的边角在地砖上磨圆，不喇手了，再揣在兜里高高兴兴地走，像窝藏一个秘密。我的秘密都不值钱，只是自己喜欢，傻不拉叽。想到这里，悲伤终于喷发出来，我借着酒劲在岳仔家发疯，哇哇大哭。岳仔不明白怎么了，反复问，不着边际地安慰我。没事的，很快就回来了，别哭了。不是这些，我说。我抽抽噎噎讲那个玻璃片，讲我把碎玻璃当成宝贝装进口袋，带回家收藏在盒子里的事。现在盒子和其他盒子被打包起来，沉睡在他的地下室。那怎么了嘛，岳仔说。都抓不住的，我说，没希望了。他笑了，这咋就没希望了。我的人生就是个玻璃片，我继续哭。

第二天，岳仔拿这件事取笑我，好几次。嘿嘿嘿，你的人生就是个玻璃片。笑完他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能，我说，这是个哲理，你自己去感受。岳仔微闭双眼，安静了一会儿——感受不到。那就怪自己太笨吧，我说。我勒个去，他说。我们在清醒时刻的自我探究就只有这么深了。

我讲完了。

这个故事简直了，她们说，一定要写下来。

哈哈，会有人想看吗。当时我是这么蒙混过去的。

距离这场对话，已经过了两年。这不是普通的两年，但放诸生之长河中，没什么是特殊的。两年间死了多少人，因为疾病，意外，衰老，或者天外飞来一个无端端的巧合。我更信命，不相信巧合，死亡看似飘飘忽忽随意降落在一个人头上，其实经过精密计算。怎么计算的我就管不着了，有智慧高于我千万倍的宇宙计算机。一介人类，不必多想。时间悄无声息地流走，以它的方式改变了我。我自认为比从前冷峻，坚韧，更能承受生命的毁坏与变动。还没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来检验，回老家后，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静。在平静无波的遐想中，我愿意做一个勇者，理直气壮地活，活得强健，茁壮，坦荡。

这个十月，我有事路过北京。不是回去，是路过，以游客和滑行者的身份暂居三天。我对岳仔说，我来你家取点东西。

岳仔去义乌出差了，把门锁密码发给我。我越来越不信任通讯软件，在心里默记那六个数字，记住了，就把对话删了。也让岳仔删掉，他说没事。你怎么去义乌出差，卖小商品了现在？我逗他，他回一个耳朵会动的狗头。

北京还是和以前一样，浸泡在浓雾里。他们说，运气不好，这几天雾霾大，平时改善很多了。我从二环到四环，重坐当初上班时每天都坐的地铁，站台列表乍现眼前——雍和宫，东直门，柳芳，光熙门，芍药居——第一秒是懵的。然后淤泥化开，一个词一个词被清洗出来。下车后，我让身体自动行走，在两条线路间切换，想凭借记忆，走到几年前住过的小区。惊人的是，出站口的窄路还是被绿棚子包着，隔绝出更多岔道，把风景挡在外面。高速还是叠加着高速，弯弯绕交错着，通往顺义的方向被打了个叉。我在干燥荒凉的马路上检索这些年变化，公园和拉面馆还在，咖啡店积分清零，离开前只造了个空壳的高楼，已经形成一个狭小但完整的居民区，有车进出了。

岳仔的家在一公里外。买房前，他在这一片租房。因为是同事，住得也近，我们整

天混在一起。四人约会，他和思思，我和老何，一个电话就叫到了。吃了不少火锅，看了很多场最后嚷嚷着给老子退钱的电影。电影结束，四个人焊在座位上不走，等彩蛋，好像这样能值回票价。等来的是手持簸箕和扫帚的工作人员，没有啦，放完啦！喊上几遍，才嘻嘻哈哈让出场地。想起来像上辈子的事。

我顺着惯性，踱着小步来到岳仔家门口。疫情之后，进出小区的规则改了，更严格，更警惕。我在玉兰树下站了几分钟。十月不是花期，但我知道它是玉兰树。开花在春天，半白半紫，坠落时如同殉情，团起身子整个往地上砸。一个牵狗的女孩开了门，我跟进去，直奔十五号楼。输入那串数字，门锁说，欢迎回家。

岳仔家的格局变了。

两年前，一进门放着餐桌。那块地方不大，稍微有些局促。这次，岳仔把桌子调整到房间中段。对面多了跑步机，灰色的，很轻巧。还有一只灰色的橱，上半边摆着不同包装的咖啡和茶叶，下半边是两行工具书。收得挺整洁。我想到电影里入室偷窥的人，这时候肯定会拉开冰箱，看看屋主吃点什么，罐头有没有过期，浴缸的水是否洗干净了，床头放没放另一个人的照片。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十月还没供暖，屋子里和外面一样冷，我把薄型羽绒服的拉链拉到下巴。忽然心血来潮，想跑一下步，让自己暖和起来。这个念头越来越具体，固执，粘在我的脑袋里。我只好真的跑。脱了外衣，就穿脚上的鞋，把速度调到6.5km/h，像个傻子一样在岳仔空荡荡的家里锻炼身体。如果他提早回来，开门看见，可能会笑疯。

跑了二十分钟，我流汗了，情绪也足够亢奋。该去地下室看看了。这时我反应过来，也许跑步并不为了取暖，而是潜意识想调动出一些活力，来抵御即将面对的什么。是什么呢，那天下午经历过的流水般的失去感吗？

钥匙还挂在老地方，冰箱侧面的钩子上。很老式的钥匙，圆头圆脑，大脸盘子上刻着固力两个字。我从包里拿出水壶，抱在怀里，时隔两年又一次进入岳仔的地下室。凉气霍然上涌。

感觉很久没有人光顾了，原始森林的味道，没有树木的原始森林。光秃秃的地皮开裂，暴露着自己，托出翻涌自地下的矿脉和沟渠。电灯开关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沿蒙一层灰。按下以后，灯泡孱弱地，亮起细微的光。这样想来有点奇怪，有些光的存在，不是给人带来光明，而是佐证黑暗的黑。我把门开到最大，天光被放进一格，斜斜地从墙壁瘫软到地面。我见过相似的好。好几年前，我还不认识岳仔，也不认识老何，在一个浓烈的夏天，和朋友去中俄边境玩。一个下午，我们被困在小旅馆里，记不起原因了。大家都很疲劳，有的想出门，有的不想。三三两两坐在大厅，讨论，等待。也许等一场雨，如果雨来了，决定就自动做出。雨迟迟不来。阳光一会儿收一会儿放，也是这样斜斜地从门外刺进来，游移不定，触碰我们的鞋子。

我的箱子都在。盘踞原地，像吃了了好几顶礼帽，鼓起一排排小方块的贪吃蛇。箱盖上落满灰，两年份的灰，随着封箱带被揭开跳荡起来。至少有三箱是衣服。回老家后，我买衣服的热情消失了。它曾是日常最大开销。把带回来的十几件反复穿，洗了又洗，洗到标签抽丝泛白，我觉得没什么。衣服只是布，占据空间的布。一箱是包。各个时期，从各种渠道购买的包，以布包为主，也有皮包。得把它们全翻出来，清空一些，剩下的寄回老家。

我喝口水，开干。水壶搁在箱子上，才注意到，靠墙的那排有被水流浸湿的痕迹。岳仔的地下室漏水，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墙面上画出一幅非洲地图。下半段延伸到几只箱子，湿了，风干，留下软塌塌扩散开的水渍。我拆开受伤最严重的三十二号，恰好装包，贴着箱壁的是一只刚来北京时买的American Apparel淡蓝色旅行包。那时这个牌子极火，店在三里屯，我们看着它从选址，盛行，到租租，清场。我背着这只包逛美术馆，巧遇老何，他说，这包也太大了吧！大到出差时可以不带行李箱，所有杂碎都扔在里面，一肩扛，洗过一次后，手提带下端的皮件微微褪色，把蓝布染黄，它就退出我常用包的队列。不舍得扔，用它装其他包，大包包小包，一层层包下去。于是今天，它被污水浇透，长出黑色霉斑。

还有印度买的斜挎包。手工缝制，粗棉线一小截一小截，在布面上落雨点。霉菌就长在雨点上，呜呜鸣下坠。海淘的手拿包，没用过几次，单面发霉，开出晦暗霉花。Jil Sander羊皮单肩包，我最贵的一只，大概得了失心疯，刷爆信用卡也要买。羊皮柔软，没几天就开始凹陷，褶皱如闪电，把表面劈出裂纹。这次见它，比之前还老旧几分，扁扁地缩在角落，接缝处变了颜色。我觉得好笑，把它拎出来，很想拍个照向全世界宣告，你看！这就是我最接近奢侈品的奢侈品。

除了它，我把别的集中到一起，扔了。

扔掉的还有几堆衣服，厨具，卫浴用品。书清出八箱，卖二手。打开的一瞬间不想看，就卖了。看过的也不再保留。早几年我就发现，一旦在书架上获取了固定位置，书就死了。它被嵌入其中，过于稳定，从此从眼睛里逃遁了。无法找到的书，正是家中架子上排列最整齐的书。书店的书，新买的书，他人的书，图书馆的书，都能看见。以前我还寄希望于明天，今天不看，明天会看。现在连明天也失效了，有的只是此刻——此刻，或永远不。

我把清理出的箱子拉到左侧，清三箱左右，就要回楼上洗手。灰将一切覆盖。没有什么能被真正尘封，只能被覆盖，在覆盖下，生老病死仍然进行着。我不知道书页是何时变黄的，《小夜曲》黄了，《莫瑞斯》黄了，《告诉我，你怎样去生活》黄了。泛黄的页面长出米黄的小虫，半透明，在句子和句子之间爬动。

一直到黄昏，整理进行得非常顺利。箱子被分为四组，分别打算丢弃、寄走、变卖，以及暂时保存。我叫了快递，后天来取，岳仔也是那天回家。没想到会这样爽快。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和过去不一样了。一个喜欢看《三体》的朋友常常提起不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许是这个。把寄托在物品上的情感抽走，把回忆淡忘，切断就没有那么难。我观察墙面，没有哪一块比周围明亮，异次元的波浪止歇了。太阳在浓雾间穿行，偶尔露个头，映照在片片灰羽之上，泛出沉重又轻盈的光彩。时间到了，它一步步落山，没有山，就落树，落街，落高楼大厦。地下室愈发昏暗。灰尘快把我的指纹填平，我搓搓手，准备上去。

最后一遍核点垃圾，我见到了一只刚刚漏掉的小箱子。可能从大箱子里取出来，随

手放在地上。不是搬家箱、货运箱，是普通的装小瓶矿泉水的盒子。什么字也没写。掂一掂，不重，发出丁零当啷蹦蹦跳跳的声音。我不记得里面装着什么。去撕封箱带，缠了好几圈，找不到头。沾了灰的手指触觉也变差了，索性用蛮力，拼命一扯，盒子被扯开一角。

一枚壶嘴伸了出来，金色，来自金光遍身的一只小烧水壶。我早把它忘了，忽然看见，和它相关的记忆浓郁又迅速地翻滚出来。伊郎巴扎，铺天盖地的货摊，巡逻警察扫视着拿相机的游客，热情的本地人，都会说几句中文，你好，谢谢，再见。水壶一把接一把，按从小到大的顺序站立在货架上，一个像一个的翻版，只是大一号，再大一号。我买了最小的一只，五千伊朗币，波斯文的五是一颗倒立的心，用蓝色记号笔写在壶身上，后面跟三个圆点。老何用它泡过茶，嘟噜噜将水烧开，倒进茶碗里，很快喝完了，再煮一壶。生活曾经如此像游戏，在安谧甜美的气氛中，那些器具，都是玩具。

下面是一个小方盒，可以托在手掌上。内有四粒木块，牛肉干大小，木头活字印章。闲钱在口袋里装不住，千方百计跳出来，花出去。我隐隐约约想起，当年定制了我和老何的名字，请工匠雕刻。等了好几周，拿到手，把玩了几分钟，就渐觉枯燥。为了平复无聊，我找来一张纸，把活字按上印泥，想给老何写一封信。只有四个字，资源不够，我颠过来倒过去，把字印出花儿来。起首是他的全名，落款是我的，中间大段大段全是假字，字滚字，字叠字，字压字，就看个意思。我把信送给老何，模拟情书，他说挺好玩的，扔一边去了。从此印章就荒废了。

还有烛台，许多许多烛台。玻璃的，金属的，平展的，耸立的。有的烛台畸形，需要购买特定尺寸的蜡烛。有的蜡烛畸形，需要制造特定尺寸的烛台。像一个陷阱，跌进去，就被导入死循环。

拨弄烛台时，有东西触到我的手。一片叶子。又一片，又一片。箱底散落着四五片叶子，品种不一，全都焦枯、碎裂了。叶面沉淀成巧克力色，叶脉清晰，笔直而优美地向两边舒展开。沾在叶子上的砂石长了进去，一抠一个洞。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我收集起来，存放着，撒到了这个箱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举起一片最显眼的，鹅卵形，末端一截俏皮的尾翼。对着光看，无数细小的孔隙将叶子割裂。一粒粒如蜂巢，虫卵，教堂花窗，吃了叶片，但十分有技巧地余下一层薄膜。我回想起小学里风靡一时的叶脉书签，就是用低浓度的化学试剂将叶肉腐蚀，慢慢刷掉，只留一副骨架，叶子的骷髅。

顷刻之间，我记起来了。这是老何去新德里出差，趁公务之便，拐了一下到菩提伽耶，参观了那棵有名的菩提树，带回来的落叶。公元前数百年，释迦牟尼在树下悟道。开悟后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后面还有点什么。我很喜欢这句话，想象佛陀说话时的语气，一定充满新奇。那么多年翻山越岭，四处求索，去除障蔽，终于揭露了真相，却发现它这样简单。给我叶子时，老何说，早就不是那棵树了，大概是它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几千年了，还在延续，还会落叶。落下的叶子还是被闲杂人等捡去，带着珍视或戏谑，供奉或丢弃在哪里，时日一长就抛诸脑后。菩提叶的尸体并不特殊，同样会卷边，干裂，化为齑粉。此时，正在化为齑粉的路上。我捏断断裂得最彻底的部分，还能看出原先温润的叶形，意外的是，手感不是尖脆的，反而有一种韧性，牢牢拴锁住它，保持着最初的形状。我不忍心再捏下去，将它放回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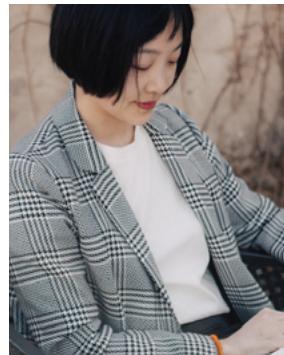
天色暗透了，一看，快七点。我端着装落叶的盒子，身处不同命运的两排箱子之间，思索该归入哪一边。过去确实过去了，然而……我卡住了。短短两小时前，我以为自己进步了，学到了不仁，以不仁孤立内心，就没有东西可以伤害我。有点搞笑。像一台拙劣的抓娃娃机，控制不好力度，就告诉自己，都不要了。

会不会，这也适用于这两年间，我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事。

真正的卡住是没办法一下子恢复的。我有很多和卡住相处的经验，但那是另一个故事。我直接跳到结论，让自己抽离出来，先不选择。把盒子重新封锁，放回原处，关上地下室的门，回到地面。壮胆呼吸一口带有颗粒感的空气，安心地确认，嗯，这就是北京。

第三天，快递取走了箱子们。我在现场监督，临时决定，把小盒子藏在保留下来的箱子底下，不扔。让它在将来某一天再惊吓我，唤起记忆、觉醒和哀伤，提醒我，过去当然流逝了，抓不住，但不妨偶尔被记起。

四点多，岳仔回来了。我给他煮了碗面条，垫垫饥。我们坐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喝茶。岳仔的房子在午后接近黄昏时是最好看的，再晚就太暗了。阳光偏橙，简陋的装修被橙色弥补，显出活跃和华丽，不简陋了。我们聊起旧人，老何、思思，最近在做什么。也谈了些别的。岳仔说，明天我要干活，你介意自己去高铁站吗？我说那有什么的。他说哦了，晚上去对面吃烤肉吧，吃完我陪你去坐地铁。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说看情况吧，应该不会太久。我们继续喝茶，完全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与我们一线之隔的地下室，一块波浪正在墙上闪耀。



陆茵茵

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新闻学系，曾在媒体及非营利艺术机构任职。作品获第二十六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201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台风天》。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Marjan Blan](#) on Unsplash

小说

书美

白鲤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外奶奶一扯，书美被一拖，一拽，跌了，跑两步，步子又捣回来。

扎扎第一次看见戴胜鸟的时候，已经很能分辨眸子里水淋淋的谎言了。早些日子飘了一场雪，还冷兮兮的。地气热起来后，四月再也看不见那白森森迷人眼的东西。戴胜鸟也不叫戴胜鸟，卫城是说“骚姑鸽”。不爱筑巢，藏在土墙的裂缝里。一股一股的骚臭味，不讲究。头顶着一团茶树菇，乱晃乱晃，怪好看的。

骚姑鸽来得晚，顶多的燕子已经从南方飞过来了。再往前数日子，扎扎出生的当晚，西伯利亚寒流带来了初春第一场尘暴。西北风，顺着腾格里，嗡嗡郁郁的肆虐，要穿过阿拉善的。卫城医院的窗户，隔着皱皱的蓝色窗帘颤动着。要不了多久，玻璃窗内里的凹槽，便挤满黄灿灿的沙粒。那沙子细细的，揉在手里发嫩，是腾格里的吻。

产房里的血手，依旧很紧张。又一个难产。外奶奶拉着书美，看着红色的警报灯，呛眼得很。书美的手挣了挣，抽不出来，又疼，盯着看外奶奶脸上的斑点，皱巴巴的。医院上下楼的走廊有点儿凉，别的科室没什么人。产房对面，白光凉飕飕的。分散在不远处掉石灰的墙壁。这边儿秃，那边儿斑驳。手一碰，墙皮细细碎碎。

外奶奶咕哝着嘴，像在咀嚼什么。书美看山羊反刍的样子也这么古怪，嘴上还沾着白波子，但没有她的固执。她嘴上的皱纹绷得紧紧的，浑浊的眼珠子只不转悠。

夜，十一点五十八分，扎扎的哭声混着一个晶莹剔透的血身子，被一双大手举得高高的。白灯很亮，扎扎本能地挥舞着鱼丸子似的小手。早产。母亲看着扎扎，眼神里的光已经很涣散，很疲惫，却拼命地露出一股一股的暖流。扎扎没防备，母亲摸了摸扎扎的脸，等到外奶奶拉着书美闯进来，母亲已经散去最后一丝难以言喻的眷恋。

书美被赶出去了，她到现在还茫然无措，说不出的腥味缠在嘴里。后来，她在一个烤箱似的东西里看到了扎扎。扎扎还是个肉色小老鼠。亲戚们都说养不活。书美觉得，再有一个弟弟，也不算多坏的事情。外奶奶眼泪吧嗒吧嗒落下来，也不知道她对着母亲说了什么。母亲蒙着白布，因隔了一扇门，一扇门玻璃，书美只能从缝隙里瞧，实在没瞧出什么来。丧期，外奶奶倒拉杂说得很多，赌咒发誓，哭天抢地。书美看着怪怪的，有点儿怯生生的。阴阳先生叽里咕噜唱了一天法事。埋葬死者的前一晚叫消夜，意思是将这人从阳世永远抹除掉。书美倒没有感觉。中年丧，不吉利。母亲的姊姊、小姑子阴阴哭到后半夜，惹出书美许多泪水。棺材又停放半夜。烧了很多糙香，熏得人睁不开眼。桌上的盏杯披着层层蜡油，又大又肥，白蜡烛一根接着一根。花圈排在院落里，趁着夜色，孤零零地，像岛上的一点儿萤火。黎明前，棺材由舅舅姑老子表舅抬了出来，走上数百步，又搁在卡车上。

叮叮叮叮，铁道员放下护栏，又一辆火车要穿过沙漠了。

“书美，书美，快穿衣服！”书美意识还很模糊。大舅嬷直往起拽。书美揉着眼睛，睫毛上沾着一丝眼屎，手脚软软的。二舅嬷开始往书美头上套毛衣。“袜子呢？袜子！”大舅嬷有点儿发急，婆婆已经在催。

远海已穿得紧称，挣脱表姐的手，脸上露出傻气的兴奋。那推门扑腾的动作利索又快活，

一口白汽散在门里，很快被夜色淹没。黎明沉沉，空气冷厉。书美推开门后，只看到院子里的猫抓着臭椿跳上土墙。笼在铝盆里的火堆只剩灰烬，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借着白炽灯昏黄的光芒，边边角角的黄白纸钱垒在余烟里。书美打着哈欠，邻居们齐刷刷的眼光从远海身上挪了过来。远海蹦蹦跳跳的，从灶房里提溜了两个蜂蜜馃子。白帽白衣、白腰带、白裤子、虎头花棉鞋。外奶奶一把拽住远海，总算拴住了这头小海兽。两人踏出院子，送葬的车队已经缓缓行驶了。二舅嬷又将白麻衣套在书美身上。邻居们齐刷刷的目光瘳得慌。书美不自在。

“快走！”大舅嬷拉起书美热乎乎的小手。二舅嬷的表情也和邻居们一个样子了。他们都是不参加丧葬的。二舅嬷的肚子已经很大。参加丧葬不吉利。阿拉善离得远，送葬的车又不够，乡里乡亲是来帮忙的。

书美很听话地跟在大舅嬷的身后，她的步子很快。邻居们或站在枯萎的蓖麻树下，或倚着臭椿、土墙、门槛。八九十个人，凑在一方小小的院落，小桥和围绕的水渠将这座院子割开了。远远的，唯有这儿的灯最敞亮。依着濛濛夜色，一些细碎的雪片交错着，点点落下来，肃穆和沉重不由得涌上来。书美偷偷瞥着这些悲怆、怜爱的目光，心头儿弯弯一汪水，不知不觉扑棱滚下来。雪片粘在睫毛上。

赶在抬棺材的最前面，书美捧着母亲的遗像。弟弟远海不时朝着四周张望，哭丧的近亲舅嬷姑嬷表姐表姨一辈的，连表姐也一身重孝。洒冥钱的，举着引魂幡的，敲鼓的、打锣的、吹唢呐的，赶着驴车的。远海看得眼花了。一群骆驼从对面走过来，一晃，一晃，远海便专心地盯着骆驼脖子下的铃铛了。

叮叮叮叮……

书美这时候，泪水已经从眸子里窜出来。她隐隐有一种悲伤了。大舅嬷将母亲的遗像递过来，书美就是在伸出手的这一刻，觉得身体沉甸甸的。好些天来的懵懂变得清晰可怕。驼队过去了。又走一段路，棺材搁在卡车里，送丧的亲戚们都上了车。书美坐在车厢里，外奶奶蒙着的黑头巾，颠吧颠吧，摇摇晃晃，像是漂泊在水面上。据说，卫城以前是一片湖。送丧队伍要走很远的路，穿过卫城通向内蒙的唯一干线，一直到阿拉善。

阿拉善挨着腾格里。两地的沙粒不尽相同。阿拉善更靠近居住区，一半是戈壁。卫城人死去都要埋在阿拉善的。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垒起石块。高高低低。划定范围，立上石碑，围着石块泼了白酒。别人家的死魂灵不敢去。

穿过狰狞、嶙峋的沙枣树——稀稀疏疏散布着，树木越来越不见，肉苁蓉、梭梭树，骆驼刺、梭梭草、沙蓬——植被越来越矮，越来越张牙舞爪。天地越来越广阔，裸露的大地越来越荒凉，显出浑厚又沧桑的力量感来。再往远了走，柏油路忸怩成窄窄的一条土路，寡淡孤单单的。沙蜥蜴翘着头颅，站在灰褐色的梭梭树干上。那树已经枯死，倒在戈壁滩上，被尘暴淹没一半。广袤无垠，天高地阔，灰灰一片。要是夏秋冬，不刮尘暴，天瓦蓝瓦蓝的，像海一样，不见一丝云。三三两两悠闲散步的骆驼，或是一大群一大群蒙在这个山头、那个坡地。广袤的戈壁，呈现出灰灰的生机勃勃。这便是阿拉善了。

再往远了走，便没有路。骑着骆驼，兴许要走三天三夜，要是遇不着鬼打墙，便是更加开阔、渺远的腾格里了。腾格里在蒙语中叫“Mongke Tengri”，长生天的意思，已带有图腾的含义，即最高的天（神）。脱离自然，进入宗教。但腾格里确乎是自然界最纯净最高傲的地方。沙粒一尘不染，一颗一颗，细细嫩嫩，十分饱满。璀璨。偶杂着绿色。那梭梭草不十分清澈，但在腾格里的映衬下，却比任何一个地方的绿色都要鲜亮许多。腾格里的天湛蓝无余，一缕一缕的云彩流泻着，像游弋的蝠鲼。腾格里临着河，便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干净的诠释了。

更准确地说，腾格里属于阿拉善盟。然而，卫城人似乎并不在乎。

书美来得不凑巧，甲虫和沙蜥蜴都没有鬼鬼祟祟地作怪。雪片发懵。整个天空灰灰的，说不上怎样的阴郁。舅舅这边的、姑嬷这边的，两伙人将棺材平平稳稳地放在四方洞子里。填土、竖碑，贡馃子蒸馍馍、香蕉橘子芦柑，烧纸钱，泼酒，闹哄哄哭一场，眼睛肿汪汪的。填土的时候，书美看着一锹一锹的沙土，要把棺材淹没了，这才清晰地意识到在阳世究竟发生了什么，生和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叫妈！”外奶奶擦了擦书美，眼泪已经干涸了。雪花嗡嗡郁闷，落在黑头巾上。那么刚强的一个人，身子却单薄得厉害，腿也打颤。远海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眼泪也还吧嗒吧嗒落下来。外奶奶的话很管用。

书美愣了愣，脑袋里想着许多物事儿。院子里的菜园里该种些什么。黑山羊、白山羊、滩羊、小尾寒羊最爱吃什么草。苹果树剪剪枝，臭椿引引水。抓鲶鱼的网又该补一补。鞋垫再做一双，要石榴花兰兰的，不要平针的，要像水墨画一样皴染的，花花绿绿，层层叠叠。鲜活。不要纸风车，要庙会上卖的塑料风车。呼呼呼，好听。要芦草叶编的蜻蜓、花蝴蝶、蚱蜢，又时髦又好看，很有自尊感……妈妈的话要不要听呢？

“叫妈！”姨嬷也在催促了。外奶奶浑身都在发抖。棺材快要被淹没了。书美跳了下去，喊了很多声妈妈。

——妈妈回来，妈妈不要走，妈妈你在哪里——

喊累了，嗓子也哑了。雪花沥沥拉拉地润了沙土。舅舅伸出手，书美也伸出手，这才感到一道冰冷的闪电很有力量。书美被拽上来，总算是重新回到了阳世。

送丧的队伍回来，时间已到下午。摆席的掌勺师傅望眼欲穿，邻居们也饿得喉咙痛。看到车队，心里暗暗舒了口气。“排——席——啰！”缭绕着棚子里飘着的腾格热气，雪花一点点消融在大锅里。鼓风机呼呼呼，吹得心闹哄哄的。驴肉羊肉红烧肉，热菜先上了桌。地上的脚印编制碎了，混着雪湿漉漉脏兮兮的。刚开始吃的时候还抢得欢势，脸上似乎带着气，吃到一半肚子里滚圆热乎时，脸都和善和善的，也红润许多，都很有客气了。

远海吃得很欢，拿着羊骨头啃。舅舅这一方的，姑嬷这一方的，都吃得很尽兴。书美咽不下，鼻子里酸酸的，也有许多惊诧。外奶奶包了两个糖书本子馍，拉着书美往医院走。老太太极瘦极瘦的一把骨头，站在风里随时被刮倒似的。核桃面儿的脸，攫着。换上了一件青棉袄。寻常家的奶奶太太一辈的都穿这种上袄下裤的斜领青布袄。蒙着

黑头巾。雪和灰尘已经抖了抖。

外奶奶的步子迈得很快，很有力量，走时一阵风。单薄的风。人极寻常的矮，一米四出头的样子。书美跟不上外奶奶的步子，她想不通她哪来的这许多劲头，就是不歇歇。书美努力跟着，但跟着跟着步子便乱了。外奶奶一扯，书美被一拖，一拽，跌了，跑两步，步子又倒回来。努力跟上。

这时风已经很大了。雪大。

外奶奶的头巾顶着风雪，书美跟在后面。书美的小嘴撅着，也不知怎的就坚强起来。平日里和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哭哭闹闹的。书美不时抬头看着外奶奶的脸。外奶奶的脸，攫着。

白杨齐刷刷两瞥影子。路上没什么人。稀落的几排土坯房。烧炕的烧炕，做饭的做饭，分不清哪个洞子里的烟。黑糊糊的，一簇簇，一簇簇，又散开了。

有相熟的驴车招手。

“你走你的。”外奶奶攥着书美的手腕，不理那赶驴车的。

班车过去了一趟。又过去了一趟。拉桔秆的远了。

走了很久，小镇清晰起来。两层的酒店楼，三层的学校，四层的政府楼。人变多了，车也多了。补鞋的。一方窄窄的天地里缠着密匝匝的黑盒子，黑线白线黄线绿线红线一卷又一卷。布鞋白面儿球鞋皮鞋。一个鞋匠，两个鞋匠，三个鞋匠。一个坐马扎，一个大箱子旁依着拐杖，一个坐着轮椅。脸都黑黑红红的。补车胎的，脸上油黑黑的。红内胎拽出来了，在往水盆里淹，扑棱扑棱。气泡一串一串，咕咚咕咚，滚上来。书美伸了伸脖子，又不冷了。卖炒货的，卖水果的，卖卫生纸的。炒货装在麻袋里，一堆又一堆，毛栗子还在一个转圈的大锅里，一直在转悠。水果排场大。卖卫生纸的摊子细细一条儿，和十二卷一提的纸一样。卫生纸摊紧挨着农贸市场的大门，人不断涌进去。

今个儿赶集。很吵。

穿过门，里面更宽阔了。卖布料床单衣服袜子的。安拉链的。截边做西装的裁缝，缝纫机吱扭吱扭。轧棉花做被子的。卖玩具的。卖蔬菜熟食的……书美闭着眼睛便很能想象农贸市场人挤人、韭菜盒子、杂烩的闹劲儿。缭绕的味道总是很香，到底用猪油羊油胡麻油还是牛油呢？

专门卖杂碎的、卖面食的有铺子。沿着大门两边铺开的。搭着棚子。人很多。吸溜吸溜，吃的人满头大汗，在喝红辣辣的汤底。书美的步子慢了下来，眼珠扑腾扑腾地往棚子里看。一笊篱饺子捞出来了，个儿浑圆、饱满。白花花得不像样子。一颗又一颗，鲜亮鲜亮地倒在老碗里。添了猪肉臊子汤，要加豆漂和芫荽。芫荽生生的，直接搁在上面。翠色逼人得紧。桌子旁边是蒜盆，油泼辣子盒，盐巴花椒鸡精盒，酱油醋壶，黑黑的一筒筷子，一卷纸巾。肩头扛着一块油油的白面团。一把亮闪闪的银刀。一刀一刀。那么快。看不清了。面条一根根往大锅里扑。又一个胖胖的大姑娘擎着笊篱，一捞。过了水。冒着香气的青椒肉丁炒锅里。一颠一翻，面和肉丁青椒飞到半空，又落下来。起盘了。俊飘飘的一大盤。红的白的绿的黄的。剥了一个蒜，又一个，再一个，囫囵咬在嘴里，蒜汁溅出来了……

书美定定着，不走了。眼珠也不转悠。她饿了，想回家吃席。糖醋鲤鱼。牛肉拼盘。拌猪耳朵。外奶奶拉不动，或许也没有用力。她看着书美，瞪了一眼，凶巴巴的。书美的手腕又被攥疼了。外奶奶从胸口口袋里拿出花布包，细细拆开了，拿出一个大的来，又重新包上了。黄黄的，油油的，白糖一粒一粒，酥脆的。糖书本子馍馍寻常时候也很难见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烤，工艺又复杂，又要搭泥台子烤炉，很费劲。书美不接，她指了指大笊篱正捞出来的饺子。要吃暖和带汤的。书美很口渴了。外奶奶一瞥，咕哝了一下咽喉，将馍馍放回布包。更捏紧书美，书美只喊疼。

“走！”外奶奶铿锵掷地，沙哑又低沉。是恼怒了。

拖了书美走出十多步。书美又疼又无助，呜呜哭了起来。外奶奶只不回头。又拖十多步。书美更加坚决，脚丫子蜷着抓地，不要走。哭得噎气噎气。周围忙壳壳的人都停下来看。这个指一指头，那个指一指头。这个一叹息，那个一摇头。围的人越来越多。外奶奶不理睬。书美三四分的恨有六七分了。

粉花椒辣椒的胖老板。中年妇女。花椒色的大围裙，隔老远一股子麻麻的味儿。这时走过去了。

“老姨娘哟！大赶集的，还亏着娃娃？”粉花椒的要分开外奶奶和书美的手。

“你个小卖X的，我亏不亏娃，关你撒事？”

众人甩手散了。

粉花椒的见外奶奶的脸硬邦邦的，不像个讲理的，骂她一句“老不死的”，她要还回来，指不定骂着骂着要干仗，就不兴多惹事了。书美反倒不哭了，狠巴巴盯着外奶奶。恨意有十二分了。

抹掉眼泪，又走了数百步，大约离赶集的镇中心远了些。前面一个卖拉面的棚子。外奶奶又回头瞧了瞧，拉着书美坐下来，要了两碗拉面汤。掏出布包来。外奶奶松了手，书美的左手手腕一道紫红紫红的印子。外奶奶要吹，书美打开了她。书美闹脾气，扭着头，泪痕还挂着，偏不理。拉面汤也不喝。外奶奶见哄不转，打开布包，拿了一个小的，自己先喝了一口汤，糊咯糊咯，汤顺着食管下去的声音鲜鲜的。牛骨头熬的。书美流了口水。外奶奶吃得很香。书美拿了大的糖书本子，坐到另一桌，端了汤。囫囵喝了一口。烫嘴。小手扇个不停。

外奶奶起了身，凑近拉面师傅。拉面师傅即老板。外奶奶小心翼翼解开斜肩最上面的布扣，伸手挖了很远，掏出另一个布袋。布袋包着纸票，零的在上面，整的在下面，一块一块很整齐。都旧。

“牛肉咋个卖？”

“一份一块。”

外奶奶咕哝咕哝，回头瞧过来。

“给她添一份。”抽出中间一张红纸币，又两张两角的。

喝完拉面汤，书美的肚子暖和起来。恨意好像没那么多了。书美左手腕上的紫印子还很清晰。外奶奶拉起手，又是揉又是吹。书美也不抗拒了。

老碗汤见了底。师傅收了碗筷。又有一桌人凑上来。外奶奶紧了紧黑头巾。街上几个穆斯林急匆匆地在风雪里跑。外奶奶换了手要捏着。书美说不捏手腕。外奶奶似乎也通达了，变手拉手。

街上的雪细密的一层霜了。广阔的天空虚飘飘的白。两排白杨更淡了痕迹，树枝一收一收，缩成电线杆直直的模样。也很怕冷。

书美很知事地紧紧跟着外奶奶。路上的摩托车很疯，呼啦，呼啦。时风牌的三蹦子都不避人。

又走了很久，卫城从雪中寡淡地探出头来。单行道变双行道了，人行道也由一条一条的杏树、刺柏、梅花树带割开。两边的楼层渐渐变高了，四层五层六层。班车也竖了站台，有广告。沿着这条主干道一直走一直走，过了四个红绿灯，鼓楼横贯在最中心。又高又阔，东南西北四个门洞子，立着一根尖尖的避雷针。房檐翘翘的，兔唇似的，像龙又像狮子，伸出爪子来。和寺庙一样。据说建于元朝。四面的门洞子上嵌着石匾额，铜字，繁体的，很浓。东边的匾额写着“锁扼青铜”，南边是“对峙香岩”，西边是“爽挹沙山”，北边是“控制边夷”。

洞上了铁栅栏，有锁。不准过。马路和车绕着鼓楼走，整个卫城以鼓楼为中心，十字架一般朝着四面延展了。东西长，南北短。

卫城的繁华是个“井”字儿。古汉字的“井”。鼓楼是中间那一点。南北东西还有两条路，稍窄，约莫两三里的样子。卫城的百货大楼、电影院、公园、商城、医院、教育局、机床厂都在这交叉的双条路上。出了井，还有楼，已经不热闹。晚上的霓虹灯都集中在井字里。烟花也在这里放。

外奶奶年纪很大了。不识字儿。不留恋鼓楼。穿过鼓楼继续向西走。医院有模有样。扎扎已经有些白色了，肉红色褪去一点儿，好像大了些。外奶奶伸手去抱，扎扎直躲，眼睛半睁不睁——一直都没有把眼睛睁全乎。外奶奶很着急。扎扎大概觉得外奶奶的手粗糙，哭了。外奶奶一笑。书美伸手去摸，皮肤好嫩好水，绵绵的，怕是要化了。还是丑疙瘩，小头，鼻子只一丁点儿。哪里都好小！

书美估摸着，自己的一只棉鞋都要比他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布棉鞋，鞋口缝着黑戎，毛茸茸的，好暖和好暖和。线缝得扎实，鞋底有半寸，厚厚的，锥子都戳不进去。妈妈做的，点缀着节日草。手艺总拿得出手。书美鼻子又一酸。哦，妈妈已经去世了。

书美有点儿恨扎扎了。掐了他一把。看到他哭得凶，心里又软下来，不恨了。

扎扎在医院的烤箱里呆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婴儿的模样。隔天一早，二舅提着豆浆油饼来时，二舅娘又生了女儿。外奶奶说不上怎样的恼，一直绷着脸。二舅娘很小心很小心。二舅娘的娘家人坐不住。书美看着表姐宝琴的脸，一直都不开心。

宝琴不理书美。书美跑到保温室去看扎扎。护士破例让书美抱一次。扎扎的重量全笼在书美小小的双臂里。书美极力弯着，弯着，成一个月牙儿。哄了哄。一团肉儿在动，还怪沉的。忽得一怔，书美一惊，扎扎直直盯着书美看，看着看着便吮咂大拇指头。

书美惊讶的，看着护士，天真地一笑。护士也笑了。书美觉得这小东西可真是个小东西，挺好玩的，想唱歌，给唱了，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

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正得意

不知怎么哗啦啦我摔了一身泥

——

唱着唱着，书美说不唱了不唱了，这个不好，不能摔嘴啃泥，自己也没有小毛驴。扎扎笑得憨憨的，丑丑的。书美有些高兴。又唱了，

东方刚发白，

姑娘上山来；

岭上杨柳迎风摆，

提上抓子抓发菜。

咿儿哟，

咿儿哟，

提上抓子抓发菜。

护士扭过头。是个老护士，和蔼的面孔。三天两头见书美来。医院里流言传得快，时间一长，老护士便将书美的家底儿摸清了，又很同情书美，又表示不幸，又想确凿地证明一些。

扎扎睡了。老护士从书美弯弯的月牙儿里抱回来。书美伸展着胳膊。

老护士这时候问了，

“美美，你爸呢？”

“走了。”

“走哪里了？”

书美摇摇头。外奶奶、妈妈都只说他走了。

“跟谁走的？”

“一个人走的。”

老护士有点儿不信。

“还能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书美辩解。

“你还有一个弟弟？”

书美点头。

“爷爷奶奶怎么不来看？”

“死了。”

书美眼睛睁得大，很认真盯着护士看。看着看着，护士摩挲了一把眼睛，不敢直视这水汪汪的天真，说，

“可怜人儿！”

.....

掏出一个牛轧糖来。黑白色油糖纸。递给书美。里面的透明糖衣可以吃。书美最喜欢这种糖，花生渣渣有奶香。有嚼头，但不粘牙。
书美讪讪的。老护士一笑。书美接过糖，小心翼翼剥开了糖纸。



白鲤

编剧，导演，92 年生人。自幼爱好文学，大学毕业于新闻专业，因喜欢电影走向影视之路。导演短片《夏日波光粼粼》《分手快乐》《没有回程的车票》等，出版小说《亚鲁王》《杀火车》，创作剧本《宸濠之乱》《骨灰》《出塞》《小偷之家的漫长一夜》《乱云、卡车与河流》等。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Paco S](#) on Unsplash

小说

寺庙丢失一尊佛

罗迪 | 24 小时文学聚会

“只要对生活还存有希望，就更会因为瞬间失望的假象，而彻底死去。”

寺庙，坐落在主城区的南面。出了市区往南走。大概 10 公里，就能看到它。从远望去，像个宫殿似的。一大片，连着。要是追溯起源，得从上个世纪中间开始说了。那会儿，还到处都是马乱兵荒，天天有人死掉。现在不也一样吗，只是不在眼前。饿死，冻死，被人打死的。人摔倒在地上，被马把头踩踏得稀烂。都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伤害。老百姓不求佛，还能求谁呢？他们花了气力，把天台宗的大法师，请过来做开光主持。大师不容易。八十多岁，穿着单衣，披着袈裟过来，只能靠无边的佛法，抵御这边的漫天风雪。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讲吗。寺庙对外开放第一天起，就没担心过香火。周边几个市区的人，也老远过来跪着。香客们把从门口请来的香，点燃，插进巨大方形铜炉里。之后再一个个虔诚地跪下，叩首。他们在大门一进来的释迦摩尼像面前，不断叩首。参天高的释迦摩尼，看着他们。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久未起身，有的紧闭双眼，可始终都关不住眼泪。

这间占地数万平方的寺庙，从风雨飘摇，到现今的太平盛世。百年光景了。南院的舍利塔里，已经存了好几位得道住持的法体。它早不仅是一间普通的寺庙了。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绿琉璃瓦，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唯一寄托。不信这个，也信不了别的。信什么都一样。时间飞逝，市政规划发文件下来，叫商人们来这儿搞房地产开发，但因为地处偏僻，或其他原因所致的低廉房价，仍是一部分人们的希望之光。这么说，普渡一切。也顺其自然。

我爸妈小时候的那个故事，讲了太多年。越讲越邪。到了荼毒经济的地步了。经久不衰。寺庙的外围院墙，是按照八卦阵法建的。无可厚非。大家都说，寺庙再往东边一点儿，去杂草丛里，能找到一间破屋。它是厄运之根。不过，要说有谁真的见过，那没有啥依据。见过，也没有人愿意承认。毕竟太邪了，怕惹上事儿。有关它的传闻，原本是说，无根而起，依缘而源，受是慈悲障目，得法之人可得见，见屋即见菩萨心。能求愿，破灾，治病，是好事。可到后来，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进去，味儿就变了。早个二三十年前，有个叫程悠的人。曲解禅意。他靠一己之力，不知哪儿弄来的砖瓦，盖了这间屋子。后来，他在这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一熬七年，只为了剃度出家，皈依脱尘。当时的住持，是哪一位法师，早无从考证。众说纷纭。住持拒绝程悠的时候，说他过于执迷于佛相，恐入坏道，劝断妄。结果却不想，程悠在当天夜里，潜到寺庙，放了一把小火，并盗走了一尊，一人高的观世音菩萨像。后面，还有更邪的。是另一个版本。程悠将重近千斤的佛像，带离了寺庙。他是怎样做到的，没有人解释。这故事早不能按逻辑听了。他把佛像带回破屋附近。肢解。

他把佛像的头，身体，手臂。一件件拆分，掩埋。把七零八落的残像，埋进土里。只留下一截佛手，露在外面。对指着那晚的月亮。然后，他自杀了。在破屋里。他把自己吊着，吊在房梁下面。警方经过多番努力，仍然无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至于那间破屋的结局，故事直至结尾，都没有再讲。

厕所，有一股樟脑味儿。他们想用它掩盖住臭。所有的厕所，都不约而同在某一时刻，失去了原本的味道。以至于，我现在闻到樟脑，一样觉得肮脏。肮脏。所以他们做什么也徒劳无功。错误这东西一旦发生，就永远也别想着弥补。伪装行不通。

我从楼里出来，记下了两件事。一是厕所的味道。二是我依旧找不到新的工作。出了楼门，我回过头看去。在十五层的位置，有我刚刚为了配合他们，而发出短暂且虚伪的笑容。那是我的笑脸，正印在窗户玻璃上。十五层的窗户玻璃，高得让人觉得它不切实际。不如打开它，对在场笑的人说声对不起，然后纵身一跃。彻底结束对这个世界的全部好奇心。或者，与内疚做个彻底的告别。临死之前，还得给冯石打个电话，对他说，“你自己去捉奸吧，别来烦我。”

“别闹，陪我去吧，”他一定会这样说。

去他妈的。这个人真的好烦，刚摆脱了几年，现在又像个没事人似的，回来找我。电话打来。他直截了当地和我说，他和杨丹妮分手了。仿佛是我导致的。这跟我的生活没有半点儿关系。我为此愤怒。我连明天在哪吃饭都不知道。如果这样讲，是有些夸张的话，那么事实上，我的积蓄，最多让我撑到下个月。事实就是如此。

“杨丹妮出轨了，你能陪我去看一下吗？”冯石在电话里说。他的来电显示，在我手机里，是一长串陌生的数字。但我知道是他。我很早以前便做好了与他——当然，还有他的杨丹妮——和这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打算。一对苦命鸳鸯。或者两个废人。

“捉奸？”我问。

他那头沉默着。他还是老样子，遇到问题，摆出坐以待毙的等死状。想出的解决办法，都不现实。我懒得看他如何弄巧成拙。

“我一会儿有事，”我推脱说，“至少要处理一下午。”

“陪我去吧，行吗？”他以恳求的语气说。

“不行，”或者，“为什么得是我陪你去呢？”我在心里这么想，但是出于善良。也许是出于我们曾经是挺好的朋友。不管哪一种。我都没有选择那么刻薄。我当时在出租车上，正朝着现在这个让我倍感失败的地方赶。

“两点吧，”看了看表，我说。不过我没有和他说我在参加面试。

“我等你。”他说。

我的电话，在我口袋里震动。两点了。不用看，我知道是他。冯石。我询问他的位置，还有我们准备去找杨丹妮，捉住奸夫淫妇的地方。奸夫淫妇。那个地方。除此之外，我没有再问其他的，重新拦下另一辆出租车。我对他说，二十分钟到他那。实际上我只用了一半的时间。时隔多年，我们再次见面。

冯石进到车里，坐到后排。出租车重新发动。我们开向他说的那个地方。我看到司机的眼神中，出现嘲弄意味。我们是去找杨丹妮，但我没有没有办法对司机解释。活该。去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傻子，弱智。很少再有别的原因。我该习惯于他们的目光。我们一路向前行驶。我看到道两旁的树，被颠簸得愈加枯败。冯石不说话，我也无法可说。我想着关于那个地方的事情。我们曾经也一起去过那个地方。他也许忘了。在他的怂恿之下，小时候去的。我们那天晚上被各自的家人抓回去，打得很惨。

“你工作怎么样？”冯石终于问我。

“挺好。”我说。

“挺好？”他笑了，像是看穿了什么。不过我知道他什么也没看出来，“挺好有多好？”

“开春儿的时候，我们老板带着我们组，一个新来的小姑娘外出，”我说，“就是俩人跑到江心公园划船去了。谁也没看出来他们是怎么勾搭上的。我们老板快五十了，那姑娘才大学毕业。结果来了一阵邪风，给他俩的船掀了。”

“咱们开春儿总刮风，几年以前就出过事儿。前段时间不是又出事儿了吗，听说还死了俩人呢。”司机插嘴说。

“嗯，总刮风。死的那俩人，就是我老板，和那新来的姑娘。”我说。

“啊？是你们单位的事儿啊。我看新闻演了。”司机来了兴致，暂时遗忘了我们弱智的身份，和要去那该死的地方。

“那不是演的，新闻上的事情，都是真的。但我知道有人传，说江心公园里有水怪，给俩人身上绑了一身水草，所以才跳了十几个安全员，也没捞到他们，”我说，“其实是他们俩划到偏僻的地方去了。那片水域不在监管范围。哪儿有水怪啊。压根儿没有人知道他们船翻了。新闻的事儿，也不能全信。”

“我也听过这事儿，”冯石缓缓开口，接着补充道，“我是说水怪的事儿。”

“新闻说安全员下去救了，十几个安全员一起救的，但是十几个安全员为啥找了两天才找到尸体，他们没有解释清楚。”我说，“解释不清，咱们老百姓上哪儿打听信儿去？就自己瞎猜，不推给鬼神儿，还能咋解释。反正都觉得新闻里是真的。”

“然后呢，”司机问。

“不推给鬼神，解释不了别的，”我喃喃起这句话，想到那个地方，还有其他事。

“那你工作怎么样？”冯石问。

“啊，我的工作，”我回过神来，连忙答道，“我老板死以后，留下个七岁的闺女，还有一个谁也不懂的老板娘，和一屁股贷款。差不多几千万吧。老板娘一边联系律师跟银行协调，一边跟女同事、家里人周旋。越整越乱。一急眼，索性告诉律师，公司申请破产。叫女同事父母，谁搞的他们女儿就找谁去。结果，银行来清点资产，女同事的舅舅还是叔叔啊，直接拍了桌子，天天到我们大厦门口撒冥币，烧纸钱。时间一长，哪还有工作了。都收拾东西回家了。”

下车。司机没有因为我的故事，多看我们一眼。但他提醒我们，这个地方，不好打车。是毫无意义的提醒，没有解决方法。我陪冯石往杨丹妮所在楼门走时，他嘴里一直念叨。他怀疑杨丹妮被人绑架了。用绳子绑着。至少是被拘禁在一间看守不严的屋子里。他这样说，是因为她有多勇敢。或者是把自己当做她的救世主了。天方夜谭。我看杨丹妮才是他的救世主。没有爱情，他连活下去的信念都没有了。我提醒他，

不能只凭杨丹妮的话音时断时续，就作此结论。冯石抗辩，说杨丹妮精神同样反复，一会儿说出位置，叫他来，一会儿又叫他别来。这和以往的杨丹妮，的确大相径庭。不过，还存在一种别的可能，也许更加接近真实。杨丹妮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一边被干，一边和冯石通话。那男人为了增加情趣，还在她需要回答冯石时，加快在她身体里的动作。杨丹妮的精神与肉体都被对方操控着。但这不算绑架。我阻止冯石报警。我告诉他，不能因为另一个男人干得比他好，就找警察。警察管不了这些。他们半个月没有见面。其实早已能看作分手。在杨丹妮眼中，她喜欢和谁在一起，就在一起。即使随便和他们睡觉，也行。她是自由之身，只是冯石不肯承认而已。冯石永远愚蠢。在我们即将到达那栋楼之前，他忽然精神起来，说，这里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恨极了他的话。自以为他对这里有多么熟悉，或者有什么更深的关系似的。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关系。我是说，真正密不可分的关系。属于你，又随时会离开。会让人为此死掉。他总是这样自以为是，根本不会懂我对这地方的痛恨。这个地方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比他对这地方熟悉一万倍。十万倍。无数倍。

冯石这次很快拨通了电话。杨丹妮的。之前，他在我面前打了四次，只有这次通了。我怀着恶意想象，显然是那个男人结束了。不然杨丹妮怎么接听得这样快。那男人躺在杨丹妮身旁，抽烟。也许只是一盒白色的塔山，边上放着塑料打火机。一样的平平无奇，可杨丹妮就是喜欢。没错。她总是喜欢那些丝毫没有特征的人。她喜欢在垃圾堆里躺着生活。杨丹妮喜欢垃圾。她坐在床尾接冯石电话，露出背，给那男人伸出手去摸。那个男人也同样注意到了她脊柱附近，那颗精巧的痣，并产生了兴趣。她的那颗痣，太迷人了。

大约用了五分钟，杨丹妮重新出现。在楼道里，她从一个阴影中挣脱出来。是我从未见过的从容挣脱。从容，挣脱。真矛盾。我们的目光所及，她踩着一双疲软的高跟鞋。是一双柔软皮料做的驼色高跟鞋。接着，露出的是腿。一如既往，很瘦。上面套一条黑色束脚裤。还有更浅些的驼色上衣，映入眼帘。毛线材质的上衣。下摆的结尾处，沾上了很小的一块污渍。剩下，才是她的脸。最后登场。一张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脸。只是没有化妆，连口红都没有涂。以往我见过这样的她。但出于下意识，又略带疑惑地看向冯石。希望他能在那一瞬间，和我有同样的不适。可冯石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死死盯着杨丹妮，面部表情严肃。这使我的重点，在此转移至他要我同行的真实目的。我感到不可能与报复无关。好的。那么来吧。

当我什么都不怕的时候，说明我对一切已充满恐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越能直面死亡，越是因为距离死亡越加接近。死就死吧。下一句是，不然还能怎么样呢。无惧死亡，等于随时都会死去。到处都是能致我于万劫不复的伤害。所以冯石的报复，对我现在的生来说，已完全算不了什么。他只是诸多伤害中平平无奇的一个。又是该死的平平无奇。我在这个词重复在脑海里萦绕开来时，再向杨丹妮那边看过去。管不了她哪里不对劲。我什么也管不了。

杨丹妮和冯石两个人正在对视。他们只有半个月没有见面，如今再见的场景，竟搞出了生离死别的效果。我在心里嘲笑起这两个人的虚伪。尤其是杨丹妮。著名表演艺术家。不，我没有资格说什么。闭好嘴巴，继续看他们的表演。这时，杨丹妮率先一步想起她的使命，用行动切断了这滑稽的深情。在她的眼中，涌出了如涛波似的，凶猛的鄙夷。一次，两次，三次。层层叠叠的鄙夷。对冯石发自肺腑，真实而又深刻。鄙夷在生活的战争里，这个身受重伤，已经完全放弃抵抗的战友。鄙夷他在此刻，居然还想以并肩作战的借口，骗取她那实际上也徒劳无用的挽救。她选择独自面对正将他们四面重围，逐步缩短距离的敌人。抢先一步，了结掉冯石。“杨丹妮，”冯石把我的话都忘光了。或者他压根儿不想记得。他觉得理智帮不了他。不过失去理智更不行，但他还是失去理智了。爱情是他生活唯一拥有过的东西。他说，“你是不是被人绑架了？”

杨丹妮看着他说完。眼中又一阵波涛经过，她将鄙夷变为嘲笑。我注意到了她的所有细节，即使我在她眼中，如同隐形人一般。然后，她径直走过去，扯起冯石的袖口，淡淡地说，“过来。”两个人同行，往楼后面的方向走去。楼后是一片荒地。

二

我和冯石走出小区，走了很久。我感到是一段很遥远的路。路的尽头充满未知。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该如何找到另一辆出租车。载我们回去。从头至尾，杨丹妮都没有对我说一句话。他们在楼的后面回来，各自到了属于他们的位置。她没有同我打招呼的意思。走进楼梯间，重归阴影之中。至于我，究竟有没有想对她说的话，我不知道。也许有。可我像现在一样，像没有问他们在楼后，究竟说了什么一样。忍住了。我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和冯石一起离开。当然，我也可能没有什么说的。

“我知道你在这边买房子了。”冯石忽然道。

我愣住。

“听他们说的。”他说的，是我们之间共同的朋友。数量不算少。可我不想和他谈这个。我所有被迫的开始，我怀疑他有意聊此。

“哪栋楼？”在即将出小区大门时，他问我。

“不是一期。我买的在二期。”我含糊其词。回头看了一眼，我们刚走出一期小区的门廊。有明显被车撞过的痕迹。肯定是一辆货车撞的。门廊严重破损。

“二期。”冯石若有所思道，“一期都没有建完，二期不该建。就这个地方——建完也卖不出去，没有人敢买。不过，倒也不是，反正他们目的就是圈钱。人人都知道，傻子才买。你瞧这门，哪他妈像是新开发的楼盘。你怎么想的？”

“没想。正好需要买一栋房子。”我厌恶地说，“这里便宜。”

“你爸怎么样？”冯石问。

“老样子。”我答。实际上，我们有几年没有联络，听说他的小儿子出生了。有一段时间，我还犹豫要不要过去看看。我的亲弟弟，世界上另一个与我不可分割的新生命。

即使同父异母。结果，犹豫了两个月之后，便觉得这件事儿和我没有关系了。没有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不是吗。

冯石说，“你这房子，姓康。你知道吧。”

“我们打不到出租车了。”我说。

“康建设。康文远。这对叔侄可老百姓坑苦了。”冯石一声叹息过后，神秘地伏在我耳边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来过这儿。当时我是为了帮我奶奶求个平安。我奶奶，癌症晚期，都瞒着她。我那么小，自己一个人不敢，也做不了别的，所以拉着你。这两个楼盘，大概就是那破屋的位置吗。见到破屋，就能见到真菩萨，驱邪避难。我奶奶捡了七八年的命。一听说杨丹妮在这里，我第一个想到能陪我来的人，就是你了。”

“嗯，”我对着空无一物的马路，点燃一支烟。我递给冯石一支。但对他解释叫我的理由，不以为意。如果这能算是解释的话。不过，不管是否算作解释，我都不想和他继续再纠缠下去。即使他不是报复。我说，“还是没有车。”

“等会就来了，别急，”他说，“当时康家叔侄——主要是康文远。他叔第一次进去，再出来以后，基本就每天要钱。打牌一天输一两万。不管别的事儿，都交给他来打理了。康文远为了这块地，动了刀。他一贯这样。和他竞争那企业叫什么来着，两个副总都进了医院。有一个，背景不简单。”

“我知道。”我说。

“咱们那会儿还小，不过我听人说，那会儿传得邪乎。康文远得折在这块地上。结果还真应验了。他砍别人都没有事，砍了这两个副总，上边的调查组就下来人了。没有他们搬不动的山。在咱们眼里的山，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小土坡。康家敢拿这块地，许是犯了忌讳。”冯石说，“别管康文远请没请风水师破灾，也别管那个风水师真行还是假行，总之从结果上来看，是破不了这的凶险啊。”

我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掐着烟，听冯石滔滔不绝。他对破屋，楼盘，以及诸多过去的事情，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杨丹妮在楼的后面和他发生了什么，他绝口不提。他说的都是废话，康建设，康文远。我们这里，曾经最大的涉黑企业家。这个地方最早的拥有者。十几年前的陈年旧事，没有人不知道。

甚至除了他说的那些，还有别的说法。他们被抓的原因，跟叔侄意见不和有关。康文远拿地以后，动工之前，花十几万请来的大师，得不到他叔康建设的认可。康建设是谁，不信鬼神的流氓。名气是用身上一道道殴斗留下的伤疤换来的。认钱不认神，认人不认命的主。亲自带小弟，守在大师离开的路上。荒郊野外，抢回钱，还废了大师一条腿。大师的腿被敲断，既没有挣扎，没有叫痛，反而还告诫康建设，得饶人处且饶人，拿钱离开，他不予追究。不想康建设没听。还要废大师另一条的时候，大师一声长叹，如同道出他们叔侄最后命运似的，化作一阵风雾。留下一箱他们所给，现在又要拿走的钱，消失不见了踪影。康建设傻在那，跟小弟们说，谁敢说出去就弄死谁。两个月以后，叔侄动用了全部关系与财产，依旧锒铛入狱。审判书下来，叔叔死刑，侄子无期。财产充公。至于这块地，这个地方，公开拍卖。卖了许多年。没有人接盘。

既然已经买下这间，使我无路可走的房子，我有理由不去相信传言。他们是罪有应得，和别的无关。我不想相信那些。贷款，付款，拿到钥匙。任何时候，我都不相信。现在，更没有什么可信的。无稽之谈。我只想结束我们之间的这些谈话。立刻。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杨丹妮了。冯石和杨丹妮，在楼后面发生的事情，我猜不到。杨丹妮使用什么样的魔咒让他放弃。放弃呼救与挣扎。放弃世间一切美好之中，他唯一算拥有的爱情。冯石告诉我，很简单。杨丹妮拉着他胳膊到楼后面。她手上挺用劲的，让他感到疼。半个身子，都麻木了。楼后面荒草丛生。前面至少还有铺好的路，落满灰尘的亭子，和干涸的人工小溪。后面最适合把眼睛闭上，在那里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杨丹妮选择了一个好的宣判地。气氛足够绝望。在她的带领下，他们几乎贴着墙站。冯石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催促他，问他接下来的事情。他沉默片刻，对我讲道，杨丹妮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掀起了上衣。那件驼色的上衣。里面什么也没有，她只穿了那件。掀开后，里面空空如也。一对雪白丰满的胸部。一瞬间，在空气中炸开。不是。太夸张了。杨丹妮的胸部，是在冯石的眼中炸开。引爆它的导火线，是上面刚刚留下，且足够新鲜的齿痕与片片紫色。真是一场激烈的性爱。谁都知道。杨丹妮问他，你还想看别的吗？冯石摇头，转身离开。走向我正等待他们的地方。

一切。不出所料，又让我无法接受。我搡了冯石一下吧，就一下。我质问他，为什么不喊我一起到楼上去。叫我来只是为了听到，杨丹妮的胸被另一个男人弄紫了吗？我想起他背后的文身。关公盘龙。冯石十五岁时文的。在他奶奶死后。他当时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女朋友。长得和杨丹妮没法比。我们背后说，那个女的五官分布，像一匹丢失幼崽的母狼。我们都还没有见过母狼。更别提丢失幼崽以后的母狼。可母狼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她那个样子。冯石用她从她爸爸屁股兜里，掏出的四百块钱，讲价，文了那个使他加重诙谐形象的文身。懦弱的文身。

“你哥不是谢振伟吗？”我说，“他妈的，我听说现在这些楼都是他的。”

“算了。”冯石说。

“把谢振伟叫来，楼上那俩，都他妈应该弄死。”

“算了吧。”

“杨丹妮，”我恨道，“婊子。”

“去你买的那房子看看吧。”冯石说。

为了让我平息，或者另有他因。总之，冯石突如其来的要求，让我冷静下来。我没有理由如此愤怒。与杨丹妮，我们只是认识，连朋友也不算。我意识到我背后真实的一面。远不如我所表现出这样高尚的一面。慌乱。我根本对抗不了的一阵慌乱，袭击了我。在思考做出怎样的反应，属于正确反应时，我应了冯石的要求。命运的胁迫。都是冥冥注定。耳边传来了不远处寺庙里的钟声。每到这个时候，或者每隔一段时间，钟声都会响起。我觉得佛祖在看着我们。我。参天高的释迦摩尼，在不远处朝着我微笑。我应该下跪。叩首。没有什么其他可做的。

谢振伟。我们往我的房子方向走去，我开始默默咀嚼起这个名字。上学时，冯石文好了关公盘龙，和狼一样的女朋友分手了。母狼彻底失去幼崽，到处哀嚎。说冯石睡了她。她的父母来学校闹。她爸，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抽冯石的耳光时，意外扯坏了他的夏季校服。文身，与这件事情，同时曝光。两罪并罚。如冯石所愿，他终于被学校开除，离开他叔家。他叔和他婶都乐于如此。他去歌厅了，住在包厢里一段时间。在一帮二十岁左右的混混中间，夏天偶尔光着膀子。他干瘦。关公与那条龙，不能使他摆脱被随意使唤的命运。但他还是总骄傲地跟人说，他哥是谢振伟。为别人讲谢振伟的一些事迹。没有人管是真是假，他们继续使唤他。

哪怕是这样，可在反复想了几之后。想着谢振伟是冯石他哥。我渐渐发现，原来谁也难以抵御命运之中，那根救命稻草的诱惑。它所带来的，是超越欲望本能之外的真正本能。关乎生存的本能。超越安逸环境下，所理解本能的本能。

花掉所有积蓄，买下那间房子。失去工作。找不到新的工作。一年多过去，我仍然找不到新的工作。我尝试干过其他行业，不赚钱，也不会做。一个月不到被辞退，再继续找工作时，才意识到，当初我爸给我介绍的这份工作是多么得好。给我介绍进原公司的那位，我爸的朋友，去年死了。葬礼我没有去参加。不想看到我爸，和他的其他家人。如果能找到关系，能把这间，可能永远无法入住的房子退掉，那等于起死回生。我想求助于冯石。很多人都传，这两期楼盘施工方的幕后老板之一，是谢振伟。

“你和谢振伟还有联络吗？”我试探性地问冯石。

“他把佛像挖出来的。”他边走边观察周围，毫无防备地说。

“是吗？”我心中一喜，脸上不动声色，“他真是老板吗？”

“那尊佛像。不对，佛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所答非问，“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们终于找到它，你吓得不敢过去。我一个人对着那个露出来的半截佛手跪下。我边磕头边小声求他帮我恢复健康。天真。你爸和警察，把咱俩找回去以后，我奶才知道我去了哪里。为了守住她得了癌症的事儿，我说我就是好奇，想看破屋和那尊丢失的佛像。给我奶吓哭了。老太太跪着哭。一边哭，一边打我，一边在嘴里念叨，南无阿弥陀佛。她怕得罪佛祖，着急，下手重。打得太疼了，我差点儿就实话实说。幸好没说。真让她多活了七八年。”

我对他说的内容，保留了完全不一样的记忆。他从未跟我说过，是为了他奶奶的癌症。我们徒步走了十多公里，无数次迷失，问路。沿着公交站牌。到达寺庙时，天已经快黑了。寺门紧闭。钟响了。周边没有人，挺可怕的。冯石跟仅剩的一个乞丐，问东南西北。那乞丐的腿断了一条，说话总是长吁短叹的。也可能是有腿，只是半跪着。乞丐一语道破我们此行的目的。他告诉我们东在哪里，还说我们一定会找到想遇见的东西。

我们按照乞丐说的线路，和参照物，走了好远。好久。有一段路，几乎等于在转圈。迷宫似的。我不记得了。天越来越黑，冯石还不时吓我。他总是突然说道，用阴森，抑或是惊异的语气。看，一只手。你看，那里有一只手。那个人被吊死了，他还在那。不过，他也说，见到佛像，我们就能实现一切愿望。不然我总吵着要回去，放弃前行。那会儿，我妈刚离开我们。我是说，我和我爸。我爸总打她，她说她受不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有点儿想她，于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人生中第一次，试图掌握命运。可惜，直到被我爸和警察找到我们，把我带到家，痛打我时，我也没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只是在比我还高草丛中不断穿梭，与蚊子不知名的蚊虫战斗。我爸爸。他从不讲太多道理。他警告我，不许讲佛像被挖出来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佛像。他说的。根本没有。我多说一个字，就会被多打一个耳光。这才是我对那天最为切实的印象。唯一肯定的。挨打。破屋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见到。我爸说。说完，又是一个耳光。

“你在这边站着，没看到那只佛手吧，后来你说你爸不让你提这事儿，咱俩这么多年，也没说过，”冯石兴致勃勃地讲，“那边其他的地方，草长得都老高了。你说什么也不跟我去，只有埋佛像那周围，干干净净的，连只蚊子都没有。那只佛手，露半截，发着青色的光，夏天看着也森森的凉。他的一根手指，正朝着月亮。”

“到了。”我说。我长舒口气，终于到了。

“没有多远。”他不依不饶，继续说，“那天我记得咱俩可走了老多路了。可能因为咱俩当时是小孩吧。小孩腿儿短。”

我琢磨着。究竟是我们谁的记忆，更为真实可信。不重要。记忆不值一分钱。重要的是谢振伟。他能够改变我的人生。我幻想他，可以把我从自寻死路的边缘解救出来。这个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比其他名字更具价值。没错，其他的任何名字。包括刚刚还可能难以舍下的。包括那些好奇，执念，愧疚。那些一切虚假的心理波动，统统一文不值。但上一次，有类似的感觉，是买下这间房子以前的事情。我的一场空梦。一场春梦。一场噩梦。一场不配称之为梦的受人驱使的催眠。我成为了傀儡。又一次。

三

幸福城二期的门，和杨丹妮所在的一期，截然不同。即使车撞过来，也不易破坏它。高达三四层楼的欧式拱门，宽约十数米。门斗很深。每次进入的时候，我都会产生自己是某个西方权贵的错觉。与上当受骗难以关联。

小区名字在讽刺着我。幸福城。幸福。他妈的。越是谈论幸福的地方，往往越是因为没有幸福可言。冯石跟我走进门斗，里面有一片阴凉，迎接我们。我们不得以与阴影同框。然后，继续向前，继续走。我们走出门斗，重新到了阳光下面。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建筑废墟。断壁残垣。孤零零的几栋未封顶的楼，矗在那。像任人唾弃的弃尸。外墙没有涂颜色，青砖裸露在空气里。完全是一副狰狞的本来面目。生活就是这个逼样子。我指向其中一栋，示意冯石。冯石向那看去。有一只棕黄色的野狗，从楼前跑开。它的嘴里，似乎叼着什么。是什么？等我想仔细看看，那畜生跑远了。无影无踪。是我的家吗？被狗叼走。我的未来。我花了我所有的积蓄，

买下来的房子。和我。那只狗叼走了全部。

对这个结果，并不能说没有预料。怪只怪我那仅有不多的存款，让我把万一的侥幸，错看成了把握十足。破屋的传闻。佛像的传闻。程悠偷走佛像后，把自己吊死在破屋里，没有阻止我买下这间房子的决心。当我在售楼处，看到火爆抢购的景象时，根本不会察觉出，是开发商的一场阴谋演绎。他们用我的钱，所有的钱，换来了一把杀死我的刀子。并且，还要我亲手替他们刺死我自己。80块钱。他们要做的，只要花80块钱一天的价格，就可以从各处找来那些假扮购房者的临时演员。让他们站在沙盘前，站在美丽的售楼小姐的腿旁。干这样轻巧的工作。总比他们在建筑工地上赚得多。骗我这样的。傻子。弱智。

“这个地产项目的消息，其实我有一些，”冯石终于不提那些传说，回到了现实话题。话锋一转，忽然问道，“你这房子烂在这儿，你报过警没有？”

“没有用了。案件太复杂，一时半会儿没结果。”我说，“有个律师，没接我的案子，不过建议我，让我联络一些业主试试。但是买这里房子的，都和咱们一样。普通老百姓。没权没势，没啥好招。拉了两次横幅，也没用。互相撺掇对方跳楼，妄图扩大舆论。对了，你和谢振伟还有联系吗？”

“联系……”他咀嚼了一下这个词，若有所思，旋即问道，“我们多久没联系了？”我们朝我所购置的十三层房间爬去。这栋楼只有一副骨架。交了钱以后，就停工了。电梯，玻璃，灯，什么也没有。楼梯扶手也没有。就跟很多女人似的。等她重新穿好衣服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属于我。我们向上爬，随时扭过头，都能看到万丈深渊。也许，楼其实没有那么高，但足够摔死的了。把我们摔个稀巴烂吧。我们不约而同地贴着墙走。我们熟悉规避危险的技巧。两条烂命，正是由此证实。冯石走在前面，我随后，一时回答不上他的问题。

我几乎全忘记了。联系，多久没有联系。但他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冯石，请你回答我。回答我啊。谢振伟。

“你和谢振伟还有联系吗？”我说，一副认定了他们是兄弟关系的语气。我是在鼓励我自己。

冯石又说起别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起谢振伟最近几年的事情。我听入迷了。以为在这些内容里，一样能提取到我需要的答案。我的救命稻草。我等待它从水底慢慢浮出来。救我上岸，让我活下去。我用耐心等待着它。

谢振伟出狱以后，到处和别人说，他和康文远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都知道他的巴结手段。花钱托人约康文远吃饭，送了几万块的文玩过去，连第二面都没见到。顶多是有了狐假虎威的资本。但康文远现在也在里边服刑，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再提也没有用。

谢振伟说，他是当年被康文远看中，为数不多几个施工单位的老板。那又能怎样啊。康文远身边真亲近的人，都完蛋了。几个和康建设一样，毙掉了。一枪打入后脑，跟着带着血沫子跳动的脑浆，一起抽搐。几个和他自己一样，判无期。在里边踩缝纫机呢。剩下的，最少判十年往上。判得轻了，都是外人。喽啰几只。没有人能够证实他的说法。而且，被康文远看中的人，没好下场。要么风光过后，遭法律制裁。要么是被他盯上，迫害，被他搞得家破人亡。他说他是前者。凭他吗，谢振伟？相貌丑陋，行为粗鄙，言语恶俗的一个秃头。一个肥胖的老男人。即使相信他，他也做不了什么。生意经，早变了。沧海桑田。打打杀杀是上个时代的流行物。

我认真思量这其中的水分。谢振伟好色，才是唯一令他获刑的真正原因。二〇〇四年，他因为强奸未遂，被判了三年。色字头上一把刀。换个角度再看，如果他是康文远亲信，既有神通，能托他所谓上边的人，躲开康家覆灭的牵连，就不会轻易在这种事上犯错。法网恢恢。话说到底，他只是个流氓工头。难成大器。

关于强奸案的细节，是杨丹妮讲给冯石的。冯石转述，随便听听。在那家酒吧，我们这边最老牌的酒吧之一。去玩的，都是老社会，年轻人去的少，怕惹事。杨丹妮在那工作，从二十二岁开始，到现在还在。我们两个。冯石和我，就是在那认识的她。冯石带着我。他有段时间自以为和别的小孩儿不同，有资格去。

那晚我们喝了挺多的。我买单时，服务员对我们爱答不理。杨丹妮过来了，送了个果盘。她陪我们说了几句话。我们又买了些酒，要她多坐一阵儿。我们爱和女孩攀谈。她问我上学还是在工作的时候，我读大三。我骗她说我和人合伙做生意。我喝多了，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一点儿都不知道。

“那女孩儿是怎么回事儿？”我问冯石。

“我听杨丹妮给我讲，女孩儿是那边刚开业时，头批过去上班的。”冯石说。

“多大？”

“听说不到二十，不过后来也有人说不到十八。”

“妈的。到底是未遂，还是……”我欲言又止。

“其实未遂不未遂，没查清楚。多大也不重要。主要是让车撞了。”冯石说，“杨丹妮跟我学，谢振伟现在也爱去他们酒吧玩。和老板特别熟。玩过的女服务生，或者陪台，挺多的。”

“她认识谢振伟？”我灵光一闪。

“说不上话，见过很多次，两个世界的人，”冯石说，“丹妮也不敢往这样人身边靠。”

“怎么不敢。”我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

二〇〇四年，康家叔侄入狱的两年。风波过了，可有些事情没有变得多好。市里对娱乐行业还在管控，但不那么严格了。有两三家酒吧开业，是相对比较时髦的场所。最火爆的是杨丹妮上班的这家，强奸案的案发地。当时杨丹妮还小，是那个受害女孩，在酒吧上班。当时没有气氛组一说，全是陪台的。她也是。除此之外，也有酒托。少，不敢骗谢振伟。

那女孩从安徽或者浙江过来的，长得挺好看。谢振伟喝多了。有人记得，他给了女孩四百块钱，说是小费。他逼女孩收下。这么大手笔的小费，足够买另一些女的过夜了。他故意的。临走，以他为首的三个人，把女孩拽进桑塔纳里。是辆黑色的桑塔纳，几个月没刷过。雨水干了，挡风玻璃上全是泥点子。就谢振伟一个人钻进车厢后坐了。另两个人帮忙守着，站在车旁抽烟。十分钟以后，第三支烟了吧，女孩光

跑到马路上。他们想追，没能追上。女孩跑得太快了。刹那间就跑到路口，让车撞了。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法医去查，没有精斑，只能以强奸未遂，判他三年。就这他还说冤，但那女孩的衣服去了哪里，他解释不清。车后座也没有。他一直说自己什么也没干。

为了搞到其他施工方都不愿意接的幸福城，谢振伟豁出去了。他到处表决心，装孙子，能用上的人都用上，才得到清理钉子户的机会。试试吧。他知道现在法律健全，拆迁都谈钱。暴力强拆，费力不讨好，容易折进去。但他还是得做啊。烂摊子难遇，不干，再也没有机会了。他甚至得让开发商怕他，才能确保往下一步合作。

我有点能理解。谢振伟不是不甘心，是穷途末路。佛像，破屋传闻再蹊跷，也比不过他。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奸犯。我不该饶恕这种恶行，但我已经无法不被扭曲。我也什么都没有了。听说，他被捕前的一个星期左右，手下有个兄弟，母亲得癌症死掉了。那兄弟跟他好多年，他过去，给扔下三万块钱。他听到风声，说进去留着也没用。这是他这辈子做得不多的好事儿。我盼望着冯石也能帮我。

砍钉子户一家，是那兄弟给他扛下来的。不然谢振伟就完了。都这么说。一次壮烈而莽撞的报恩。当然，他也不无真无辜的可能。众人尤爱以讹传讹，世事都如此。与康文远的关系。强奸案。暴力拆迁。一个个难辨真伪的谜团，落在谢振伟的头上。传谣者不致他于死地，嫌不够热闹。谁让他更有足够的动机。一个足以让他看到未来希望的动机。人在面对希望时，更要提高警惕。遇到的希望，很容易也是一切可怕的起点。

谢振伟到底不是精明开发商的对手。幸福城从立项，就是颗弃子。种种传闻，令开发商压根儿没有指望以正规手段盈利。一期建完，他还浑然不觉蹊跷。款项未结算清楚，他立刻投入二期工程。垫款，加快进度。厄运果不其然找上他了。厄运出现，痛击，打得他体无完肤。厄运要弄死他，为那女孩报仇。连同他靠牺牲别人，换来的脆弱的希望，也必须破碎。现在他手里剩的，除了用不完的砖头，什么也没有了。他和可笑的购房者一样，和我一样，被蒙在鼓里。选址建造亚特兰蒂斯的所谓统治者，最终与愚昧的居民们共同被洪水淹没。上帝飞去天上，看着他们。看他们落得相同的下场。他沉没在他亲手筑起的某一栋房间里。酗酒。像只醉醺醺的老乌龟。有人敲门时要工资时，他一声不应。他继续喝酒。

我和冯石终于到了。十三层，足以让我们一起气喘。看看吧，这是我的家。多愚蠢啊。我的卧室，厨房，洗手间，和我的客厅，到处都是通风口，遍布灰尘。比几千年前的野人洞穴还恶劣。冯石站定到我的客厅窗前。往外面看。他像是知道不久后，太阳会把这里染红似的。望眼等着这里唯一的片刻的美好。他用极简洁冷峻的叙述，跟我重新讲起了钉子户的事情。我知道来龙去脉了，可是听出了另一种味道。不是肃杀。是恐惧。不知道他来自于何处的一种恐惧。

夜半三更，足有七人，到夫妻家门近前。破门而入。他们手里，拿着砍刀，木棍，还有一个，拿着斧子。他们说谁喊，就砍死谁。夫妻来不及反应。他们委派其中一个，看住女的。那人抓起她的头发，抓到墙角，她挣扎，便把她的头，朝墙上撞。撞得她满脸是血，直到不动。其余六个，则从炕上，把男的拖到地下。求饶无用，哀嚎无用，乱刀砍了近三分钟，方才罢手。不致要命，但极具威慑。他们临走时说，如果再不搬家，即使进监狱，也得先要他们夫妻的命。夫妻没有任何反应，连哭也不敢。冯石他边讲，边空洞地望着外面。楼下是个地狱，会发生所有糟糕的事情。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没接。他恍然大悟似的，自言自语地说道，算了，算了。他回忆着谢振伟，他曾经盲目崇拜的那种人。或者说，他曾经崇拜的人。他不断小声地说，算了。面对头号大敌。也许，在等待我把烟拿走，说点儿其他的话安慰他。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将烟重新收回烟盒。它比太多东西，更容易回到原来的位置。

“你最近做什么工作？”我问冯石。

“什么也不做。”他说。

“下一步的打算呢？”

“把下个月的房租交齐。”

“真他妈够务实的。”我笑道。

“杨丹妮只帮我交到了这个月底。”他说。

“你想怎么交齐。”

“死掉吧，一了百了。”他说，“或者在死之前找到别的方式。”

我们的对话，变得富有深意了。可能是我想太多，我总是爱多想，比如大学回到宿舍里，想冯石和杨丹妮正在干什么。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几百公里以外，一个早早辍学，游手好闲的男人，住在一个常年在酒吧工作的女人家里。他们开启一段卑劣低贱的依存关系后，在一起没有什么别的可干。都是些在想象中，让我产生兴奋的事情。不过，我却不想为这些兴奋，做任何宣泄。想到他们，就让我觉得累。让我觉得筋疲力尽。

毕业以后，我想回家。一定要回去。为此我和学校里的女朋友分手了。一个胸特别大，对我不怎么上心的西北女孩。长相还行。我们嘴上相爱，实际上谁也不爱谁。我们都清楚，特别的虚伪。每一对情侣几乎都这样。我干了我爸给我介绍的工作，收入够我另租一间房子的。我没有跟他道谢。我离开家，就是他想得到的回报。冯石总是在失业。他和我说，和杨丹妮在一起后，打算干点正经事情。但他显然不具有做正经事情的能力。他更愿意在家呆着，住在杨丹妮租的房子里，闭眼睡觉。我们出去还是我来结账，他习惯于此。

有一天晚上，招待客户。这样的日子维持两年了。吃过饭后，我带他们去杨丹妮工作的酒吧。有时候客户就是会提出很即兴的想法。酒吧刚刚经历了又一次翻新，看上去更加体面。杨丹妮在那教其他年轻女孩，该如何假装客人，让气氛更具娱乐性。进入场地，我确实能感受到她们的作用。骰子声比暖场音乐还要大，几桌女孩兴奋地叫喊。现在回忆到此，我觉得她和售楼处拿80块一天的骗子们，竟没有区别。我立即恨杨丹妮了。我们的卡座，离她不远。她穿得很少，假装没有看到我。我和客户们没有怎么喝酒。我们努力套近乎，聊莫名其妙的话题，一起在斑斓炫彩的灯光下，为了等待时间的流逝而等待。这是生活的最终意义。临别，我把他们逐一送

上门口的出租车。我们约好明天再见。

非鬼使神差，那晚我了折回去。我去找杨丹妮喝酒了。我觉得我是想找一个离得最近的人吧。去找杨丹妮。只是不确定，近是指物理上，还是从什么其他的角度。比如，心之类的。真恶心。跟一个骗子谈到心。我俩都没有叫冯石。中间我问她，冯石在做什么，她没吱声。旋即我便说了别的话题。胡乱说着。我不知道我要怎样。我可能找到了，也可能跌进了骗局里。

天色依旧是蓝的。冯石离开没有玻璃的窗前。他果然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我的家里闲逛起来，走进一间间，需要靠生活经验，才能辨认出其作用的屋子。评头论足。这是厕所。噢，这是小卧室。真够小的。这是主卧，朝东窗可不好啊。厨房在哪儿？你有对象了吗？他开始关心我的感情状况。当他问我，是否为了结婚而买房子时，我忽然重新地意识到了他的平庸。当然，以及我的愚蠢。我疯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我不知怎样，突然清醒过来。他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无法解决。我难道看不出吗？包括他之后的房租。他连房租的着落都没有。

我和杨丹妮一起回到我的住处。她提出来的。她说，走吧。我说，好。我们就出了酒吧，一起上了同一辆出租车。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更有利于我把责任推到她身上。一切的原罪。一个本来就是骗子的骗子。是她，杨丹妮。我们两个。我和冯石，现在都是受她所害。我的手机里。不。是在我用手机就能打开的邮箱中，仍存有我们的影像。我几乎忍不住给冯石揭露。我要他也恨她。那天我迫切想要这样做，她竟没有拒绝我。婊子。

杨丹妮在我的床上，由我摆布，配合我，直到完事。我们光着，继续喝酒。我们好像又有过一次。但我们最终都不省人事了。我说我喜欢她，还是爱她来着。但更大概率什么也没有说。到第二天，我先清醒过来，看到太阳在我的房间里挂着。杨丹妮跟我一块睁开眼。我们干的好事，一清二楚。我先是问她，冯石怎么办。她没有说话。可笑的是，那时已经下午四点。冯石一个电话也没有给她打过。我们一件衣服都没有穿。

在短暂的思索过后，我掐住杨丹妮的脖子，威胁她如果敢说出去，就一定把她弄死。我说，一定弄死你。我还说，冯石把希望都放在她身上，她不应该这样对他。而她毫无惧色地看着我，没有做任何辩解。我当她是默认。但我原以为铁钳般的手，被她轻松弹开。她坐直身子，像一只耀眼的天鹅，到床尾找衣服。她将背留给我，慢条斯理地穿着内衣。我看着她背，欣赏。欣赏着她脊柱旁那颗精巧剔透的痣。它和太阳一起发光。

在套上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杨丹妮对我说，她觉得我应该好好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她说，“你该买个房子，找个好女孩结婚”。她告诉我，我和冯石，不是一种人。害我以为我和她才是。我重复了一遍对她的威胁。如果她要敢告诉冯石我们的事，我就弄死她。我那会儿还以保护冯石的名义这样说。

杨丹妮到门口穿鞋。一双跟挺高，挺漂亮的鞋。恰好能把她柔软的脚放进去。在她扭开我家门把手，即将离开的前一刻，她回过头来，不屑地看向我，然后似有似无地留下了两个字。声音很轻，走了。她走了。留下两个字，走了。

我没有完全听清杨丹妮留下的两个字，猜了很久。最后，认为她在对我说，听话。杨丹妮，让我听话。听话。听她的话。买个房子。去找个好女孩结婚。杨丹妮走后的所有日子里，包括现在，那两个字，都时有时无在我的耳边、眼前循环，萦绕不散。我更晚一些的时候，在手机里看到那段视频。我忘了我录过，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不清晰。但我能看出那是杨丹妮。半推半就。我一直在说，我爱你。

我总算找到了一个适合听话的天气，用我仅有的钱，买了幸福城二期中的一套房子。我只能买下这里的。两年期房，优惠刚好。寺庙的佛像在这儿丢失，我也不在乎。那么多人在售楼处。我看不出他们是演员。我决心要远离冯石和杨丹妮，最好永不见面。有了房子，我要找个好女孩结婚。听话。找个好女孩结婚。好女孩。至少不会常常夜不归宿的那种吧，我想。

四

“我们走吧。”我心灰意冷地说道，“太阳下山，我们就更找不到车了。”

“墙上这么多画。”冯石指着未经粉刷的厨房墙壁说。

“不知道谁画的，我看了，很多层都有。”

“总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冯石问，“画的你说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看不出来，可能是流浪汉画的，他们都多少有些精神问题，不然怎么不回家呢，”说到这里，我有点烦，催促着，“我们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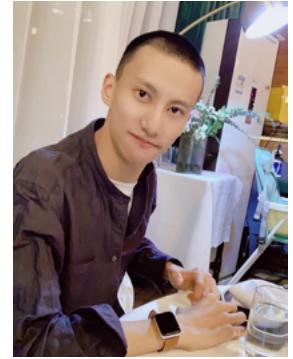
“等一会儿，我看一看。”冯石看我厨房墙壁上的画，说，“为什么客厅没有。”

我们从厨房，重新回到客厅。太阳刚刚开始下落，客厅有点儿发暖黄色。冯石说，世界上总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但发生后，就没人问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了。我们更爱关注这些事情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意义。

不远处的寺庙里，钟声响了。冯石忽然问我，程悠是怎样盖起来那间破屋的。我不知道。他问我，佛像那么重，他自己是怎样搬走的。我不知道。他问我那个坑，掩埋佛像尸身的那个深坑，他挖了多久。我还是不知道。他说我们只关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发生，只关心如果有，我们该远离还是靠近。我再次提醒他，外面即将找不到出租车的事情。地上出现了我们长长的影子。而他，拿起了一块很碎的小红砖，询问我是否可以也在客厅的墙上画几笔。我说，随便，只是快点。我想快点离开，和他说话才是没有意义。

我到了阳台，等着冯石把画，创作完成。可笑。创作。我的耳后能听到砖与墙壁之间，磨出的沙沙声响。偶尔有断裂，飞落。我看到远处的公路，没有车经过。一辆也没有。他换了一块砖。我在城市的边缘，对着一片滑稽繁华下的荒芜，想哭，却哭不出来。日落足够美了。在这里观察它，速度像被人按下了快进键。它正以肉眼可见的变化，给我一幕幕播放。白色变成暖黄色，暖黄色彻底失去。越来越红，越来越红。黑暗也一起来了。说来就来了。冯石换了一块新砖。

“你在画什么？”我机械地问冯石，懒得回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冯石今天一直这样。反问。
“啥？”我当然心不在焉，我的眼睛追不上太阳了。
“杨丹妮真的被人绑架了。”他说。
“啊，是吗。”我在心里骂他，也骂我自己，不该见他。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说。
“绑匪会让她在没有任何看守的状态下，和我们见面吗？”我笑道，“图什么？管你要赎金吗？你连2000块钱都没有吧。”
“没有，”他这倒回答了，然后提醒道，“如果是半推半就呢？”
“什么？”
“半推半就。”
“是，我是问，你说半推半就什么？”
“半推半就。”
“嗯？”
“半推半就，再加以要挟，”冯石说，“或者，有一些绑架，和我们永远在完蛋边缘的爱情一样，有魔力让我们听之任之，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但还是被希望捆绑着。手脚都不能动，逃脱不掉。比如——”
“比如什么？”我让冯石说下去。
“你不是想问我谢振伟吗，”看来冯石一直故意不和我正谈。他说，“比如他要求你们业主每人再筹集一万块，作为开工费用，楼盘建设完毕返还给你们，你会愿意交吗？别回答我，回答你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找不到佐证材料的。”
冯石继续画。他不切实际的比喻，其中蕴藏的东西，应该和某种犯罪有关。我忍不住衡量起他话中的分量，报复我的事，我彻底忘记了。天空一下变得布满弥影。所有有关巧合事件的消息，都不可否认它完全不是事实。在我越来越深入地想象时，忽然被他用手拍了拍肩膀。他在我身后，指着楼下对我说，看，快看，那里有一只手。我惊慌地看去，越来越黑了。什么也没有，除了建筑垃圾，还有另一只狗。这只狗的腿有点毛病。
就在我即将失去所有耐心，要他赶紧和我离开，重新回到各自在崩溃边缘的生活中时，他收起笑声。要我看。他指着客厅墙壁。手，其实在这里。他画的。一只很大的手。在几乎已经完成落幕的太阳映衬下，一只大而扎实的手，猛然出现了。青黑色的。轮廓滴着崭新鲜血的手。和我们曾经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的手。不。不对！我从未看到过那只手。可为什么会觉得我见过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手。我感到一阵眩晕，我不知道。
“你知道杨丹妮在谁家吗？”冯石问我。
“谁啊。”处于惊恐中的我，难以集中精力和他说话。
“谢振伟。”他说，“我不敢上去。”
“那她胸前紫了，是你编的？”我问。
“不是，真紫了。”他说，“我问她谁干的，她说谢振伟，楼上呢。”
我了解到冯石恐惧的真正原因。杨丹妮的身影，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在楼道的阴影中从容挣脱的那种矛盾集合，使我的情绪走向了衰亡的结点。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我的下场。她甚至不是在楼道，而是在小时候去寻找佛像的草丛中出现。她疲软的高跟鞋，是捆住她双腿的绳索。衣角的污渍，是更多淤青。她的嘴巴被封住，我根本没有看到她的嘴巴。她就这样，被绑在那，扔在地上，在泥土中间躺着。静待屠戮。被程悠用刀一块块切开，深深掩埋。只留下一只手，在我的客厅墙壁上。是她极致的痛苦与最好的解脱。
我盯着墙上的手臂。杨丹妮的手臂，被坠落的太阳缓缓吞噬。指向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冯石点燃了另一支烟。我大声地质问起冯石，质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儿说那是谢振伟的家。说完，我跑向楼梯处，准备向楼下跑去。我要跑到我们原本去捉奸的地方，要找来警察和我一起去救她。杨丹妮，等我。听话。我要抓住最后的希望，日落之前，仅有的希望。
冯石一动不动，还在他画的那只手旁。
我说，“走啊，我们去找谢振伟。”
他还是在那小声念叨着，算了。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算他妈什么啊，来不及了。”我在出口处喊道。
“是啊，”他变得更加落寞，另有所指地说，“来不及了。”
“我不是在说你。谢振伟走投无路了，他是强奸犯。”我说着，脑袋里同时出现，谢振伟将杨丹妮从酒吧带走的画面。杨丹妮喝醉了，靠在他身上，他们上了车。“他会像程悠肢解佛像那样对待杨丹妮。也许杨丹妮根本分不清她是被强奸，还是自愿。”
“你说程悠真的把自己吊死了吗？”冯石忽然又这样问我。
“只要对生活还存有希望，就更会因为瞬间失望的假象，而彻底死去。”我说，“快走。”
在太阳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终于向楼下奔跑。我家到楼梯的距离被无限拉长。我无法准确地说，冯石跟住了我。我的注意力被其他事情吸引。我在最后离开前的刹那，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向我的家。为望向客厅墙壁。在墙壁上，那只手的不远处，我看不见了一具尸体被吊起的影子。影子随着日落，散开。由一具变成两具，两具变成三具。我亲眼见证三具影子成为最为具体的模样。接着，它们又越来越模糊起来，开始激增，很快再也无法数明数量。那三具影子，熟悉且亲切。不像其他更多的，那么遥远或巨大。我的脚软了一下，踩空，下意识地去摸楼梯扶手，希望以此重新得到平衡。我希望重新看到这世界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看到冯石跟上我。希望。什么也挽救不了。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与那尊丢失的佛像，一起重重地被丢进坑里。再见。



罗迪

90后青年写作者，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现居北京。

24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24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小说

关于马约拉纳的踪迹

高桑 | 第二回

“我看到了脐带。”我在迷蒙中听到他在说话，
声音旷远，宛有回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算了，我还是换一个不那么故弄玄虚的说法吧，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左右，在某些我也记不真切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马约拉纳。从那以后，我就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在我见到他时就随即意识到，眼前的人正是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兼失踪者，我对这个失踪人士并不熟悉，也没有把报纸上关于他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墙头，期待某一天找到他而获得嘉奖，没有。可忽然之间，马约拉纳就像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记亿，仿佛一张塞在箱子底部的文件一样突然被翻阅出来，让我认出了他。在分别之后，我对他的身份日趋笃定，因为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查阅关于他的资料，像是在证实那两三天的回忆的真实性。结果是积极的，但我从未向别人提起，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失踪者，当一个人因为失踪而著名的时候，失踪就开始带有难以言说的魅力。很多人开始编造与他的偶遇，我见过这样的报告，在网络，或者报纸的边角隐秘地流传，但它们没有一则是真的。我不想说出我的回忆，是因为我担心那份往事会和其他所有的轶闻一样被丢进垃圾堆里。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故事里，还有许多我自己都难以理解的细节，布满了幽深的美感，但没有经历而只是听说的人们会觉得这无非是更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罢了。

既然如此，我不如闭口不谈。

你们一定会反问我，既然不谈，那现在何以又开口呢，这难道不是故作矜持又自相矛盾吗。就算是这样吧。我要承认，自己变老了，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我年轻，或者说得话不知耻一些，我还有一点儿美的青春。倒不是说年龄，那个时候我也三十出头了，我所说的青春更像是精神层面的浪漫，宁愿享受美好消逝的虚幻感也不愿见其稍打折扣，所以，那段往事就被我洒脱地抛进无数回忆之中。老了以后，有很多东西都是会自相矛盾的，我常常在镜子面前一站就是十多分钟，一动不动地，凝视在视觉中不远处的自己。直到某一个角落的白发或皱纹在凝视中从一个小的部分变成了淹没我全身的整体，而我的容貌在这些起伏的沟壑中难以还原，分崩离析。你们还无法体会吧。年轻的时候，我制造令人惆怅的虚幻，可某个瞬间，当时间静默地累积起来，其本身所携的虚幻感就足以击破我了。还能怎么办呢，诉诸回忆仿佛是一种求生，像是一个溺于激流的人用力去抓取一叶浮萍。

一九九二年，我作为一个不太知名的艺术评论者去到 A 城，参加一场与展览相连的会议。A 城在深藏着的南部，我还清晰地记得，一路上透过火车厚厚的车窗，我注视了无穷的葱翠的绿叶，似乎在体内淤积了许多湿热。也许是那种湿热感，抑或是性格使然，到达旅店后，我没有和大厅里来来往往的、和我一样默默无闻的艺术从业者厮混。而是穿过他们嘈杂的闲聊，匆匆躲进房间，像一个电影里的人一样，把行李箱吃力地端放在纯白色的床上，自己则怅然若失地陷进沙发。

人们提到 A 城，就会说这是一座充满理智的城市，尤其当你把它放进那个朦胧的年代再加以欣赏，这种理智感就尤为突显。我房间的窗景也印证了这一点。从窗户平

视出去，会看到对面几乎镜像般的结构，注视着那个房间的窗户，我几乎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而倒影中的窗户里又存在着对面的房间，形成无尽的循环。两窗中间，则是旅店的花园，那些树木，花卉，鹅卵石和桌椅的排布似乎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角度。因为，我无论站在什么位置看向它，总能产生出一种陌生的错觉，但这份错觉又极为克制，我仍可以笃定地说，这就是我窗前的花园，绝非别处。

同时，我怀着学艺者的敏感，注意到了床头的画。画的是岛屿的一角，绝大部分空间被涌动的海占据，阳光明亮，海面如同被打碎的镜子。那个年代，高级的旅店刚刚产生这种意识——挂上廉价的画作以提高房间的品味。但它们在一个艺术评论家的眼里起到的作用常常走向反面。但这幅画中，光线的着色竟让我感觉到了一种伦勃朗式的昏黄色的宁静，我下意识地以为这种感觉是靠不住的，便不再留意。

之后，我睡了一觉，于晚饭时间朦胧地走向旅店餐厅，餐厅在一楼，和花园相连。因为报道的时候没有认识一些朋友，以后只好做什么都孤身一人，我看到其他的与会者都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一边搅动勺子，一遍谈论着什么，形成了一轮又一轮密不可破的圆圈。我身处其中，仿佛困于古代厚重的闺房，只好寻觅一个角落，倚靠住两面墙壁的夹角，起码不让圆圈们出现在我的所有方向。

之所以学习艺术，是因为我自信对画作有特殊的感知。初见某画时，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案暂时存放在脑子里，对于其中内容，我则像一个迟钝的孩子一样不解，之后，这副图案便逐渐在我的大脑中溶解，细节才逐一得到反刍，展现。即便是看到真正的杰作，我也得几天之后才能获得震撼。诚然，反应速度是慢了些，但没人能否定这种感知的精准和猛烈。那天，用餐进行到一半，那幅画上的诸多细节开始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触碰我的神经。比如说，笼罩全画的光，应该是炽烈的，约莫是正午的阳光，可着色的宁静与昏暗却无法与之匹配，像是一处逻辑的缺失。此外，岛屿边缘的石块似乎不符合重力的原则，随时都要剥落，或者有什么无形的神力在支持着它们，当然，最让人感到不协调的东西还是海浪，我在饭桌上难以记清它确切的形状，难道是漩涡，或者平行的奔流，但无论是什么形态，它们都不大对劲，也许是缺少一个支点，或者是某股力量的方向不合情理，实在记不清了。

于是，我陷入紧张，如果看画时丢失了某个重要的部分，我会当作是一场严重的失利。我知道，倘若放任不管，那个部分将会强烈地缠绕着我。既然如此，不如就放下筷子，急走回房间罢了。起初，我只是远远站定，后来，则干脆正对床头板，曲腿坐在床上，一心一意地注视那一副画。

我睡得也不大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醒来一次，没有做梦，就这么醒了，意识就像是海滩上的一叶贝壳，潮水退去，它自然显露。我把这次睡眠事故也归咎于那幅画，我觉得画给自己一种压迫和不安，临睡前，我盯着海浪很久，但始终没有找到自己认为缺失了的细节，我甚至开始眩晕，便自然地入睡了，又不可避免地在三点醒来。我顺势感到口渴难耐，想起身喝水，便在深灰色的凌晨打开大灯，随即，对面的房间便如同一幅透明的画框，容纳了我房间的倒影，我近乎清晰地看见自己站在白色的灯光之下，对面的窗户则是一座的舞台，将我置于其上，无处可躲。当然，我也看了两眼床头的画，岛屿，海浪，仍旧是那样排列，但我总觉得格外陌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曾注视它很久，种种感觉都奇异，我当作是失眠的恍惚所致。次日清晨，我就随着众人去看一群青年艺术家的展览，那个展览的内容很杂，有画作，几座雕像，一些装置艺术，主体是那个年代所流行的行为艺术，大多是故作粗糙的录像，偶有些以小时为周期的现场表演。在我看来，这些从艺者都有一点儿小聪明，他们擅长于把主题包装成一个谜语呈现出来，让猜谜者获得许多廉价的快感，但缺乏刺透人心的内容。当然，这也不能怪罪他们，那时候，现代艺术刚刚流入这片土地，所有人都企图跳过文艺复兴以来的沉淀而直抵新潮，结果大概就只能如此。展览中，我也偶尔和人短暂交流，却没法进入一场专业的长谈。一方面，我和搭话的艺术家们大概也只是想借机认识一位女性，另一方面，还是那幅画，一定还是那幅画，仿佛旅行者担心家里的某盏灯没关一样，我的思绪总是滞留在那幅画上。

晚上，我依旧抛却所有的社交，与画作相伴。但情况仍未好转，我并没有因为观赏的时间变长而对其更具感知。相反，画幅左上角的棕黄色的陆地在我眼中已经不成形状，很难说它们就是一片岛屿，说不定是别的什么，另外，海浪的肌理也不再明晰，我不知道水流是从那个方向传导而来，抑或它压根就是一团流动的蓝色，与海水无关呢。一般来说，画只能截取某个场景的某个瞬间，但透过这个瞬间，我们就可以触碰到那里永恒的状态，甚至画中人物的性格。可是，我对这幅画的印象却越来越暧昧，连画中的那一瞬间也难以把握。夜里十点，我下楼，花园里还有不少人，男男女女都穿着那时候的白衬衫和西裤，两两闲谈，气氛松软。而我则故意挪动至旅店的前台，服务生是一个穿西装背心的男人。

“你们的房间里都有画，是一样的吗？”我问那前台。

“不一样吧。”前台抬头看了我一眼，并附着一个礼貌的微笑。

“我的房间的画是一个海岛。”我说，“可能是海岛，你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这还真不知道。”

“那你知道这些画在哪里进的，是谁画的么？”

这个时候，那前台便微笑着看我，似乎示意这个问题是可笑的，出于礼节他没法明说。但他仍然在柜子中翻寻了一阵，最后，把一个蓝色文件夹递给我，那上面汇总了每个房间画作的名称和尺寸。我找到了我的房间，那一行上写着《正午的阿利库迪岛》。不对，这个名称不对，起码是太过草率了。

那幅画绝非如此具体的东西，应当迷离扑朔，倘若有人在那个时候问我，那幅画画了什么，我定会支吾而难以回答。最后一天，我们被聚在一起，开一场点评艺术展的座谈会，在我印象里，所有人都出奇兴奋，给展览中的作品挂上西方流派的名字，并且挖出很多在我看来无关痛痒的细节，解读出其中的寓意，大肆赞美，所谓“批评”者，就是干这些事。我自以为还保留着些艺术的清高，故而对这些发言感到不适，可在嘈杂的话语之中，我似乎顿悟到了旅馆画作究竟哪里异乎寻常。其他的作品都可以在凝视中衍生出更多的细节，解读出更多的内容，直到评论家挖空了所有的边角，可是我对那幅画的感知，却越是凝视，越是消散，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失去。

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悚然。活动已经结束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我盘坐在画的对面，企图验证那个顿悟，我分明地感受到画作上的所有内容都已经消失，我难以对其下任何一丝定义，像失语症者用力在虚空中抓取一些词汇，但终究徒劳。不仅是因为画本身消散，我的空洞感也愈发强烈，惊异地发现那些本来的自我也会逐渐交付给画作。那漩涡状的蓝色生出宇宙之外的虹吸，多注视一秒，那些我过往的生命体验愈是逐渐模糊，仿佛长出一层绒毛。

下午两点，我步履混沌，拉着行李箱重新走上火车离开 A 城，同时，不忘记录下房间的号码，5035。那之后的挺长一段时间里，《正午的阿利库迪岛》（我宁可只称它为“那幅画”）像是坐在快车上瞥见到的美人，只剩下隐隐的一丝惆怅，却毫无实在的内容。我的生活却被这份遗留的感觉缠绕，我对世事都没有真正的感知，对过往的记忆也难以开口，仿佛在准备叙述的一瞬间便噎住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两个月，其间，我除了写违心的艺术评论敷衍度日，就时常对着世界地图看阿利库迪岛。我们喜欢把意大利的版图比作是一只踢足球的高跟皮鞋，那么阿利库迪岛则是足球和靴子之间的一粒空气分子。因为这座岛屿太小，在地图上并没有标注，是我自己查阅资料后用记号笔点在了上面，所以，所谓的看阿利库迪岛，准确地说，就是看我自己画上去的那个黑点罢了。我对着黑点想象那里的石块和海浪是什么样子。我是如此挂念那幅画，这么说来，我再回 A 城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一年之后，也就是我说的一九九三年，我去往 A 城，这一次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重新凝视那副画作，我来到那家旅店，提出了想住 5035 的诉求。可惜，前台查到房间已经住了别人。我想，来都来了，总不能就此离去吧，便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与 5035 对称的那间房，离开 A 城的时间，像是一张纸被折叠了起来，现在，当我再次回到那里，记忆就立马清晰地浮现，想起了这个和 5035 形成重重镜像的房间。虽然我还不太确定，住在那里对我看那幅画有什么作用，但权且先这样定下。

大约这个旅店的所有房间都具有类似的风格，在我看来，这次的房间和 5035 没有什么区别，对称得惊人而彻底，比方说，以花园为中轴线，5035 在北面，我的房间在南面，如果说 5035 的床头柜则在床的北侧，那么我的床头柜则在床的南侧，依次类推，仿佛这两个房间也互为镜像。唯有的不同就是床头的画，这一幅画平平无奇，是一艘船的舷窗，透明的窗户就占领了整个画面，没有再多看一眼的必要了。既然如此，我的心思就愈加被对面的牵挂着，我只计划在 A 城呆四天左右，倘若我有无穷的时间和钱，或许可以一直呆下去，总可以熬到对面的人退房，可我的时间偏偏不多，极有可能我还没有看到画就离开了，这就有些可笑。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我隐隐生出了对那个未知的房客的憎恨，仿佛他占据了原本属于我的空间，不知不觉，我就在自己与那个房客之间建立了某种敌意。夜晚，蓄谋已久似的，我把房间的灯全部关闭，躲在漆黑之中。这样以来，当对面的房间灯光一亮，我就可以清楚地洞察那边的一切，我把这当作一种监视，一种克敌制胜的手段。那人也不知在那里晃荡，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我在沙发中生出困意，但那一刻终于来临，淡黄色的灯光亮起，对面的房间犹如一个明亮的立方体置于泳池的底部，看上去安静且通透。那就是我一年前住的地方，现在则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的动作端正，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推门，走路，在旅馆的桌上轻松地放下手里的杂物，有一些瞬间，我觉得那是另一个自己，回到了渴望的地方。唯独不同的是，他戴着一顶礼帽，那个时候还带着礼帽的人倒是少见。等他正对窗户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正面，原来是一个外国来的旅客，穿米黄色的西装，戴着领带，着装的整齐与礼帽倒可以相称。至于容貌，他的眼睛深陷，眉毛修长，离眼窝很近，颧骨，说得难听些，似人猿般微微突出，不过这让人觉得他有些温驯。

我直觉这个人眼熟。但我短暂地搜寻了一下记忆，并不认识什么外国人，加之离得又远，大约看不真切。

可我的阿利库迪岛终究在他的手中，我就要继续监视他，甚至若有若无地接近他。我也说不清这么做有什么用，但这也算是唯一的突破口了。早上，我醒得很早，可他的窗帘却迟迟不开，漫长的等待之中，我疑心他在更早的时候就离开了旅店，或者是没有开窗，在幕布之后进行动作，但实则不然，约莫午饭的时间，他的窗帘倏然拉开。倘若是普通的什么别人，大抵上是睡了懒觉，头发蓬乱地看看外头是什么样子，但窗帘打开的时候，他已经穿戴整齐，正是昨夜的样子，米黄色西装，一顶圆形礼帽，仿佛他只要暴露于外部世界，就会是这般模样。当我看到他出门之后，我也疾走至旅店的大厅，在休息区的沙发上坐下，佯装无所事事，几十秒钟之后，我看到他从另一边的楼道口出现，正对着我走了几步，而后右拐，走出大门，我与他对视了两三秒钟左右，当然，在他看来，肯定是无意地对视。

他是马约拉纳。

这个念头在我的脑中一闪而过，迅猛，惊悚，如同雨夜中崎岖的闪电，或许，这也是昨晚熟悉感的来源。关于马约拉纳我知道的也并不多，在那个瞬间，我所知的确凿的信息是，他是个意大利人，天才物理学家，失踪者。还有一些暧昧不明的信息，比如，他大约失踪在一九三几年，但具体是三几，我说不上来。他失踪在由巴勒莫去那不勒斯的船上，临行之前给朋友发过一封疑似自杀的遗书，但随后又写了一些信，与之前的自杀意向相悖，故而究竟是不是一场自杀无可得知，只能定性为失踪。最后，在隐约的记忆中，我之所以认得他，大概是因为某个花边小报上出了一则报道，南美洲有人看到了马约拉纳，在一家小酒馆里，印度也有人声称看到了他，在一家寺庙之中。为了使报道完整，报纸上附了马约拉纳的简短生平，和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年轻，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眉毛修长且离眼睛很近，就是那个房客的模样。自此，马约拉纳的身份又多了一重可能性，不仅是失踪者，自杀者，也有可能是一个藏匿着的，云游四海的人。

我陷入一阵错愕，不敢相信会有一个布满迷雾的天才角色就在我的眼前。但错愕没有持续太久，在我年轻的时候，身上还带着现在所说的先锋感，对这件颇具故事性的事件，兴奋立马就代替了惊讶，推动我进一步陷入其中，探个究竟。另外，我也推断道，倘若真的有人在印度看见了马约拉纳，那么他顺道出现在中国，于情理也很无碍。说不清是对其人的兴趣，还是那幅画的吸引，极有可能是两者的共同作用，

我开始变本加厉地靠近他。

一天晚上，我终于找到了和他说话的机会，那时，我两正坐在旅店的花园里，隔了三五张小桌。我决非一个会主动搭讪的人，可马约拉纳身份的神秘感还是感动了我的矜持，我决心坐到他的身边，兴许可以聊上几句。在起身之前，有很多问题得早做准备，比如，该不该直截了当地问关于他身份的问题，我觉得不可，即便是委婉地提及也不应该。既然马约拉纳选择把自己藏起来，游荡到遥远的国度，想必就是在躲开人们的相识，况且我已经认出了他，装作不知，反倒有欲擒故纵的效果，能在交流之中处于进退自如的高地。另外便是语言，我虽然可以读懂英语，自以为有着宏大的词汇量，但毕竟说得多，我们的交谈势必会变得迟钝，简短，还有些可笑，就和两个生涩的外语使用者的演习一般。

在他的身边坐下，开始寒暄，尽量把自己的目的伪装成土著对外来人士的好奇。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虽然他远看有点内向，但很快便掌握了说话的主动权。马约拉纳的确没有提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信息，我也颇有默契地默许他这么做，提问中，我只问些诸如“为什么来到这里”的问题。我还记得，他回答道，他是来度假的，所以出现在这里，我有些惊异，因为他使用了“appear（出现）”这个单词，而不是“来到”。当时，我将其理解为一个意大利人使用英语的生疏。接下来，我们聊的东西则漫无边际，但无非也就是关于 A 城，关于手上的饮料，关于白天的经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后，我就试探性地问他，职业或者是专业是什么，我承认自己不太真诚，想通过这个问题去引诱他，试探他，他告诉我，自己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数学。如果他真的是马约拉纳，我也无法判断这个眼前的马约拉纳是不是也在说谎，毕竟他是个物理学家，但一个物理学家说自己学数学好像也没什么。但我明显体会到了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开始说起自己喜欢古希腊式朴素的学识，因为那种直觉更接近某些东西。“某些东西是什么？”我问他。“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笑着说。我觉得那画面有点可爱而滑稽，两个英语都不怎么样的异乡人，企图用这门语言探讨些晦涩的问题，但说出来的只是这些幼稚的话。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他就向我介绍毕达哥拉斯学派，我看着他说话的侧脸，他还是把那顶礼帽戴在头顶，皮肤有些黝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南美洲和印度的阳光特别猛烈，把他晒黑了。他说话的时候很少与我对视，导致我也说不清他是不是在对着空气叙述。他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基本单位是数字，如今，他认为四元数才是宇宙的起源。我摇摇头，示意我对四元数一无所知，他则答道，“我知道的也不多，但这是一种感觉。”说完，他沉默了一阵，竟有些一本正经起来，说，想要理解四元数就先要理解虚数，然后，终于把身体的正面朝向我，试图向我说明虚数是一个什么东西。整个夜晚，我都听得非常投入，甚至有点疲倦，但还是没有明白虚数是什么，直至谈话结束，我对虚数还保持着原始的理解——如果沿着虚数的方向一直前进，会最终走向虚无。马约拉纳笑了，说我能这么想也很有趣。最后，他还说，纵使热爱，但他现在和数学撇清了关系，终于可以虚无缥缈地谈论数学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有可能是说他已经进入了物理的领域，也有可能是说他自己在云游四海，我分不清，却抚慰般羡慕他这种状态，我说，我不像他这么幸运，纵使认清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平庸，却不得不继续在这个领域浑噩度日。

看得出来，我和他在 A 城都孤独无伴，那晚的交谈无疑建立了某种联系，加之我仍在房间中窥探他的行动，故意制造和他们的相逢，我渐渐发现马约拉纳也没有什么正事，无非在此地乱晃，见面后便经常结伴而行。也许是透露了自己学艺术的缘故，在之后的聊天中，他便鲜有谈论数学的时刻，而展现出来的在别处的渊博着实让我吃惊。比方说，第二天的下午，我们碰巧在旅店不远处的江边相遇（这一回真的是碰巧），那时我正坐在一张游客长椅上，注视水面，时隔多日，心里重新泛出了一些对那幅画的遐想，那幅画曾带来的丢失感也重新席卷而来。忽然，他就衣冠整齐，戴着礼帽，从散步道走来，或者用他的话说，出现在散步道上。我们便一起走了一段，一路上，他开始和我谈论一些和艺术相关的议题。每一次谈话的开始，马约拉纳都显示出一种谦虚的姿态，比如他会问我对毕加索的看法。我就以一种介绍的态度开始叙说，当我进入状态，说到一半，他便要和我进行一些锐利的交锋，其中不乏诸多驳斥。但我觉得他对毕加索的看法显然有些狭隘，所讨论的无非是毕加索一九三零年之前的创作，却把晚期的艺术转变统统忽略。我对这个评判方式很不满意，对我来说，我更看重一个艺术家在晚年的时候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但三五回合之后，我发现他对大多数东西都有着顽固的看法，也许天才都是这样，我们之间不存在一方影响另一方的可能性，只是各自完成单方面的展示，但这过程也相当愉快。第三天，我们干脆约定了一起去 A 城的城市公园，到了才发现那里没有太多意思，像是旅馆花园的等比例放大，好在其间下了一场雨，迫使我们寡淡的行程早早结束。他在雨中问我，接下来该去哪里，我说，都无所谓，他也觉得无所谓，我们就这么在雨中无效地犹豫了一阵，最终觉得还是回去的好。就这样，我甩着湿漉的长发，他甩着礼帽上的水珠，重新坐在旅馆花园的屋檐之下。

我对这处境并不在乎，无论是在公园里转悠还是坐在旅店里，对我来说差不多，旅行就是这么百无聊赖的。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调整周身的狼狈，便又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交谈，和之前讨论数学和艺术不同，这一次的谈话内容完全杂乱无章。比如，他开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言语虽然生涩，但我可以体会到他想表达的遗憾之情，大体上是对全人类的遗憾，然后他就说：“所以，我最敬佩的人是伽利略（一个物理学家），只有他知道害怕。”我不大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这是几天以来，他说的唯一一句和物理沾边的话。也许是因为正好话题涉及到政治，他又突然谈起了一些南美政治中的极权主义。而我呢，薄衬衫因为沾水而贴在皮肤之上，把身体的形状显露了出来，我自信看上去应该有些美感，但却挺难受，我很想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再来，但他绵密的语言仍不停歇地，好似从远方传来，便也不好意思开口。同时，我的长发上仍然湿漉漉的，隐约能感觉清凉的雨水渗进头皮，让人眩晕，故而状态不佳，有些走神。我注意到马约拉纳的眼圈有些黧黑，也瞥见了他因为淋湿而颜色加深的裤管，想起 5035 的那幅画和自己临近的归期，目光便呆滞下来。我在心里盘算，明天自己就要离开了，倘若还没有机会进入 5035 的话，以后也许就再也提不起这

样的热情远赴 A 城了，说得悲观一些，我可能再也见不到那幅画了。另外，凭借我们这几天的交情，他大概会同意我进他的房间，可是提出去一个男人的房间里看一幅画，这个请求背后所暗含的暧昧和轻浮还是令我无法接受。这种内心的拉扯带来烦躁，让我对眼前这个房客的敌意再度升起，我看着他的眼睛，似乎想看穿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和我谈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为什么占领着原本属于我的房间。“去年，我住在你那个房间里。”在我的紧盯之下，马约拉纳也看向我，谈论南美洲的语调逐渐变慢，似乎我的凝视给予了他很多阻力，在我的眼睛里，他和花园中的草，树越发融合，越发虚化，我的神经忽然不受控制，这句话脱口而出。

“嗯？”发言被我打断，他似乎从相当远的地方惊异地扩散了一些瞳孔，看着我。

“那个房间很好，我本来还想住在那里。”我继续说道。

“那个房间吗？”他显然已经乱了阵脚，动作频率微微加快，四肢却有一种无处安放的不安。马约拉纳显然不是一个应对女人的好手。

“你可以带我再进去看看吗？”我乘胜追击，趁他不知所以的时候抛出这个问题，甚至不用说明来意，语言越是模糊，我的胜算就越大。当我们漫游两日，面对而坐，而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对其背后的意图也不敢肯定了，我真的为了去看那幅画吗？

我不记得他是如何回应的，但我们两个已经起身，并排而行，方向大约就是他的房间，5035。走进大门之后，我说：“我先回去换身衣服吧。似乎是在这种梦幻感的逼仄之下，想短暂地逃脱，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但走了几步，我却又转身，已经看不到他的踪迹，大概他已经走进楼梯了吧。我就此折回，生怕马约拉纳消失于视野，朝 5035 快走而去。

房间的门虚掩着，一定是他知道我换完衣服就来，便替我留的。我推门进去，走过卫生间外一小段狭隘的空间，来到房间的主体部分，看到他站在一个奇怪的位置，那个位置距离床，距离沙发，距离桌子都有一段距离，仿佛悬于宇宙之中，而他的整个上半身也正好藏在两面墙投下的阴翳里。我麻木地走过去，用双臂环抱马约拉纳的肩膀，面颊贴于他的面颊，因为身上还有雨水，肢体冰冷，我竟感激于他的西服的松软，同时，我亲吻着他的脖子，仿佛一块雨夜的玻璃窗户碰到了一双带温度的手掌。

在眩晕之中，我沉醉于这样的动作，直到瞥见了床头的那一副画，昏黄的色调在雨天犹如一团微火，灼热着我的眼球。

大概是我长时间没有动作，他也挣脱开我的拥抱，转过身来，看向我所看向的位置。那时，我的左臂仍环着他的腰部，右手似乎不甘地留在他的肩膀，身体斜靠在他身上，我们就这么站着，大概样子是扭曲的。而他，也开始注视着《正午的阿利库迪岛》。那些灰黄色的，岛屿上的石块，蓝色的，细致的海浪终于重又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觉得宁静而满足。因为我曾和这幅画交过手的缘故，这一次，我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状态，那幅画黑洞般让人遗失的能力立马显现了出来，画上所有实在的细节都开始在凝视中模糊不见，而这个时候，我听到马约拉纳问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画的内容在流失，石块的轮廓像是抽象画一样横七竖八，难以成形，看上去极度柔软，无法称之为石块了。而海浪和画上的光线难分彼此，黄色和蓝色夹杂，根据色彩混合的原则出现了绿茸茸的一片，离开我的认知。这不正是我一年之前的感触吗？画逐渐变成一个遥远记忆中的图案，不再有可以描述的细节，即便我很想回答他的问题，但也无从开口了。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他见我不答，继续问道。

“不知道。”我说。

“我看到了前天的夜晚，我们就在楼下的花园初次见面，但是花园的景色我看不清楚。”我微微摇头，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过了一会儿，我的记忆也长出厚厚的青苔，逐渐虚化，像一部电影，随着胶卷的燃烧徐徐消逝，我也在时间中回溯着漫步，只是细节都被卷集着离开了我。比如前天，我和他说了些什么呢，那些具体的语言，都无法想起。我这才明白过来，马约拉纳和我一样，正在被这一副画的虹吸逐渐带走，他流失的速度甚至比我更快一些。我的目光停留在岛屿和海水相接的位置，更准确的说，是黄色和蓝色的分界线上，蓝色正在一点点侵袭过去，仿佛要把所有的固体都淹没。一种温热慢慢游上我的身体，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坚硬的冰块开始缓缓溶解，这样以来，记忆的错位感愈发严重，回忆中，二十岁疏懒的清晨正在和十七岁疲倦的午后交融在一起，再也难以分离。

“我看到了脐带。”我在迷蒙中听到他在说话，声音旷远，宛有回声。“湿漉漉的”马约拉纳接着补充道。我意识虚浮，没有回应，又因为他走在我的前方，所以一时之间我还不理解他的意思，只好继续沉浸在自己的状态之中，我看那些交融在一起的无穷的自我被拽走，朝一个未知的方向，不受控制，那里是什么方向呢？“我看到了虚数的方向。”我脱口而出。但他没有回应。

突然之间，一阵敲门的声音。像是现实中递过来的一只手，把我从虚无中拉拽了回去，我回过神来，看到一个清洁阿姨推车而入，也许是没关门的缘故，她就直接进来了。我猛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所依靠，就四处张望，焦急难耐，喉咙中仿佛吞下了一团火，可我无论怎么寻找，也看不到他，看不到马约拉纳在哪里。而那个清洁阿姨，在我的身边用力地拍打着床单，试图让它变得平整，床头，是我最近睡觉前阅读的书。她也蹲下身子，把垃圾桶清换干净，把堆在一旁的衣物理顺，那堆衣服里面，是我换下的文胸和内衣，还有一件白色衬衫。约莫十分钟之后，阿姨离开了这里，我也逐渐确定，这里是我的房间，只是我再也没有看到马约拉纳。

临行之前，我注视了一会《正午的阿利库迪岛》，没什么诡异的感觉了，它就是一幅平淡无奇的，大街上可以买到的写实风景画，岛屿，海浪，正午的阳光，一切都无可争议。我摸了摸海浪的中心，疑心马约拉纳掉了进去，填补了某种虚无，才让这幅画变得如此普通。

离开 A 城之前，我没有出门寻找，离开 A 城之后，我也再没有回去过 A 城，假如这是一段艳遇，艳遇就有艳遇的规则，到这里正该结束。但我常常想起那幅画，想到的时候，就盯着自己点在地图上的阿利库迪岛，那个黑点正好坐落在由巴勒莫和

那不勒斯连成的直线上。往后的无聊的时光里，我也拼命去作证那段记忆的真实，通读马约拉纳的生平，收集马约拉纳的小道消息，甚至不惜花费时间，学点物理，把他的成就都搞得一知半解。比如，物理学相信，任何东西都有其反面，A 就有反 A，A 城也有反 A 城，我也有反我，正反相遇的时候，便湮灭成虚空。而马约拉纳最让人熟知的成就是他提出的马约拉纳粒子，这种东西高度对称，它的反面就是它本身。所以，有很多人开玩笑，马约拉纳就是这个东西，自己把自己湮灭成虚空，消失不见了。这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玩笑，以我的理解，如果某样东西高度对称，它应该一直存在下去。

埃托雷·马约拉纳（1906-？）

马约拉纳 1906 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利亚，1926 年进入罗马大学物理研究所，后师从物理学大家，“原子能之父”费米。1933 年，马约拉纳因病回罗马修养，四年静修中，他发表了“马约拉纳费米子”相关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带来的名望，1938 年，马约拉纳被免试聘为那不勒斯大学教授，在从巴勒莫去往那不勒斯赴职的路上，马约拉纳失踪。

由于到达巴勒莫之前，他曾给那不勒斯大学系主任和家人发出过暗示“消失”和“自杀”的信件，但安全抵达巴勒莫后，又发出了推翻自杀言论的信件，马约拉纳的失踪至今成谜，众说纷纭。

马约拉纳失踪后，费米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常说：“要是埃托雷还在就好了。”

马约拉纳粒子：

是反粒子即为它本身的粒子，马约拉纳假想其存在，但至今仍未找到存在的直接证据。

题图插画绘制：白山，90 后，得闲拍照画画打僵尸。



高桑

98 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上海交大理论物理博士在读。写小说，出版有《火速逃离平江路》。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Vasily Ledovsky](#) on Unsplash

小说

重价的祸根

杰拉尔德·默南 | 故事群岛

在那没有道路的荒原之中，
蛮人们过着没有书的生活。

我最早是在普拉兰^[1]的一家二手书店里想到这个故事的，那天正下着细雨。我是店里唯一的客人。店主坐在门边，望着外面的雨和车来人往。他似乎一整天都是这样。我经常路过这家店，从他的目光下走过。当我与他的目光交汇时，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隐形人是什么感觉。

下着细雨那天，是我第一次走进那人的店。（我经常买二手书，但一般是通过目录订购。二手书店让我感到难过。光是阅读二手书目录就已经够难受了。但让我难过的并非是二手书。当我把买来的二手书从包裹中取出、放到书架上时，我会告诉它们，它们终于有了好归宿。我常告诫子女，不准在我死后卖掉我的书。我的子女不需要读这些书，但他们必须把书放在书架上，让人可以偶尔扫上两眼，甚至好奇地拿在手上翻阅一阵。）那人在我进门时扫了我一眼，但很快就又望向窗外了。

店里的书凌乱摆放着，落满尘埃，疏于看护。有些书就堆在桌上，甚至地上，但凡店主有一丝打理的意思，很轻易就能把它们放回到书架上去。我向标着“文学”的区域走去。我有几本我称之为购书笔记本的本子，当时我就带着其中一本，那本的标签是遗珠之作1900—1940”。这四十年不仅是这个世纪的头四十年。如果将其写成“1940—1900”，那就是从我出生那年，通往我认为是“书的时代”头四十年。如果我的人生是往那个方向发展，那我就不会在这个书的坟地里避雨了，而是会在我那位书之城的大房子里，巡视着我一墙又一墙的皮面精装书。或者，我，一位正值壮年的作家，会坐在我位于书之乡的书桌旁，透过高大的窗户望向窗外，望向那有如园林般的风景，等待着下一句的灵感到来。

我一共选了四五本书，接着拿去给正在发愣的店主结账。在他查看扉页上铅笔标记的价格时，我低头瞄了他一眼。他没有我想的那么老，但他的皮肤显得很灰暗，让我想到了酒精。我心想，这位书商的肝脏恐怕已经烂掉了。这可怜的家伙是个酒鬼。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也正在成为酒鬼的路上，因此我特别留意那些可能在二十年后，十年后，甚至更早就出现在我身上的迹象。如果这位书商的肝脏真的已被酒精毒害，那我知道他为什么老是坐着发愣了。每周日下午，在小酌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在终于决定该努力清醒过来，去写每周末要完成的四页小说时，我就体会过这种心绪。而他终日生活在这种心绪之中。

在周日下午这种心绪的影响下，我往往会放弃写作的努力，朝书架那边望去。日落前我往往得出结论，在1980年写我在写的这类小说毫无意义。哪怕我的作品最终得以出版，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几个人读到过，最后又如何呢？假设说，四十年后，我的书又会在哪呢？书的作者届时已不在，已无法对此一探究竟。他早已因脑细胞被害而过世。在为数不多的几本售出的书中，能被摆上书架的就更少了。而在被摆上书架的书中，在几个星期、几个月后，能被打开，甚至看上两眼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在那些真的读过这本书，并且还在世的少数人中，又有几个还能记得这本书的内容呢？

当我漫想到这里时，我经常会设想一个场景，那会是在2020年前后的一个周日下午（也可能是周一甚至周二下午，如果未来的工作日真如预测的那样缩减的话）。昏暗的暮光下，有一个隐约和我有些像的人，一个在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上失败了的人，正站在一整面墙的书架前。那人并不知道，他恰恰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个还保留着某本在四十年前那些灰暗的周日下午写成的书的人。多年以前，也正是他在自己的书架上寻找这本书时，曾真的读过这本书。不仅如此，他仍隐约记得这本书里的某些内容。没有语言能描述此人记得的内容——在他诸多的念头之中，这记忆是如此微弱，几乎难以察觉。但我仍停下来问自己（正如在许多个周日下午我会在自己脑中想的那样），此人对我的书到底仍留有怎样的记忆。我安慰自己，那在他记忆中若隐若现的东西，一定与他脑中其他模糊的记忆有稍许不同。接着我想到了此人的大脑。

我对人脑知之甚少。在我的三千册藏书中，可能没有哪一本书曾描绘过大脑。如果有人统计一下身体器官在我藏书里出现的次数，“大脑”可能会排名倒数。然而，我买这么多书，并读了其中近半数，是因为我相信这些书能教会我们如何思考和感受。

我对这位正站在书架前努力回忆之人的大脑，展开了漫无边际的思考。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但他正试图挽救我作品的最后一丝痕迹，让我的思想不至于消亡。我知道我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是错的，但我依然信任我的思考，因为我确信我的大脑在帮助我思考，而不相信一个大脑对另一个大脑的思考，会错得太离谱。

在我的想象中，此人的大脑由许多单间组成，每个单间就像加尔都西会^[2]修士的单间，四周围有高墙，在前墙和前门之间则有一个小菜园。（加尔都西会修士近乎隐士；修士隶属于修道院，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单间里阅读，或在围有高墙的菜园里照料蔬菜。）每个单间都是一个信息仓库。每个单间里面都装满了书。

这些书小部分是布面装订的，大部分是皮面装订的，而手抄本的数量还要远超过书。（我在想象手抄本的样子时遇到了困难。在灰暗的周日下午，在我自己的藏书室里，有一本书上印有几张泥金装饰手抄本^[3]的内页照片。但我想知道，像这样的手抄本内页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又要怎样装订。我不知道，像这样装订起来的许多手抄本，要如何摆放。是平躺着，一本叠一本？或者侧着放？还是像我自己书架上那些布面装订的书一样，笔直排列？我还想知道，这些手抄本会摆放或展示在什么样的家具上。因此，尽管我可以想象一位修士从书架上取下年代较近的书的画面，但当我试着想象他在诸多文献中寻觅的场景时，我只能看到一片灰影：修士的灰袍，房间里的石墙，狭小窗外的午后天空，以及那些模糊的、难以辨认的灰色文字。）

这世上的加尔都西会修士寥寥无几——我指的是周日下午的窗外，在灰暗的天空下的世界。但我这么说，只是在重复大约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的一位神父告诉我的话。当时我梦想着成为一名修士，生活在有小菜园和高墙围绕的满是藏书的单间里。除了神父告诉我的这个粗略信息，我对加尔都西会唯一的了解来自于英国的《地理杂志》^[4]。但那篇杂志文章发表于1930年代，如果我的人生是倒着往书的时代发展的话，那差不多是我开始学认字的时候。我现在没法查看那篇文章，因为我已经把所有旧杂志都用灰色塑料垃圾袋包起来，放到我房子的天花板上去了。我是在三年前把这些杂志以及四百本我不会再读的书一起放上去的——我需要给书架腾空间，放新买的书。对于那篇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都是文字，没有照片。如今的《地理杂志》有一半的篇幅是彩色照片。有时我会略过那些充满术语的短文，直接从照片底下的说明文字里获得我需要的信息。但1930年代的那些杂志（现已被装进灰色塑料袋，放在我头顶昏暗的天花板上）有许多不带插图的文章。在我的想象中，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些学究似的家伙，穿着粗花呢的衣服，从矮篱丛中散步回来，坐在藏书室的书桌前，一气呵成地用钢笔写下壮丽的散文、雄伟的论文以及沁人心脾的回忆文字。我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些作者的样子。在我另一世时光反转的青春期，即1920年代世界大战步步逼近的那几年，我熟读了这些作者的作品。当这些绅士派作者给编辑寄去他们的美文时，他们不会附带任何图片。实际上，这些绅士对自己不会使用照相机、留声机以及其他现代设备而感到自豪，读者也因他们的这些古怪之处而喜爱他们，认为这样很有魅力。（我本人从未掌握如何使用照相机和录音机，可在我和别人说这些事时，他们都觉得我是在故作姿态，是想引人注目。）

我不认为加尔都西会的人会反对一位绅士派作者给他们的修道院拍几张照片，因此，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确信自己的文字足以将他的见闻描绘清楚。那间修道院位于萨里^[5]，也可能是肯特郡^[6]。这让我感到失望。初读那篇文章时，我已不再梦想成为修士，但我仍喜欢在梦中想象，那些修士像隐士一般生活在遥远的僻静之地；而萨里和肯特对于寂静的修士之梦而言，显得过于热闹了。那篇文章里，我唯一记住的地名是帕克敏斯特^[7]。就在刚才，我查阅了我的《泰晤士世界地图集》，并未在索引中找到帕克敏斯特。（我查找时隐约想起，之前我曾不止一次查找过同样的地名，同样也是没有结果。）因此，帕克敏斯特想必是一个小村庄，小到地图上没有标记。也可能那间修道院就叫帕克敏斯特，但修士们不希望引来好奇的观光客去窥探他们的房间，于是让作者不要在文章里提到任何地名。

但不管怎么说，那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代，而就我所知，加尔都西会、修士单间以及“帕克敏斯特”这个词都缥缈地指向了“修道院的时代”，而我可能是唯一记得它们，或至少是记得描绘它们的文字的人。

然而，当我想到2020年某个灰暗的下午，那个正站在书架前找书的男人时，我看不见的是上方有树的宽阔的砾石路：成片的砾石路，每条砾石路旁都有一个装满了书和手抄本的单间，每个单间里都住着一位修士。

那个站在书架前的男人——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书的人——不仅没能想起他在我书里读到过什么，甚至想不起上次是在书架的什么位置见到我的书。他站在那里，努力回忆着。一位在俗弟兄^[8]行走在修道院的林荫道上。和其他修士一样，在俗弟兄受神圣誓言约束，不得脱离修道院，但他们的权责与之略有不同。神父修士终日在自己的单间里阅读、背诵日课经文^[9]，照料自己的菜园。在俗弟兄则不那么受局限，而是要从整体上为修道院服务：他们要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修道院以外的世界打交道。在俗弟兄对于修道院的边边角角熟门熟路，哪位修士住在哪块区域的

哪道墙背后，他们都一清二楚。在俗弟兄甚至对隐修士的藏书有大体的了解，知道他们整日阅读着怎样的书籍和手抄本。在俗弟兄自己的书不多，他们在想到各类文献时，采取的是一种便捷、概括的方式。他们学会了如何完整引用一本他们从未打开、甚至从未见过的书的标题，而对一位修士来说，他可能会花一整年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书，或去誊抄、制作一份手抄本，并耗费余生对其加以思索，让带有大写字母和巨大彩虹图案的书稿旋转进他的脑袋，让文字幻化作漫漫长路，邀他通向别处的修道院，让他梦见别处满是书和手抄本的单间。

一位在俗弟兄行走在修道院的林荫道上。他有一件差事要办，但他并不着急。对于不了解修道院的人来说，这可能不太好理解。生活在高墙背后的修士，他们同外界遵循着不一样的时间观念。在墙的这一边，一位修士可能已经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书稿，每一页他都停留了许久；可在修道院外，在这样一个平淡、灰暗的午后，仅仅只是过去了小小一会儿。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被理解的谜，因为没有人可以同时即在修道院内，又在修道院外。

因此，在俗弟兄并不着急。在按照指示拜访一位修士之前，他会先站在那儿，欣赏一会儿菜园里的蔬菜和香草。当修士来给他开门时，在俗弟兄会请教他一两个问题，但一点也没有着急的样子。在俗弟兄会说，明天他会再来拜访，也可能是后天。与此同时，如果这位修士能在他的藏书或手抄稿里查找一下所需的这样或那样的信息……

当然，在俗弟兄不止一个。当我最后一位读者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试图回忆起关于我那本书的一丝信息时，可能正有成百上千个，甚至成千上万个在俗弟兄，或迈着大步，或慢慢悠悠地走在修道院的林荫道上。尽管我想象中的在俗弟兄通常是在修道院的某个特定区域行走，我知道在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区域。在灰暗的周日下午，当我犹豫是开始写作还是继续小酌时，我认定，在那许多其他的区域之中，有一个与周围区域并无不同的区域，那里有一个被灰墙围绕的单间，那灰墙与周围的灰墙也并无不同，而在那个单间里，有一沓手抄稿，多少个寂静的下午过去了，那沓手抄稿始终无人问津，而就在其中一张手抄稿上，某位修士曾读到过，或写过，那个 2020 年的男人想要回忆起的内容。修士本人已不记得自己读过或写过的大部分内容。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自己的单间里读读写写，或许，他可以在所有读过或写过的文字之中，再找出那段文字，如果有人请他这么做的话。但没有哪位在俗弟兄来请他寻找这样的一段文字。在那位修士的灰墙之外，多少个灰暗的下午过去了，不曾有脚步声响起。

那人没能回忆起曾在我书中读到过的内容。他也没能想起我那本薄薄的小书被放在哪儿了。他再次将杯子满上，继续小酌起二十世纪的昂贵毒药。他不明白他忘却的东西有多重要，但我明白。我知道，现在再也没有人记得我写过的任何东西了。

因此，一个又一个周日下午过去了，我那尚未完成的作品始终被束之高阁。我没法动笔去写一个作品，如果我知道它最终会沦为一片灰影，混在一沓我甚至想象不出是什么样的手抄稿之中的话。

我在书店里付了钱，将零钱收好。那些书还在桌上。店主看完标价后就把它们堆在那里。他等着我把书拿走，这样他就能继续发愣了。但我想对他说点什么。我想告诉他，这些书在新家会被好好照顾，他可以放心。我想告诉他，其中有几本是我找了很久的书，那些遗珠之作，如今将被阅读并记住。

最上面那本是《重价的祸根》[10]，作者是玛丽·韦伯。我摸了摸褪色的黄色布封面，告诉他《重价的祸根》这本书我找了很久，我很快就会开始读。

他没有看书，也没有看我，而是在看雨。他望着窗外灰蒙的细雨，说《重价的祸根》这本书他很熟悉。这本书在当年广为人知。他读过这本书，但书里的内容他已记不清了，特别是在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但这没关系，他说，即便你完全不记得一本书的内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去读一本书，并将其存进你体内。所有的内容都还在你体内的某个地方，他说。一切都完好地被保存着。他举起一只手，仿佛要指向他头颅中某个确切的位置，但接着他的手又落下了，回到了他发愣时的样子。

我把那些书带回家，在我的藏书目录上登记下书名和作者名，然后将它们根据作者的姓氏字母顺序在我的藏书室里摆放妥当。

在接下来那个周日，到了要停止小酌、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依旧想到 2020 年的那个人。他依然在试图回忆起某本书，某本我四十年前写的书，也依然失败了。可当他离开书架，再次坐下小酌时，我知道，我的书到底还是完好地被保存着。

接着我又想到修道院，这时我发现修道院上方的天色起了变化。空中闪烁着一片金色，但和阳光的那种黄色不太一样，更像玛丽·韦伯那本遗珠之作的深金色，像啤酒的琥珀色，像威士忌的秋黄色。天空的颜色让修道院的街道显得愈加静谧。从一个单间去往另一个单间的在俗弟兄们，与其说是在走路，不如说是在散步。单间里的修士在伸手去取一本书或手抄本时，每一位都显得那么平静、从容。当修士把文献举到眼前仔细查看时，有淡淡的金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精细的笔迹和上过色的大写字母上。他很容易就找到了要找的内容。

在那个下午，以及接下来的许多个周日下午，我在小酌的同时，也在写作。当我再次光顾那家书店时，我已经连着六个月在周日下午写作了。

付完钱后，我告诉店主，我是个作家。我告诉他，自我们上次见面以后，我每个周日都在写作。下一个冬天，我就能写完。再下一个冬天，我的文字将付印成书，得以留存。我告诉他，我希望那本书的封面是浓重的金色，但他对此似乎并无兴趣。我不在乎护封的颜色。四十年后，当我的书被存放在一间像这样的书店的偏远角落时，那时它的护封已被撕毁或丢失，在一堆灰色、绿色和深蓝色的书脊之中，在所有那些几乎不再被人想起的书中，我希望它那金色的书脊能脱颖而出。

我和那人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望着窗外的阳光发愣，一如他望向窗外昏灰的细雨那天，和我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书时的样子。但这一次，他没能带给我宽慰。他告诉我，他这样的人正在消亡。四十年后，不会再有像他这样的店。那时的人若想保存书中的内容，会将其保存在电脑里：保存在电脑硅芯片的微型电路里。

那人举起一只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做出钳子的形状，在两个手指之间，只留了一道小缝。他将两个手指对着窗外的阳光举了一会儿，并透过手指间的缝隙向外望去。之后他便将手放下，继续像平常那样发愣。

接下来那个周日，我没有继续去写那本将有着深金色封面的书。我坐在那儿，一边小酌，一边想象着电路和硅芯片。我想象中的硅是灰色的，就像灰色天空下被雨打湿后的花岗岩的那种灰色。而我想象中的电路，则是在一片灰色之中呈网格状的金色线路。我想象中电路的结构，和修道院里的道路结构差不多。那些电路在我看来似乎比所有的修道院还要遥远。但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我在一片灰暗之中只能看见一丝细微的金光，但我猜测那金光来自于长长的电路两旁茂密的树梢之上。电路上方的天气是永不终结的、宁静的秋日午后，最适合回忆。

我依旧想象不出，行走在那漫天的金秋光芒之下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开始想象电路的几周后，我着手写起一个关于修道院的故事：在修道院的某个灰色房间里，在一沓手抄稿底下，可能正埋着一页纸，那页纸虽被深埋着，但上面的内容永远不会丢失，也不会被遗忘。我这样写着，同时也在相信着，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对于修道院的这些描述，也将永远完好地被保存在某座电路之城，保存在某个盖满金色枝叶的、难以想象的藏书室之中。那座修道院，我写道，只存在于一个故事之中，但那故事是完好的，因此，那座修道院以及其中的一切都是完好的。在我脑中，故事、修道院、电路、故事、修道院、电路……这一切无穷无尽地往后倒退，正如我想象中，那倒退着通往“书的黄金时代”的人生。

可在我写下这些的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修道院绝不是没有尽头的。在修道院围墙远端的某个地方，正是另一片灰暗的起点：那是蛮夷之地的灰暗，在那没有道路的荒原之中，蛮人们过着没有书的生活。

那些人不会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荒原之中：“书的时代”不会永远持续。有一天，那些蛮人将骑上马背，向着修道院进发而来，将我日思夜想的那段历史翻转。

我停下笔，又倒了一杯酒，向酒杯的深暗之处望去。接着，我大声朗读起了写下的故事，并不时停下来小酌两口。每次小酌后，我都会望向天空中那金红色的落日，那笼罩一切我能回忆之物的落日。

[1] 普拉兰，属于墨尔本的近郊，距墨尔本中央商务区东南约 5 公里。

[2] 加尔都西会，天主教修会之一，该教会是一个群居的隐修会，很少与外界接触。

[3] 泥金装饰手抄本通常为宗教性质的手抄本，内页一般会有精美的边框装饰并配有彩色插图，每页的首字母则会有特殊的大写设计。

[4] 英国《地理杂志》创刊于 1935 年，为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发行的杂志，有别于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5] 萨里，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

[6] 萨里，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

[7] 帕克敏斯特，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西萨塞克斯郡，建于 1873 年的圣体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即位于此。

[8] 在俗弟兄，也称在俗修士或庶务修士，指在修道院中从事杂役等事务性工作的修士。

[9] 日课经文指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每日固定时刻诵读用的祈祷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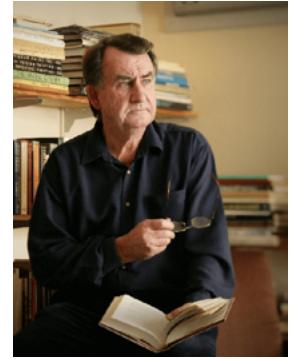
[10] 《重价的祸根》(Precious Bane) 是英国作家玛丽·韦伯 (1881-1927) 1924 年出版的小说，讲述了生来患有唇腭裂的女主人公克服先天性疾病、追求幸福的故事。该书名源自约翰·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中的诗句：“不要惊奇地狱产生的财富；因为那儿的土壤最适合于这个重价的祸根。”(朱维之译)

杰拉尔德·默南

澳大利亚作家，1939 年出生于墨尔本。默南迄今共出版了十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平原》《内陆》《边境地区》等，还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回忆录等。《纽约时报》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刊登的评论称默南是“大部分人没听说过的当世最伟大的英文作家”。

译者：陈正宇

英文译者，香港城市大学翻译硕士，译有《骰子人生》《记忆残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 J.D. 塞林格、威廉·戈尔丁等所作短篇数则。



《重价的祸根》(Precious Bane) 选自《杰拉尔德·默南短篇小说选》(Selected Short Fiction)。

Copyright © The Giramondo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Giramondo Publishing Company, PO Box 752, Artarmon NSW 1570, AUSTRALIA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为 The Battle with the Sagittary and the Conference at Achilles' Tent
(from Scenes from the Story of the Trojan War)

小说

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 故事群岛

语言是讲述战争故事最糟糕的手段，
但若非如此，还能如何创造神话呢？

第一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不过是一片尸骸遍布之地。白骨遭狗啃，经日晒风吹，有些被埋入土中，众多付之一炬——但特洛亚人在那儿祈祷，哀悼逝者，讲述特洛亚英雄的故事，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思索厄运，泼洒祭酒，宰杀公牛，等等等。活下来的特洛亚人不多；但他们依然希望有个好一点的未来，又信仰诸神，因此众人举行祭祀，献上孩子、牛群、女人，但凡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

来者雅典娜。这没有母亲的女儿，处女身，害死赫克托尔、埃阿斯与阿拉克尼的凶手——至少也沾点边吧。

“死人一个叠着一个，”她说，“他们指望我们做什么？”

不论特洛亚人过去期待为何，希冀为何，诸神什么也没做。

第一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荒废了，在一场洪水，一次大火，一回地震之后——未必照此次序。

黑暗飘降 [1]。伟城消失。再一次。

现在请为我歌唱，缪斯啊，前赴后继的军队有如炫目的铜花绽放。

士兵：我祈求睡眠，如果不能，就让我死。我愿意接受死亡。话说回来，我从未感受过关爱。

他看着自己的父亲，一位老兵；他的祖父，一位老兵；他的叔叔，一位老兵；他的姐姐，一位老兵；他看到有人预言了自己的未来，就像鸟儿与长蛇预示战争将再打九年 [2]。

想想看：战争在博物馆中变为诗歌。所以我们为诗人举杯。所以我们歌颂战争。

你知道，雅典娜忘了奥德修斯也在那儿。

缪斯啊。

第二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大约建于公元前 951 年，阿波罗，这位拥有少年气质的美男子、太阳神、远射之神、达芙妮的毁灭者同时也是爱慕者，看着遍布同一批遗骨的空旷平原——遗骨被晒得更白，经过多次烈火焚烧，更多埋入土中，被狗啃得更稀烂——宣布这是废墟中的废墟，是耻辱；于是，第二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矗立于第一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之上。

“他们正在遗忘，”他告诉宙斯，“我们必须让他们长长记性。”

宙斯乃一家之主，闪电之神。

“你说的没错。”宙斯道。

当然，由神明开办的博物馆可不常见。

阿瑞斯主张要有真实的体验，于是十分之一游客会在一个展厅里被杀死，另一个展

厅中秃鹫与蛆虫吞食着腐烂的尸体，狗儿们舔血后彼此厮杀。

第二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没开多久。

黑暗飘降。再一次。

士兵：我这一仗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很幸运，真的。虽然偶尔跟其他士兵聊天时，我觉得这不是一场真实的战争，所以我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士兵。

想想看：你是希望别人告诉你怎样使用你拥有的东西，还是希望别人给你想要的东西？

想想看：你想要阿基琉斯的选择，还是不想？

想想看：荣耀？

历史：一个任游客参观的地方。

但那还能是什么呢，说真的？始终存在的现在吗？

第三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于公元前 602 年前后建在奥林波斯山上，当时宙斯突然对人类注意力的转移感到愤怒，便聚拢唾手可得的特洛亚战争纪念品，放在白云缭绕的山巅（他做事从来不费神）。起初这些藏品被称为“宙斯的博物馆”、“宙斯的杂物屋”，多亏更审慎的灰眼智慧女战神雅典娜一番指点，它们才演变为第三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博物馆的展品标签暴露了雅典娜的看法。比如，阿基琉斯的盔甲，说明写的是“奥德修斯的盔甲，他在盔甲原主人阿基琉斯死后赢过埃阿斯而获得”。展览手册上的最后一样物品，也是雅典娜最精心布置的展品，说明只有几个字：“马 逗号 木制。”

（历史学家开玩笑说宙斯将木马拆成二十二片带回奥林波斯山，雅典娜用二十片将其恢复如初，只为显示她能做到。）

参观者当然仅限于那些可出入奥林波斯山者，因此也就一个都没有。阿波罗又来了，等于又钻进那巨大木兽的肚子里。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阿波罗躺在里头，蜷起金灿灿的膝盖贴着金灿灿的胸膛，仿佛他并不觉得自己形单影只，而是和上次蜷缩在这里的人挤作一团，出于礼貌正谋划着暴行。阿波罗只被打扰过一次，波塞冬这分裂海洋的神，破坏海岸的神，众神之王的兄弟，探头进来，打量了一圈，看了自己的侄子，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有些历史学家相信，阿波罗坐木马牢和青少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什么区别（鉴于诸神永生不灭，谁知道一位神仙什么时候到青春期？），但他随身携带一长卷轴，这是荷马所述战争的首份文字记录，他正研究它，尤其要看他自己起了什么作用——在荷马的视角下。

当他终于从仿制巨兽的肚子里出来时，他径直去找同父异母的姐妹 逗号 策展女神雅典娜。

“那诗人把我们说得像傻子一样，”阿波罗说，“可能只对你笔下留情了。”

“我来看看。”雅典娜说着，把那令人不快的卷轴从阿波罗手中接过来。

不久，阿波罗在前往德尔斐自我参拜的途中（毕竟，一个探索自我的神明还能上哪儿去？[3]），将自己的想法总结为一个问题：“荷马愚弄了我们吗？”神谕回答：“不朽者至高无上。”阿波罗只听取了神谕的字面意思，而非其内涵，得到了虚无的安慰，至少是一时的安慰，虽然他本该理解得更透彻。

但之前离开第三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的波塞冬，对雅典娜为她一度的宠儿奥德修斯所做的纪念之举不以为然，于是专门造了一个岛，建起第四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史上头一遭，世上有两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同时开放。

波塞冬在他的岛屿博物馆中摆放了雕像与喷泉，均以黄金铸造。阿基琉斯在海边哀求自己的母亲忒提斯；伊菲革涅娅在火堆上经受命运考验；其中最大一尊雕像，乃警示众人并非所有礼物都怀揣善意的拉奥孔，高高在水面上被波塞冬的海蛇所缠绕俘获，张嘴欲呼，永远一副试图阻止已经消逝的未来的模样。

波塞冬在近海按原比例复制了一艘希腊战船，纯金打造，船上还配着真人大小的黄金水手。在此，雅典娜——树艺女神、仲裁女神、禁欲女神，也是博物馆首位访客——调戏了某位外表完好的米尔弥冬战士，为过去波塞冬在她神殿中的不当行为（二度）报了仇。（郑重申明：严格意义上，雅典娜仍为处子之身。）

岛上没有任何指示牌，没有展出武器和盔甲的展馆，连一栋建筑也没有。只有波塞冬的黄金模型，以及，随处可见的一群奔马（“活体 逗号 野生的”）。

诗情画意得出人意料。

同样，岛上少不了标志性的“木马”，这匹以黄金铸造。虽然令人费解的是金马背对拍岸浪花；因此唯有反向骑马才得以守卫大海。就这样，有天上午，博物馆的第二位访客阿波罗来了。

“记得我们建特洛亚城墙那会儿吗？”他问自己的叔叔，“记得那些粗砾的石块还有我们手上的伤口吗？记得干活儿的快乐吗？”

波塞冬弓起一只手遮在眼前，挡住这位金灿灿的神明身后反射的太阳光。

“那是一切的开始吗？”阿波罗凝视水面继续说道，手置于黄金马臀之上。

波塞冬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指了指一个被剥光绑在岛屿东端岩石上的黑发美人（活体 逗号 丰满的），他说：“那儿有个女孩，如果你想要她。”他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

花园里，阿波罗面朝大海坐在那匹马上，整整半天。

他不喜欢荷马让自己在故事中大喊大叫，像个嗜血的啦啦队长：杀啊，特洛亚人，杀了他们。没这回事。不是这样的。有吗？

他竟记不得那些事，他不喜欢这样。那时这一切看起来多么重要。

天神与天神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差，他也不喜欢这点。如果他们彼此不是朋友，那他们还有什么朋友？

轮到阿波罗离开的时候是怎样的？他将岩上少女变为波塞冬的马。他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尽管如此，她还是和其他马儿一并死去了，它们没人照顾，也没有足够的食物。

神明可不可以长情著称。

很快，金马、下跪的阿基琉斯、女神中意的米尔弥冬战士，所有展品都被留在了无底深渊中。

黑暗飘降。再一次。

想想看：命令若非诸神送来的幻梦，还能是什么？

想想看：

1. 箭已离弦了吗？

2. 如果你感觉不好，你会希望自己看起来很好吗？

3. 沙漠还是丛林？

换一种情境，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尔会成为朋友，你不觉得吗？

士兵：我不想讨论这个。

士兵：为你所相信的一切而战——你的权利，你的独立，你国家的权利与独立——意味着失去一切就是天赐良机，是在压迫者面前证明实力的机会。我乐意接受折磨。

士兵：我说了，我不想讨论这个。

从前与现在之间的时间毫无意义，此地与别处之间也一无所有，你唯一需要的预言是过去发生的一切。

曾有人发现荷马的战争故事写在一具木乃伊上。

第五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也是第一座广为人知且参观者众多的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于 1816 年在汉普斯特德荒野开张。

帕里斯的头盔绑带被阿佛罗狄忒扯断，如此一来墨涅拉奥斯便无法勒死他；墨涅拉奥斯残缺的佩剑、他的豹皮、赫克托尔杀死帕特罗克洛斯所用的长矛、装有帕特罗克洛斯碎骨的金瓮、阿基琉斯被母亲藏于吕科墨得斯那群女儿中时穿过的女装。

所有藏品均罩着玻璃展出，参观票价每人一英镑。人们成群结队涌入。

没有一件真品。

奥利弗·神石，一位年轻时曾带着笔记本与小铲子跑遍中东的退休英国银行家，宣称展品是自己从某不为人知之地挖掘出土的，但其实他是从一个叫约翰·土人的家伙那里买下了这一切，后者同样宣称自己从某不为人知之地将这些展品挖掘出土。神石尽管自己也撒了谎，却相信约翰·土人的话。

探险家必须相信陌生人的好客；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大胆探索未知的世界。而在古代，异乡人往往得到当地人的热情款待，那种会被侵略者利用的善意。

第五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也拥有自己的木马。木马背后设有观景台，不久便因适合闭馆后幽会而名声大噪，常客是近来总待在地面上、一脸忧郁的阿波罗，一个注定不会超越父亲的儿子，一个注定不会成长为男人的少年天神。

最终宙斯留意到第五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他虽对依然收藏于云巅的真品文物并不上心，但也不喜欢赝品与造假者，于是他以一道闪电击中第五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尤其是第四匹特洛亚战马的观景台，将整片区域付之一炬。

黑暗飘降。再一次。

但阿波罗有个主意。

1821 年，雅典：他看着希腊士兵将敌人尸体抛入阿斯克勒皮奥斯之井。阿斯克勒皮奥斯乃阿波罗之子，能令人死而复生，因此被宙斯的闪电赐死。

然后他目睹土耳其士兵所作所为，更令人发指。

1854 年，克里米亚：阿波罗瞥见斯库台医院的提灯女士，看到将死之人对她伸出手，喊她“护士长”。

1915 年，加里波利 [4]：阿波罗看着土耳其人与澳新军团在战斗间隙互相投掷食物与香烟。

他还看到了更多画面。大多没什么两样。

士兵：除了打仗的时候，我从没觉得自己那么重要，但事实是我从没那么渺小过。

士兵：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一起回家——像以前那几次战争里的小伙子一样，他们都来自一个小镇，待在一块儿为自己的家园而战然后回家——一起回家——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能一起回家，我们就能互相帮助了。但我们四散天涯。军营是我的家，我为军营而战，离开军营，我就不再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了。

告诉我：谁会为那些还没断气就被扔到尸堆里的人立纪念碑？谁会纪念那些手举在半空中被射杀的人？谁会留意残肢垒成的坟墓？

许多人真的很愤怒。

想想看：难道诸神不该铭记世上发生过的一切吗？否则他们凭什么得到永生？

铭记：

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那推不过重击的骨头。帕特罗克洛斯火葬堆前那十二个青年血的代价。那衡量了赫克托尔命运的天秤。

1986 年，阿波罗宣布他将开设第六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在此称为 6A，原因不日即明。

“这会成为破译士兵内心的解码之书。”阿波罗告诉雅典娜。

“加油。”雅典娜回复道。

“我想找到那些我愿意为之去死的东西。”阿波罗补充道。

“挺好。”他的姐妹回复道。

他想将士兵的经历告诉士兵以外的人，想将敌军的经历告诉其他敌人，想将留守百姓的感受告诉前线士兵；他想展示风，酷暑，严寒，还有士兵的忠诚，士兵的恐惧，士兵的勇气，士兵的百般无聊，士兵的怒火，士兵的悲伤，士兵的兴趣，士兵的无动于衷。至少这一次，一位天神想要了解人类。他想展示人类的灵魂。当然还有士兵被野狗啃噬的骸骨。

阿波罗的策划得到了奥林波斯山众神的关注，6A 变身为一所研究机构。这段岁月成了诸神的科研时代，期间他们通过在凡人梦境中现身并判定如何更好地改变人类行为模式进行实验。他们做了一次测试，七年间，众神保住了战斗中每个人的性命。那是一场没有伤亡的战争。那永无止境。

6A 持续开放了十六年，虽然没什么可展出的。

而阿波罗依然觉得不真实。他想成为一名士兵，想心临其境地感受战争带来的体验。黑暗飘降。

巴格达，费卢杰，拉马迪，提克里特，阿波罗踏上战场。

想想看：他选择为哪一方而战？

但是：只有两方吗？

如果你本就是不死之身，你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英勇？除了生命，你还能拿什么去冒险？

无论何时阿波罗插手干预拯救自己的部下，命运都令他无功而返。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死去，或下场更糟。

想想看：更糟？

还要我说下去吗？

士兵一在 A 地杀死士兵二；士兵一在 B 地杀死士兵三；士兵一在 C 地杀死士兵四；士兵五在 C 地杀死士兵一。士兵六在 D 地杀死士兵七与士兵五。士兵六活着回到家乡后来死去。

突击测验：如果把士兵一与士兵六对调会发生什么？

赫克托尔觉得古冢自有一种荣耀。他觉得后人看到古冢会想：这里躺着一个被赫克托尔杀死的人。有时他们的确这么想。

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让人不再傲慢自大？

攻城掠地，杀死男人，抢走女人。

想想看：荣耀！

士兵：你学会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吸毒，滥交，杀戮——并将这些与你的生活、你的本性分开来看待，你以为战场上的归战场。但之后你努力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做回自己——你以为的自己——然后你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人，你做了什么事，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士兵：我不想要你的感激。

想想看：你想过无聊中夹杂着些许恐惧的生活？还是想过恐惧中夹杂着些许无聊的生活？

阿波罗上了战场又上战场再上战场不断上战场。每回一次家，就会再上一次战场。谁是掌管简易爆炸装置与火箭推进榴弹的神？谁是掌管橙剂、海洛因，还有十二岁妓女的神？哪位天神能为出现偏差的命令、片面的考虑、错误的执行与不实的报道负责？谁是疯狂之神？没有目标的远射之神，无力治愈的疗愈者。时间变得无迹可寻——包括梦境、记忆、预言——全都一样。一个女人被击中。一个孩子被击中。一个士兵被击中。一张弓，一个炸弹，一把枪，一柄小刀，一罐毒气，一架无人机。死者受伤的死者。一个年迈的男人女人一个年轻的男人女人一个不知性别的人那是男人女人什么那是一条狗吗？细节有差但全都没什么两样。

最终，阿基琉斯不是为阿伽门农或海伦或希腊而战，甚至都不是为了帕特罗克洛斯，而是因为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

如何纪念士兵的尸体？好比从加里波利群山上被洪水席卷而下的那些士兵，被留在安提塔姆战场上早已作古的那些软绵绵的尸首，中东那些被炸飞的尸块？

用不断出现的鬼火？被重重踩进万人坑的尸体，无名冢所象征的士兵群体，李夫人玫瑰园中的邦联士兵，陶土烧制而成的兵马俑？树木鲜花与石块？阿波罗不考虑上述任何一项。

能让人理解死亡的唯一方式是杀死他们。

6B，如今被誉为失落的特洛亚战争博物馆，沿着达达尼尔海峡，于 2025 年开设。入内所见的第一件展品为受阿波罗驱使直击阿基琉斯脚踝的箭矢。接着是博物馆最近一位游客的首级。这件展品经常更换。

雅典娜迅速制止了这一切。阿波罗离开地球，只留下一座满载尸体的木马。

黑暗飘降，越发伸手不见五指，又一次。

那种想对命运投降的欲望，想对欢愉投降的欲望，想对疯狂投降的欲望，想对愤怒投降的欲望，想对绝望投降的欲望，想对欲望投降的欲望。

存在于间隙之中的愤怒。

光之神心中的黑暗。

阿波罗永远不会老去，没完没了地积累经验。

博物馆 (Museum)，即 mouseion，缪斯所在圣地，一个人们沉思或进行哲学讨论的地方。

士兵：我想回家，在家里率领大家、为大家服务，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但没人想要我这么做；他们需要的是可以放在阅兵队伍中展示的伤兵。

士兵：你去打仗，以为自己在用肉身冒险，但那真正危及的是你的灵魂。

后方士兵没带步枪，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会捡前排倒下的士兵的武器用。

战争之母与战争之父并没有子女，可他们有士兵，如此一来，他们也能打仗了，不是吗？

想想看：战争不是人祭还能是什么呢？

士兵：有时你没什么大碍。然后没人相信你。

帕提亚回马箭。一顶猪牙头盔。轻吐预言的多多纳神木。线形文字 B 列表。8 型大盾与嵌银铜剑。光鲜的战场。对圣地的亵渎。

语言是讲述战争故事最糟糕的手段，但若非如此，还能如何创造神话呢？

你知道“荷马”意即“人质”，宙斯的雷击之桶从来不是空的，且柏树是悼亡之树吗？士兵：最终你不再考验自己，你开始验证上帝的存在。想想看：死去的人安全了吗？唯有对数百万万人进行审讯，整个故事才得以浮出水面。士兵：你如何死去，你就永远是那个样子，你就那样进入永恒？而你说过的话，就是你留给这个世界的全部？永恒的遗言。荷马的话语可要远远大于我们的年纪。如果你受得住，那些没有入土为安的人会来找你并作出预言。

第七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于 2058 年在时报广场对公众开放；博物馆由一个美国人运营，穿着高跟鞋以人类形态示人的阿佛罗狄忒及其沉默的合伙人。第七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有多位捐助人，举办过引起轰动的展览，还开设了一间礼品店，每日进账几千美元。一尊帕里斯的大理石雕像赫然出现在大厅中。赤身裸体的海伦是每本宣传册上的焦点。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批购票入内的参观者爬到木马肚子，坐在黑暗中，一个紧挨一个，汗流浃背，直到下一时段的人群获准入内。

等候神谕的队伍如此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挑战。

礼品店中最畅销的产品是集泪瓶。其次是特洛亚安全套。

但之后，仅仅几个月后，发生了暴乱。神谕成了众矢之的。博物馆，时报广场，纽约大片区域被毁。

接着黑暗飘降。

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即现有的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如此令人捉摸不透。它于 2145 年 7 月 9 日在爱琴海沿岸一个小镇上出人意料地开张了。连诸神也无法确定是谁起的头。他们开始猜想世上是否还有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如今博物馆开馆已有九年左右，对一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而言可谓相当长久了。

参观者常常在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内哭泣。

要进入博物馆，你得经过长长一段路来到地下。有些人看似无法离开。或频频归来。你可以触碰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里的任何东西；那里没有玻璃屏障，没有警报，也没有警卫会来阻止你。虽然你所触碰之物或许会烧起来，会咬人，或令你感到压抑。有时候，一把看似寻常的剑实乃某人的一片灵魂，一旦拿起便再也放不下。有时候，一阵风刮进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将一位毫无戒心的参观者定在了恰当的位置——有时候，他们会被困在那里超过一小时，不论如何求饶。但比起船只待在达达尼尔海峡等待风向变化的数周，一小时根本不算什么。

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里有这样一间展厅，收藏了失传的语言、无法破译的符号，以及未经确认的情感。

传说身患绝症之人可以来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选择死亡，海仙女涅瑞伊得斯会一路护送，馆中还有一座尸体花园，一个普通但令人心满意足的坟墓。

人们有时会消失个一年半载，然后在所谓归来屋——其实就是失物招领处——重新出现。

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似乎自有想法。

有时它将参观者裹在迷雾中；某天它或许不会放我们离开。

博物馆为想要遗忘的人设置了一间展厅，让他们忘记一切；某天它或许会让我们全都忘记一切。

留在日托处的孩子变成了一群鸟儿，经指引起飞。或许某天不会再有人捎他们回来。

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没有木马；而我怀疑那就是我们手里最大的线索。如果博物馆正是木马，我们就处于将这巨兽拽入城墙内与伟城沦陷之间个把小时的和平期中。

我并非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便是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史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有人说这回也是阿波罗，仍在不懈努力中。而我害怕第八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兴许由涅墨西斯所开设——拥有致命魅力的海伦真正的母亲——命运与天谴之神，傲慢最后的终结者。

但即便如此。

如果历史是命运，我们便知晓将要发生的一切，不是吗？

据传第九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早在计划中；哈得斯正在冥府筹备，一座为死者开设的死者博物馆，一座我们每个人都会前去拜访的博物馆，虽此生无缘得见。

但这并非终点。

因为最终

在一次又一次之后

我们会迎来第十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你听过“少费多用”吗？用越来越少的东西创建越来越多的东西？第十座特洛亚战争博物馆不费一栋建筑，也没有任何展品，更别提游客。它将会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无法避免。我们生来就有的本能。一个我们早已知晓、永远无需再述的故事。

不是童话故事里的“战争结束，从此以后”，而是永久的“战后”。

真正的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如今毛茛盛放于特洛亚平原之上。

[1] 原文为“The dark came swirling down.”这是《伊利亚特》描绘人物死亡的常见句式（Robert Fagles 英译本），在史诗中反复出现，如第四卷狄奥瑞斯之死，“and the dark came swirling down across his eyes.”中译作“一片黑暗飘来笼罩住他的眼睛。”（罗念生 / 王焕生中译本）。

[2] 《伊利亚特》第二卷中奥德修斯曾提到，希腊舰队于海港奥利斯集结准备渡海进军特洛亚之际，众人在祭神时目睹长蛇吞食麻雀，含幼鸟与母鸟共九只；由阿波罗传授预言术的鸟卜师卡尔卡斯遂发出预言，表示希腊联军将在特洛亚奋战九年，并于第十年攻下都城。

[3] 德尔斐为古希腊传说中经常出现的圣地，主要供奉阿波罗，也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地。相传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皮媞亚即在此传达神谕。

[4] 始于 1915 年的加里波利之战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主要对战双方为英法联军与奥斯曼帝国；此战也称达达尼尔战役，而土耳其方将之称为恰纳卡莱之战。今人认为恰纳卡莱即特洛亚遗址所在地。



艾谢·帕帕提亚·布贾克

土耳其裔美国作家，生于伊斯坦布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任教于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创意写作项目。2019 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特洛亚战争博物馆》，其中两个短篇小说分别获得欧·亨利奖和小推车奖。

译者：卓雨

“The Trojan War Museum” 《特洛亚战争博物馆》

Copyright © Ayşe Papatya Bucak, 2019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The Book Group.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为 Egon Schiele. (1915) Death and the Maiden

小说

日末：维也纳，1918年

伯纳德·麦克莱弗蒂 | 故事群岛

空洞。隐约。遥远。

但是就在那里。像隐隐的心悸。

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从卫生间出来，在门廊里站定。屋里很暗，静悄悄的，空气中有些寒意。引起他注意的是壁脚板低处的什么东西——克朗或一个小银币的大小，闪闪发亮。甚至是白炽般耀眼。会是什么呢？想不出能源自哪里。他屈膝蹲下靠近。伸出手到脚腕的高度，亮光反射在他手背上。他轻轻移动手，让光总落在上面。是什么亮东西的反光吗？他从半跪的姿势挺起身，被工作室门吸引了，仍让那个小光圈留在手背上。这时，他看到了光源，是来自锁孔。多么神奇。他推开门，房间浸润在明亮至极的阳光中。又因为那面全身镜而加倍亮堂。他能看见玻璃窗上的灰尘——有着上好蕾丝的精致感，但是他没法直视十月的太阳。他要把这个灵光一现告诉她。也许能让她提起兴致。

他来到卧室，她正在里面睡觉，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没有声音。门没有关紧，昨晚他把百叶窗半关上了，这会儿光线没有那么亮。她不喜欢全黑。让她害怕，用她的话说。他把手放到门上。她蓬乱的头发散在枕头上，身上的睡衣堆隆起来，床头露着一只赤裸的脚。

厨房冰冷。他看向外面的屋顶。小学烟囱的阴影里还能看到霜冻。太阳起得比他早，白色的霜冻大都已退去，露出黑色的板岩。

他开始掏炉子，空气中扬起一层烟灰。舌头上都能感觉到。嘴巴呼吸着。还有一些煤渣，是他留着点火的。战争影响了一切。他们能搞到的唯一的煤块，但凡能抢到手，烧尽后都会留下岩渣。煤块不能烧尽，粉层和小石块就会堵住炉膛。他看了看煤筐。空了，只有一点儿黑尘般的煤屑。面粉罐也空了，只剩白尘。缺黑短白。他为什么非得做这些事？他走出后门，来到院子里，把烟灰盒在垃圾桶里倒空。正好一阵风把灰尘吹到他脸上，那么快他都来不及转过头去。“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可以这么说了。[1]他呛住了，吐了一口在阴沟里。在家里吐痰，他觉得，还是可以被允许的。他走进煤库，把剩下的一点煤都弄了出来。是煤屑。一个月前还有一小堆煤。他只能搞到这些。不缺钱——他从来没这么有钱过——但你就是别想买到你需要的东西。

还有几张报纸，他揉作团，放进炉膛里，盖上引火柴。然后加煤渣，再加煤屑。他点燃报纸，让木柴烧着。慢慢更用力地扇风。

这些木柴是他周末在院子里用斧子劈的。干这活让他发泄掉一些怒气。那时他们的女佣露西刚辞职不干。这可以理解，因为她害怕。所有人都害怕。她回农村家里去了——这种时候大多数人都想去农村。也就是说，如果你深深害怕的话。你自己的家人似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得这病的人。

他知道妻子选择露西是因为她的长相。或者说是因为她没啥长相。这个女佣太沉，太矮胖了——一到干活，就开始擤鼻涕，长吁短叹——她的脸会抖，左眼往里斜，看自己的鼻子。她是夏天才开始给他们干活的。

把水烧开花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把剩下的鸡蛋煮了四分钟。这是伊迪，他的妻子，从一个养了几只鸡的朋友那里搞来的。如果伊迪不吃鸡蛋，他可以吃。他把最后一个面包卷拿出来给伊迪——已经太干了，都能听到面包砸到盘子上的声音。更像饼干而不是面包。他想拿刀把面包一切二，但是落下来的面包屑就浪费了。如果伊迪想吃小片的，她自己用手掰会更容易，或者浸到茶里让面包变软。但是这些日子除非你自己烤，否则很难搞到面包。一般是伊迪自己烤面包，露西看着。托盘有一处变形，放在上面的东西都有点颤巍巍的。

去她卧室的路上，他眼睛不看托盘。把注意力集中在目的地上，这增强了他的平衡感，无论他拿的是什么都很稳。他用脚推开门，把托盘放在梳妆台上。

“伊迪。”他轻轻叫了一声，然后更大声起来，直到伊迪的呼吸声被打断。她咕哝了一句什么。他把百叶窗开大些，让足够的光线进来，但是也不至于让一个正在醒来的人感到刺眼。然后他扶她坐起身，转身把枕头拍圆，让她身后靠得舒服些。他又去把托盘端过来，尽可能平稳地放在她腿上。

“那么，你感觉怎么样啊？”她低头盯着托盘，发呆。她没有回答——这本身就是回答。

“你必须吃点东西，”他说道，“这样才有力气。”

她伸手拿起水杯喝水——几乎都喝了。她稍稍停下喘气，然后把杯子举到垂直，喝光水。她大声地喘气。吞咽和呼吸都很困难。

“不饿吗？”

她摇摇头，抿嘴微微笑了一下。他告诉她之前在自己手背上发现的那个光点，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一枚银币。但是看她的样子，就算他说的是一门外语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她终于开口了：“现在几点？”

“刚过十点。”

“学校。我没听到孩子们的声音。”

“老师特别严厉，”他微笑道，“可以让他们都安安静静的。”

“现在是下课时间。是他们喊破嗓子的时间。在操场上。他们的老师在别的地方。”

“我在哪里读到说可能要关闭学校了。如果情况更糟的话。”

“那就是了，”她说，“肯定是情况更糟了。”

“别这么悲观。”

她伸出手，停在面包上方，但是没有拿起面包。她去拿茶壶的时候，手在发抖。

“反正我也很难想象我们的孩子在那个学校里上课。”

他替她拿起茶壶，倒了一杯茶。茶杯里升起些许热气。

“这是奖赏哦，”他说道，“使劲摇茶叶盒得来的。”

她拿起茶杯，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然后又放下了，没有喝。

“我害怕，”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快哭出来了。

“怕什么？”

“很多人都因此死了。”

“因为去学校吗？”

“不是。”她知道他是故意想逗乐她，“因为这个。”她指着自己，病人的模样。“露西说，一个吃早饭时还活蹦乱跳的人，可能到下午茶时间就死了。”

“露西。谁会听露西的话？很多很多人没有死。绝大多数都康复了。”他听起来仿佛代表了理性之声。

他在床沿坐下，挨着她，伸手环抱住她。她把脑袋靠在他肩上。他感觉到她脸上的热气吹在他脸颊上。像个火盆。他往后退，看着她。那杯水几乎立刻流经她全身，一颗颗汗珠正从她额头冒出来。还有她的上嘴唇。她拿起茶杯，又吹了吹，然后抿了一口茶。他的手仍然抱着她。长长的手指轻轻拍着她腹部。

“像只鼓，”他说，“还是会乱动吗？”他隔着睡衣抚摸着。

“这小子还会做操。时不时的。”

“也可能是姑娘呢。你的肚脐眼凸出来了——越来越凸。”

“我也没办法。就是这样的。”

这时，他的手感到一阵波浪似的起伏，是对他轻拍的回应。确定无疑的活动。

“我感觉到了，”他说，“有点要无赖的意思。请允许我这么说哦。”

“不管什么意思吧，我就希望它能消停一会儿。有可能是因为我生病，它也不高兴了。”

“你应该休息，”他说，一面亲了亲她的额头。“这样说不定它就安静下来了。”她用手臂挡开了他。

“你会被我传染上的。”她说。他帮她躺下，把被子拉上来，给她掖严实了。就像他小时候母亲给他做的那样。伊迪闭上眼睛。

“第一次看到一个怀孕的女人时，我都惊呆了，”他说道，“我跟我母亲在街上。我跟你说过吗？”

她摇摇头。她拉起被子一角，擦了擦嘴，然后整张脸。

“我以为那个女人是藏着什么东西。也许是她偷的。然后我就问我妈，‘为什么那个女人要在大衣下面藏个脸盆？’母亲当然很尴尬。但她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我。那时候她不会常常这样。她的格言是让我们保持无知。无知就是纯真。她说，‘她是要生孩子了。’这个回答应该是让我更加困惑了。”

回到厨房，他用勺子刮蛋壳内壁。蛋白沿着蛋壳内壁落下来。他一口吞了。这会儿已经冷了。他吃掉了干面包。听声音像烤过。

伊迪病倒的几天前他们曾在镇上喝过咖啡，是那里数一数二的一家馆子。他给参加画展的作品被卖光以后，他们就说好了要找个下午出去庆祝一下。他对钱一向不在意，这个地方还有甜点，不管打不打仗。他们可以点牛奶，奶油，甚至巧克力。但真是很贵。服务生把他们点的东西送上来。尽管政府有限令，但那里的桌子还是都满了。伊迪面对着门，他背对着。她举起咖啡杯，咪了一口，露出微笑。“我只见到一位剧作家。”她说道。

“还有一位哲学家。”

“哪个？哪个是哲学家？”

“你听了他名字也不会认识。”他微笑着说。

她扮了个鬼脸，略微吐出舌头。

“乖，”他说道，“跟你这样的人结婚应该是让我变好的。”

她举起叉子，切下一片水果蛋糕，仿佛是要证明给他看，但是她停下了。她眼睛盯着他身后。“怎么回事？”她说。

“什么？”他转身，顺着她看的方向望去。

“那人醉了。”

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人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他停下找空桌子。他的脸色很难看。他一只手伸向一边，像是要保持平衡。其他人开始注意到他，都有些吃惊。一个穿着连身白围裙的服务生看着他，但是没有做什么。这时，那个男人向前一冲，侧身倒下，重重地摔在甜点车上，车里的东西翻了一地。一直盘子破了，碎片滑到大家脚边，在桌子和椅子腿之间。奶油蛋糕打翻了，还有水果果冻和一盆维也纳夹心饼干。人群骚动起来——介于深吸一口气和大声质疑“他们怎么敢让这样的人进来！”之间。有些人跳了起来，一个女人用手帕擦自己的嘴。那个跌倒的男人头往后仰，然后身子侧过去，血开始从他嘴里涌出来，汨汨地流到地板上。

“耶稣啊！”

“哦，不。”

“这个傻瓜……”

“什么乱七八糟的，可怕。”

那人发出的声音半像噎住，半像呕吐。服务生连身围裙的下端立即布满了红点。伊迪不知道是该捂住眼睛还是耳朵。她在惊恐中站起身，戴手套的手捂住了嘴巴。碗碟碎片仍在她淡色的鞋子边转圈滑动着。被吵闹声惊到的服务生这会儿全都跑过来了。伊迪甚至都不用开口。她的神态说明了一切。我们快走吧。但是，满地都是血和打翻的糕点，通向大门的路几乎没法走。她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想办法。一扇旋转门已经启用，充满咖啡味的空气随之飘到大街上，顾客们互相推搡着都急于往外跑。伊迪打头，踮着脚尖用最快的速度，也尽可能地保持优雅。出了门，她第一次注意到一位电车售票员戴着白色的口罩，这时她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

下午他又试着给她食物。但是没有用。他把她扶起来靠到枕头上时，感觉到她在发抖。她整个人因为用力而震颤着。她拒绝食物，但是喝了更多水。这次他坐在床边的一个椅子上，盯着她。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我身上的每根骨头都在疼。”她说。但是她说得太轻了，他只能向前倾，她又说了一遍。然后，她说，“我肯定是传上了。”

“这就是普通流感。一个星期后你就能下地了。”

她瞪着他。他也回看她。看到了一切。

“我能画你吗？”他问道。她看上去不太确定。“就是你的头和肩膀。”

“只要我什么也不用做。”她说。

他站起身，从工作室拿来他的写生本和画笔。她没有力气让自己钻到被子下面，所以还是原样靠坐着。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翻到新的但是已经在发黄的一页，一个腿架到另一个上，把本子靠在膝盖上。

他开始观察。抬头看她，再低头看纸。一次又一次，像鸟在喝水。他的手做着动作，但是没有落笔。没用画笔接触纸。就像歌手上台前会吊嗓子，确认自己还能唱。

然后他开始画了。

“你能把手举到脸边上吗？”

她照他说的做了。她移动手臂，把食指拖到颧骨和耳朵之间的某处。她被画就和他画画一样熟练。

“你能合上嘴巴吗？”

她照做了。她在发烧。是闷燃——不是被窗外的光点亮，而是由内而外地。看一眼，画笔飞扫，看一眼，勾出轮廓。奶油上的黑色。有时候线条像人的声音。它会唱歌。变化和繁复。线条也会回应，和声音一样。它会揭示。音量。体积。纸上的空白也是声音的一部分。她在头顶扎了一个发髻，头发散落下来，捕捉她的样子，看一眼，他眯起眼画她的眼睛，生病让眼皮双了好几层。在她手上加了一枚戒指，看一眼，画下她空荡荡的垂袖的第一笔。她的头发仿佛烟一般从她狂虐的高烧中升起。

等他画完再看她时，眼神变了。

“让我看看。”她说。他把本子递给她。

她看着画，叹了口气，“‘赫斯珀洛斯的沉沦’。[2]”她把本子递回给他，他在左下角签下自己名字的标识。然后是日期。

“你现在速度真快，”她说，“感觉我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他站起身，开始收拾他的画笔。伊迪想说点什么，但是没说出口她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咳嗽，用手帕捂住嘴。一次又一次。每次她想说点什么，就马上一阵猛咳。然后她伸出手，示意跟他要张纸。从他的装备里拿了只画笔。撕了半页纸，放在写生版上，靠着自己竖起的膝盖，用她精巧的字体写了起来。她爱他。他理解地点点头。但是她摇摇头，就好像他没有懂。她拿回纸，手帕仍然捂着嘴巴，用另一只手写她的爱无边无际，无法衡量。直到时间尽头。

他走进工作室，把东西都放到桌子上。他在全身镜前站了很久，先是凝视自己的脸，然后是手。关注自我。他重新摆放手的位置，分开手指，端详镜中的人。有点古怪，但是好些了。天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个。他转身背对着镜子，拿起他的信纸，坐进椅子上。是时候告诉母亲了。要告诉她到圣诞节她就要做奶奶了。他要找一支笔，得有他最喜欢的笔尖。开始前他把毯子披在肩上。他打开墨水瓶，沾了沾笔尖。亲爱的母亲，他写道，他的字迹优美，接近完美。他告诉她伊迪几天前染上了西班牙流感，已经发展为肺炎。他觉得看着很严重，有生命危险。而且她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用了吸墨器，想在折叠前确认墨迹已干。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又沿着纸边吹了吹。

他在伊迪房间外面停了一会儿，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他穿上厚厚的黑色大衣，一条羊毛围巾绕了两圈当作口罩，还有帽子，准备好出门了。他把信放进大衣口袋里。邮箱就在附近，他也可以去街角的店里看看有没有新鲜面包到货。或者任何其它新鲜的东西。下午的这个时间外面人很少。所有人似乎都蹲下身子，等着可怕的时日过去。大多数树的叶子都落光了，但有一些仍然挂在树上。他喜欢秋天胜过所有其它季节，但这个秋天是例外。树枝上还挂着果子，可他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有些像灰羊的尾巴，其它的又圆又黑，衬着天空，像坚果。还有一些鸟儿们吃剩下的红山楂果。他寄了信，想象母亲打开信的样子。她会哭，那是毫无疑问的。她总是哭哭啼啼地——不管什么事。“你为什么不在铁路上找份工作呢？”他的童年时代都是火车——火车的声音，火车的画面。他醒来，睡去，耳边都是火车经过家旁车站的隆隆声。他在家里玩火车模型，不停地画火车。“你父亲在火车站干得真不错。他受人尊重。”他父亲在图尔恩做站长的时候会穿制服。特殊场合身上还会挂把佩剑。他是穿着这身制服下葬的。生命尽头时他几乎瞎了，也不知道是星期几。很多年后他才知道，父亲是死于梅毒。

空气凛冽，天空是毫无特点的板灰色，就要下雨了。店里没有新鲜的东西。几乎没有必要再跑一趟煤场。上一次他经过时，一个工人正把水泥地扫得干干净净。幽灵般的声音，仿佛粗哑的时断时续的呼吸声。

回家路上，他走了一条树林里的近路。起雾了。污浊的空气。四下打量着，他看到一些枯枝，正在捡引火柴的时候，他注意到一扇门的残体，藏在一堆落叶、枯草和变硬的荷兰芹下，他花了点时间才把门拖出来。只有门的下半截，已经在腐烂了。把它扔下的人卸掉了门上所有的金属——信箱、门把手，他岳父称之为“门家具”的东西——留下几个大洞。他抛弃了捡到的引火柴，把门拖了起来。他能拎得动。如果感觉太重了，他也可以拖着走。他为什么要这样拾荒呢，口袋里明明装满了钱？把门清理出来花得时间比他想象的长，这会儿光线已经暗淡了。晚上了吗？还是暴雨前的黑暗？或者两样都是？这可以遮盖他拖着赃物的一切羞耻。他离开小路，又来到大街上。快到第二个街角前时，听到一个声音在招呼他。

“想跟我一起耍耍吗，大兵？”

他抬头。一个女孩，这光线很难看清她的年纪。她站在门廊上，一个脚掌顶着另一条直立的腿。她苍白的大腿横着，从撑开的裙子里伸出来。做广告。他停下脚步，想看看她长什么样。有几个台阶，破破烂烂的，延伸到入口处。他把那可笑的半扇门靠在一个栏杆上，然后登上台阶，和她站到一个高度。她很吸引人，但是看起来不太干净。他能感觉到胸口鼓鼓的皮夹子。他解开绕在嘴和鼻子上的围巾。卸下了防备。

“我时间不多。”他说道。

“有些男人很快的。”

他问她能做什么，多少价钱。他停了很久，斟酌着。她以为他要讨价还价。

“我以前没见过你。”他说。

“我刚从北面来。布拉格。”听到这些，他又把围巾绕住了嘴和鼻子。拉得更紧些。这种时候到处都有危险。又停了很久，他开始往后退。但他继续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她伸出的大腿。他接下来的话被围巾闷着。

“也许下次吧，”他说道，“你做模特吗？裸体的？”

“什么？”

他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

“如果价钱可以，我就做。”她说。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要一动不动。”

“哦，我可以一动不动。你每说一次不要动，我都可以给你两个就不动——或者随你喜欢都行，大兵。也许你根本不是那群厌倦战争的男孩之一。做模特什么的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个画家吗？”

“可以这么说吧，”他对她笑了笑，“但我喜欢后面的事。”

“都包括啦，只要价钱合适。”

“那我能在你找到你？”

“这里，或者这附近。如果我不在这里，就说找梅丽塔。”

他倒着走下阶梯，仍然看着她。

“哦——你介意我问一下吗？你几岁？”

“十八。”

“这也可能信，那就什么都能信了，”他说道，“她告诉我，殿下，她十八岁。”

女孩笑起来。

“真调皮。”她说。

他摆摆手，尽管已经转过身去了。他拎起那半扇门，那只空的手继续摇着。

离开的时候他听到教堂钟声响起。接着远处也隐隐响起一声。又一声。就像乡村的狗吠，此起彼伏。第一声不是大教堂的。大教堂钟声的声音他认得，老普莫林[3]，他很喜欢，因为——他是这么听说的——那是用300门大炮铸成的。什么都比战争强。不过他分不清是哪个教堂最先开始了这场钟声会。听着最像是丧钟。他已远离自己的天主教出生，心里琢磨着那到底是个什么场合。

他到家时已是晚上。从大街上可以看见屋里隐隐的光亮。他来到伊迪门前，但只听到寂静。回到厨房，他开始把半扇门劈成一块块木柴，大小要能塞进炉膛。他砍这烂木头的时候，一些千足虫和西瓜虫从亮光处逃开。虫子们往壁脚板的阴暗处跑，半路上都被他踩死了。他做好准备，早晨起来可以生火。把火柴放在自己能找到的地方。他上床前又进了伊迪房间，看看她是否需要什么。她还在睡。她发出嗡嗡打颤的呼吸声，听上去比下午更加断断续续，更不平稳。那不是休息的呼吸声，而是一种困扰的声音，像地板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感觉她是一种奇怪的颜色。更像是没有颜色。像一幅黑白画。可能是光线太差的缘故。她嘴唇看上去发灰，脸上其它部分也都掉色了。“小可怜。”他喃喃道。他没有关灯，怕她醒了会害怕。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醒过来。他躺着没有动，想搞明白原因。刚过六点，天还是黑的。接着，他听到某种嚎叫声。他一骨碌翻下床，朝着声音奔去。叫声接连不断。在她房间里，他到她身边，抱住她，不住嘘声安慰她。“伊迪，可怜的伊迪。”但她继续大叫着。他把她扶起坐直，希望能帮助她呼吸。他把她抱在怀里。她在发抖。颤抖着，却没有注意到他。她睁着双眼，但什么也看不到。

白色枕头上有关明鲜红的血。她叫喊着，却没法呼吸，想更大声地喊叫，却透不过气来。“伊迪，伊迪。”他说道，想让她安静下来。但是她没法安静。他的双臂夹紧她，想制服她，让她不再发出那嘎嘎咕咕的叫声。她的眼睛正望向半开着的窗户外的黑暗。感觉他是在救一个溺水的人。两个不会在深水中游泳的人——一个能呼吸，另一个不能。

“我去找医生……”他说道。但是他知道已经太迟了。知道如果他走进黑夜，把她留下，她会独自死去。连一个可以抓住的人都没有。所以他没走，闭上眼睛。摸着她的背。紧紧抱着她。他手臂越用力，她颤抖得越厉害。他不知道这样过了有多久。可能一分钟，也可能十分钟，半个小时，但她慢慢安静下来了。只剩下出气声。没有空气被吸入再呼出的循环。她的血粘在他肩头。她停止了呼吸。没有声息。他翻转枕头，把她放下去。“伊迪丝？”

他向前靠近她。把她的蕾丝领子拉下来，右耳贴在她胸口。没有声音。“伊迪，”他说，“求你了。”他抬头看她下巴。他自己的声音在她胸腔处回响。没有别的。他想找她的脉搏，她颈部的脉搏。但是要么他没找对地方，要么就是没有。他直起身子。她的嘴唇发紫。他再次拉下她的睡衣领子，把另一只耳朵贴到她胸口。一阵翻搅声。是她血液在全身流动的声音吗？经过她的动脉和静脉，还是她的皮肤和她耳朵皮肤间的摩擦声？一种砂纸发出的声音。他坐直身子。努力一动不动。有动静。从某处传来的脉搏声。隐约的鼓点声。不管是什，听起来很遥远。他往后仰，看她的脸。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正望向天花板。他又把耳朵贴向她的胸口。那声音无疑还在那里。空洞、隐约。遥远。但是就在那里。像隐隐的心悸。像他童年时的一种声音——火车压过铁轨的震动。经过一个交叉路口。飞驰而过。远去了。他竖着耳朵，目光顺着她身子到她的脚。经过她隆起的腹部。这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听到的声音是什么。不是他妻子的心跳，而是他孩子的心跳。此刻正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轻微，带着痛楚。他无名的孩子。他听着，直到它衰微，停止。无声无息。他直起身，指关节凸起的双手捂住了脸。

他走进他们自己的卧室，盯着黑暗的窗口，什么也看不到。慢慢地，光线开始勾勒出外面的各种形状。树，烟囱，屋顶，渐次走出黎明，宣告对时间的胜利。鸟儿开始歌唱，在窗前交错飞旋。大多数的树都已光秃秃的，挂着雨珠。他开始咳嗽，停不下来。终于停下之后，他喝了口水。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才有力气再走动。

不知为什么他转向她的衣橱，打开厨房门。裙子，衬衫，吊带内衣。他都能认出来，因为曾无数次地画她——眼前能看到每一幅画。竖条花纹，有黑色有白色，也有彩色的。时髦的丝质、哔叽和薄纱外套。他无需把脸凑过去，也能闻到它们的味道——她的各式香水，古龙水，薰衣草水。他更靠近些，闻到了她的基础气味，躲在商品味道之后。被呼出的伊迪丝。她的味道。他的手背拂过挂着的衣服，那气味的感觉更强烈了。衣服此起彼伏。风掠过夏季田野里的成熟。但他怀念他奶奶那个时代的裙子，人走过时裙摆拖在地上。随着每一个脚步声，裙摆会发出一声叹息。

衣橱的下方有一些内置抽屉。他打开一个。一格放发带，另一格是首饰，还有一格是发夹、梳子和方头巾。蕾丝衣领和各式围巾。他一一打开其它抽屉。一个是皮带和腰带。一个放大围巾、阔领带和领巾。一个放手套，戴到肘部的长手套，普通手套，麂皮手套——有扣子的，没扣子的。棒球手套，暖手筒。最底下是她的白色内衣，他弯腰翻着。他用膝盖把抽屉一个个顶回去。他头上方的架子上放着帽子和帽盒。小礼帽，羽毛头饰，不同颜色的下领带，帽檐大得足以盖住架子的帽子。他脚边是她锃亮的靴子和鞋子。一双双鞋跟朝外摆着。偶尔有一只鞋倒向一边。牛津鞋，软底舞鞋，蛇皮鞋。还有去咖啡馆那天她穿的那双白色带扣长筒靴。已经擦干净了污渍。

这会儿天已大亮。他看看手表。重新放进口袋的时候听到表链撞上表盘的声音。他们应该还没起床。他又是一阵咳嗽。听起来像是狗在叫。

他回到伊迪躺着的房间。很难直视她。他不知道能做什么。他觉得自己应该哭——但是他哭不出来。他该做什么呢？应该再听一下吗？必须把百叶窗完全打开。开窗的时候他望向大街，但是对面屋子里没有一点活动的迹象。那是他岳母的家。哈姆斯太太会悲痛欲绝。还有伊迪丝的妹妹，阿黛尔。

她们还得几个小时才会起来。何必为了这么让人心碎的消息在这个点儿把她们叫起来。他又推开点窗，让新鲜空气进入房间。

他就是在那第一次见到伊迪丝——跨越一条大街的峡谷。是因为她看了他一眼——然后害羞地消失了。白色。兔子逃跑时，被记住的只有它的尾巴。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又看了他一眼，时间更长些，然后是微微前倾的脑袋。第三天，她带来另一个女孩——后来他知道是阿黛尔——对他炫耀。他做手势想逗乐她们，事先在镜子里排练过。然后，他能听见她们的声音了。印第安式的欢呼。她们最后大笑起来，对着他微笑。他穿过大街，做了自我介绍——让哈姆斯太太很不安，她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安。最初他会先征得哈姆斯太太同意，再带她的女儿们去中央电影院看电影，让沃丽，他当时的爱人，充当电灯泡，这听上去有点过分。

窗外吹进来的冷风让他浑身发颤。空气中有关清晨的凛冽。他关上窗，插上插销。然后转身面向床。尽管几乎没有睡觉，他却感到工作的冲动。但是缺少睡眠让他头疼。然后他开始有发烧的感觉。以前他如果感觉发烧病了，就会有种强迫感。要把事情做完的强迫感。工作和高烧是伙伴。创造力随着水银柱上升。升高的体温也让画的质量提高。然后，疾病接手。蔑视它之前鼓励的一切。画笔从手中滚落。

他冲进工作室，带着他的画具回来。

“宽恕我。”他说道。他把床单拉到床脚。围着床走了一圈，观看。他的眼睛开始燃烧，他让眼睛紧闭了一分钟，因为他发现这样睁开时能更好地聚焦。他不想移动她。或者碰她。她的脚踝，她的脚趾。它们看上去像在阴影里。或者只是那里的皮肤更深？她

的皮肤已经变得像乌木了吗？她的左手指向天花板，手指微微蜷曲起来。右手攥紧了拳头，指关节苍白发亮。她的鼻孔似乎也变大了。甚至改变了形状。他几乎认不出她了。睡衣乱糟糟的，高烧时被她胡乱用力撕扯过。身体有些地方裸露着。碰巧地。有意地。尴尬地。是想降温。他匆匆离开房间，回来时带着便携扶梯。他放好梯子，他的背可以对着窗户的位置。他爬了三阶梯子，在最高处稳住身子，手放在扶梯的撑杆上。然后拿起他的画板和画笔，画了起来，从高处往下看。黑色和白色。他的挚爱。他的线条从不出错。他画得那么快，不一会儿就听见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虚弱的心跳在加快。他心想，什么都有第一次，但是接着就想起年初画他的朋友和导师克里姆特[4]，在停尸房里，他也死于这个病。为自己最钦佩的艺术家画了三幅画。

伊迪丝的皮肤呈猪油白，慢慢在变灰。她的头发，最后一次画她时他感觉像烟，此刻看着像海藻。一个大浪褪下后，留在沙滩上的一卷卷东西。画她头部的轮廓，在翻了个枕头上，用黄棕色和橙红色。提香[5]色，有人这么说。伊迪的提香头发。还有她球状的肚子，几乎要裂开了。确实，她身上睡衣推开的部分，能看到皮肤。他差点摔倒，因为太专注于自己的画，忘了自己站在哪里。在梯子顶上。但他画画那只手抓住扶梯撑杆，稳住了身子。他追求的是精准、精准和强烈的意识。用眼睛集中注意力。还有画笔铺展线条时的沉重。再修饰几笔就结束了。完成了。他走下梯子，撕下画纸，把它放在梳妆台上。保持势头。他把梯子移到床脚，又完成了一幅，比第一幅画得更快。这一次用了透视缩小法。他浑身火烧一般。他把画放在梳妆台上第一幅画的上面。他搬梯子换位置时感到一阵发抖。要么是梯子太重，要么是自己的虚弱。震动。颤抖。围绕心脏的一阵战栗。第三幅画能看出画笔的颤抖。他喜欢这个效果。一种微振感。没有睡觉引起的头疼加重了，但他不去管它。要抓住什么的迫切感战胜了疼痛。可他没法让自己的牙齿不打颤。这个症状是哪里来的？他感到冷极了。再一次搬动便携扶梯后，他从床上抽了一条毯子，然后披在自己肩上。好多了。但是没有好太久。他又冷得像冰——哪怕是披着毯子。在这幅画里伊迪没有头。她耸起的肩膀，以及他看她的角度似乎挡住了头部。但是没关系。也许可行。因为她隆起的腹部太重要了，不容忽略。它包含的悲哀。勾勒腹部的颤抖的线条沉重且强硬。他的颤抖赋予线条的效果，就像颤音之于小提琴弦。线条鼓了起来，增加了丰富感、深度和神秘。她的身体既是摇篮也是棺木，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他感到害怕，知道自己也染上了？会成双死去吗？他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张。但他本能地感觉，画得好极了。画女人比打仗好太多了。

但他现在不该画画的。他从自己站的高度看向街对面。还是没有动静。他浑身发颤，几乎无法忍受了。他有掉下梯子的危险。他可能忘记自己站在哪里，退后一步，为了给眼睛一点距离。然后翻倒下来。他不愿意打断不停涌出的线条——想给自己体内的那位画匠完全的自由。看见线条的里里外外。看穿线条，直达奶油色的画纸。感觉线条创造出如此的沉重，以及巨大。但他的膝盖在颤抖，这很危险。他完成了画，慢慢后退着向下，回到地板上。火。他想起来前一晚准备了生火。他太冷了。再来一条毯子。他又从床上拿了条毯子，披在肩上。

他在厨房里找到昨天放的火柴，点上火。他拉了把木头扶手椅到炉子边上，坐下，盯着火看，人在发抖。苍白的火焰边缘是蓝色的，沿着折皱的报纸向上烧。他拖回家劈成引火柴的那半扇门被油漆过，随着火焰将它吞噬，他看到油漆会起泡，咔嚓作响，火星四溅。被点燃的煤渣发出亮光，煤屑的边缘都变红了。他更用力地扇火。感觉到热气向他飘来。但是没什么用。这热量抵达不了他的骨头，他整个人的中心是冷的。四肢核心部位的骨头都是冷的。这意味着什么吗？伊迪带着她肚子里的孩子，横在床上。而他却没有眼泪？他唯一的反应竟然是，画她！一次又一次地画她。他是个什么样的混蛋啊。他生命中所有的那些女人……他飞快扫了一眼厨房镜子里的自己——看着像个老女人。一个八十多岁的女人。第一眼有点吓到自己。一长队女人中又多了一个。伊迪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体面清白，可以做他的妻子。精挑细选的优质对象。她又是多么胜任这一保守角色啊。三年婚姻生活一只在提升他。让他越来越受尊重。因为要说他曾经声名狼藉，那也是抬举他了。反正她母亲，哈姆斯太太，是拼了命想阻止这段关系，用她的话来说，他就是个“夜游神，淫秽作品传播者”。多么装腔作势！和妻子争吵时，埃贡会说，“如果是我岳母大人不喜欢的，那我肯定就做对了。”其它时候，尤其近来，岳母大人也会尽量和蔼可亲。她和埃贡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相处之道，见面时总会假笑相迎。“讲点礼貌总没错。”她是这么说的。但是伊迪坚守阵地，咬定她的男人心地善良，就是站在他这边。至于伊迪的父亲，老约翰，容易对付多了。他是个锁匠，后来做了铁路工程师。埃贡甚至有点喜欢他。老约翰成了他自己死去父亲的替身。他对老约翰的这种喜欢也为他赢得了伊迪的尊重。对父亲好些，她会知道回报的。埃贡在和他岳父相处不长的时间里，给他画了很多幅素描。老头给他做模特时话很多——很有意思，哪怕是描述锁的原理。还有把手。关于把手他可有话说。听他讲话你不会睡着。他很滑稽。他会用提问的方式不让你分神。“锁眼里难道没有风景吗？”他会这么说，然后眨一下眼。两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埃贡很有些不舍，给他做了一个面部模型。

坐在火边，他对自己刚才的画感觉很糟糕。无关画的质量。他知道画得很好。他也不需要伊迪同意才能画她，但是以前他一直会听她的评论。大多数时候他照她说的来做。色情的姿势已经越来越少了，她说那样的人物应该有一张不一样的脸。如果是妓女的姿势，也该是妓女的脸。不是伊迪的脸。而现在她什么也说不了，他觉得是不对的，是欺诈。

很难让自己从炉子边走开。他牢牢抓着身上的毯子，尽最大努力走进伊迪躺着的房间。她的脸看上去像是用褪色的蜡做成的。他拿起梳妆台上的画。弯腰捡起掉在地板上的几张——始终抓着喉咙口的毯子结，以免它滑下肩膀。每走一步他的膝盖都在打颤，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靠着墙在走。他想起一位朋友，他作品的收藏者，曾经对他说——求你不要把你画的任何东西放到火上。不管那是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的草稿。我要你在自己的炉子上用笔写上“炉子就是我”，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忘了，不管你喝得多醉。然后他拍拍自己的胸口，指向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是我。”

他回到厨房，把木头扶手椅更拉近炉子边，打开炉门。炉膛里的声音很响，但他知道不会持续很久。他把画一幅接一幅地塞进火焰，每塞一张，就说一声“对不起”，或“原谅我”。他不确定是说了，还是只是心里想的。这时他想到“Mea culpa（我的错）”。他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这些天主教传统的碎片。也许是来自他母亲的修道院教育。她会脱口而出的一些表达——“上主啊”，“圣安东尼啊”，“怜悯我”。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这一宗教线索。将它夸张、小题大做。他最喜欢的是作品中的圣像画元素——某种视觉嘲讽——嘲笑他所画的宗教人物。被鱼叉钉住的圣塞巴斯蒂安，是他自己的肖像画；最近的是为“分离派”[6]展览画的宣传海报“最后的晚餐”，坐在桌子首席的是他自己，基督的地位。早些年他画的人物脑袋上会带一圈克里姆特风格的金色光环。他的自画像最具象征性的是手——每只手都是五个手指大大张开着，像一滩水花。它们能做什么——抚摸或击打。它们曾在哪里。它们能相互绞拧出什么。

他捡起剩下的几幅伊迪画，把它们塞进火焰里。每幅画都燃起一团火，每张纸都被烧成黑色。他想象那些碎片，轻如黑色的羽毛，飘进烟囱，升上夜空，最终落在整个维也纳城上。黑雪落在多瑙河上。烟灰沉积在“分离派会馆”顶端的金色树叶装饰上。也染黑了歌剧院。咖啡馆、旅馆、后街、妓院。

吞噬画作的火焰让他想起自己在法庭上的时候。受审判的艺术家？谁会相信这样的事呢？他仍然耿耿于怀。那是他精力无穷的一段时间，“当我看到新生事物，我必须研究它们，”他对朋友们说。“我要尝水幽黑，看树翻滚，风呼啸。”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长得像只蛤蟆（他给他起了个绰号本丢·彼拉多[7]）——“尊敬的蛤蟆阁下”最后烧了他的一幅画。他被捕的罪名是“藐视社会公德”，因为把他的色情作品放在孩子们能看到的地方。这些画没什么特别的——古怪的裸体女孩、情侣——有男有女——让这世界运转的东西。法官选择烧毁的那幅画，与其说揭露了他对淫秽作品的看法，不如说更多揭露了法官本人——一个展露自身的未成年少女——展露了红旗，也许可以这么说。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回这老头是要干嘛？”秘书大惊小怪地拿上来一支点燃的蜡烛和木桶。很明显法官想展示这幅画，让法庭上的人们看到——但同样明显的是，法官也意识到如果这样做，反而会成为这类东西的推销者。最终，他用烛火点燃了画的一角。纸烧起来。眼看局面要失控的当口，他让秘书退下，带走冒烟的木桶。法官用手扇着自己面前的余烟，就好像画本身发出臭味一样。“堕落，”他一再重复着，“彻底的堕落。”然后做出洗手的动作。对这样的作品他真地只能说这些吗？被指控者很想大喊：“对审查官来说，艺术家就是罪行。”但他害怕法官会出于报复增加他的刑期。蛤蟆脸把他关了总共二十四天——尽管他已经在里面待了二十一天。那是他一生最悲惨的时光。

他头痛欲裂。用手指按住眼睛。最后一张画烧完的时候，他睡着了。他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很多梦，混杂着记忆和其它东西。他光着臂膀的母亲，袖子卷上去，在一个锡盆里给他洗澡。她给他擦干身子的时候，他感到饿极了，母亲允许他吃窗棱和玻璃交接处剥落的木片。男孩用手指捡起这些干碎片，塞了一嘴。他在牢房里，那时的情人——沃丽——对他很好，把他画的东西带给他，有一次还拿来一个新鲜的橙子。他好几天都没有吃。只是盯着橙子看。仿佛那是他牢房黑暗中的一盏灯。然后有一天，他给橙子画了一幅水彩画，在床铺上，画在灰蓝的毯子上。一面画，一面留口水。这让他记起几天前的早晨在壁脚板上发现的光亮，引他走进一房间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阳光。沃丽真好啊。他深深爱过她。

有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有人摇他肩膀，一个声音。

“上帝救救这里吧。”声音说道。他醒过来，抬头看去。是安东·派斯卡，他的妹夫。“怎么样啊，埃贡？”埃贡摇摇头，手撸过自己的头发。“伊迪怎么样了？”

埃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拉着安东的手肘，用尽全力告诉他前一晚的事情。他领安东到伊迪躺着的地方。安东哭了，看到她就那样躺在床上。

“她是多好的一个人啊。”他说道。

埃贡站着，他的脑袋低垂着，看到另一个男人的眼泪。他精疲力竭，靠着便携扶梯顶部坐下。“我不舒服。我想我肯定也传上了。”安东把手放在姐夫肩膀上，捏了捏，想安慰他。但是也想避免靠得太近。埃贡想说话，但感觉很难，需要停下来喘气。

“你能不能……到马路对面……告诉她母亲……还有妹妹？”

“当然。”

安东把伊迪的身体在床上放直，但是埃贡能看到他碰她时非常小心。

“哪里有干净的床单？”

埃贡告诉他在哪里。安东走出房间，埃贡的脑袋垂下来，直到下巴抵上胸口。他靠在便携扶梯的撑杆上，他妹夫带着一床干净床单回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睡着了。安东用大拇指和手指小心地夹着带血的脏枕头，把它扔在角落里。他抖开熨平整的床单，让它慢慢落下盖住伊迪的身体。埃贡记得曾看着露西熨烫这条床单。

“你不上床休息吗？”安东说。

埃贡摇摇头。不要。

“我给你拿点什么东西来？想喝点什么吗？”

埃贡又摇摇头。不要。

安东把姐夫带回到厨房，让他又坐进炉子边的椅子上。“我可能要过会儿才能回来。去找个殡葬师，这一类的事……我想他们肯定很忙。也得通知当局……”

这时埃贡的脑袋已经又耷拉下去了。他听到门在身后关上。他自己却在大街上，左看右看。他开始去自己不想去的地方旅行。忘了带行李箱。也没有车票。他也不说这里的语言。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没法让别人搞懂他的意思。人们大声嘲笑他。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手紧紧按住她头上那顶夸张的蓝帽子，一面模仿着他说话的样子。她的旅行大衣上爬满了虱子和各种虫子，亮闪闪的像被舔吸过的珠宝。绿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它们飞速繁殖，很快就能占领全世界，她暗示道。那将是个进步，他想这么回复，但是却说不出话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个梦——每次都一模一样，就像一晚接一晚在电影院看同一部电影。它们将占领全世界。门碰的一声响，他醒了过来。一个人站在他跟前。他的脸上戴着一个白色口罩。他把两只手都放在埃贡肩上。

“放松，伙计。别紧张，埃贡。”但埃贡似乎没有认出他来。“是安东。我刚才来过这里。”安东身后的门廊里有嘈杂的声音。脚步声，女人们的脚步声。“伊迪母亲也来了。”另一个声音是伊迪的妹妹，阿黛尔。“我会带她们去她那里。你就在这里坐着。”埃贡努力转过脖颈。哈姆斯太太用一根淡色围巾围住脸的下部，临时当作口罩。她来到埃贡身边。“我太难过了，”她说道，“对你来说太可怕了。我可怜的伊迪斯。”

埃贡咳嗽起来，老妇人从他身边走开了。他咳得太厉害，感觉受伤了。他脑袋上戴着荆棘王冠。一把剑刺进他的肋下。安东领着人去了伊迪斯躺着的房间。

埃贡的牙齿开始打颤。也许他应该上床去。用毯子把自己从头到尾裹严实，因为他感觉自己骨髓都结冰了。来点牛肉汤，如果他能搞到。越热越好。安东回到厨房，让两个女人单独和伊迪在一起。

埃贡此刻身处在不清梦和现实的地方。他指着剩下的木片。安东的声音告诉他，她们在哈姆斯家找到了一些煤。水桶手柄的咔哒声。安东打开炉子，把木片堆起来，在最上面放上煤块。任凭风呼啸回应——让煤燃烧起来。等到全速启动，他就打开门，让热气进到房间里。融化高烧。埃贡瞪着。向前倾，想吸一口气。他感觉一团紧缩的东西在胸口升起。他现在知道自己很快要死了。

但他做的已经够多了。他画出了奇迹。他的创作比很多艺术家一辈子更多。创造出了从未在画廊里出现过的东西。他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儿子，知道自己是最后的名字。每一幅画都把他的名字压缩起来，嵌入一个盒子，这盒子被巧妙地放置以备曝光，就好像它即将爆炸，把它制作者的名字大告于天下。安东从洗碗池里接了杯水给他，虽然他没有要水，但是特别感激，吞下水，每咽一口他的喉结就动一下。喝完水，埃贡的脑袋又垂下盯着火。这时，他看到了什么吸引他的东西。看上去像是铁匠铺里的金属的颜色。发出亮闪闪的红色，但是没有失去形状。舞动红旗，也许可以这么说。他认出了火焰中一个锁孔的轮廓，是从那扇门的木头上落下来的。透过锁孔看到的风景正是他曾经创造的艺术，还有这艺术全部的神奇。

[1]“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的典故出自《圣经·新约》。耶稣教导门徒，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就把那边脸也转过去由他打。

[2]赫斯珀洛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提坦巨神，名字的意思是“黄昏”。

[3]老普莫林：指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塔楼上的大铜钟，1683年维也纳战胜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把缴获的枪炮铸成了这口钟。

[4]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奥地利著名象征派画家，埃贡·席勒的老师。

[5]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家。

[6]分离派：指“维也纳分离派”（1897-1915），奥地利新艺术运动中产生的一个著名艺术家组织，因其与正统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的宗旨而自称“分离派”。

[7]本丢·彼拉多（？-41）：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26-36），根据《圣经·新约》，彼拉多曾多次审问耶稣，并最终迫于犹太人压力判耶稣钉十字架。

伯纳德·麦克莱弗蒂

爱尔兰著名作家、剧作家，1942年生于贝尔法斯特，1975年移居苏格兰定居。出版有五部长篇小说和六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格蕾丝笔记》曾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

译者：丁骏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译有J.D.塞林格《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迈克尔·翁达杰《英国病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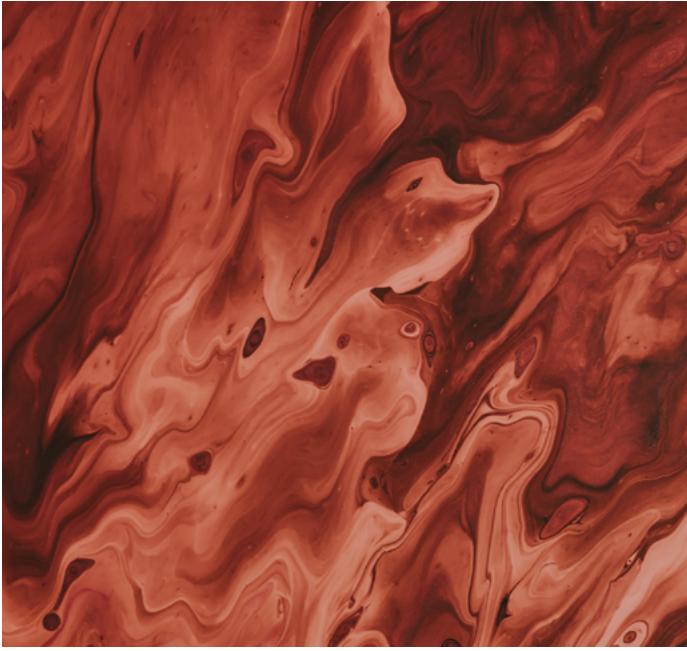
《日末：维也纳，1918年》（“The End of Days: Vienna, 1918”），选自同名短篇小说集《白纸》（Blank Pages and Other Stories）。

copyright © Bernard MacLaverty, 2021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Jonathan Cape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c/o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20
Powis Mews, London W11 1JN, UK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Pawel Czerwinski on Unsplash](#)

小说

女英雄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 故事群岛

“克里斯滕森先生和我都对你非常满意，
露西尔。”

这姑娘笃定自己能得到这份工作，她干脆把手提箱也带到了韦斯切斯特^[1]。她坐在克里斯滕森家客厅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海军蓝的外套和贝雷帽让她看起来连二十一岁都不到。她殷勤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你有从事过家庭教师的经验吗？”克里斯滕森先生问道。他和妻子并排坐在沙发上，双肘放在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膝盖上，双手紧握。“我意思是说，你有推荐信吗？”“我过去七个月在纽约的德怀特·豪厄尔太太家做女佣。”露西尔看着他，灰色的眼睛突然睁大。“我可以请他们写一封推荐信，如果你们需要……不过我今天早上看到你们的招聘启事，我根本不想等了。到一个有孩子的地方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克里斯滕森太太为这姑娘的热情感到高兴，但她只是淡淡一笑。她从咖啡桌上拿起一只银匣子，起身递到姑娘的面前。“你来一支吗？”

“不用，谢谢。我不抽烟。”

“好吧，”克里斯滕森太太把自己的烟点燃，“我们当然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不过我丈夫和我更注重外在的表现，而不是推荐信……你觉得呢，罗纳德？你跟我说过你想找一个真正喜欢孩子的人。”

一刻钟后，露西尔·史密斯就站在自己的位于主宅后面佣人住宿区的房间里，穿上新的白色制服，给腰带扣上扣子。她往唇上轻抹了口红。“你要重新开始了，露西尔，”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从此以后你要过上幸福有益的生活，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她的双眼又圆睁起来，好似要否认她说的话。她的眼睛一旦这样瞪大，就酷似她的母亲，而她的母亲正是她必须抹掉的一部分回忆。况且这眼睛让她看起来无所适从，不是一个照看孩子应有的样子。她把口红放下的时候手轻微颤抖。她对着镜子调整了表情，抚平了制服上浆过的前片。要注意的事项并不多，比如眼睛部位，还有一些无聊的小习惯，比如在烟灰缸里烧小纸片，偶尔忘了时间，都是普通会犯的毛病，但她必须谨记不要去犯。只要经常练习，她自然就记住了。因为她跟其他人一样（心理医生不就是这么跟她说的？），而其他人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事。

她穿过房间，一屁股坐在蓝色窗帘下的座位上，望着窗外的花园和草坪。花园和草坪隔开了主宅和佣人住宿区。整个院子呈竖向的长方形，正中一个圆形喷泉，两条石板路仿佛一具歪扭的十字架躺在草丛里。到处都有长椅，或是在一棵树前，或是在一架看似用白蕾丝织成的小凉亭下。好一方优美的庭院！主宅也正是她梦想中的宅子！白色的二层小楼，搭配深红色百叶帘、橡木门、铜门环、拇指轻按即可打开的门闩……宽阔的草坪，林林森森的白杨树遮挡了人的视线，让人不必理会、在意更远处是否还有其他房屋存在……纽约的豪厄尔大宅雨痕斑斑，花岗岩的柱头加上过度的装饰在露西尔看来就像一个过期的结婚蛋糕

陈列在一整排过期的结婚蛋糕当中……

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克里斯滕森家是个健康向上、友好又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有孩子。感谢上帝带来了孩子！可她还没有跟他们见面呢。

她赶忙下楼，从门口的小路穿过院子，在喷泉前面停留了几秒钟，看了看那丰满的农牧神从笛子里往石头砌成的小池塘喷水……克里斯滕森夫妇俩怎么跟她商量的报酬呢？她记不起来了，也并不关心。为了住在这样的地方，要她白干活她都愿意。

克里斯滕森太太领她到楼上的儿童房。她打开房门，发现里面四面墙上都装饰了暖色调的乡村风格的图案、双人舞者、欢蹦乱跳的动物、花朵盛放的虬枝。房间里摆着两张一模一样的米色橡木床，地板上铺着黄色油毡，洁净无瑕。

两个孩子躺在地板的角落里，周围洒满了蜡笔和图画书。

“孩子们，这是你们的新保姆，”他们的母亲说道，“她叫露西尔。”

小男孩站起来说“你好啊”，同时庄重地伸出一只被蜡笔染了色的手。

露西尔握住那只手，缓慢地点一下头以示回应。

“还有海洛丝。”克里斯滕森太太说着，将另一个小一点的孩子领到露西尔面前。

海洛丝抬眼望着这个穿白衣服的人，说一声“你好”。

“尼基九岁，海洛丝六岁。”克里斯滕森太太告诉她。

“好的。露西尔说。她注意到两个孩子的头发都是金色偏红一点，像他们父亲的头发。两个都穿着蓝色的背带裤，没有穿衬衣，背带下面裸露出来的肩背被太阳晒成了褐色。露西尔无法将眼睛从他们身上移开。他们是她的梦想——生活在完美房子里的完美孩子。他们率真地仰视着她，没有任何的戒备和敌意。唯有爱，还有一点孩童的好奇。

“……多数人还是更喜欢生活在更乡村一点的地方。”克里斯滕森太太正说着。

“哦，是的……是的，夫人。住在这儿比住在城里舒服多了。”

克里斯滕森太太在给小女孩平整头发，那种温柔令露西尔着迷。“他们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她说，“你以后也在这儿吃饭，露西尔。另外，你是想要茶，咖啡，还是牛奶？”

“我想要咖啡，谢谢。”

“好的，丽莎贝丝过几分钟就把午饭端上来。”她在门口停下来。“你没什么忌讳的吧，露西尔？”她低声问道。

“噢，没有，夫人。”

“行，你可不能有。”她像是要说点别的什么，但她只是笑了一笑，出去了。

露西尔望着她的背影，揣测她到底还想说什么。

“你比凯瑟琳漂亮多了。”尼基对她说。

她转过身。“谁是凯瑟琳？”露西尔坐到一张坐垫上。两个孩子仍旧盯着她，她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他们身上时，她感觉自己的肩膀也放松了。

“凯瑟琳是我们的上一个保姆。她回苏格兰去了……我很高兴你来了。我们不喜欢凯瑟琳。”

海洛丝双手背后地站着，一边注视着露西尔，一边左摇右晃。“就是，”她说，“我们不喜欢凯瑟琳。”

尼基瞪着他的妹妹：“你不能这么说。那是我说的！”

露西尔大声笑起来，双手抱住膝盖。跟着尼基和海洛丝也大声笑起来。

一个有色皮肤的女佣进来了，把一个热气腾腾的托盘放在房间中间的金色木桌子上。她身材苗条，看不出年纪。“我是丽莎贝丝·詹金斯，小姐。”她一面往三个餐位上摆放餐巾纸，一面羞涩地说。

“我叫露西尔·史密斯。”姑娘回答。

“好了，我把剩下的事交给你了，小姐。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叫我就行了。她出去了。她的蓝色制服让她的臀部显得紧凑而结实。

三人在桌子旁坐下，露西尔揭开大盘子的盖子，三个西芹装点的煎蛋卷在划过桌面的一束阳光下金黄金黄的。但她首要的是把番茄汤舀出来，再把抹了黄油的三角面包片分给孩子们。她的咖啡装在一只银壶里，孩子们有两大杯牛奶。桌子对露西尔来说有点矮了，不过她并不介意。跟这些孩子坐在一起，和煦的阳光惬意地洒在黄油毡地板上，洒在她对面海洛丝那张红润的小脸上——仅仅是这一点，就足够美妙了。离开豪厄尔家是多么愉快啊！她在那里总是笨手笨脚的。可到了这儿，她即使失手打翻了锡盖子，或者让汤勺落到某人大腿上，那也无关紧要。孩子们只会开怀大笑。

露西尔小口喝着咖啡。

“你不打算吃东西吗？”海洛丝问，她嘴里已经塞满了。

咖啡杯在露西尔指尖一滑，半杯咖啡洒在了桌布上。唉不，幸好不是桌布，只是油布而已。她还能用厚纸巾把咖啡吸起来，这样丽莎贝丝就不会发现了。

“笨猪！”海洛丝嗤笑。

“海洛丝！”尼基呵斥了一声，然后跑到浴室拿了几张厚纸巾过来。

他们一起把咖啡擦干净。

“老爸总是把他的咖啡给我们一点。”尼基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说。

露西尔本来还想着这两个孩子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妈妈。她觉察到尼基在向她行贿。“是吗？”她问。

“他往我们的牛奶里面倒上一点，”尼基继续说，“能看到颜色就行。”

“像这样？”露西尔把咖啡从雅致的银壶嘴里往每个玻璃杯里倒了一点。

孩子们愉快地倒吸一口气。“对了！”

“妈妈不喜欢我们喝咖啡，”尼基解释道，“不过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爸爸会给我们一点，就像你那样。爸爸说他要是不喝咖啡，一整天都不带劲，我也是……可惜那个凯瑟琳就是不肯给我们来点咖啡，对吧，海洛丝？”

“没错！”海洛丝双手捧着杯子，美美地喝了一大口。

露西尔感觉一股喜悦之情从她的内心深处不断升腾，最终停留在她的脸上，炽热

而火辣。孩子们喜欢她，这毫无疑问。她还记得，在她辗转于各所高宅大院从事女佣工作的三年间（做女佣是唯一适合她的，她曾经这样认为），她经常到市区的公园里，只是坐在长椅上观看孩子们嬉戏。但那里的孩子通常都是脏兮兮的，或者满口脏话的，而她自己也通常是个旁观者。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母亲扇了自己孩子一耳光。她当时是如何痛苦而惊恐地逃离，她至今记忆犹新……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眼睛呢？”海洛丝询问。

露西尔回过神来。“我的妈妈也是大眼睛啊。”她慎重得像是在告白。

“哦。”海洛丝满意地回答。

露西尓慢条斯理地切分她并不想吃的煎蛋卷。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三周了。仅仅三周的时间看起来却像过去了很久，很久。那是因为她在努力忘却，她想，忘却过去三年来所有无望的希望——对于母亲可能在疗养院康复的希望。然而，康复成什么样子呢？疾病只是夺走了她的生命。据她所知，她的母亲从来没有神智健全过，要希望她恢复神智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一点连医生都告知过她。他们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她本人的消息。一些积极的、鼓舞人的消息，说她和她父亲一样正常。面对着海洛丝那张友善的小脸蛋，露西尓再次感受到那股令人安慰的喜悦之情。是的，在这隔绝外界的完美住所里，她可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准备好吃果冻了吗？”她问。

尼基指着她的盘子：“你还没吃完呢。”

“我不是很饿。”露西尓把多余的甜点分给了他们。

“我们现在可以去外面的沙坑，”尼基建议，“我们一般只是上午出去，不过我想你看看我们的城堡。”

沙坑在小楼背后的一个角落里，由一个突起的L形围合而成。露西尓坐在沙坑的木头围栏上，孩子们则开始像小精灵一样堆砌拍打。

“我肯定要当被抓的公主！”海洛丝喊道。

“没错，我要去救她，露西尓！你等着瞧！”

用润沙子筑成的城堡快速地崛起了。塔楼上插着锡纸做的旗子，一条护城河，一座用雪茄盒盖子敷上沙子做成的吊桥。露西尓看得入了迷。她清楚地记得布里恩·布瓦吉贝尔和丽贝卡的故事[2]。她曾经一口气读完《艾凡赫》，也是像现在这样入迷，对时间和空间都浑然不觉。

城堡建成后，尼基把六枚弹珠放到吊桥后面的城堡里。“这些是被囚禁的好士兵。”他告诉她。他另外拿了一个雪茄盒盖子，在这些弹珠前面垒起一道沙子屏障。然后他把盖子提起来，那道屏障就像车马进出的大门一样矗立。

与此同时，海洛丝到小楼旁边的地面上搜集作为弹药的小鹅卵石。“我们把大门打破了，那些好士兵就可以下山，过桥。然后我就得救了！”

“别告诉她！让她自己看！”

尼基从城堡大门对面的围栏将鹅卵石狠狠地扔过去，海洛丝则躲在城堡后面趁着袭击的间隙尽可能地修复大门，因为她不仅是被抓的公主，还是守卫城堡的军队。尼基突然停了下来，看着露西尓。“爸爸知道怎么用棍子来射击。他把石头放到棍子的一头，然后去敲另一头。那就是诺炮[3]了。”

“是弩炮。”露西尓说。

“天啊，你怎么知道？”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关于城堡的书。”

“天啊！”尼基继续扔石子，为他说错了术语而不好意思，“我们要快点把士兵放出来。他们被困住了，看到没？等他们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并肩作战，占领城堡！”“还要救出公主！”海洛丝补充道。

露西尓在一旁观看着，她发现自己竟然希望有什么真正的灾难，危险或者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海洛丝头上，这样她就可以奋不顾身地与袭击者搏斗，证明她有无比的勇气和忠诚……她会身负重伤，被子弹或者刀具所伤，但她会打跑袭击者。然后克里斯滕森一家子就会敬爱她，让她始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假使现在有个疯子突然冲到他们面前，大口张开，两眼充血，她也不会有片刻的畏惧。

她看到那道沙墙崩塌了，第一个好士兵弹珠挣脱出来，摇摇晃晃地滚下山。尼基和海洛丝欢呼起来。接着沙墙完全摧毁，两个，三个，四个士兵跟着第一个逃出来，它们的彩色条纹在沙子上欢快地翻滚。露西尓身子前倾。她现在明白了！她就像城堡里囚禁的士兵。城堡就是市区的豪厄尔家，尼基和海洛丝解救了她。她可以自由地做好事了。要是现在有什么事发生的话……

“哇——哇！”

是海洛丝在叫。他们在抢同一枚弹珠的时候，尼基把她的一根手指撞到了沙坑的围栏上。

露西尓抓起孩子的手，看到鲜血从蹭破皮的地方星星点点地渗出来，她的心砰砰直跳。“海洛丝，伤得严重吗？”

“噢，她一开始就不该去碰那些弹珠！”尼基气呼呼地坐在沙子上。

露西尓拿手绢裹住手指，单手抱着海洛丝回到房子里，生怕丽莎贝丝或者克里斯滕森太太撞见他们。她把海洛丝带到儿童房旁边的浴室，从药箱里找到红药水和纱布。她轻柔地洗净手指。只是一小块擦伤，海洛丝看到自己伤得并不严重，也停止了哭泣。

“你看，只是一点擦伤而已！”露西尓这么说不过是安慰孩子。对她而言，这不是一点擦伤。这是很严重的事故，她才刚接手的第一天下午就没能防止这样的事故发生。她一次次地祈祷受伤的是她自己的手，受伤程度也要加倍。

海洛丝微笑地接受包扎。“别惩罚尼基，”她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粗暴了点。”但露西尓根本没有惩罚尼基的打算。她只想惩罚自己，找一根棍子来打自己的手掌心。

“你怎么牙膏弄成那样？”

“我——我以为你会很疼。”

“现在不疼了。”跟着海洛丝就蹦蹦跳跳地出了浴室。她跳到自己的床上，躺在黄

褐色的床罩上。床罩把床的四角都围得严实，一直拖到地板上了。在她的棕色手臂衬下，那根包扎过的手指白得晃眼。“我们要小睡一会儿了，”她告诉露西尓，闭上了眼睛。“午安。”

“午安，”露西尓试图微笑。

她下楼去找尼基。等他们走上楼梯时，克里斯滕森太太正好在儿童房门口。

露西尓脸色都吓白了。“我觉得并不严重，夫人。就是——就是在沙坑蹭了一下。”

“海洛丝的手指吗？噢，别担心，我亲爱的。他们经常都有点小磕碰。这对他们有好处。让他们更加小心。”

克里斯滕森太太进了门，坐在尼基那张床的边沿上。“尼基，宝贝儿，你得学着更温柔点。看你把露西尓吓得！”她笑着去挠尼基的头发。

露西尓从门口看着他们。她再次感到自己是个旁观者，但这次是因为她的不称职。不过，这一次跟她以往在公园看到的场景截然不同！

克里斯滕森太太出去的时候拍了拍露西尓的肩膀。“到日暮的时候他们就都忘记了。”“日暮，”露西尓小声嘀咕着走进房间，“多美妙的一个词啊！”

孩子们睡觉的时候，露西尓翻看一本带插图的《匹诺曹》。她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尤其是冒险奇遇类和童话类。而孩子们的书架上有好几十本这样的书，她抬手可取。她要花上好几个月才能读完这些书呢。即使是童书也不打紧。实际上，她发现童书更对他们的口味，因为这类书里都画着穿衣服的动物，那些桌子啊，房子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此时她翻着《匹诺曹》的书页，心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让她无法集中精力读下去。她记得，疗养院的医生曾鼓励她多阅读，还叫她去看电影。“和正常人待在一起，把你母亲的那些麻烦统统忘掉……”（他当时说的是麻烦，但在其他时候他说的是焦虑。的确是焦虑，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来。她认为自己就是焦虑的延续。）露西尓仍能回忆起心理医生的样子，他说话的时候头往一侧略微偏斜，眼镜拿在手里，正是她心目中一个心理医生的样子。“不能因为你的母亲有焦虑症，你就不能像父亲那样做个正常人。我完全相信你是正常的。你是个聪明的姑娘，露西尓……到城外边找份工作吧……放松一下……享受生活……我希望你把家里住过的房子都给忘了……在乡村待上一年之后……”这番话也是在三周前说的，她的母亲刚刚在病房去世之后。而且他说得对。这房子安宁，充满了爱与美，还有孩子，她身居其中，感觉城市的辛劳辗转犹如蛇蜕一般脱离她的身躯。才不过半天的时间！一周之后，她就会彻底忘却母亲的样子。她近乎狂喜地倒吸一口气，转身到书架上随意抽取了六七本又大又薄、色彩鲜艳的书。她打开一本，封面朝下地放在大腿上。打开另一本倚靠在胸前。剩余的书拿在一只手上，翻开的《匹诺曹》贴在脸上，眼睛半闭。她慢慢地在躺椅上摇来摇去，沉浸于自己的幸福与感恩之中。楼下的钟敲响了三下，可她没有听见。

“你在干吗？”尼基礼貌而好奇地询问。

露西尓把书从脸上拿下来。当她反应过来尼基在问她什么的时候，她红着脸笑了笑，像一个快乐又内疚的姑娘。“看书啊！”她呵呵地笑。

尼基也呵呵笑了。“你看书离得太近了。”

“说得对。”海洛丝坐起来。

尼基走过来，看她大腿上放着什么书。“我们三点起床。你现在能给我们读书吗？凯瑟琳一般要给我们读到吃晚饭的时候。”

“要我给你们读《匹诺曹》吗？”露西尓建议。她很乐意把刚才读到最初几页时获得的快乐分享给他们。她坐到地板上，这样孩子们能一边听一边看插图。

两个孩子热切地把脸凑过来看插图，导致露西尓有时候连字都看不到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读得是那么兴致勃勃，以至于感染了两个孩子，让他们也听到兴味盎然。她读了整整两个小时，但时间流逝得好像只过去了几分钟。

五点刚过，丽莎贝丝把他们的晚饭端进来。吃过晚饭，尼基和海洛丝要求露西尓继续给他们读到七点上床的时间。露西尓开始愉快地读另一本书，但丽莎贝丝回来收拾托盘的时候告诉她该给孩子们洗澡了，克里斯滕森太太过一会上来跟他们道晚安。

克里斯滕森太太七点上来了，但两个孩子还穿着浴袍，刚刚洗过澡，全神贯注地坐在地板上听着露西尓讲另外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尼基告诉他的妈妈，“我们以前跟凯瑟琳都读过这些书，但露西尓读起来的时候，这些书像是没听过的新书！”

露西尓脸上泛起欣喜的红晕。等孩子们上床之后，她和克里斯滕森太太一起下了楼。

“一切都好吗，露西尓？……我想你可能有些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要问我。”

“没有，夫人，除了……我可以半夜上来一次看看孩子们的情况吗？”

“噢，我不希望你打断自己的睡眠，露西尓。你考虑很周到，不过确实没有必要。”露西尓沉默了。

“我还担心晚上的时间对你来说太长了。如果你想城里看场电影，阿尔弗雷德，我们的司机，他会乐意开车送你过去的。”

“谢谢您，夫人。”

“那就晚安了，露西尓。”

“晚安，夫人。”

她从后门出去，穿过喷泉仍旧在喷水的花园。当她的手摸到自己房门的把手时，她真希望这扇门是儿童房的门，时间也是早上的八点，新一天的开始。

可她终究是疲倦了，带着舒心的满足感。她关灯的时候想着，一到了晚上就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疲惫（尽管才不过九点），这多么舒心啊，没有浑身精力旺盛，也没有因为想到妈妈或者担心自己而睡不着觉……她记得不久前的一天，她有足足十五分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当时就惊慌失措地去找了医生……

这都是过去了！她甚至可以叫阿尔弗雷德到城里替她买一盒香烟——这种奢侈的享受她戒除了好几个月。

她从窗户最后看了一眼主宅。儿童房的窗帘时不时地像波浪翻滚出来，然后又被

吹拂回去。风在白杨树摇动的枝头低吟，像许多友好的嗓音，像孩子们拉高调门、余音袅袅的嗓音……

第二天就像第一天，只是没有发生意外，没有蹭破皮的手——第三天，第四天也同样如此。规律、一致的生活就像儿童房游戏桌上摆放的尼基的一列铅制小士兵。唯一改变的是露西尔对这个家，对这些孩子的爱——一种盲目的、热烈的、似乎每天都成倍增长的挚爱。她注意到并爱上了许多小细节：海洛丝喝牛奶时候咧里小口小口的吞咽；他们背上的原色丝花边向上打着旋，能碰到他们后脖颈的头发；她给他们洗澡时，发现他们的身体娇弱得叫人心疼。

周六的晚上，她在佣人住宿区门口的邮箱里发现了一个写给她的信封。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白纸里面夹了两张崭新的二十美元钞票。露西尔拿起一张，捏住它脆生生的边角。它的价值对她毫无意义。要用掉它，她还必须去人多的商店。如果她一辈子都不离开克里斯滕森家，那钱对她来说有什么用呢？只能攒起来，每周四十美元。一年之后她就有两千零八十美元，两年之后，两倍那么多。最终她会像这户人家一样富有，但那就不对了。

假如她要求不计报酬地工作，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吗？或者只要十美元？

她必须跟克里斯滕森太太谈一谈，她第二天早上就去找她了。但时间不凑巧。克里斯滕森太太正在拟定晚餐的菜单。

“是关于我的薪水的，夫人。”露西尔提出来了。

“怎么了？”克里斯滕森太太和善地说。

露西尔看着她手里的黄色铅笔在纸上快速地滑动。“对我来说太多了，夫人。”

铅笔停下了。克里斯滕森太太的双唇惊讶地微微隙开。“你真是一个有趣的姑娘，露西尔！”

“您说的有趣是什么意思呢？”露西尔好奇地问。

“呃，你一开始要求跟孩子们白天晚上都在一起。你连下午也不想休息。你老是说要为我们做‘重要的’事，但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事……然后你现在又说薪水太多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露西尔。我向你保证，你是与众不同的！”她大声笑了。笑声中充满了轻松和自在，与她面前站着的姑娘的紧张情绪形成对比。

露西尔被这谈话吸引住了。“您说的与众不同是什么意思呢，夫人？”

“哎呀，我不是刚告诉你了吗，我亲爱的。而且我拒绝降低你的薪水，否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实际上，如果你改变主意，想要加薪的话——”

“噢不，夫人……我只是希望我能为你们做更多的事……你们一家人……”

“露西尔！你在为我们工作，不是吗？照顾我们的孩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但我说的是更重大的事——我认为更——”

“别傻了，露西尔，”克里斯滕森太太打断她，“不能因为你之前工作过的人家不如我们这么——友好，你就必须得替我们累死累活。”她等着这姑娘做出要走的动作，但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桌旁，满脸困惑。“克里斯滕森先生和我都对你非常满意，露西尔。”

“谢谢您，夫人。”

她回到儿童房，孩子们正在里面玩耍。她没能让克里斯滕森太太明白。如果她能回去阐明她的想法，告诉她有关她母亲的事和她数月来对自身的忧虑，以及她如何不敢饮酒，甚至不敢抽根烟……还有她如何再次恢复了健康，仅仅因为在这栋漂亮的房子里与他们一家人相处……把这一切都告诉她也许能让她释怀。她朝着门口转身，但她何必要用一个女佣的故事来打搅她，或者讨她的嫌，这想法阻止了她。于是，她那一整天都满怀着无可言说的感激之情，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她的胸口。

当天晚上，她坐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开灯到午夜之后。她开始抽烟了，她允许自己晚上抽三根烟，但即使只有三根烟都足以让她血流加快，精神放松，让她做起英雄的美梦。等到三根烟都抽完，她还想多抽的时候，她就晕乎乎地站起来，把烟盒放进最上层的抽屉，使自己免于诱惑。她刚一打开抽屉就注意到手绢盒子上放着的克里斯滕森夫妇给她的两张二十美元钞票。她拿起钞票，又坐回到椅子上。她从火柴盒里拿出一根火柴，划燃，燃烧的一头朝下，把火柴靠在烟灰缸的边沿上。她慢慢地一根一根地划燃，巧妙地把火柴摆成一个小小的、火光摇曳而又掌控自如的火堆。火柴燃尽之后，她把火柴盒撕成小碎片，慢慢扔进去。最后，她拿起二十美元的钞票，稍微费点力，把它们撕成大小相同的碎片。这些碎片同样被扔进了火里。

克里斯滕森太太并不明白，但如果她看到这个，她就会懂。但这个是不够的。单纯的尽心竭力的服务也是不够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为了钱。而她是与众不同的。克里斯滕森太太不就这么跟她说的？接着她想起她还说过：“克里斯滕森先生和我都对你非常满意，露西尔。”

这些话让她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嘴角带着迷幻的微笑。她感到自己异常地强大，对自己的意志力和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充满了信心。克里斯滕森先生和我都对你非常满意，露西尔。她的幸福生活中真正只欠缺了一样东西。她必须在危急时刻证明自己。

要是有什么类似于她在《圣经》中读到的祸患……“那时巨大的祸患满了全地。”[4]《圣经》里面会这么说。她想象洪水在宅子周围不断上涨，几乎快要淹到儿童房了。她会把孩子们救出来，带他们游到安全的地方，不论是哪儿。

她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

或者来一场地震……她会冲进坍塌的房子里，把孩子们拽出来。也许她会返回房子找一些小玩意，比如尼基的铅制小士兵，海洛丝的绘画套装，然后她就被压死了。克里斯滕森一家也能明白她的忠心了。

或者来一场火灾。任何人都会遇到火灾。火灾很常见，不需要来自上天的怨怒和惩罚。只下车库里的汽油和一根火柴就能造成一场可怕的火灾。

她走下楼，穿过通向车库的内门。油桶足有三英尺高，装得满满当当。若不是想

着自己的行为何等必要且重要，她哪来那么大动力把油桶抬过车库的门槛，还有佣人住宿区的门槛。她看到过男人们如何滚啤酒桶和垃圾桶，她也学着把油桶滚过院子。油桶在草地上滚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压到一条石板路的时候发出了一点砰砰的声响，但很快消失在夜空中。

没有一扇窗户亮着灯，但即使有灯，露西尔也不会退却。就算克里斯滕森先生本人站到喷泉旁边也阻止不了她，因为她很可能看不到他。如果她看到了，她就会放弃做一件高尚的事吗？不会，她的眼中只有那所宅子，还有楼上儿童房里孩子们的脸庞。

她拧开油桶盖子，往宅子的一个角落撒了些汽油，把油桶滚远一点，往白色的墙面板上再洒一些。她如此反复操作，直到最远的那个角落。接着她划燃火柴，沿着来的路线往回走，把所有洒了汽油的地方点燃。她头也没回地走到佣人住宿区门口，远远地观望。

火苗一开始淡淡的，蓄势待发，接着就变成黄中带红的烈焰。露西尔一边看着，一边感觉自己身体里，或者精神上的压力在平稳地向上浮动，最终被永久地释放出去，让她的肌肉和头脑自主地紧张起来，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枪响之前的备战状态。

她要让火苗跳得更高，甚至跳到儿童房的窗前，这样才是最危急的时刻，她才会冲进去。一个有如圣人般的微笑在她的嘴角凝固，任何在门口见到她的人，看到她那张火光映衬下的脸庞，都会认为她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

她在五个地方点了火，这些火点此时像一只手的五根指头，温暖而摇曳，温柔而抚慰。露西尔微笑着，克制着。然后突然一下，油桶由于温度过高，像大炮一样爆炸了，瞬间将整座房子变成一片火海。

爆炸声似乎成了露西尔等待的讯号，她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

[1] 韦斯特切斯特县，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也在纽约大都会区内，是富人聚居的地方。

[2] 布里恩·布瓦吉贝尔和丽贝卡均是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中的人物。前者系圣殿骑士团统领，后者系犹太商人以撒的女儿，前者为了霸占后者而将其关进了城堡。此处两个人物的名字翻译均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项星耀的译本。

[3] 尼基把 ballista 说成了 balliska。

[4] 原文“*And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re was a great plague over all the land.*”并非《圣经》中的引文，可能是露西尔自己杜撰出来的。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美国女作家，常年旅居欧洲，以“雷普利系列”犯罪小说闻名于世。她擅写人物之异常的心理状态，步步为营、幽微复杂，气氛往往如乌云罩顶，对善恶的界定也常常与其他犯罪小说大异其趣。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 50 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作家中，帕特里夏·海史密斯高居榜首。海史密斯也以短篇小说著称。

译者：马丹

英文译者，译有《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自传》、《我与书的奇异约会：普鲁斯特散文选》、希拉里·曼特尔《学说话》、约翰·勒卡雷《微妙的真相》、帕特里夏·海史密斯《水魅雷普利》等。



Patricia Highsmith "The Heroine" from
Under a Dark Angel's Ey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William
Heinemann 1970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非虚构 你看，徐家汇灯火辉煌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今天讲的是范阿姨的故事

01

一妇婴对面这段长乐路不景气。先是整治开墙打洞，又有八项规定，把这段路生生给做死了。那家头面的会所，十几年前就人均二百的粤菜馆子突然有一天就关门了，一关门就是几年，有着大草坪的漂亮院子一度沦为停车场，下雨天总是有沾着泥水的车辙从院子里延展出来，边上几家就着一妇婴卖燕窝补品之类的店好像也沾了晦气，萎靡不振，生意与招牌一齐斑驳，然后是苟延残喘，最终黯淡到成为一扇落满灰的玻璃门，挂着锁，最终砌进墙里。

凋敝之中，剩下两家店，一家连名字都懒得起，只叫外贸服饰，另一家叫秀衣外贸。夏天时门口长摆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很小只的约克夏，店和约克夏的主人是范阿姨。范阿姨唤小狗“囡囡”，长年厮守，冬天的时候囡囡在店里，图暖和，躲在筐旧衣服里，经常吓人一跳，“啊唷！哪能还有眼睛闪闪发光！”

叫起来的人是一个头发烫成小卷的阿姨，从浦东来，专程去邮电医院看中医，看完习惯兜马路，兜到范阿姨的店里还是第一次。

当时范阿姨正在卖力揣摩一个女孩的心思，囡囡吓了客人一跳这件事估计经常发生，她看浦东阿姨也没有真吓到，就继续招呼之前的客人。那件镶金丝的香奈儿风马海毛小开衫她进门就看中了，羽绒服一脱就开始试，站在镜子前面从左边看右边，再从右边看左边。

“妹妹厦门人？啊哟厦门好唉，厦门那边的人都很洋气的，干干净净对伐，妹妹挑的衣服也是，文雅的。”范阿姨顺手再翻出几件白色的马夹外套。“妹妹我跟你说，这样搭试试看，阿姨不会骗你的，你不喜欢就不买，阿姨做几十年裁缝了，一看人就知道什么合适，你搭搭看哦，你看。”范阿姨在女孩把开衫脱下来的功夫拿出来一件灰色的毛线马甲，让女孩穿上，然后又把白色开衫重新穿好。

范阿姨说话又轻又快，黏糊密实，有催眠效果。一般顾客都会被说得昏头转向，跟着范阿姨东看西看，但厦门女孩不说话，盯牢镜子里的自己。浦东阿姨衣服也不翻了，手抄在小肚子前面，微微笑着。十几块地砖那么大的店中央站满四个人，三个像评委一样，盯着唯一带着拘谨、想快速做决定的厦门女孩。

女孩的脸因为来回穿脱衣服有点涨红了，圆脸显得更饱满。她手抬了一抬，想去拿镜子左边那条搁板上的木梳，不带把手，齿很宽。

“梳子干净的哦妹妹！你放心用！”梳子梳着女孩薄薄的头发。她很轻地说，就要这一件了。

“好的呀妹妹，阿姨不赚你什么钱哦，你大老远来我们做个缘分生意。”范阿姨拿出一个计算器，按了一个数字给女孩看。女孩不假思索地也按了一个数字。范阿姨看看她，“好！看在妹妹这么体面的份上阿姨就做你这个生意！下次还要来啊妹妹！”

浦东阿姨满意地看完她们一来一往，重新又在货架上翻起来。到邮电医院看病，开药，在长乐路兜兜，围观看范阿姨做生意，仿佛是这个普通下午她生活中一串小福利。

02

第一次进范阿姨店里是11月，那时范阿姨忧心忡忡。“15号见分晓”，她还是用又密又轻的语气说。房东要涨租。现在一万块她也觉得太吃力了，要是这里做不了，她这十几年的开店日子就结束了。

我那时候有点为范阿姨忧伤。这里要变成又一家咖啡店了。

过几天经过门口，范阿姨挂起了一块“到期清仓，一件不留”的牌子。

15号那天，店还开着，囡囡奇怪，被装在一只无纺布袋子里，挂在门口的助动车车把上。一副要搬家的样子。范阿姨在张罗生意。

又过几天，店还在。房东问题解决了。问范阿姨，“我这个人命怪，遇到所有人都对我好啊。这个房东也对我好，他说再也碰不到我这样的租客了，不好轻易让我走的。”房租落听了，那八个大字一直挂在门上，“到期清仓，一件不留”。隔壁没有名字的竞争对不甘心，也默默挂出了“到期清仓”的同款牌子。大家生意都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03

浦东阿姨看中一件弹力衫。弹力衫看起来很小一件，阿姨拿在胸口比来比去，犹豫。“120，价钱不给你讲多，妹妹，哎妹妹妹妹，侬看到伐，我这样拿尺量，不搭嘎，三尺四三尺五，侬看尺最会讲，太大伐？我都怀疑会不会太大。哎哎，老师侬看！”“我伐是老师哦！我是老百姓哦！”

范阿姨又拿皮尺圈住浦东阿姨的胸。“三尺两好伐！”

阿姨放心了：“侬绝对服务周到哦！人家不想买也买了。”

“侬放心，侬回去穿穿，上当么就一趟头，伐要来了。老师侬长裤看看伐？”

“啊哟伐叫我老师！”

“哦哦妹妹！妹妹，侬比我小是伐？”

“我属马的！”

浦东阿姨掏钱，“我付人民币哦！”

范阿姨却不着急接，翻出几条裤子。“侬看这条裤子，我裁缝，我做裤子！懂的。心要平，东西要好，对伐。伐要港了，侬看，羊绒！对伐！伐港了！你不要将就，将就我就不给你！你要就要，不要就放起来，侬看这个手感，相当好！笃定穿！外头屋里都好穿。150块，阿拉不讲的。都当自己妹妹看的，不讲了好伐。”

浦东阿姨拉了拉裤子，翻来翻去，动心。“个么摆了一只袋袋里。我给你人民币哦！”

范阿姨望着浦东阿姨出门：“这个女的心态蛮好，蛮爽气的哦？”

然后她讲她自己。

04

“我老三届，69届，初中69届，知识青年，啥地方有知识青年？我们家很苦的，爸爸都是工人，奶奶年轻的时候是苏北的，做小方糕，在打浦桥造的房子。肇嘉浜路老早是臭河浜。我就像我奶奶，在经营方面很稳的，不轻易放弃，不马虎。我奶奶27岁就守寡了，带3个小孩，还有2个童养媳，5个小孩！我妈是大家闺秀，外公做生意的，姓何，何先生。在镇上很有名气的。我们乡下的镇上。我妈也是苏北的。苏北海安的。”

“我生在上海。爸爸在上海上班，做工人。工厂都很好的！都是国家单位，都是大厂。我小时候奶奶带，我妈妈搬砖头的，很苦的，以前河浜边上不是有船，搬砖头。我爸爸是修汽车的。外公在苏北了，妈妈在上海，插不上手。”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有个姐姐，大伯不生孩子，过继了。下面四个妹妹。很苦的！十几岁就去乡下了，见得多了，吃一趟亏么下一次就不吃了。”

“插队落户的时候学裁缝。我拍贫下中农马屁，我要入党，我要帮他们裁、帮他们做。乡下人做衣服五角，做两件衣服可以买一斤肉了。我又不要他们钱！后来他们就让我做赤脚医生，不要我下地了。后头本来要去读大学，运气不好。哎。”

“哪能学裁缝？我插队落户回来，有个要好的小姑娘，70届，爸爸是红帮裁缝。红帮，很高档的！杜月笙！青帮红帮晓得伐？在里面做西装的。他爸爸，不拿尺的，不拿滑粉的，拿一根绳子沾了粉，一弹，好了！他不要滑粉。这个真的是不得了。所以要活络，眼睛看到了就懂了，不要死板板。我看到伊洗菜，老早就过去就帮他把菜洗好弄好。伊跟女儿说，喏，这个人有眼力。伊肯教我。”

05

有客人把门口挂着的衣服拿起来看。范阿姨从门口小板凳上站起来招呼。“进来看看进来看看，可以试穿的。”

“我以前来过。”

“是啊是啊，一看就记得了，所以亲切啊！这个厚啊，一摸就料子好。”

客人又摸了摸，走了。

06

“学了自己没事练，哪里来的布？连纸都没有！拿滑粉在地上划，划了再擦掉，再来。真的到布上面就不怕了。再说贫下中农不讲究的，大了小了穿得舒服就可以了。哪里来的活？我自己可以追上去伐？戆伐？我追上去了我也得利的呀，就不要下地了呀。下地干活，种田，太阳晒，你得利了呀。所以你付出了，老天爷不会亏待任何人的，你付出了就有收获，晓得伐。”

“我们那时候没几个人分过去，抽签去淮北就是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分的，都下地，没两样的。草房子三间，中间是厅，烧饭搭了一个小间，厕所也搭了一个小间。轮流烧饭，烧什么啊？有什么吃什么。山芋。小麦。擀面条。自己弄。很苦的。我后来什么都能放得下。从来不跟人家吵。”

“后来有一次去淮北路上，经过宝山往北的一个叫吴什么镇，当地人围着两个上海师傅，上海师傅只裁不做的，当地人说你帮我们做做吧，师傅说不做。我就说，师傅

你接下来，我帮你做。都是上海人。那时候煤啊都是供应的，我老公是食堂里的，家里也不怎么需要做饭的，我就给他们一点东西，让他们教我。这个真的是碰到好师傅了，不像乡下那种裁缝，大了小了合身不合身，他们这种给市政府里的人做的，讲究，我休息日去跟着他们学，一做就是一天，光做领子就要拆了重做拆了重做，一做做一天。他们其实是到那边去赚钱的。上海裁缝太多了。在那边借房子，接活。他们教我怎么做高档货，比如说脱卸棉袄，里面的棉袄和外面的罩衣尺寸不能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扣在一起就不服帖。还有皮大袄。都是跟他们学的。学了我就叫我老公请他们在家里吃顿饭，做人是要知道感恩的！”

“我像我奶奶，胆子大，就喜欢挣钱。一看就马上就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干嘛。”

“后来调到纸箱厂，很苦的，要去读大学也没给我去读。也怪了，我很认命的，书记是作主的，公社张书记，我在淮北乡下太和县。还没抽上去。讲好了（要去读书）。结果书记出车祸了，新来的人拿自己亲戚弄上去了，我被抽去乡下，以前不去属于反革命啊，我胆子算大的，我在茅房还是厨房里打水的时候想想，过了几年还是要回来，组撒啊！我娘逼就不去了，不高兴去了，公社书记也不好讲我，因为理亏，名额换掉了。不然不去啊？批斗死你！”

“23岁。没想过要回上海，要回上海都懵特了。”

“后头在乡下就做赤脚医生了，不下地了。接生，都会的。跟着人家医生学。上课，去公社医院上课。所以这里有小姑娘来买衣服，我跟他们说怎么弄怎么弄，他们说有道理的。这种东西呢就怕有菌，水分在里面就有细菌，又不透气，又跟肛门在一起。很容易（感染的）我抽到淮北市的时候，肛裂，大便有血，人家也是，还有感染什么的，我就没有。人家医生就问我了，我就笑，我说我以前在乡下学到一点，对着太阳晒，在家对着太阳晒，医生说这个好，最消毒，难怪你这么干燥。”

07

约克夏从插着电热水袋的旧衣服堆里站起来，伸懒腰，抖腿。范阿姨也站起来。

“囡囡你要吃茶茶伐？囡啊，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吃茶茶喫囡，哎，囡，到奶奶这里来吃茶茶。”

指着喝水的狗说，“侬看，我真是养到家了，想要什么都知道。”

08

“哎呀那时候乡下抽到的地方还要苦了，我老公是当地人，给市里面局里面烧饭的，后面就托人给我调到矿务局，矿务局呢说市级单位，那时候不能调，那时候是大集体，后面矿务局成立了大集体呢，就给我调到药厂里去了。”

09

狗喝完水要出门。脚踏在人行道上。

“囡，进去！不能出去！”

狗回去了。

10

“后面我就承包药厂门市部，卖药啊酒啊香烟啊。人家来定药的人很多的，就招待人家。淮北我待了15年！26岁么抽上去（到淮北）了，在纸箱厂做了8年多，在药厂大概待了几年，后面里面的财务跟我讲……”

11

又有客人来。

“外贸外贸，进来看看，都是外贸。你们一看就是本地人，进来看看，都懂的。”

客人一口宁波口音。

“我裁缝，自己做衣服懂的。进来看看，不要紧的，这个哪能？哎你们本地人，都很灵的。”

客人走了，去了隔壁。

范阿姨说：“他们都想要外贸，都是骗人的。实话实说，有什么外贸。真的外贸喏，店都开得很大很大的。吹牛逼，外贸喏，版型都很大很大的。”

客人又回来了。

“看看，不要紧，我接单子料子加工的，老早插队落户学裁缝的……”

客人又走了。

“正宗上海人。听得出来伐，口音老重的。带土音，但是是正宗的上海人。”

“刚刚说财务……”

12

“后来财务跟我说，可以办退休了。我说是伐有这个事情，正好我儿子要回去了，我盯牢人家弄，写证明。我不是在纸箱厂（做过），做电缆头，有毒的，连续做8年，40岁以后就可以退休，后面就写证明。退的时候厂长不给我退，多少人要这个位置，很多人送礼的，就不能给别人。我说我真的不做了，我小孩回上海了。”

“后来我去拉盐，不是做盐水吗，吊盐水的那个盐水，要盐。每趟去做报销的会计，有时候也到我这里来裁裁改改。她先生做裤子，我就帮她做，不收她钱。会计很客气的，人家有文化，很客气的……她说你用不到我们的，我说不一定，不要说个人来，碗不平还能拿东西垫一垫。她笑。后来真的，我退休的时候去办事，她老公正好就负责这件事，马上就办好了，一个停顿都没有。”

“我这个人吧，做事情不是很难的，平时为人做事不刁，很成功的。我回上海去了，带小孩。”

13

范阿姨说经历颠三倒四。但是有一点挺明白的，人家二十几岁张罗着回上海，那时她嫁人生子，再回上海的时候，已经过了四十岁。

范阿姨1953年出生在上海打浦桥。

打浦桥旁边的肇嘉浜，1954年由河改路，1956年底完成，是1949年之后新上海市政府最重要的民生政策之一。只不过印染厂造船厂还有生活废水混在一起的臭气，积留在范阿姨记忆里从未散去，导致她从来不提肇嘉浜，而叫臭河浜。肇嘉浜是下只角中的下只角，穷人住在舢舨小船改成的棚屋里，叫“滚地龙”。

范阿姨回到上海已经是1993年，还是住回打浦桥的娘家，“滚地龙”拆了以后的自建房。妹妹们都没有插队，父母招女婿上门，还有其他亲戚，房子里七七八八住了不少人。她带着读初中的儿子要了房子最里面的灶披间，4平方米，高低床，儿子坐在床上做作业，书桌就是她的缝纫机，家里重新在院子里搭了间厨房，就这样一直住到范阿姨儿子星海高考。自建房动迁。

范阿姨回上海，最重要的是儿子，其次是房子。事后她总结自己与身边人相比更有远见，说的都是在这两个事情上的判断。

最早回到娘家打算继续做裁缝，打浦桥也有只裁不做的师傅，她继续把活要过来做再加工，慢慢要到了客户。每天吃完晚饭开始锁扣眼，锁好之后裁剪，第二天所有衣服裁好烫好摆好样子才敢去睡觉，往往过了晚上一点。第二天9点开工，一边接生意一边做衣服。不敢去商店里明目张胆拷贝款式，就在逛店的时候拿手乍开掩一掩，看个大概回来试着做，也能应付上门求新鲜的客人。最厉害的是做裤子，直裆量得仔细，客人坐着蹲着都格外舒服。

生意接得多，料子摊得难免大一点。当家的妹妹不高兴了，在外间看到拿着料子往里走的客人就拦住，我姐姐照顾儿子读书，不做了。一来二去客人在外面碰到范阿姨，你不做啦？范阿姨奇怪几次之后明白了，是妹妹嫌弃了。

那时候上海下岗工人一大把，政府有愧疚悲悯之心，鼓励各种形式就业。范阿姨到处打听怎么谋生计，隔壁邻居在徐家汇商场卖鞋，她提着两瓶口子酒让她也给自己介绍一份，又转到服装部，发挥做过裁缝的优势，做了将近10年售货员。

这10年是百货业的黄金时刻，也是范阿姨的黄金时刻。售货员做一休一，她连续打两份工，一份在南京东路，一份在徐家汇港汇，都卖男士西装。“我实实在在，不跑厕所，不磨洋工。我那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港汇上限是35岁。我硬是做到楼组长记得我哦！后面大家都来参观我，怎么这个四十几岁的老大做得这么好。我很有名气的，上商场报纸，销售状元！”

范阿姨坐在小板凳上，说到激动处站起来：“后面隔壁铺子空出来，业务员不知道应不应该拿下来。我做主！业务员后来一看到我就说，当时怎么学给老板看，‘范师傅桌子一拍！’范阿姨真的把小木桌一拍，囡囡从窝里猛然把头抬起来。“拿下来！我保证一个月2万块给你赚回来！”结果真的，2万块装修钱很快赚回来了。”

范阿姨拿底薪和销售提成，底薪800元，两份工一起打，一个月赚五六千块钱。后来岁数太大，无法继续在商场做销售，做过七宝的折扣店，跑过服装展销会，最后落脚在陕西南路女人街。

现在搜索女人街这个地方，也能零星找到2005年时候的盛况，多半驻留在互联网的记忆深处，某个永不更新的旅行指南，或者是外国人来上海的导购地图里。女人街就在进贤路西口斜对面陕西南路路边，离当时鼎盛的襄阳路服装市场不远，商务楼一样的建筑物，分割成一个一个摊位出租，是当时最流行的服装零售批发形态。现在楼还在，叫上海卫生促进中心，底层曾经火爆的大厅现在是卫生促进中心的内部车库。

范阿姨一开始让人雇来看摊头，她的金牌销售自信第一次折戟。“哎，怪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就做不过这个人。人家一做就几千块，我娘逼到底大商场出来的，不适应小商店，就是做不过。人家结棍哦，就跟我以前一样。怪了。”

她心里恨。“后面我晓得，她在走的时候把货都啪啪打乱，我这里不是自己做，不能动的，这点控制我了。A架B架C架什么的，伊娘戳逼都好动的，我都不能动。动了么归类了呀，不要拿了这里找那里，东西走得快了，我们最关键、最大诀窍就是东西要熟，什么人来拿什么，价格要熟质量要熟，自己有什么东西自己心里清楚，我娘逼到那里天天点货都来不及，天天来不及，哎呀，后面我就不做了。”

于是又到外面去给旗袍店做销售，但是终是心有不甘，得知女人街空出一个铺位，心动了。但是多年在淮北训练出来的生存智慧告诉范阿姨，这个店不能这么直板板地拿下来。当年雇自己的老板还在商场里，人又跋扈，曾经把一个抢生意的隔壁摊头骂到无法开门营业，自己务必小心谨慎。

于是范阿姨搬出了儿子。老板娘叫芳芳。“我说芳芳，我工资老低的，儿子一路要读书，我从安徽插队落伍上来很不容易的，要赚点钞票……”就这样重新回到女人街。范阿姨瞄着当时街上被一车车大巴拉来的外国游客，私下里找之前打工的师傅做几款旗袍，自己再去外面进点货，就这样开了业。

旗袍店生意大火。范阿姨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当场收放修改，一个是价格便宜。市面上的价格她用三分之一在卖，回头客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女人街生意渐渐萧条的那会儿，范阿姨果断用一万块钱月租在旁边拿下一个沿街门市，同时开两家店。“我老公说我真的有两把刷子。”

这是范阿姨为数不多把老公主动抬出来的时候，虽然夸的也是自己。更多的时候，范阿姨的老公像个做成了某件事或者要做某件事的前提条件。比如学裁缝，老公在食堂做，就可以给师傅送煤送油，顺手请吃几顿饭还人情；比如说儿子读书，借了老公在矿务局食堂上班的光，可以去机关小学和中学，也因此可以回到上海读初中；甚至这个矿务局烧饭的名义，也能帮着平时积累不少人脉。

人脉是范阿姨苦心经营一辈子的资源，是生计和生存问题。她指给我看外贸店玻璃门下面那块青砖：“看到伐？就这样一块破砖头，放在哪里都没人要。唉，我把它捡回来，现在天天可以派上用场。”

范阿姨就这样留心生活里的每一块破砖头。在淮北药厂门口开门市部的时候，她在里面放台缝纫机，厂里面要给她开票的会计，或者是厂里的什么领导有修有改的，她顺手就做了，积个人情。要是找来的活多了，她也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后来忙，我就跟人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做，我要去进货，事情很多的，厂长么我没办法，人家给你这么好的位置，你自己要懂得清对伐。人家说范师傅是的是的，人情还是要

有的，都理解。”

儿子从淮北转到上海读初中，缝纫机功夫也用得上。范阿姨给老师爸妈做衣服，毛料难做，她也给加工。老师让儿子做做班里的小干部，又努力塞进了提高班，好歹保证了上高中读大学的通路。到了打浦桥老房子拆迁，她平时免费改衣服的户籍警知恩图报，把她的户口顺利落在老宅里，她得以分到一份房子。又有平时相帮的另一个人告诉她政策，她得以在家据理力争，分到了两室一厅，而不是普遍的一室一厅。范阿姨讲述自己的一生，语重心长：“做人哦，就是要厚道，因果关系，我不刻意相信，但是我说可以，宁可软一点做事，不要硬刚刚的。做人哦，要感恩，不要做什么事情都硬梆梆的，听到伐，有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这个语气转到老公身上就倏忽不见。再问，就带十二分恨意：啊唷，我也嫁错人了。很苦的。我不愿意提他。嫁错了人了。

自从儿子回到上海，做饭的老公在范阿姨的生活里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家里小，范阿姨给老公在虹口一个宾馆里弄了份烧饭工作之后，老公就住在了宿舍里，极少回家，就算回家，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我是很强势的，我在家里讲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这样我就跟他们搞。我只对他们强势，对外面不是，因为这是切身利益啊。”范阿姨说儿子名字的由来。“他爸爸给他起名，新旧的新，娘逼，我说不要，改掉，乡下人！改成星辰大海的星。因为是夜里生的，海么，上海啊。就改这个‘星’，那时候户口都报好了。”

说到儿子范阿姨就有点软，又有点得意自己的高远目光。

儿子第一次高考没有考好，第一志愿是家外地的大专。范阿姨看到成绩之后一路上哭：“我说星海你不要去，你这次家里分房子受影响，你可以的，你重新再读。”

儿子不太理解范阿姨的决策，说问问爸爸。范阿姨说，问他干什么，他让你分到哪里去哪里，你要自己想，想好以后你再跟我说。儿子嘴上说继续读，但心里还是萎靡。复读的时候不看书，在家门口看人打街头台球，上海叫康乐球的。

“我回来看到伊在看人家打康乐球，娘戳逼，不读了，书全部撕掉，你去看人家打康乐球！”真的撕书。然后范阿姨学儿子哀求：“妈妈我会听话的，妈妈你不要生气。”

“我是光火，他从来没看到我发这么大火。我是很沮丧了，一下子失去信心了。他同学都考得很好。”这是范阿姨聊天的时候第一次流露出惆怅的情绪。但随即被一种乐观覆盖。因为复读证明她的正确。儿子终归遂了她的心愿。

范阿姨说儿子本科毕业之后考律师资格证。儿子当时已经在一家房地产中介上班，月薪算是不错，第一次考试也没有考过。高考之后的故事情节在这个家庭再度上演：“他爸爸不让。急死了，朽木不可雕啊，不要啊，我娘逼都不睬他，你边上去，不要说话。以后研究生都不吃香，不要说本科生了。不考证哪能行？”

范阿姨当时还在卖衣服。女人街黄了以后，她开过自己的小店，遇到拆迁之后又去别人的服装店里打工，给餐厅端过盘子。范阿姨让儿子把手里工作辞掉，在家全心备考，意味着她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对当时年近 60 岁的范阿姨来说，是需要说出“我吃得了这个苦”的事。

范阿姨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强势后悔过。“他现在有点恨我，说我凶。我不打，就是很强势。就要听话，就要重新考。不听啊？不听话啊……没想过这种可能性，我就盯牢他屁股后面，我就哭，我也不打他，我就哭。明白伐，机会就一趟呀。”

我问范阿姨要到什么时候才觉得生活有改善，她答得爽快：“我从来没有大吃大喝，也没有穿得很挺刮，也没有穿得很邋遢，人家说做老板娘，要穿得好一点，我一直都很朴素的，这条裤子穿二十几年了。这都是很早之前的。便当呀，这里上只角，最龌龊了，老龌龊的。”

范阿姨穿着一条米色的羊毛裤子，一条纱巾塞住了咖啡色羽绒服的领口，看上去都用了很久了。不说话的时候她就交替握着自己的手，左手握着右手，换一下，右手握着左手。好像是有点冷，又像有点激动。然后她说要买房子，就好像马上启用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度量衡。

“侬看买房子，我说星海，你做律师，以后越来越好，买房子要买就买大的，我儿子说妈妈钱呢，我说你没结婚、没孩子，我也在做、你也在做，买！买在万体馆，买了好几年了。500 多万，现在要一千多万了。我的房子喏，住友公寓。滨江动迁，我拿出来 50 万，儿子拿出来 70 万，也是 550 万。现在也涨到 1000 多万了。当时买好就涨了 200 多万。我一直看不中，我儿子急，我说星海，你房子要买就买好一点，你是男孩子，以后不要为房子愁了，你身体也不好，我们都拿一点钱出来，我们房子买好。我们房子卖掉 400 多万，那边 550。疫情期间，前年买的。我儿子东安路房子 150 万买来的，就在肿瘤医院旁边，卖掉 400 多万，他也贴一点钱，买在万体馆，一记头就看中了，他说妈妈我看中了，付 20 万定金，我说只要你看中就可以了。100 多平方，带一个车位。很好的。”

范阿姨的语速又平又快，我被数字绕得有点晕。范阿姨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像是购买一个人一生中最大宗的商品，而是在玩那种房子换房子的游戏，不管中间做了多少周转，最终——从游戏的结局来看——范阿姨和儿子都住上了体面的地方，而且之前的打工开店比起来，很不费力。

后来她说起来最早回上海的时候搬进那个 4 平米的事情。

“现在我可以体会到我妹妹的立场了，那时候谁愿意穷光蛋来自己家住？自己回来还要把小孩带回来老公带回来？都是穷光蛋！你说是伐？”

14

星海 13 岁的时候回上海，范阿姨带他去徐家汇。

“妈妈，你看，徐家汇灯火辉煌。”

范阿姨跟他说，星海，这也是人主宰的，你好好混，我们没有背景，将来你也可以在这里买房子。

“都是人主宰的，都是人为的。”

范阿姨当时为儿子的感慨加了内心注脚，多年之后说给我听：“他们乡下人，一看到上海，就知道说‘灯火辉煌’。”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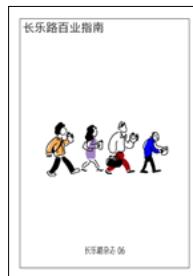
我渴求城市中混杂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光

被庞大的人群推搡是多么快乐

看看这人潮涌动的样子吧

一浪叠着一浪

——萩原朔太郎，《走在路上，渴望置身人群》



富民路，新乐路，陝西南路和巨鹿路，它们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与我们十字主体长乐路和襄陽北路，共同构成一个“田”字。

我们这一次先说西侧的富民路。记录时间是 2021 年 8 月 3 日到 6 日。

16

新乐路和长乐路在“田汉”那里交汇到一起。长乐路继续向西，新乐路就此断掉。“田汉”在 Google Maps 里是个地名，指的就是这里。

17

富民路大部分都在长乐路和延安中路之间，所以它总体上是属于静安区的。有一天看新闻说徐汇区食品监督局检查了一家位于富民路的涉嫌出售变质食品的餐馆，还在想为什么徐汇区要管富民路的事。原因就是富民路多出来一小块，大约几十米，东侧是悟锦世纪大楼，西侧是田汉。这里属于徐汇区。

18

新乐路和长乐路之间除了悟锦世纪大楼，还有一个金林商务楼，守着靠近新乐路那一侧。这个金林商务楼，由上海金林房地产有限公司运营，内容丰富，到了四楼还有夜店，五楼还有一家成人用品，据说还是一个体验店。了不起。

【上海的商务楼与北京的写字楼】

商务楼在上海不是太高级。其地位有点像北京被叫作“写字楼”的那种物业，有属于本地的特别的涵义。他们还都有一点像：个子不高，年头比较久远，楼里很旧，没电梯或电梯总是让人绝望，感觉是老单位的办公楼改出来的，装修之类的自然也是马马虎虎，但地点好，又没到拆了重建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也不愁自己的生计。当然，物业是瓶颈，如果走廊里总是弥漫着刺眼的尿骚气，于租户形象也不利。所以，北京的写字楼们，活得欣欣向荣也难。上海商务楼总归要做得职业和专业一些，但受制于硬件，不招人待见，但总可以吸引一些小公司进驻。

19

Jax Jamon. Funkadelic. Cantina Agave. Chicken & egg.

从南向北排着三四家西餐馆。中间夹着一个发达盛，有唐人街风格的粤菜馆，看到它就会想起中国杂碎或者左宗棠鸡。不知道是不是取“法拉盛”的音，无从考据。

西餐从南向北排列为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风味。其中 Jax 也可能是西班牙菜，如果不看食材，法国家常菜和西班牙菜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分不大清。

疫情前，从白天到傍晚，室外的桌子就坐满了人，人声鼎沸。外国人喝起啤酒来，很吵。这个路口早年间有翠华，就是发达盛这个位置，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作为地标，翠华比田汉有名气，这里另外一个大特点是外国人多。

如今上海外国人眼见着减少，这里也萧条了很多。

20

过长乐路口，沿富民路向北。路东是单号，路西是双号。我们先说路东这一侧。

Hoop 和 Leslie 的那两个店在富民路上没有门，原来有一个看着像门的地方也封起来，而且应该封了很久。过了街角的楼，就已经到卖面的小保罗了。

21

这一片是保罗的天下。保罗虽然比不得对面的合众图书馆旧址和顾廷龙旧居，但在日新月异的巨富长，足够有资格自称有历史感了。

只是现在保罗看起来不如以前霸气，所以衍生出小保罗，中午生意好像也开始有了起色。

保罗的生意与哪怕是十几年前比起来也差了很多。它不但是街面上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还在时间维度上拥有与其它门店不一样的资历。小保罗看起来虽然是迎合了现在的消费趋势，取的名字也与时俱进，但这不大会是叱咤风云的保罗做派——当年他一间房一间房地把餐馆做成一片，不会想到拿出一上一下的房子来卖面条。强哥在世，怎么会有这样局面？

22

小保罗和保罗之间，是八品脱，喝酒的新去处。还有一家 Bazinga Coffee，有英雄末路之感，否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保罗酒楼】

哪个城市都会有都市传说，保罗算是一个典型。它的典型性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待业青年生计无着（有些地方是刑满释放人员生计无着）；走投无路去做最简单最初级的劳动，通常是摆摊，保罗是修车摊（各种传说里语焉不详，但通常说是自行车）；修车摊从小做大，从自行车到新世纪开始时已经在延庆路菜市场那里有了一个很大的轮胎行，就迎着富民路和田汉；有一个神秘的名字，人名或者店名或者公司名，保罗是人名，传说里是他以佐罗为偶像，换一个字叫了保罗；有神秘的扩张，总之一越做越大，无非是涉了黑或者官，通常这种饭店生意、修车生意都会有些让人有背景深厚的感觉；还有神秘的落败，自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之类的感慨，有些还会与好赌好色之类有关（其实多半是经营日久有了犯错的空间）……保罗这些传说都齐全，还有一个英年早逝。这一次附会传说的不多，都说这人忙活饭店太投入，生活没有规律，没享什么福分，唉！

23

一个大招牌。保罗围绕着富民路 271 号进行扩张的同时，也强行推广了它的审美，它对老上海的理解，或者它那个时代对老克勒的理解，或者是 1937 AD？很难说这个大招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可能是这一带的房子是 1937 年建好的——肯定与保罗酒楼的历史是无关的。

24

保罗酒楼居然还在隔壁拆出一个停车场来。

富民路街边这一侧因为都是西墙朝外，每个小楼南侧都有一个小院，通常封起来，这里因为在保罗酒楼的后面，所以成了停车场。

停车场临街的楼和店都在，259 号。Banana Moon，老店，从饮料和酒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有一款饮料叫“长岛冰茶”，还有“牛仔很忙”这种类型的谐音梗饮料。

25

过了一幢楼，再街边的门面房是 247 号。有民富烟酒店和中国福利彩票。福利彩票招牌架在小区门口，那门成天关着，不知道如何经营。烟酒店很亮，很夺目，它们俩组合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

单号这边不是每个临街的西墙都打开成为铺面。看几年前的街景与现在大同小异——大部分店都换了名字换了装修，但开了墙成为门市的还是那几家。

26

241 号是梨花季，225 号是多兰孙。都是服装店。多兰孙前面的小院子，院子里迎着院门的墙上做了一个橱窗，很亮的黄灯打在两套衣服上，看不出什么风格，但看得出店家很用力，夜里看上去可能更有视觉冲击力。富民路的时装店，风格随意，不像长乐路总想拗着潮或者东方风韵——跟那些旗袍一样。因为风格不彰，所以与装修相比，更让人迷惑。比如梨花季的外墙与橱窗，刻意地选了一种纸被撕开的效果。好像模板是一个著名广告——路边大广告牌上一本撕破了时装杂志，里面露出一张被诱惑了的人脸，强调什么诱惑，有年头了。

27

再北边这里开始店变得密集了，人们更习惯于认为它们靠近巨鹿路。

215 号，Geijoeng 几样，一个服装店。隔壁新开的一家 FUMI Coffee，橱窗内外都有座位。再隔壁，Flora——到处都有叫 Flora 的店，这店也开了几年了，它门面虽然平常大小，但占了两个门牌号，213 号的门牌也镶在它的墙上。

28

211 号是上海麟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这种店名明晃晃地写在牌匾上，突兀，而且用红色底，二十几年前路边店风格，更格格不入。8 月 3 日我们看店这天，它关着门。在线上看街景，几年前它也一样关着门。这么久居然都没有房租拖累！奇迹。

29

隔壁，XY coffee，营业时间是 7 点到 19 点，偏粉色系，证明在这一带开咖啡馆，你怎么着都可以——你可以挣早晨七点那拨人的钱，他们是遛狗的、晨练的、家里早餐要有咖啡的、辛苦的七点钟就要出门的上班的……长乐路上的 Double Win 和

Tutu 开门时间也早，但要到七点半。任何一个时间段都会有消费咖啡的人出现在街头。这是让很多咖啡界同行羡慕的事。

30

它的隔壁是 may be whisky。看名字是酒吧，也卖咖啡。

31

再边上是中国工商银行，虽然只是一个摆自动柜员机的门面，但占的地方可不小。

32

209 号的服装店是 suren，像它的名字一样中规中矩，从雨篷到橱窗。

33

隔壁 207 号是毛太设计，Madame Mao's Dowry，卖外国人喜欢的文化产品，从服装到摆设都有，很自信的样子。

这一带的服装店都很自信，姐姐饱经风霜，见过诸多世面的霸气。但凡流露出来一点你们究竟靠什么活到今天”的疑问，这些姐姐可能都会告诉你不要低估人世间的荒谬。让人想起哲吉·康拉德讲的盲人故事。

【一个寓言】

我曾经跟哈尔法路上的盲人古籍收藏家店主按重量换书。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我带来的书比拿走的书重。

“你怎么没破产呢？”我问他。

“你还嫩着呢，年轻人。”他说，“你缺乏对于人性愚蠢和随机过程深刻的理解。你认为每个人都会带垃圾过来，并拿走好东西，但是相反的事情也以同样的频率发生。此外，什么算垃圾也是一个非常相对的问题。”

34

HippoHome，味道不太好，对动物也不是太友好。像是如今的各种怪胎之一。比如它有一个专门的“撸猫室”，“试营业期间撸猫门票”，38 元一位。而且特别说明原价 58 元一位，不限时。我觉得这对于猫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每次路过那里，都感觉更应该为这里的小猫小狗提供救助。不友好的另一个标志是它们把笼子镶在墙上，一排有四五个，做了四五排，好看当然是好看，符合出片率高的要求。出片率这个词用来评价一个店——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很扭曲。

35

它的隔壁是 Dip in gelato，在冰激凌界表现不错。

36

旁边是尚未营业的 Ollie nollie store house，一直张罗着要开，从三月推到四月，把 March 划掉改成 April，此后，就懒得再改了。总之到了八月还没有动静。

37

201 号是一家叫 Chambre Courbet 的服装店。

38

197 弄，是古柏小区。招牌看起来不太显山露水，但内里空间相当大。而且，它的建筑风格略有不同，在新式里弄界有清新之风。富民路以前叫古拔路，所以小区原来叫古拔小区。古拔在历史课本里叫孤拔，打过中法战争。

39

北边一点的 191 号是农工商超市。小区门口，位置不错。这一段路上本地的老商超还挺活跃，对面还有一家好德，与那些自家的小超市或者便利店比起来，它们的商品大多为大路货，店里摆的商品也不够多，有些东西还一溜摆了不少，展示功能超过了坪效的要求——现在，连便利店都可以当成媒体使唤了。

40

小区门口还有一个牌子，延复招待所，指向小区内部。

41

农工商超市边上是 Papaya Bar，卖 whisky 和 cocktail。它特意标出 since 2009。算起来，2009 年离现在已经 12 年了。

42

185 号是个 LuckyMart，英文的招牌，看起来像老款的好德，中文名叫大吉便利店。它是北京三里屯“天堂超市”的变种。卖酒和炸鸡，下午三点以后才开始营业，营业到凌晨四点——至少对外宣称是这样。

43

隔壁是叫 The Oranges 的咖啡馆。

44

183 号是桑格水疗会所富民路店。金碧辉煌的，有一种路易威登经典效果。水疗这种东西因为总是要为自己的神秘功效制造一点特殊气氛，所以经常弄一些特别有仪式感的生生不息的图案。

45

179号是Bistro11，Brunch店，卖你搜索“Brunch常见菜单”就会出现的那些食物。早上八点就营业了。要是有人想找什么东西来说明上海人的生活很悬浮——而上海人立马出来反驳说“我们平时从来都是四大金刚只有外地人才来这种地方”——大概就会找这种店。

46

懂经爷叔在177号，有一段时间里它是本地著名餐馆，用很爷叔的宋体字做餐馆名字。口味一言难尽，很难说它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竞争力的。

47

隔壁的175号现在只剩下招牌的红底，上一家是什么已经看不出来了。很久以前，它叫美味餐厅，平价本邦菜馆的先驱，在这条街上与保罗齐名。

48

173号是Tasca，西餐馆，人均不便宜，御田酒场的小胡说这店也是他的。合伙人是脱口秀艺人李诞。小胡拿这个到处做招牌，笑果的人我都熟，这店合伙人是诞哥。

49

171号是炎烁地产。

50

169号是黄山茶庄，上海的茶叶行都是安徽人开的，所以叫黄山很正常，到处都是。但不知道为什么叫新立店。

51

茶叶店边上就是一个小弄堂口。门口有规规矩矩一行字：顾师傅特色炒菜，顾字是后换上去的，不知道以前是哪位师傅，弄堂里的菜馆。有点司机盒饭的样子。评价一般。

52

再过去一点是153号的existentialism，一个叫存在主义的，卖儿童服装的店。开了很久了。它的店有两个门面那么大。卖名媛风格的儿童服装。感觉穿了适合去在什么开幕式上唱歌表演。

53

再过去就是151号弄堂口了。或者说它是辉哥餐厅的后院，辉哥是台湾火锅，都快成百年老店了。它的门脸开在巨鹿路上。

54

在巨鹿路口再往北方望去，巨富大厦在东北角上，西北角的店大部分都关掉了，以前那里有阿毛餐厅，是个有点名气的上海菜，隔不远就是嘉里中心和静安寺。因为隔着天堑一样的延安中路，所以给人感觉距离遥远。其实也就是一个Block，二三百米不到的距离。



55

巨鹿路口，富民路西侧，路号是双号。118号现在是优仕美地巨富里医院，开业之前感觉装修了很久，高级医院，连锁，专门开在各种高级地段里。

56

向南一点，路边店第一家是雷允上，号称创始于康熙元年，雷打不动的样子，多年来一直都在。

57

它隔壁的“有一个锅”已经歇业了——它有很复杂的名字，全称叫“有一个锅 Jolie-House·茱小姐”，这种繁复的审美跟它的审美有某种不易解释的相关性。

后来用“茱小姐”这个简版名字开业，还是部队锅，来很多小姐姐顾客。

【部队锅】

这个卖韩国餐食的店，在它重新开业之后，生意非常好。中午饭口总是有小姐姐从静安寺嘉里中心那一边远道而来，她们虔诚地拿着手机等位。我永远不理解炸鸡和方便面口味的部队锅，它们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58

Never Again 眼镜店。

59

KS 发型设计中心。

60

Neat，以前卖各种生活用品小摆设之类，现在卖服装。

61

The Herb Store，中文名叫赫宝芳香。卖香薰香氛一类。这几家店，倒是很好地认证富民路上多样性的趣味。

62

154号是Alex shopstore。便利店，做外国人生意，东西摆得满满的，它跟相隔不到十米的158号好德一样大小，这个店里摆的东西可能十倍于好德吧。Alex也是一个连锁店。

63

它的隔壁是富民新邨的大门，门牌号多达四个：172号，164号，156号，148号，都是从这个入口进去。1920年代它就已经在这里了。它门口写着，进入小区，请按门铃。这里面有110幢房子。大概也没办法认真关闭起来，按门铃出入。因为用得人太多，很容易从斑驳度就可以看出来，大门的密码是1234。

64

大门往南，158号有两家，一家是Q太郎，日本烧鸟店。另一家是前面说过的好德。

65

接下来是162号的都灵房产。自称是廿年老店，可能确实如此，七八年前我还用过他们的服务，而且服务半径远超想象，我记得中介一直把我们领到江苏路头上。

66

164弄1号，Visy是个有年头的服装店。一如既往的老招牌——这些服装店好像都不在意外面的店招是否过了时落了伍，只要把灯光打得足一点，衣服够靓，可能就足够了。像富民路这样的小尺寸街道，人行道宽度一米左右，游客眼中看到的是橱窗，不仰头后退就不会看到店招，除非你看马路对面，但人很少在马路上穿来穿去，所以把工夫用在橱窗、店里、视野上下不超过两米高的这个空间里经济实用，头顶店招，不那么重要。

67

再南一点166号三家连在一起，最靠北一家是awesome hats&a，卖帽子；中间一家是新晋的铜锣烧，泽田本家，最近为卡路里节制人士推出了一口一个的迷你款；最南边一家是瑞麦慧捷地产，它的有着“.com.cn”的网址还写在店招里，说明历史也够悠久的了。

这一带的房产中介不像那些新盘门口整整齐齐地备上链家之类的连锁中介，大多是笃定了吃老房子的生意，客户人群截然两样，用起力来也自然不同。

68

168号是严叶茗茶。像所有茶店，说不清楚客人是什么人，既卖普洱也卖新茶。

69

Idear，服装店；Shanghai18，服装店；Jasmine Cashmere，服装店。

70

接下来连续两幢没有开墙做门市的老房子。在路边很完整，外立面红白相间，看着方头方脑，与本街区更接近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略有不同。它们都属于裕华新村，新村大门的门牌号是182号。

71

裕华新村门口两侧各有店，对着门右手的店卖飞跃鞋，左手是买手店Labelhood，门脸不大，最新橱窗竖在门里玄关处。它有一个中文名叫蕾虎，还是静安寺服装排行榜第二名，它在本地无处不在，下面我们会说到它可能是本社区里的隐藏首富。

72

再向南，看着还是肃静了很多。有一个咖啡店，招牌要仔细找找，是Slab Town，

正是红火的时候，比保罗要好。它所在的那个楼，已经在 210 弄院子里了。

73

210 弄，裕华新村，一个高尚社区。传说以前是银行高级职员公寓。里面的盆栽都养得很好。且相当成规模。

74

与高尚社区连在一起的大楼是合众图书馆的旧址，它也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前身。它的地址是长乐路 746 号。隔着长乐路，是街心小公园，里面是田汉。



75

尼泊尔人

“这里原来是什么？”

“传说是潮牌中古店。”

“潮牌还能中古了？？”

这段对话没几天，94 路车站旁边，襄阳北路上的一个小店面，突然摆上了描花铜钟和羊绒围巾。

仔细看还有羊毛地毯，异域风情。里面坐着一个像是中东人的人。那人挺热情，开始不断地给你介绍他的各式头巾的花色，手工绣和机器绣的头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个四百就卖，而另一个要卖六千，精通销售心理，有点像早年间北京的秀水。

“那地毯，你猜多少钱？往多里猜。”“一万？两万？”这位叫作 Frank 的尼泊尔人把价签拽出来，“五万八。”

“你是从义乌来的？”

“青浦，绿地贸易港。”

好像有这么一个地方，在徐泾东那边。那不是进博会的地方吗？他们都巨富长了？

你不知道有什么变化在发生。Frank 说了，他要来市中心做生意。

76

冬天红薯夏天西瓜

在乌鲁木齐中路临街店里买瓜子，扫码，显示收款方叫“冬天红薯夏天西瓜”。

“欸，这店不是在新闻路上吗？”

“那是我舅，我们是一家。”年龄不大的女店员说。

它隔壁不远，是聚凤烧腊。想起来在长乐路上威皇边上的烧腊店也叫聚凤。

瑞金二路上靠近淮海中路那一段，有很多卖古着的店，有一家叫宇宙无限，在四明邨里唯一一家卖水果的摊位边上总是有一个简陋的路牌指向里面，也是宇宙无限，也是古着。

华山路上原来有一个云和面馆，现在在长乐路上也发现了。

有一天，看新乐路上 Labelhood 门口站了很多人，转一圈，看有人在巨鹿路背着 Labelhood 从一个店里走出来。

“你看，她买完 Labelhood，跟我们一样又转到这边来了。”

“没有啊，这家也是 Labelhood。”

一看，果然如此。Labelhood 在新乐路上就不止一家，然后又开在富民路，又开在巨鹿路，没准它的老板是个隐形的巨富长首富。

这些还是有着同样的名字，还有那些名字不一样的。Niceeer 和 Drug，看起来不搭界的，但都是阿力老板的。小胡要搞小酒馆矩阵了。我认识一个叫陆晓逊的人，原来有安福路的马里昂巴，有永康路的饺子，还有乌鲁木齐中路上卖 Gelato 的店。

可能大约不到一百个人统治了上海的潮流。

我们得出结论。

77

冰雪皇后

过了元旦，JULU758 临街店铺有一家被装修大布围起来，有什么店开不下去了。谁会接盘？

几天后有了答案。DQ。惊呆了。潮流是这样的？在最潮流的这个地方，哪个加盟商这么莽撞？我以为 DQ 已经被赶出上海了。是不是它只配在郊区的奥莱商圈才会出

现？在北京，它更是跟吉野家在一起，怀柔？房山？

Dairy Queen，冰雪皇后，恐怕〇〇后的潮流主力们都不认识它了吧？口味什么的不说，经典招式是做完之后放在盒里，夸张地在客人面前倒置，不会掉下来，以表示其非常扎实。跟它同时代的应该还是建国门外国际饭店边上的“31 种”之类，总之要早过哈根达斯，是八〇后的爱吧？

现在它气宇轩昂地回到了 Down Town。难以置信。

预告：

上海灯火辉煌，让人心生向往。范阿姨半生努力为回到上海，再半生努力让自己和儿子在上海立稳脚跟。阿力滤镜里的迷离生活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各种打拼，希望自己重新走入那个滤镜。

阿力的后半部分，下期将会刊出。

百业指南，将会扫描巨鹿路。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内文插画作者：陆冉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为电影《背靠背，脸对脸》(1994)剧照



老书记家的后院和大白狗

非虚构 四个中国村干部 七个月亮 | 田野中国

他们是在政治夹缝中
如履薄冰地活下来的一群人。

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它的暧昧不清是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它与黑白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的本质，仅是黑白相加还是有其特别的意义？它缘何存在？它的未来又去向何方？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生活在灰色空间的一群人：村干部。说起村干部，许多人总是自然而然联想起“土皇帝”“吃人虫”“吸血鬼”这些令人深恶痛绝的词。然而，我想说的是，他们时而狡黠时而正直，他们既是贪婪的投机者也是宣张正义的卫士。他们的故事充满冒险，他们是在政治夹缝中如履薄冰地活下来的一群人。

01

一对不合脚的皮鞋

我与老书记结缘是因为父亲的灵光一现。“我在研究村干部，你有什么人介绍的吗？”我隔壁村有一个当了五六十年的村书记，我很小开始他就在当，好像最近刚刚退任。”五六十岁，这无异于寻到宝。父亲与他素未谋面，最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他的电话。简单介绍我的研究计划后，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当晚我就住进了他家。那是一栋坐落在村口再普通不过的两层楼房，住着他和老伴，还有一只大白土狗。儿子一家住在村另一头，女儿一家在深圳打工。尽管将近八十岁，他身体瘦削而硬朗，散发着长期农作积攒下来的饱满的精神气。爱好抽烟、饭前小酌、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

第二天，我请他带我去村里转转并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从毛时代到如今，从村西头到村东头，从山林水坝到河流公路，他几乎无一不晓。他就像是长在那里的土地神，谁经过此地不去询问一二注定前路坎坷。当然，对于一个从未离开村庄并且掌管多年村庄事务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

但是，那天最扎眼的是他身上一双不合脚的皮鞋。天刚下过雨，路上泥泞不堪，出门前我毫不犹豫地换上了一双几乎磨破的运动鞋，而老书记却没有拿平常穿的放在一旁的解放牌布鞋，而是从鞋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双皮鞋。尽管款式很旧，但保养得很好。从他使劲将脚塞进皮鞋的动作，从他走在路上缓慢而略带痛苦的步伐，就知道这双皮鞋在折磨他。

这对不合脚的皮鞋在时刻提醒我，眼前这位老人，在他村书记的身份之外，他同时并且首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于农民来说，皮鞋与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日常格格不入。而在跟我的交往中，皮鞋得以让他暂时脱离农民的身份而获得一种成为知识分子的愉悦和体面，就好像参加宴席、出门赶集、进城探亲这种“重大”场合才会将皮鞋派上用场一样。

2017年夏日阴雨天特别多，我们通常呆在屋里，并排躺在客厅的摇椅上，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向我诉说着往事。我与其说访问他，不如说是倾听他的回忆，好像这些故事他已经用心积攒了多年打好腹稿随时准备倾倒而出，只等一个人找到自己轻声问一句：“你能说说你的故事吗？”

“当村干部很难，既要看上面又要看下面。”他稍微停顿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搞计划生育的时候，拉着那些妇女去结扎，我有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上面来人了，就提前通知那些超生的人快走。她人走了，抓不到也不怪我。但如果村民太过分，我只能采取强硬措施。比如一个村民已经生了四个，我只能拉着她去堕胎，她哭着跪着求我也没办法。这算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内疚的一件事，那家人记恨我啊，几十年了直到今天都没跟我说过话。”

“收上缴（注：泛指农业税）的时候，我们村每次都是乡镇最快最好完成任务的。对于一些不肯交的，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找我开什么建房许可参军证明啊，我就不给他开。但有时候乡镇看在我有能力完成上缴也会对我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有一次乡镇修路，别的村只出三千，竟然要我们村出五千，这明显不公平。我在会上公开反对，跟乡镇干部说‘如果你们硬要这么多，我就不干了，到时候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乡镇干部最后没办法只能降到和其他村一样多。”

老书记在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脸上经常会露出骄傲的表情并混杂着对于过去经历种种的叹息和释怀。我明白他的骄傲，自己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农民，纵使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偏远的村庄，纵使他只有小学文化，正如那双不合脚的皮鞋所宣示的一样。他厚厚的小本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十几年来在干完一天的农活后村干部聚在他家开会的会议记录。收税、护林、防火防盗、修路……事无巨细，他如同一个大管家照看着全村人，这种使命感让他倍感荣耀。

他将这归功于党对他这种底层小人物“不拘一格”的信任和培养，而他对党的忠诚正源于此。就算退休，他仍然热衷于跟我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大到党内腐败小到农村医疗，除了发表自己的政见，就算对党的批评也发自爱之深责之切。

然而令他同样骄傲的是，自己在完成使命时不至于得罪太多村民而依然完整地保全了自己的农民身份。在他卸下村书记的职位后，他依然可以悠然自得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农民生活，村民还是会直呼其名，互相之间帮忙红白喜事，闲暇时和村民聚在一起聊天，自给自足，偶尔将剩余的收成卖给集市小贩或者送给亲戚朋友，遗憾的只不过是有一家人与他断绝来往。

“村干部不能当一辈子，退休了也不像公务员有国家养，最后还是一个农民。”他的语气异常平静。

02

既当人又做鬼

我联系到园林商人是因为久闻其名，一个当了近三十年的村书记并且掌管着一家园林合作社。不同于老书记，他正值旺盛中年，富有、见多识广、由农民进入商界，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既享有声望又招人嫉恨。不久之前因为有村民偷录到他赌博的视频而被撤职，引来旁人的一阵唏嘘。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他在县城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装潢算不上富丽堂皇，但也算得体。他本不高大的身体被巨大的皮质靠背旋转椅整个吞进去，手上点着一根烟，抬头看我时自信而悠然的神态格外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是一个一流的说故事者。就算第一次见面，对我似乎毫无戒备（他这种阅历丰富的人自然不会将一个学生视为威胁），我只需要开个头，他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每一句都在点子上，就好像提前看过我的访谈提纲。

而且，他还讲得绘声绘色，最厉害的是他一连串妙趣横生的比喻。一个“成功”的政客，必定是一个出色的说故事者。故事的真假是其次，重要的是吸引到足够的追随者并让他们无法自拔地拜倒在脚下。而且，当天恰好他跟我差不多同龄的儿子也在场，儿子大概也是第一次听他讲自己当村干部的故事，所以他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世上所有的父亲都想要得到儿子的崇拜。

“当村干部是天下第一难事，特别是过去的政策，要钱（即农业税）还要命（即计划生育）。就好像一个家庭里的丈夫，一边是妈妈，一边是老婆，两边都不能得罪。所以，我们既要当好人又要做坏人，既要当人又要做鬼。”

他说这段开场白的时候，似乎是想要刻意营造一种即将透露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脸上也随即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态。因为对于他不算正式的政治生

命来说，最得意的莫过于依靠其“政治智慧”游刃有余地在政府与村民之间斡旋。接着，他便开始跟我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是如何通过各种妥协、欺骗、调整变通、讨价还价以及软硬兼施来完成这些得罪人的工作。比如，在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低报育龄妇女的数目从而降低政府分配下来的结扎指标。或者是，跟富人多收超生罚款，穷人适当放宽，这样既完成了上面的指标，也得到了村民的理解。

在保护村民的同时，他也有强硬的一面，比如，对于一些拒不交纳农业税的村民，他也会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甚至在村民大会上公开批评。据他所说，杀鸡儆猴是最有效的树立威信的方式。否则，他就会被上面视作无能。

而后来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的废除，则被他当作对自己这种政治智慧最有力的证实。“我早就说计划生育这个政策迟早会被废除，所以当时执行的时候也没有很强硬，免得得罪一些人。”

当然，在这场高风险的游戏中，政治智慧也不能保证他是永远的胜利者。游戏中充斥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更需要幸运女神的眷顾。“最难的那次，我差点进了监狱。有一个村民的小孩在县城的医院死了，他家认为是医院的责任，坚持要讨说法并要求一些官员下台，否则就将灵堂设在医院。其他村民知道后，都纷纷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左右为难。都死人了我必须支持村民维权，但是政府又要求我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偷偷叫我几个死党组织更多的村民去医院，把这件事闹大。这样政府就只能依赖我来解决。然后，我再去劝那家人‘人死不能复生，赔点钱算了。’任何事情变成钱的问题就好办了。然后我就开始同时代表政府和村民在他们之间讨价还价，最后协议三十万把事情解决了。但是，后来政府不知怎的知道是我在背地里组织村民闹事，扬言要抓我，幸亏我在政府的一个朋友帮我说好话。”

对于园林商人来说，他既不用担心被上面训斥和开除，又不用担心村民的责备和排斥。相反，双方的认可和依赖让他获得了双倍的奖励。“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他似乎想要为自己的演讲做一个总结，“就是我儿子结婚的时候好多人都来祝贺，几十桌都坐不下。不仅村民都来了，还有乡镇甚至县里市里的领导。”

03

被辞退的英雄，被流放的忠臣

不是所有的村干部都可以像园林商人一样当得风生水起，他们或许更加愚钝，或许没那么幸运，又或许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一头利落的短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思路清晰，这与我们通常对女性农民缺乏自信或者政治冷感的印象截然不同。

而且，她当村干部之前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中间一度去过广州打工，所以见多识广也显得更加精明。她对我的拜访一开始有点谨慎，与其说是我问她，不如说是她问我。后来慢慢取得了她的信任后，她才开始畅所欲言。

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谓能力，就是有决心做事果敢干练，村里的建设从向上争取项目到项目施工都非常出色地完成，其女性身份更加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所以，与其说她是靠私人交好得到上面的支持，不如说是她的能力。但也就是这样，让她村干部的经历格外坎坷，几上几落。

相比其他村干部的谨小慎微，女书记更加“桀骜不驯”。在面对村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她更加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赌注。“当年我们村和邻近五个村一起包了一个项目，搞农村基本建设。后来他们五个村把这个1200万的项目吞了，没让我参与。凡事要讲道理，我不服气。所以我坚持要打官司告县项目办和国土局，告到省里去了。还带人去省里市里上访闹事，闹了几次。”

当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即将承担的后果。这场政治风波，让她和镇里的关系变得相当堪堪，“后面官司打完之后我就主动辞了职，身为一个支部书记，一名共产党员，带着人去闹事（不合适）。”

辞职后，女书记选择继续去广州打工，但是之后的选举她毫无意外地当选了村主任。村民需要一个干实事的村干部，同样对于政府，她的能力和群众关系对于村庄的善治也是极为稀缺的资源。然而，对于女书记来说，与上相处的红线在哪，永远是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其中有个性、资源、更加有运气的成分。就如同跳探戈，舞伴之间你进我退左右迂回，每一次的试探都是一场冒险。她的试探结果或许是幸运的。这时镇里的领导也新换了一批，她得以重新开展工作。

现在，她已经是几个村合并后的村书记。面对更大的村，她的领导也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新并入的村庄长期胶着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以及涉及到更大经济利益。在未来，她是否依然可以那么“胆大妄为”，又是否依然可以赢得胜利，不得而知。但是，和许多村干部一样，她随时需要做好“大不了不干”的准备。这不仅是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知，更是一种政治博弈的心理战术。

女书记接手的烂摊子一部分是阿贵留下的。阿贵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那种“臭名昭著”村书记。当其他村的村干部都在推脱这烫手山芋的时候，他对上级主动请缨将需要征收大量土地并有潜在工业污染的企业引进自己村，并且采用种种不合法的手段将集体土地卖给企业。

甚至，对政府和企业进入村庄强行征地和暴力镇压视而不见。这件事情尤其惹众怒，村民对于村干部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赋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他事后轻描淡写的解释苍白无力：“我不知道政府要来抓人，我当时没在村里。”这种种事实使得村民在背后对他的斥骂可以用不堪入耳来形容。

然而，当我真正见到他时与想象中穷凶极恶的形象完全不符。五十岁上下，在人群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矮小的个子和朴素的穿着更加降低了他的存在感。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我的来访也并不排斥，虽然他已经知道我对他的看法也许并不那么正面。反而他很愿意跟我解释，甚至有试图将我说服的意思。

“忠孝两全，”这是他对村干部的理解，“作为村干部，没办法我必须服从上级。”这种非黑即白的理解看似愚笨，实际上相当狡猾。其狡猾在于让他瞬间由受人唾弃

变成了带有些许苦情意味为了履行某种崇高使命而甘愿忍辱负重的英雄。然而，无论如何美化终究站不住脚，为了回避村民他大半时间都住在城里。同时，他的所谓对上忠诚也没有换来好结果，在我采访几年之后因为村民举报其贪污而被镇政府开除书记一职。

04

农民和有钱人的战争

几年前，老书记开始烦恼接班人的事。一方面是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一些村民的嫉恨和闲言碎语，政治野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不被视为一件好事。尽管村民选举已经实行了超过三十载，老书记对“民主”仍然不屑一顾，他几十年来建立的绝对权威让他几乎控制了村里的人事任免。

“你让村民去选，他们知道什么？随便打个勾，几个小时就投完票，这样怎么可能选到好人？要民主更要集中，最后还是要党员内部来决定。所以我们村其实很少选举，都是我们决定好了，然后去村民那里走一趟。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堵住村民的嘴。”尽管如此，民主并没有他想得那么容易驯服。以他为核心看似牢不可破的领导集体其实早已开始分崩离析，一场村庄权力之争正暗流涌动并借着选举拉开序幕。几年前，副书记自己组了一个班子开始公开拉票挑战老书记，在巨大的压力下老书记表示愿意退位，但是他心中有更适合的人选。

副书记说到底还是个普通农民，而他认为如今村庄的发展需要的不再是另一个自己，而是一个有钱有关系的人。他的思路很简单，发展需要钱，而现在不像集体时代，村干部没有足够的权威向村民要钱，只能自己掏腰包或者从外面拿钱，更何况近年来中央对农村发展的投入也不断加大。

“我在党员组长大会上说了，谁想当书记就必须做到以下三件事情。一是把村里的债务还掉；二是帮村里建一栋活动中心；三是帮村里争取到修路资金。”他说这些其实是一个四十岁上下刚从广东返乡的梁姓富商和他的富人朋友的竞选造势。

这个富人团体很引人注目，在村里圈地大兴土木，建起了带亭台楼阁的大别墅供他们聚餐打牌聊天，院子里停着一辆辆经常往返于县城和村庄的豪车。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观无论是炫富还是衣锦还乡的象征，在这个偏远穷困的村庄都显得格外突兀和刺眼，甚至招来了一些村民的微词。

接下来的选举，副书记的拉票在他们的金钱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他们最终组成了全新的村委会班子，而副书记落选后悻悻然离开了村庄外出打工。为了进一步培养梁当书记，老书记还继续担任了一届书记并送他去党校学习。如今，老书记完成了权力交替，梁顺利当上了书记。

我见到梁书记是在他在县城的售楼部，他将建筑生意转移到了离村里最近的县城。那天正好赶上一个料峭的冬日，所以售楼部门可罗雀，售楼小姐引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有空招待我。他四五十岁上下，体型微胖，穿着打扮早已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成功商人的样子，完全同农民甚至村干部扯不上关系。他也似乎对村干部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只是机械式地回答我的问题。

然而，临近访谈结束时，他似乎有点按耐不住，准备将心中的埋怨委屈一吐为快。“我早就不想干了，现在是没办法没有更合适的人。当村干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就算你为村里牺牲再多，总有村民在背后说你。比如，我们自己有生意还要花时间去政府跑项目，而且去总需要买点礼物吧，但村民总觉得是你把钱吃了，但其实有时候油费什么的我还要自掏腰包，村民不理解。”

在他看来，面对一帮自私狭隘的农民，自己和阿贵一样扮演的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英雄。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自我感动还是向作为记述者的我博取同情，或者两者皆有。

富人村官与普通农民的隔阂绝不止于此。除了共同的故乡或者姓氏，他们的生活世界截然不同。一个是城市化浪潮中的花花世界，一个则是农耕文化下一成不变的小村庄。很多富人从小就出外打拼，留下其他人一辈子过着面朝黄土的生活。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童年记忆或者邻里之间的口耳相传。就算现在回到家乡，他们和家人也大多搬到县城，只是偶尔回村里。

在与村庄的联结不断式微的同时，他们与外界包括其他商人和政府官员的交往在不断增强。请客吃饭等娱乐活动大多在县城，也经常因为做生意或者处理村务成为政府的常客。这种外部联系使得许多村民拒绝将这些富人称为农民，而以“有钱人”或者“做生意的人”代之。当这些有钱人成为村干部，冲击了农民对于村干部固有的想象。

然而可悲的是，农民依赖他们向外界尤其是地方政府寻求帮助或者获取资源，有些富人村干部甚至因此丧失了公益精神而沦为完全意义上的“皮条客”。虽然我没能采访到这位“远近闻名”的村书记，但他的故事却在流传。当中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他的贪婪可见一斑。

“我们旁边那个村过去那个书记很出名，村里的道路啊绿化啊搞得多好看，全凭他和县领导的硬关系。但是，村民都不喜欢甚至害怕他。去他家找他办事，他会在二楼看你有没有提什么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他就会叫他老婆打发你回去。”

“不住在村里，不了解村情，连好多村民叫什么都不知道，村民家里出什么事也找不到人，最后没办法还是来找我。”这是村里当了几十年刚刚退任的妇副主任花姐后对梁书记的评价。我找到花姐正好是她落选的第二天。梁书记觉得她过于强势和直接而有另一个妇副主任的人选。我接触过她，与花姐相比，这个新的人选显然更加圆滑。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参选。第一次选举因为两人票数都没有过半所以选举无效，没办法村里只能单独为妇副主任举行第二次选举，这一次在党支部的强势干预下她落选了。

她家的位置算偏僻，两层的房子几乎空荡荡，甚至可以说寒酸，这都让摆放着一套旧式办公桌椅和两张木沙发的“书房”显得分外突兀。丈夫小孩长期在外打工，而她因为当村干部所以一直独守在家。我未提前告知便找去她家，正好赶上她在做干农活。虽然初次见面，但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个子瘦小，但也许是多年村干部的经历，说话做事颇有女强人的意思。

“我现在退下来了，终于有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她一边停下手中的农活一边说。后来的对话，才让我意识到她想表达的并非一种解脱而是自嘲。她回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学习算术、记账和行政管理，这些磨练使她更加不理解凭什么现在有钱就算大字不识都能当村干部。

她批评现在的有钱村干部完全不像自己以前那样兢兢业业地深入群众，控诉他们操纵选举将自己排挤出去，也愤恨村民不支持她反而还讥笑她的好胜心。“我不是非要当村干部，我竞选就是因为不服气。”她向我解释。

事实上，花姐自选举经历的所有痛苦、委屈和不甘都源于她意识不到或者无法接受中国乡村政治生态正在经历的戏剧性变迁。在这一点上，老书记的主动退位显然比她更有政治智慧，尽管我很欣赏她性格上的坚毅和反叛。当你拥有农民和女性双重弱势身份时，这种铁娘子式向男性精英主导下的政治发起挑战显然令人敬佩。后来我问老书记如何评价他一手培养上来的花姐，他只是挥一挥手简单地说了一句：“过于自满。”

05

尾声：小人物的大世界

压力是中国官僚面临的共同困境。然而，对于村干部这群最基层的官僚来说，这种压力是加倍的。顶着干部的头衔，他们同时仍然紧密地嵌入于地方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更有甚者，他们只是一只脚踏进了官僚系统，既没有得到国家身份上的认可也没有完全享受公务员的待遇。

这种如三明治般夹在国家与农民之间似是而非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他们必须扮演多面人的角色，也意味着他们充满风险并随时可能结束的政治生命。如果我讲述的故事可以改变过去我们对于村干部的刻板印象，让我们对村干部的理解更加贴近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处境，那么我就成功了。

村干部的故事就如同一场艰难的游戏，制度迫使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创造力才可能在这场游戏中赢得胜利。然而当我们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这场游戏最大的奖赏并不是他们作为个人生活的改善或者事业的成功，而是他们所维系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国家—农民关系。就好像一个“成功”丈夫的最好证明，莫过于老婆和妈妈的和平相处。

对于老书记来说，尽管他将自己视为党的一部分，党直到他退休都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认可，除了每个月象征性的补贴。老人透露这些的时候故作淡然，但我依然可以看到藏在那缕缕烟圈背后的落寞。这是在经历过充满剑拔弩张、左右为难和愧疚不安的漫长岁月后的落寞，这是一种不夹杂丝毫愠怒而无比纯粹的落寞，这种落寞冲破时空让与老人相隔几代的我异常难过。

当我将关于村干部的学术出版送给他做纪念时，他再三坚持要文章的中文翻译版。我一开始无法理解，一方面我已经解释过那篇文章不是他的个人传记，另一方面他似乎一直羞于跟我解释缘由。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后来得知他辗转几次找打印社甚至其他村民翻译，我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终于，他跟我说他想用这篇文章当自己葬礼上的祭文，虽然我知道他仍然对何为学术文章一知半解，但这又怎么样呢？他完全信任我和我的文字，他丝毫不担心文章中出现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讲述，因为一切好坏都无愧于自己的内心，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但至少是一个坦荡和有信念的人。



七个月亮

政治学博士，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
地方治理，爱好文学和植物，相信文字可以改变
世界。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
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
种现实。



东京的一家居酒屋，都是笛目浩之自己来贴的海报。酒吧让他贴海报一律不收钱，这是互信基础上的潜规则。摄于新宿区“黄金街”。摄影：吉井忍

非虚构

他没念完大学，就开始去贴海报了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好的海报，能留住时间。”

他没念完大学，就开始去贴海报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寺山修司写的台词让笛目浩之（Sasame Hiroyuki）走出自己的“密室”，他开始帮剧团贴海报，之后以此“专业”谋生并设立公司，今年迎接第三十五年。如今贴满演出海报的酒吧、居酒屋或小餐厅是东京的城市特色之一，这一方面是日本戏剧文化特有的形态，也是笛目浩之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很多精力和心血维持下来的风景。

日本当代戏剧种类繁多，传统艺术“能剧”和“歌舞伎”以及在十九世纪和欧洲文化一起传来的“新剧”至今有大量拥趸，还有一种则是更加贴近庶民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小剧场”，即“小剧场演剧”。它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以新宿为中心、由小规模剧场组织的地下文化，因此也被称为“地下演剧”。“小剧场”诞生于庶民阶层，当时日本劳动者的收入逐年增加，一个普通家庭也能让孩子接受

更好的教育，而这些新一代年轻人力图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部分人投身戏剧，透过各种实验性的探索追求回归身体与自然。最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唐十郎（1940-）在新宿区花园神社院内组建的“剧团状况剧场”和寺山修司（1935-1983）在1967年创办的“演剧实验室◎天井栈敷”，他们走出大型剧场，在野外搭棚或在小规模剧场进行演出，这种演出方式很快成为当代戏剧的主流。

哪怕你没看过“小剧场”，看了海报就会知道它的世界观。据笛目浩之的著作《贴海报的人生》（PARCO出版，2010年）[1]，日本平面设计在战后得以迅速崛起的最大原因是“日宣美展”，是战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设计团体日本宣传美术会[2]从1953年开始面向公众征集作品、每年举办的设计展。这一设计展令众多优秀设计人才脱颖而出，如杉浦康平、宇野亚喜良、和田诚、横尾忠则、平野甲贺、浅叶克己、长友启典等颇具代表性的现代平面设计师也都参加过。“小剧场”与这些新一代平面设计师携手制作注重视觉效果的海报，还把三岛由纪夫、细江英公或涩泽龙彦等作家和文化人都卷了进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成为了一个时代大潮流。

笛目浩之在八十年代初为了重考大学来东京，按他的说法“赶上了寺山那个时代”。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小剧场”的生存形态逐渐产生变化，开始被吸收到商业演出的运营模式，而纸质媒体在近年又快速被数字标牌取代。但在笛目浩之的眼里，海报的宣传力量并没有减弱，在逐渐被数字化的都市风景里，“坚决不动”的海报价值反而显得更珍贵。

这次的采访分两次进行，一次在他的办公室，另一次在新宿歌舞伎町“黄金街”的一家酒吧。笛目浩之说目前只要在新宿、涩谷、六本木或下北泽，若一家店里有贴戏剧演出海报，八九成是他的员工来贴的。但其中“黄金街”这块地他坚持自己去贴海报，一是因为新宿依旧是戏剧业内人士集聚地，二是他对新宿最有感情，这是他二十出头第一次来贴海报的地方。

01

“出口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笛目浩之目前拥有三个主要身份，贴海报专业公司 POSTER HARI'S COMPANY（东京都涩谷区）代表人、管理寺山修司相关版权的组织 TERAYAMA WORLD代表人，还有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青森县）的副馆长。这对他来说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十九岁单身来到东京时赤贫如洗，不过据他的解释，当时最不好受的并不是没钱，而是他还没能找到一个目的，不知道这辈子自己该做什么。

笛目浩之1963年生于茨城县，虽然离东京才一百多公里，但当地人的思想观念至今比较保守。高中毕业那年他没考上称心的大学，但也不愿意在家乡当复读生，便来到东京上补习班，打算第二年重返考场力争考取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学。他在大久保（新宿区）找到一个房间，位于小餐厅二楼、月租三万五（日元），包早晚饭。作为复读生他挺努力的，父母寄来的生活费，除了房租都花在参考书上，但第二年的春天他只考上青山学园大学夜间部，父亲安慰他先上学看情况，但他还是没心情，入学三天就不怎么去上课了。

“不去上课，自然有的是时间，我基本都在代代木（涩谷区）的一家咖啡馆打发时间。那时候我还想再考早稻田，但已经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打算自己赚到考试费和入学费。在咖啡馆认识一位酒吧的妈妈桑，我在她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到凌晨五点，也当过中华料理店的帮厨，整天洗碗打扫做饺子馅。”这家咖啡馆还有不少有趣的客人，包括热爱戏剧的朋友小宫山修司，有一天他邀请笛目浩之去纪伊国屋大厅[3]看一场戏，说是和他一样名为“修司”的人办的剧团演的，感觉有点意思。这部戏就是“演剧实验室◎天井栈敷”的公演《旅鼠1982年改订版 穿墙男》，是寺山修司执导的最后一部作品。

一开场主人公的房间墙壁突然消失，邻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见。为保护自我同一性、也为了不被外界受动摇，他试图重新建立各种“墙壁”。然而，他最终觉悟道：“反正墙壁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那么我是在这里还是离开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



《腰带仙人·忘却篇》1966年
(设计: 横尾忠则)



《穿皮衣的玛丽》 [德国 / 法兰克福公演]
1969年 (画图: 宇野亚喜良)



“黄金街”(新宿区)。
摄影: 吉井忍



通往酒吧的楼梯也贴了海报。他说贴在这里比在店里更有效果，除了来店的客人之外，还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摄影: 吉井忍

们不一样，没有墙壁就活不下去的。就是想离开这里，结果只是动了另一个有墙壁的地方。”（台词出自《旅鼠·穿墙男篇》）

“你们可不能害怕呀。也有所期待吧。你可别觉得这样就结束。天井栈敷的拿手好戏！把门全部关上！（略）这就开始了。很期待吧！门上全都钉上钉子，这就是你最喜欢的密室啊！墙壁什么的，其实都在你心里！出口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对你说来一开始就没有出口可言！”（同上）

笹目浩之回忆说：“这部戏演到最后主人公在黑暗中说台词，锤子敲打钉子的声音特别大，甚至让你感到一种恐惧。我就像自己打雷被击倒，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法动，可能因为这部戏的主人公也是中华料理店的厨师，感觉他一直对着我说话。我想呀，好了呀，管什么大学，首先要自己行动。那天我就决定自己跟着寺山修司。也刚好到了期末，学校把我的成绩单寄到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没去上课，所有科目当然都不及格。我跟他们解释说，以后想做和戏剧有关的事，我妈哭了，父亲怒气冲天，要跟我断绝关系。”

…那段时间九條今日子忙于《青森县的驼背男》，一场寺山修司的追悼公演。看见改天来到天井栈敷排练场的青年，九條今日子把这场演出的宣传海报委托给了他，共有一百张。

“这种海报当时也有人贴在居酒屋，都是剧团团员排练之后去聚餐、喝酒的地方。我也去贴了，但还找了其他地方，比如演戏相关工作人员可能会去的餐馆和酒吧，消费标准比那些居酒屋稍微贵一点，剧团团员一般不会去。我虽然没去过，但感觉这些店主都还蛮友善的，有的店主还请我喝一杯冰啤酒。后来想一想，其实那只是因为寺山修司刚去世，电视或其他媒体都有报道，这个时候一个瘦得不像样的青年拿来海报想贴在墙壁上，又是寺山修司的剧团演的，估计他们也有点心软了吧。我认定这就是寺山修司给予的缘分，也相信只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和人脉，以后会有机会进入和戏剧有关的行业。”

02

“小剧场”的旗帜

我看过去自浩之年轻时的照片，其实长得也不错，自然的笑容亲和力十足，问他是否考虑过当演员，他摇摇头说：“寺山修司去世之前，他的剧团也办了一次入团考试，但我没去报名。不知为何，我自己不是那么想成为团员。不是说我没有自信，只是当时就有种预感，以后应该会有更合适的事。我就是这么别扭的人。（笑）”

他很珍惜与九條今日子的这次偶遇，之后只要和戏剧有关的工作和杂务他都接受，做过演出当天的柜台和接待处人员、搬运货物、海报用图像整理或舞台导演助手。后来他发现最喜欢的还是贴海报。于是1985年末，他在单身公寓的房间里下决心投入这个行业，次年在涩谷租了一间事务所，1987年二十四岁时设立株式会社 POSTER HARI'S COMPANY。（注：POSTER是海报、招贴的英文翻译，HARI与日语的“贴”谐音。）

与自浩之聊到这里，我不得不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海报设计，因为我总觉得上世纪的海报比现在的好看许多。现在的设计风格缺少过去那种冲击力，可能印刷技术进步了少许，表面上变得丰富多彩，但设计技巧过于直白，有时候只安排主演的头像和非常具体的舞台场景。

“你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过去六七十年代的海报怎么能有那种力量。那是因为过去的戏剧海报有两方面的存在意义，一个面向观众、对外宣布的作用，另一种意义是凝聚剧团力量的作用，一张海报等于是剧团的旗帜。当然啦，也并不是所有‘小剧场’都能做海报的，因为设计费和印刷费加起来也是一笔钱，但天井栈敷、状况剧场或黑帐篷（始于1968年）等地下剧团还是很重视海报制作，因为它能够呈现出他们剧团的特色。海报设计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一个剧团给人的印象。现在的商业演出以效率至上，海报上摆几个有名的演员，粉丝肯定会注意到，而当时的‘小剧场’的重心并不在于海报的这种性价比。”

“那么各种海报之中，为什么‘小剧场’的海报会那么有意思，是因为它最能让平面设计师发挥能力。电影的海报就不一样，到了制作海报的时段，电影本身都已经拍好了，制作方看一下试映，决定要用哪一个情景就可以，电影海报一般都用作品中的某一个情景。美术展览的海报用艺术品的图像，演唱会少不了歌手的照片，但戏剧、尤其是小剧场；海报制作的环境就不一样，通常连剧本都还没写好的时候，剧作家、导演和设计师一块讨论作品的世界观，商量下一场演出的总体氛围该如何，这样一来设计师很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且当时的平面设计师兼任舞台设计[7]，所以一场演出的总体意象他们都很清楚，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报的魅力，它拥有一个时代的氛围，也是时代的见证者。”

虽然这么说，但贴海报这个行为又是另外一回事。据自浩之解释，“贴海报”对一个剧团来说是一种杂务，通常是要推给新人的工作，而对这些新人来说在外面被别人看见贴海报是比较丢脸的一件事。

他接着说：“因为没有人会为了贴海报而参加剧团。他们想当演员、导演或编剧，只想在其他训练或排练间隙尽快完成（贴海报）这个任务，然后投入于‘自己本来该做’的事儿。但对我来说，海报本身和工作过程中的交流能够让我很开心，比如有一家酒吧允许我来贴海报，我隔天就去这家喝一杯，久而久之店主也认得我，还有机会与一些常客聊天，我就这样认识了不少（戏剧）业内人士。我慢慢有了自信，发现贴海报也是戏剧行业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我在1985年末那天就决定，以后要挺着胸膛说‘我就是贴海报的。’”

03

工作三大信条



自浩之热爱中国服装品牌“上海滩”，为了这次采访他特意穿上最喜欢的一件来办公室。

《旅鼠 1982 年改订版 穿墙男》海报，1982 年。
(设计: 戸田ツトム / Toda Tsutomu)

摄影: 吉井忍



《青森县的驼背男》海报，1983 年 (设计: 横尾忠则)。这是自浩之第一次上街贴的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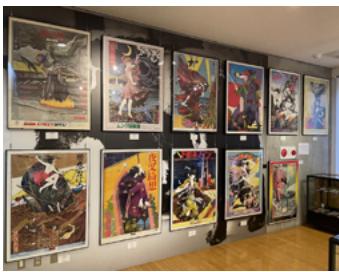
《天井栈敷定期招募会员》海报 (1967)



《流婆》(1999) 海报。现在也有部分剧团致力于海报制作，如舞蹈家磨赤儿所率领的“大骆驼”，由荒木经惟摄影、祖父江慎负责设计，每张海报都有一贯的主张和魅力。



《幽契》(1998) 海报。(摄影: 荒木经惟, 设计: 祖父江慎)



《日本前卫艺术一地下演剧杰作海报展》戏剧 海报展现场(2021), 摄于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



《日本前卫艺术一地下演剧杰作海报展》戏剧 海报展现场(2021), 摄于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



《日本前卫艺术一地下演剧杰作海报展》戏剧 海报保存。仓库每年需要大约人民币 16 万元的海报展现场(2021), 摄于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开销。



那天他决定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工作三大信条”，一是在酒场上不谈工作，二是不接受海报的制作，最后一条则是不要接“小剧场”的活。

“现在已经不那么在乎这些信条了，但基本没变。第一条是理所当然的，人喝了酒，就控制不了自己所说话。第二条我可以解释一下，对一家企业而言，扩大服务领域有助于提高效益，不少朋友给我的建议也是如此，说我们应该开始海报设计和印刷服务。但设计和印刷已经超过我一个人能处理的范围，必须找别人帮忙付工资。而且我知道小剧团的运营情况，哪怕你给他们做好海报，也不能保证能按时收款。服务范围多起来，你也得多费心，还不如专心去贴海报，毕竟这就是我的本领。”

至于第三条让人有些费解，笛目浩之投入于海报和戏剧世界的契机就是天井栈敷这个“小剧场”，他为何不去帮他们贴海报呢？

“我目前接的一般都是商业戏剧的活，这种演出的主体不是剧团，他们先选出一位导演，然后从各个剧团选拔适合每个角色的演员。这种演出并没有所谓的新人，等于是没人会去处理贴海报这种‘杂务’，所以由我来承包。那‘小剧场’就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团员。而且‘小剧场’的存在多少带有一种反抗社会的色彩——你在舞台上创造出虚构世界，透过现有的社会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或妄想来刺激观众的心态。其实这和你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小剧场’工作的人若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把贴海报这种事情外包给我，给人感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再说呀，他们把几万（日元）花在贴海报服务，还不如自己去贴，然后把剩下的钱用来场地费或舞台道具。规模再小，一个‘小剧场’至少有十个团员，若一人负责十张海报，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贴完。在这些过程中有可能认识到有意思的人，这个行业就靠人脉，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明白这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04

不会动的海报

与现在其他日本中老年人一样，笛目浩之的职业生涯除了“偶遇”之外还有一个幸运成分，那就是时代背景。1973 年，东京涩谷诞生了一家名为 PARCO 的百货店，这是西武集团旗下以年轻人为受众的大型商场，还带有文化孵化器机能。店内设有“西武剧场”（现为 PARCO 剧场）进行戏剧演出，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代理电影发行，又开了画廊和小型演出场所 CLUB QUATTRO。一家百货店赋予了当地城市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他们演出的海报也是笛目浩之的公司承包去贴的。

日本的泡沫经济始于 1986 年，并持续到 1990 年左右，通常日本人也都认为那是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那是因为日元升值，海外旅游以及海外的房地产、名牌或艺术作品实现大众化的阶段。东京的城市风景很快就反映出这个结果，更多的剧场和独立电影院陆续开业，如商业演出为主的银座 Saison 剧场（1987 年开业，后来改名为 Le Theatre Ginza by PARCO，2013 年歇业）、东急文化村（1989 年建成，拥有音乐厅、剧场、美术馆、电影馆等文化设施）、曾经在涩谷的 Cinema Rise（1986 年开业，2016 年闭馆）、Cine Saison（1985–2011）以及新宿的 Cinema Square Tokyu（1981–2014）等。泡沫经济还带来工资增长，因此这些总是缺人手的新开设设施把贴海报的任务都交给了笛目浩之，结果在这些年他的公司年间营收达到五六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两三百万元）的水平。

“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几年的收入又比疫情之前减少到一半，我认为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几乎不可能。大家常说‘黑夜总会过去’，但我敢说，不会过去的黑夜来了。这和‘忘年会’一样，之前一到年末几乎每一家公司都举行聚餐活动，这种习惯性的应酬在疫情之下强制性地被取消了，其实很多人对此松了口气。海

报的制作也许和忘年会差不多，以前就习惯性地去做海报，但这场疫情让日本进入电子化时代的步伐加快，很多宣传渠道都转移到社交网络上，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我认为宣传渠道应该从数字和传统两方面获益，但日本人就不懂这点，看到一个新的，大家都想去尝个新鲜，旧的东西就不理睬。”

他接着表示，数字化也有好处，过去的海报印一次可能就要准备二十万（日元），现在上网就能轻松找出廉价的印刷公司。但他还是认为，数字标牌——现在的街头广告主流——没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只会让广告代理店赚更多的钱。“现在你去看戏，每个位子上放了好多传单，但传单实在太小也太多，大家看一眼就会把它扔掉，数字标牌动来动去，也没法集中精力获取信息。这样反过来，在一个墙壁上坚持不动的海报反而带有一种独特的存在价值。其实这就是增田通二（1926–2007，株式会社 PARCO 原会长）先生跟我说的，他说，海报的长处就是它不会动。”

05

对抗“热情剥削”

笛目浩之在工作过程中搜集到不少海报。从 1992 年开始，他在日本各地办展，1996 年又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举办《现代日本戏剧海报展》，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三座城市巡展。这些展览反响颇好，海报展的观众阶层比其他美术展览更广泛，年纪大一点的人带有怀旧心情，年轻人抱有对横尾忠则、宇野亚喜良或寺山修司的憧憬来观赏。

“电影海报有国立电影档案馆在搜集、保存，但目前为止，并没有专门搜集戏剧演出海报的公立研究机构，可能这也和戏剧本身带有一种反体制色彩有关。目前，系统地搜集地下戏剧海报的，就只有武藏野美术大学和我。我的‘现代戏剧海报搜集·保存·公开计划’始于 1994 年，藏品现有三万张以上。我认为海报是被贴出去才有存在意义，所以在演出结束之后才去新宿纪伊国屋大厅、下北泽的 The Suzunari（1981 年创立的小剧场）等地方回收，也有部分海报是各个剧团赠送的。”2000 年，笛目浩之与九條今日子设立株式会社 TERAYAMA WORLD。2009 年，这家管理寺山修司作品版权的公司又成为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青森县）的指定管理团体，笛目同时就任该纪念馆的副馆长。数年来，他在首都和三泽市之间往返多次，发现在东北地区这座小城市里，海报的力量特别明显。每逢夏季当地居民举办七夕节、三泽祭等季节性活动，传达这些活动信息的主要渠道仍是海报，所有商店、便当外卖店或加油站到某一个时段开始贴上这些海报，也是带有季节色彩的小镇风景。寺山修司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据统计，观众获取该活动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海报或传单。“我们通常会认为，社交网络或官方网站的功能更强、更有效率，但这其实是种误解，海报的力量和过去相比并没有减弱。所以从宣传效果来看，我认为海报等传统渠道和网络渠道的结合才是最理想的，”他解释道。

“三泽是个好地方，临近港口，不管在居酒屋或寿司店，他们的海鲜特别好吃，以东京的三分之一价格，保证让你感到满足三倍”，他说着把自己的手机递过来，给我看一眼海鲜什锦寿司的照片。他特别喜欢与人交流，在他的上述著作中也多次提起东京各个酒吧的种种回忆。他在书中为年轻读者写过一个建议，那就是“在酒吧要多听年长者的话”，毕竟这就是他走过来的路和生存之道。但他这次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跟我说，若有机会重印这本书，应该把这一句删掉才对。

“透过喝酒搞好关系，已经是昭和时代的遗物了。你下班之后邀请员工去喝酒，别人会认为是职权骚扰，喝酒本身也有危险，因为对方可能对酒精过敏。我不喜欢吃生鸡蛋，但很多年前去贴海报，有一位小餐厅的店主给我做了一碗生鸡蛋盖浇饭，我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了。别人好心给你吃的东西，怎么能拒绝呢？所以我在书中也写过，若别人请你喝一杯，甭管你能不能喝酒，还是要喝给对方看，但现在这恐怕都是旧观念啦。再比如，以前我对员工的要求挺严的，今天交给你的海报必须贴完才能回家，若被店主拒绝，那得自己想办法找个新的地方。但现在你这么做，都找不到员工了。感觉现在经营公司比过去困难许多。（笑）”

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让他甘心去接受，但另一个趋势还想提意见，那就是“剥削”一词。近年在日本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热情剥削”，指的是雇主利用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将他们的恶劣待遇合法化的行为。通常在这种剥削中，雇主会操纵员工的工作动机，并给他们灌输一种错误的观念，即雇主的恶劣待遇是合法的。看似是非常正面的人权意识，但他提醒说，过于追求工作和金钱（收入）的平衡点，你就会失去一种乐趣，甚至会把你潜在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想想自己的过去，也就是靠‘热情’一路走来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被剥削过。我也有过一次（经历），做了两个月的导演助理，最后拿到的工资才四万日元。（笔者注：在八十年代，社会新人的月薪平均约有十七万日元）尤其是艺术领域，一个没什么经验或能力的年轻人要进入这块行业，凭什么要那么多钱。过去你去参加一个‘小剧场’，这个动力很可能是对该剧团或中心人物的向往。不说戏剧，比如厨师、工艺匠人或作家，你的喜悦该来自劳动本身和学会的技能。但一旦接触到‘热情剥削’这一词，你也会开始纠结，到底该不该让自己面对这样的环境和困难。当然，按你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就好，我想说的是，有些劳动给你的钱并不多，但它很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劳动回报或人际关系。回报并不只有货币，我是这么认为的，可现在什么都要用货币来兑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是时候回去了，然后打开笔记本开始确认明天的计划，笔记本夹着好几张票根，都是戏剧有关的预售券。我抬头仰望，看到一张八十年代海报《二都物语》，挂在店里最醒目的位置——妈妈桑说，这是笛目浩之多年前给她的礼物。虽然和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一样被香烟熏得泛黄、泛黑，其魅力依然完好无缺。“很好看吧，”笛目浩之喝了最后一口“水割”威士忌，“好的海报，能留住时间。”

受访者简介： 笹目浩之 (Sasame Hiroyuki)

1963 年生于茨城县，1987 年设立株式会社 POSTER HARI'S COMPANY，1994 年开始“现代戏剧海报蒐集·保存·公开计划”，2000 年与九條今日子设立株式会社 TERAYAMA WORLD，2009 年至今担任三泽市寺山修司纪念馆副馆长。

本文图片如无标注，均由受访者 笹目浩之 惠允

[1] 该书全名为《贴海报的人生。以不就业也不考虑未来的战略，遭受别人的“白眼”却满不在乎地活下去的方法》。

[2] 日本宣传美术会 1951 年 6 月成立于东京，前身是二战前的组织“广告作家恳话会”。当时的会员约有五十名，包括原弘、龟仓雄策、河野鹰思等。后于 1970 年在学生运动中宣布解散。

[3] 纪伊国屋大厅是位于新宿区一个剧场，由前川国男设计，1964 年开场。

[4] 设立于 1980 年的日本剧团，由川村毅（1959-）以及明治大学演戏研究会会员发起组织，2010 年解散。出身于该剧团的著名人士有深浦加奈子（1960-2008）、有薗芳记（1960-）等。

[5] 1968 年以剧作家太田省吾为中心组织的剧团。从能剧研究出独特的肢体语言，从《小町风传》（1977）开始陆续发表《水之站》（1981）、《地之站》（1985）等著名的“沉默剧”，也在欧美、东欧、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地举行过多次海外公演。1988 年解散。

[6] 由石桥莲司和绿魔子组织的剧团，以废校或废墟为舞台演戏。首次公演是 1976 年的《哈默尔恩的老鼠》（剧本：唐十郎，导演：佐藤信）。

[7] 横尾忠则、宇野亚喜良、平野甲贺等平面设计师都参与过各个“小剧场”的舞台设计。



吉井忍 (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 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 2016 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非虚构

《自由中国》与 中国自由主义

罗志田 | 发现经典

在这微微一笑之中，
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结束后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地，抢救无效，当晚离世。胡适生前，中西文化论战在台湾激战正酣，但他的逝世，两派突然达成共识，均肯定胡适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无论是西化派的李敖等人，还是曾经激烈批评胡适的传统派代表胡秋原、徐复观等，都在悼念他，赞扬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上的贡献，以及为自由民主奋战至死的精神。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60年，对胡适褒或贬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只不过一会儿是贬多于褒，一会儿是褒多于贬。但是，褒或贬都需建立在事实和了解之上，相比通过电视剧（如《觉醒年代》）认识胡适，不如多读点书，或许更能接近一个真实的胡适。

关于胡适的作品和研究汗牛充栋，比如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周质平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等，都是很好的著作。但考虑到版权和读者等原因，我们选取了《易卜生主义》和《〈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两篇文章刊发，以表纪念。

《易卜生主义》摘自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编辑的《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一书，是普及胡适思想的上佳选本。这篇文章初稿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27岁。前一年，他以浅近文言文写了标志性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新文学，《易卜生主义》则是他写白话文的尝试，也是引进西学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些说法对我们至今仍有启发，比如写实主义，说老实话；不主张狭义的爱国；打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发展个人的个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

《〈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选自《再造文明之梦》的余论。这本书主体聚焦的是1891—1929年的青年胡适，余论算是一个补充，讨论晚年胡适的处境和内心。罗志田化用傅斯年写耶稣的诗恰到好处表达了人们对适之先生复杂态度背后普遍又不灭的精神与价值：“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在这微微一笑之中，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如前所述，胡适其实一直不那么欣赏国民党的统治，在努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同时，

仍尽量争取有限的自由和民主。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初，胡适滞留美国，尚存观望之心。但由于美国真心接纳胡适之人不甚多，而他又要保持中国士人的脸面，故即使饿饭，也不愿“到洋衙门去看人脸色”。不过，胡适要维持这一点，也就不得不于1958年到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了。

但是台湾也有许多人不欢迎胡适。从政治上言，胡适和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朋友于1949年办了一份《自由中国》的刊物；其初衷本是为反共，因为在那时已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但自由主义的宗旨却与国民党的思想也相抵触，特别是初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处处都想加强控制，包括思想的控制，而一份见解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异军”；即使其不反国民党，也未必就能被容忍。何况这些人还总想让国民党从思想到行为都有较大的改变，结果不能不成为一份反国民党的刊物，终为国民党所镇压，实非创办人始料所及。

到胡适抵台湾定居的1958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其总政治部已十分不相容，所以，总政治部方面对一直扮演该刊物“教父”角色的胡适，暗中是很不欢迎的。另外，就是在读书人中间，也不是没有不欣赏胡适的人。在当地的思想文化界，许多人已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闯出一点名位，现在突然一位大菩萨从天而降，又要来做士林领袖，他们当然不见得欢迎。同时，也真有那么一部分民族主义倾向甚强的人，他们根本认为胡适太西化，未必爱国，而西化又是中国这么多年的艰难遭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胡适到台湾时就发现，一本专门攻击他、名为《胡适与国运》的书已出版。而且这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胡适初回台湾时，许多人确实认为其为不爱国之半洋人。如后来胡适颇欣赏的记者李青来，也是在经常采访胡适之后，“才明白了真正爱国家民族的是先生”，逐渐对胡尊敬起来。

那时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相互的不信任都很深，而胡适一向甚强的防卫心态到老也并未稍减。胡适到中研院后，以前中国公学的学生、长期在朱家骅手下工作的胡颂平被安排给他做秘书。胡颂平一直暗中记录胡适的言行，后来“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于是故意在办公室记日记，等细心的胡适来“发现”。果然，胡适看见颂平记东西，即问记什么。当颂平说是记胡适的言行时，他“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胡颂平解释说是要把胡适这个‘国之瑰宝’的言行传世，并说整理出来要请胡适过目。修养极深的胡适‘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但仍脱口说出：‘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胡适‘再想了一想’，又对胡颂平说，以后记的东西也不必给他过目了。”

这段记载相当传神，显然胡适对派给他的秘书是有点戒心的。而且他也清楚，对他的秘书要么信任，要么就自己留心。因为，假如这秘书真的是为什么人记录的话，则“整理”过的东西也确实不必过目了。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同时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如蒋廷黻曾想组党，就只要借胡适的名头一用，余事他可以不管。可是胡适是服膺孔子“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之道的，其一生最重的恰是一个名，哪里能随便借给别人用呢！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适到台湾之初，徐复观给他的一封信就很有象征意味。徐氏在1958年4月写信给胡适，说他看见胡适“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又奉承胡适“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但该信主要的部分，是徐或者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对胡适的期望。他说“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人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

这段话颇能道出关键。观其从“不必”到“必须”的口气，实在不像是一个“后学”在给“先生”写信。徐氏显然代表着什么人在为胡适“定位”。胡适若坐任偶像，“垂拱而不治”，则必受各方欢迎。若不肯做“保姆”，犹思为“斗士”，特别是要介入而居“两造”之一方，就免不了要像其他斗士一样受点“皮肉”之苦，此时而再想“领导群伦”，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胡适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1961年10月底，胡适在中研院欢迎胡夫人的茶话会上重申自己的两句诗：“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那时他说的，恐怕不全是他与江冬秀之事，大约更多是对当时台湾情形的一种态度。以七十之年说出此话，颇有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的意思。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是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但这只是心向往之的“作圣”，也很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且这仍是胡适自少年以来就存在的以“超我”抑制“本我”，内心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终不得不以“率性”的大声疾呼而告别尘世。

就在他发表了“宁愿不自由”的讲话后一个星期，胡适于1961年11月6日对外国人演讲《科学发展需要的社会改革》，他自己在日记中说：“我的话是三十五年前的老话，但在今天似乎还是没有人肯说的话。”在讲话中，他再次自任“魔鬼的辩护士”，说容忍足达千年之久的东方（中国）文明没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而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中国人“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的”。胡适指出，这次演讲就是他那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和1926—1927年在英美的几次演说的重申，如果不对东西方文明进行这样的价值重估，“我怕我们东方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里也不会觉得心安理得”。胡适讲话时显然比较激动，因为第二天就检查出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从演讲的内容看，胡适显然不能满足于做偶像。这似乎是他第一次这么强调中国人对西学“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忍”那种复杂心态。而且，这仍然是一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以胡适自己的经历，他非常清楚，即使像他那样早已进行了“价

值重估”的人，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里仍不能觉得“心安理得”。那么，他是在自责他所做的“价值重估”还不够彻底吗？这个问题已因胡适不久就匆匆撒手仙去而得不到解答了。

不过，过去是外国，外国也是过去。胡适说西方，正与历代士人讲“三代的辉煌”相类，其所针对的和要表达的，多少都含有对时政的不满。他讲话后，有人便说是投下一颗炸弹，不少人撰文正面攻击他。胡适反在这些攻击中发现了他讲话的价值：“这里糊涂的人还是那么多，我三十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但三十多年前的老话还值得重说，不也正是三十多年来胡适的大部分努力都已落空的象征吗？在攻击胡适的文章中，有一位研究近代史者写的长两万七千字文章，颇能道出一些关键。那人说：“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可见攻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重的正是“地盘”。此人并攻击胡把持庚款基金，胡适自辩说，他并未“吞没”这些基金会的经费。但胡适自己未吞没，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将其分给朋友。可知这也是学术界的旧怨再提，正与 50 年代大陆有些批判胡适的作者同。这一攻击也从侧面证明胡颂平所说的胡适转变台湾风气的作用——胡适到了台湾后，“此地的学术界才有一个最高的中心领导人物，此地的风气也转变了”。而攻击胡适最厉害的还是徐复观。胡适讲话后，徐在《民主评论》上撰文攻击胡“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他“宣布”：胡适做中研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徐并指出，他这样说，不是因为胡“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倒厕所里去了的招牌”。

原来徐氏当年给胡适写信的一个目的，是请他到东海大学演讲。但胡适在东海大讲孔夫子原本是近人情的，后来人走错了路，就缠小脚写律诗了。徐即席反驳说，缠足不是中国文化。胡再反问，如果缠了一千年的小脚还不算中国文化，那借鉴了大量佛教内容的宋元理学又算不算中国文化呢？徐既然奉承错了人，请来其思想的对立面，大约从那时起就对胡十分不满。蓄积既久，怨毒转深，骂起人来不觉就忘了自己那时已是一个学者的身份了。但以学者而出此村妇骂街的词语，就真有欲效小说中诸葛亮骂王朗之意，要置胡适于死地而后快了。后来有人说反胡派想乘胡适心脏病突发住院之际猛攻，手法狠毒，看来也不全是无的放矢。

胡适住院时，秘书等本想将此事瞒着，但到攻胡已发展到“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成报纸新闻时，就瞒不住了。胡适自己也开始收集有关文章，自称“我就是看了也不会生气的”。但他马上想起了当年杨杏佛骂他，他曾报以唐僧可舍肉以助其超生的故事，显然是已很生气，于是书写前人咏弥勒佛的对子以自解：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可知他已觉此事“难容”了。到了徐复观的骂人文章，气已甚大，自己也说徐的文章“真的看不下去了”。

一个多月后，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在中研院欢迎海外院士的酒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表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

胡适的这些话蕴涵着多重意思。人人当然都知道这里有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但胡适也不全是说反话。因为政府里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是个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果胡适所认同的竟然与他此时所说的全然相反，那中国有一个胡适与没有胡适不是就没什么区别了吗？胡适的一生岂不成了一场大梦！胡适不肯信，也决不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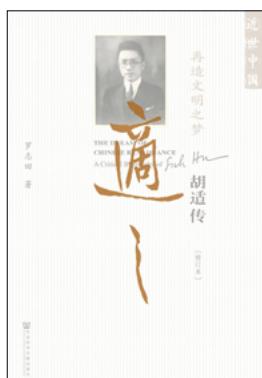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胡适这个“不可药救的乐观主义者”也确实还有深一层的希望。在内心的深处，他始终希望他的祖国、他的民族在他所构想的现代世界里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人后，当然也包括在言论自由方面。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故胡适说这些告别之言时——虽然他不是要告别——很可能衷心希望他所说的全都是事实。他大概也希望他这一次的反话会使他的同胞，包括质询和围剿他的人，听了这些话后能往言论自由的方向多走一步，这样他的话终会更接近事实。

胡适早在 1916 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有望才有怨，怨是为了望。一代哲人正是在这怨和望交织之中与世长辞。后人若只看见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适之！

拙书初版一年后的 1996 年 9 月，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邀请，到那里做了关于胡适的专题演讲。其间也曾前往毗邻的胡适公园墓前凭吊，思绪万千之中，仿佛仍看见胡适那临去的微笑。也许，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论耶稣说：

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

就影响的广狭来说，以胡适比耶稣，或有些“拟人不伦”（傅先生是把耶稣看作人类之一的）。若不以功业论，则胡适秉承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说，“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我们能不向此长阶上的石级报以微微一笑，在这微微一笑之中，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本文摘自《再造文明之梦（修订本）：胡适传》
罗志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2 月



罗志田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作有《道大无外》《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二十余种，在《读书》《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万象》《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文化与学术评论百余篇，为《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撰写小评论百余篇。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omid roshan](#) on Unsplash

档案

与最好的书店聊天 | 刘苏里访谈

曾梦龙 |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关于 2021 年的人文社科出版以及最近的变化

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有句名言，“图书出版是一个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从书店 1993 年成立，书籍的出版和销售就成为他观察整个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窗口。近 30 年来，万圣书园以经营学术和思想类图书闻名，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也是中国独立书店的代表。店内每周和每月的销售排行榜，以及一年一度的榜单，从最初只是一组引导读者购买图书的信息，到 2001 年渐渐转变为一种指标和呈现，延续至今。

周榜和每月榜单的基础是销售，具有一定“局限性”，所以万圣希望通过年度榜单，概括地让大家知道在销售基础上，又能代表万圣官方立场的年度好书状况。年度榜单细分为“原创·学术”、“原创·非学术”、“翻译·学术”、“翻译·非学术”四类，每类选择 10 种图书，一共 40 种作品。

具体选择过程和标准大致如下，以 2021 年为例，他们先划定一个销售基础底线，从而在万圣每年采购的 1 万种左右的新书中筛选掉五分之四，仅剩 2000 多种图书。第二轮的筛选标准，主要还是销量，最后剩下 847 种图书。

在这 847 种图书中，他们根据万圣的官方立场，进一步筛选出 200 余种，并最终确定 40 本图书入选。所谓官方立场，刘苏里向我解释，他们有三个标准，第一，话题对当下人的处境的关切程度？第二，纯学术思想类作品，在学术研究中是否有界碑性质？第三，叙述、论证和文字好，包括即使原作再好，但译文不佳，也不能入选。

“尽管年度榜单有我们的官方立场，但它长的样子实际上还是读者画出来的。你离得越远，越能看出读者画出来的模样。只有到一些细部，你才发现勾勾描描的官方立场。”刘苏里说。

2022 年 1 月，我在刘苏里家的书山中，和他就万圣书园 2021 年度榜单的相关问题聊了 5 个小时，深感每年的好书还是很多，从中的确可以摸到不少社会心理的脉搏。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些最后我们看得见的出版内容，那些看不见，以及隐含在背后的广义环境、生态和社会心理，同样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趋势。

事实上，我们的访谈正是从万圣书园现在的处境聊起。新冠疫情以来，一大批独立书店被迫关门、歇业，万圣书园受到的影响也相当之大。刘苏里称，万圣的外地和境外客户占总量一半左右，因为疫情，这些人不来或少来北京，意味着损失了一半销量。他记得，2020 年 3 月，万圣刚恢复营业时，平均销售一度下降到原来的 25%。

“2020 年 3 月 1 号一开张，就面临着如何活下来的问题，我们要打一场不知道持续多久的‘战争’，我们叫它‘生产自救’。疫情前，我离开一线将近 10 年，离开二线

也快 4 年了。”

自救的一大举措是“挖潜”。从采购开始，一直到店面的陈列、摆放、展示、推荐，万圣在产品结构的优化上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挖掘已有读者潜力，并动员万圣的老朋友们制作签名本，放在网上销售，同时与供应商密切沟通，争取支持。这些努力慢慢显现一些作用，“万圣的读者，一直是支持我们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但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疫情，还有一些政治性活动，使得这种好转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弄得他们跟坐过山车一般。“举个最近的例子，1 月 14 号，北京公布海淀发现一例奥密克戎。那天我在库房，后来店长跟我讲，下午四点零几分发的信息，瞬间读者四散，直到今天，销售又回到了 2020 年恢复营业的 3-4 月份。周边省份，包括河北、内蒙、天津出现病例，都会直接影响北京的政策，反过来影响我们。2022 年估计更难，包括春节、冬奥会、两会、‘二十大’……都是一场场‘硬仗’，你跟谁去商量？没商量。”刘苏里说。

正因如此，2020、2021 年对他来说，也是读书时间最少的两个年头，每年平均只看了六七十本书。而正常情况下，他一般能看到 180 本左右。不过，在我们的访谈中，刘苏里还是对新书如数家珍。访谈前一天晚上，他看书看到凌晨三点半，才调整确定了最终图书榜单。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节录。

01

小鸟文学：总体看，你觉得相比往年，2021 年的万圣榜单有什么变与不变的特征吗？从榜单中，你观察出中国社会的思潮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吗？

刘苏里：图书出版是一个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你把万圣每年入选的 40 本书连续看的话，能够摸出脉搏跳动情况，有些话题脉动十几二十年，比如说历史阅读。2004 年左右，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历史写作，提到像黄仁宇、温功义、吴思、李亚平等一批人，预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写作作品将成为人们阅读非常重头的一块。

我是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做出的判断。之前很多年，我们的历史作品有两大毛病：一个是绝大部分史书脱离真实，而人们迫切需要知道历史真相；另一个是长期以来，优秀作品大都是纯学术作品，历史学家们不太写通俗作品，甚至连史学随笔都少。一句话，人们想知道真相，又不愿意读艰涩的著作，通俗历史写作作品便有了潜在的广阔市场。

这个需求到今天，我认为产量有点“过分”啦（笑）！你看榜单上的 40 本书，宽泛一点，三分之二以上都跟历史主题有关，太夸张了。最近五六七八十年，翻译过来的历史书，除了很小很偏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历史都给译过来了，重点国家译过来的简直多到不可胜数，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日本史、德国史、俄国史、印度史、伊朗（波斯）史，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的……满眼都是。

人们对历史的渴望，如滔滔江水。出版商意识到这个需求，选题也到了很细腻的程度：一个是从国别、地域上出得细密了，比如乌克兰史、波兰史、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史，甚至南美的乌拉圭、智利史都翻译过来，这两年又开始成批出版各大城市史，不胜枚举。我预计，这类书会越出越“邪门”，最后出到你能想象的犄角旮旯。另外从话题上，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从古至今的书，重大事件的书，还有很多专题性的书，比如《荷兰三角洲：城市发展、水利工程和国家建设》、《物流改变世界历史》……

为什么？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和国人大规模出国，很多领域都沾上“外”交色彩，加上 2001 年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上承担大国角色，担当大国责任。大国不是随便说说的，大国的核心是大国国民，大国国民的核心是全球意识和视野，这些都要求你虚心、广泛地了解外部世界。这一现象很像二战结束前后，以美国为核心发动的一场对全世界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状况，还有更早的例子：大英帝国试图领跑世界时，它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了解、研究整个世界，足迹未至，眼光已先行抵达。

20 年来，中国人阅读历史的热情，中间目标虽有变化，但趋势从来没变，而且水流越来越大。

小鸟文学：关于中国的历史阅读热，你曾在 2018 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一拨人对外部世界和真实历史的渴求，以及该往哪儿走的思考自觉。我从这拨人的热情中，看到了一个巨大人群的希望所在。或谓，天亮耕地，天黑读书。读历史，早晚都有用。”这两三年是不是更热了？“读历史，早晚都有用”又该如何理解？

刘苏里：更热了。我觉得仅从知识来讲，历史（学）涵盖了所有学科的知识，你可以从历史当中发掘、拓展阅读的（方向），牵出很多线头，从线头捯饬出线条，最后滚出很大的线团，慢慢形成你对世界认知的蓝图。

当然，最一般的说法是，历史当中有太多教训。历史主要是检讨教训，呈现前人走过的道路。我们在什么地方选错道路，迷失方向？我们今天往明天走，什么是参考坐标？这在人群中存在巨大争议。一种认为按规划的道路走。这不扯淡吗？你有能力规划巨大人群未来走的道路？最有价值的坐标，恐怕还是人类走过的道路，成功的、失败的。

对明天来讲，最需要戒备的是不要走以前的弯路和歧路。这个过程当中有陷阱，如果历史案例足够多，我们大概能知道，当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陷阱等在那儿。只有历史研究和作品能呈现这样一个广袤且细密的行进路线，勾勒出一幅生生不息、不断变动的地图。

当然，历史当中更多是人性、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不论卷帙有多大，西方现代史家写的历史书籍都比较好读的原因，它们注重各式人等在历史长河中的行为、思考，以及个体的遭遇和命运。你看《企鹅欧洲史》已出了 7 卷，《哈佛中国史》6 卷共 2000 多页，讲谈社的中国史 10 卷、日本史 10 卷、世界史 9 卷，《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3 卷本一千大几百页，伯里的三卷本《希腊史》1200 页……无不以人

为中心。

历史关乎人，记录人在时间当中的作为，从间谍行为到各种阴谋，战争、贸易、宗教信仰，艺术和哲学……它给你提供几乎无限的认知可能性，其他所有门类作品无法比拟。这就是我说那句话的含义。



万圣书园 2021 年“原创·学术”榜单

02

小鸟文学：在‘原创学术’的十大书籍中，几乎全是历史类作品。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刘苏里：看到这个榜单，我也只好望榜兴叹。这么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几乎没有一本（入选）。宽泛点说，10 本书完全可以靠上大人文类别，其中好不容易区分出两本不是史学作品，还是偏历史哲学的《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和具有长篇历史叙述的《与时代俱进的启蒙》。跟社科稍微沾点边的（中美外交），是王元崇的那本，（但）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本历史书。

我认为，首先，这个榜单并未完全真实反映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我知道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比较落后，但没落后到这种程度。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我又回头把 847 种和 2000 多种作品重新捋了一遍，还是没捋出一本从标准上够入榜的。

这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有大量社科学者在这个领域耕耘，为什么产生不了入榜作品？我认为跟现在对研究主题的约束，研究者的自我约束，出版者的自我约束有直接关系。像政治学在‘文革’前被取消过，这个国家不需要政治学，只要马列主义就够了，社会学、人类学也遭受过同样的命运，现在似乎又有面临当年危境的趋势。法学，包括法理学（法哲学）、宪法学、公法学，乃至法律史等著作，出版越来越难……整体社科领域的上下游生产让人非常沮丧。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提几部无缘榜单的作品：唐世平《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很可惜，它主要是没上销售的基础线；翟志勇 2021 年出的两部作品，《公法的法理学》，情同唐世平的书，而销售很棒的《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却因为我知道它被删掉了三篇重要文字而忍痛割爱；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情理与正义》，版权页是 10 月，到货时已近榜单收尾，它是一部给 EMBA 学员的讲稿，写得从容而通透，但严格讲，它是一本伦理学作品。类似例子还能举出一些。对了，我知道，有若干本重要的社科作品，还在出版机构的手上转悠呢！天知道何时能与读者见面。

小鸟文学：在“原创·学术”这个榜单里，你有想特别提及的书吗？

刘苏里：有一本书，《与时代俱进的启蒙》，我简单说几句。这本最后入选，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它的思想性和启蒙这个话题。你注意下“翻译·非学术”榜单，里面还有一本《反启蒙》。因为要再说说这个话题，我还重温了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等有关的书籍。

启蒙这个话题，跟中美关系一样，一直很主流，多年来作品层出不穷，彼得·盖伊的大作《启蒙时代》最有名吧？2021 年也出了一批。可是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不同声音，就是反启蒙。当然，我早知道西方有这股“暗流”，也可以说是明流，由来已久，而《反启蒙》这本书对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做了系统梳理，让我大开眼界。《与时代俱进的启蒙》，跟平克《当下的启蒙》，主题非常接近：为启蒙辩护。一个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思潮，需要学者们用力辩护，这本身就构成了问题，对吧？可以说，启蒙这件事，需要弘扬、辩护，但也需要辨析和反思。

事实上，“现代”这件事情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太多问题，很多负面的东西，越来越明显，

比如“政治正确”下的各种作为。可是我们怎么能否定它塑造了今天人类的一切？不能！（当然也）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它进行辨析和反思。人类往现代方向走，滚滚洪流，退不回去的，但停下来听听“反启蒙”的声音，不是也很有必要么？其实呢，跟“反革命”对应着“革命”一样，“反启蒙”思潮通过对启蒙过程的批评和约束，为人们纠偏现代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考向度或路径。

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中世纪。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实际就是启蒙人给起的“外号”，流行的说法叫“污名化”。他们讨厌中世纪，就跟我们讨厌一些时代、状况一样。总之，我希望这个榜单反映读者对两家之言的关注。世界没有百分百正确的東西，有也是“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人类至今还没有能力彻底了解其谜底。

小鸟文学：我有一个疑问，严格算来，像《中美相遇》《隳三都》《法度与人心》《与时代俱进的启蒙》更偏向于通俗或公共写作，为什么把它们也放进学术著作的类别中？

刘苏里：王元崇的《中美相遇》，外形确实是公共写作。我把它放在学术这一块，有两个重要的理由，一个是作为一部外交史或国家关系史作品，它里头有相当比重的故事、材料，我们此前完全不知道，给了我很多启发。

另一个，我们在 2021 年几乎看不到研究中美关系的新作品出版，有一些，比如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是重版图书，另一些写得很糟糕。从任何角度看，中美关系都是极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世界格局塑造有着重大影响。要有一本书反映今天人们非常关心，又有相当水准的有关作品。王元崇出身学院派，但他很会讲故事，写作手法颇有西方史家风范。故事讲得好，不意味着“非学术”。

周思成的《隳三都》，我一直以为是跟《大汗之怒》一样的通俗作品，收到书很长时间没打开。后来一看，发现它几乎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它是一本填补空白的著作。此前我没见过有人写金国灭国的专著，不少作品，比如日本讲坛社的中国史，涉及此段历史，都是很短的段落，有的著作干脆一笔带过。

另外，从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开始，我才确切知道国内学者战争史研究，有一大块缺失，即有关战争中的战法、战术、武器的研究。李硕的书对我有开蒙之效，才慢慢区分出谁写这个领域写得好。周思成重点叙述的三场战争，都很注重写战法和武器，用了很多此前史家少有注意的材料。

第三，这本书有一种颠覆品质。我们长期并不真的重视“少数民族”政权，尤其中原政权同时在场时，比如关于西夏、辽、金的研究，与它们的重要程度，研究比重很不相称，周的作品主角是金政权，而且专写金政权的灭亡，令人唏嘘。

赵冬梅前年出的《大宋之变》，我的评价就很高。去年她出了两本书，《法度与人心》和《人间烟火》，我都翻过。《法度与人心》让我眼睛一亮。一个中生代的历史学家，能在历史哲学向度上，评点制度和人心的关系，说得这么清楚、透彻，比较难得。从她的研究中，还能看到启蒙思想家有关话题的影子，比如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中国史家，容易忽视这个方面，一些很有天才的研究，还做不到透彻，能力是一方面，环境所限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赵冬梅把法度与人心的关系写得透彻，还牵扯一个学术良知问题——我要把我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哪怕别人会因此有什么联想。

它是一部非常难得，带有思想性的制度史作品。它对我们认识在中国这一片土壤里头，制度如何而来？人心又如何支撑它，使其续命？这个制度为什么难以调整和改变？都有启发意义。

小鸟文学：所以思想含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刘苏里：对，非常重要的指标。不能说故事讲得好，就一定是通俗写作。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E.H. 卡尔《历史是什么？》，都是带有思想性的历史著述。这次入选的《法度与人心》《与时代俱进的启蒙》，都带有这个品质。



万圣书园 2021 年“原创·非学术”榜单

小鸟文学：相比“原创·学术”，“原创·非学术”的榜单从类别看更为丰富，你有什么想评论的书吗？还有通过书观察到的变化或谈论的话题？

刘苏里：非学术这一块，入选的 10 本书几乎代表了我认为 10 个重要的话题向度。比如《圆圈正义》，以前很少有法学思想类写作入选，国内好像很少这方面写得很好的作者，贺卫方、萧瀚是例外吧。我仔细读过罗翔的东西，觉得他真的会写！这让我多少有点意外。此前，我翻过他的《刑法学讲义》，没看出他有这个本事（笑）。罗翔本来是个刑法学教授，很专业，可是他的短文思辨色彩非常浓厚。罗翔给自己定了个位，他自己说，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很多事不能冲在一线，比如遇到案子时，能躲就躲。他读或（接触）过大量案子，心里埋藏这么多有关正义、公正的念想，必须有一种方式释放这些激情、想法和思考。

我认为他找到一种方法。他的写作不是纯粹为写作而写作，也不是专业之余发发议论和感想，而是很刻意写作，把写作当成一场行动！他把古典、近代启蒙作家的思想和刑事案例结合起来发挥，跟每个人的现实处境有着密切关系，非常精彩。

张笑宇针对地缘政治，发明了“产缘政治”概念。他想说，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基础是技术、生产和贸易，对我们整个生活影响重大。他的《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是他即将完成的《产缘与文明》的铺垫，待第三部出版后，我们再来好好说说这个“三部曲”。我比较了解他的研究和写作，分起类来有点纠葛，或许到《产缘与文明》，会把它放到“原创·学术”一栏里。

温骏轩这本书的可贵处在于，他敢于跟传统地缘政治学大师、理论家比肩，重新掀起被一些人认为过时的话题。在他之前，国内研究家，我知道的大概只有丁力写过一本理论著作《地缘大战略》。事实上，我们关于地缘政治的研究远远谈不上透彻，主要还是引进一些著作，比如荷马李的作品，2021 年还有《地缘政治学的世界》等等。《地缘看世界》紧紧扣住腹地亚洲这个中心展开论述，有独到见解，勇毅可嘉。

陈行甲这本书有争议，就现在文字和视频释放出来的信息，他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这不可能。他施政中的种种霹雳手段，包括他心里规划各种蓝图，至少方法上都要打个问号。但他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如此“野蛮”生长，跟他内心比较纯粹、干净，以及怀抱的理想情怀，密不可分。这些重要品质，是眼下最最缺乏的，要对这种品质予以表彰。这本书在这 10 本中销售排名第三，卖得非常好。我对刘拓这本书的评价跟大家不太一样。刘拓不是病故，也不是比如车祸这种意外身亡，而是在访古过程死掉的，可以叫牺牲，令人惋惜。通过这本书，我看到的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大国国民，努力去到现场探索外部世界，他是身体抵达的样板。他的牺牲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建立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认知，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年西方探险家死掉多少人？不计其数。刘拓走了三十多个国家，阿富汗只是他记录的一站。也因此，这本几乎算做“遗作”的书，尤显珍贵。

刘擎这本书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下决心放进来了。同类作品，它销量第一。但最重要的入选理由是，我们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更多是一战以前，甚至 19 世纪末以前，对现当代西方思想，它们的来由和转化，它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我们不容易建立认知坐标。刘擎这部作品花了力气，脉络清晰，文辞优美易懂……可以说填补了空白。相应地，彼得·沃森《虚无时代》入选“翻译·非学术”Top 10，也是出于同样理由。

《张医生与王医生》，是 2021 年度我仔细读的书。第一感觉，它是一本城市史作品。说实话，记录下一场没头没尾的城市“变革”，具有代表性的“两医生”个体、家族成员，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和事——命运的沉浮，乃至“牺牲”，本该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分内之责，却由两位年轻作者“僭越”了。我有所猜测，作者们的“僭越”之举，很可能会开启一个“城市史”写作的热潮——通过记录、解读一个城市（地域）的变迁，达到理解一群人、一个时代的目标。

“两医生”还是一本还愿之作。我评价写作者有一个指标：你对你怀念、珍惜的东西，做过什么努力？努力是否成功？沈阳市是第一作者伊险峰的老家，他的写作投入了情感，又不做作，这很重要，他因投入而对变迁有愤怒和控诉，但比较克制，杨樱的文字和理性，可能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

《清初之遗民与贰臣》是一个小话题，但却从来都没中断过。很多年前出版过一本《明清易代史独见》；赵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什么？我以为是她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前年中华书局出过一本《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2021 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都是证明。这反映了社会心理脉动很深层的部分，今天不展开说了。

小鸟文学：在“翻译·学术”和“翻译·非学术”这两个类别中，从晴雨表或者重点作品，你有哪些想谈的吗？刚聊到启蒙和反启蒙，包括中世纪，都可以放在大话题当中。

刘苏里：一个是海洋，2021 年的作品非常多，像《海权的未来》《征服海洋》《海洋变局》《海洋全球史》，我买了十几二十本这样的书，是个热点。中国是传统的陆权大国，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海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海洋运输、资源开发、渔业、旅游，乃至军事战略等等。

“军事战略”，涉及地缘政治，过去中国人不太重视海洋这一块。不说别的，单看外贸总额，三十年前，你微不足道，海上通道安全，自然提不上日常考虑。中国经济成长，长时间依赖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且随着加工、生产总量的急剧扩张，对海上运输、海外原材料市场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海路的顺畅、安全愈益凸显。

与此同时，跟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争端，渐渐多了起来，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处理的问题。对海洋的工具性质，中国人开始有了初步认识，但基于陆地的海洋战略、成为海权大国的意识，跟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差很远。图书出版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书籍先行这一现象，大概也反映了人群中海洋战略意识的苏醒。



万圣书园 2021 年“翻译·学术”榜单

安德鲁·兰伯特《海洋与权力》的入选，部分为我的说法做了注脚。这本书卖得不错，翻译也不错。它比一般入门书要高级一些，对西方人百多年来的研究有清晰总结，包括海权、制海权的划分等等。兰伯特通过历史上多个具体案例，对海权（国家）的成长、制约条件，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换，都有非常精微的论述。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也很好，不深不浅，非常适合关注此类话题的非专业读者。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内容，跟我们刚才说的启蒙与反启蒙话题有相通的地方。“反智”，现在已成烂大街的指控，有点像某个历史时段相互攻击的双方，指控对方是“反革命”一样，简单粗暴有效。当你谴责别人反智的时候，你好像一下子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一下子就跟“智”是一伙的，自我感觉真“智”了起来。但智到底什么意思，它是知识还是智慧？还是某种能力？甚至是某种方式、手段？它是理性的代言人么？你问下张口就来的人这些问题，估计能答上来的人不多。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霍夫斯塔特的代表作，一年之内出了 5 个中译本，其中比较好的是后浪、理想国两个本子。这一现象极为罕见，年度榜单要反映这个心理脉动情况。这个话题由来已久。还记得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吧，先后也出过不止一个中文译本，影响很大。几年前新星社还推出过苏珊·雅各比《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三本书的共同点是，作者都是美国人。他们的书是美国人骂（检讨）美国人的典型。几本书我都读过，它们在中国读者中受到很大关注，我有人们拿美国人说事儿的感觉。它表达了什么呢？至少一半的美国人都是反智者。其实，霍夫斯塔特也好，布鲁姆、雅各比也好，都是在检讨为什么美国人的心灵出了问题，有真诚，也有精英的傲慢：你（们）有问题，我（们）很正常。这逻辑没办法儿往下推，再推，估计就是“你（们）该死”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入选，尊重了读者的意见。我们也想借此引起更多人注意这个话题，心灵出问题的是不是只有美国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是“智”什么是“反智”，反智的“反”有没有它的道理？顺便说一句，霍夫斯塔特的书，当年是应战写作，具有很强的辩论色彩，日久天长，它成了该领域的经典。

其它比较重要的主题，是中世纪。2021 年出了几种大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大概出了三卷，好几千页。还有翁贝托·艾柯的《中世纪之美》，译品、印制都很漂亮。其实有关中世纪作品，是最近十多年的一个出版热点，2021 年尤为明显。（这背后）一定有原因。我分析，跟中国读者想进一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源有关，相当于补课。

万圣的读者几乎都是启蒙的孩子。刚才我们说过，现代是从启蒙那儿来的，检讨现代问题，我们应该往哪儿回溯？当然是启蒙。启蒙又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西方有一个前现代或者现代早期阶段，再往前，便可溯源到西罗马衰败后，到 13、14 世纪这一段。启蒙之子管它叫“黑暗的中世纪”。

殊不知，现代的几乎所有思想、制度，比如著名的 1215 大宪章，科学、技术、知识、艺术……也都跟这段有关。中国读者对西方文明的了解，绝大多数是通过启蒙叙事，而启蒙叙事要越过那段“黑暗时期”，可这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能记住的大概只有宗教裁判所了，就是火刑、烧人，其它一片空白，但一团漆黑。无独有偶，1949 年以来，我们的“中世纪”，正统叙事也是一片漆黑，除了饮食、书法、绘画等，一无是处。我们自己的中世纪，比西方还长几百年吧？两个字就给概括掉了，“封建”。此后凡事儿打上“封建”标签，就跟“反革命”一样，立马就玩完，没有争辩余地。读者关注西方中世纪，是不是也有回看我们的中世纪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的中世纪从哪儿算起，学界还在争论，但不会超过唐朝吧？日本学界甚至说，唐宋是中国近世转型期呢！总之，我觉得读西方中世纪，有回溯、找真相，也有带着西方看我们自己的味道。读历史热，唐宋不用说，李硕写南北朝，周思成写蒙元、辽金，马伯庸写大明……不都是自我觉醒，探寻自己的过去么？否则怎么解释呢？

《中世纪的王权与抵抗权》入选，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我们一直有个误区，认为西方契约理论是启蒙思想家的功劳，它奠定了公民反抗权，以及政府权力要受到制衡的基础。在这本书中，科恩通过严密论证，指出所谓抵抗权其实来自日耳曼的黑森林，更早可追溯到基督教在罗马的传播，它来自教会反对世俗王权的抵抗传统。这一传统投下的巨大、巨长的影子，一直延伸到近代，直到今天，突出的表现是，政府权力要受到严格制约，没得商量。假如你读过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再看科恩的书，你多半儿会有大惊之感，至少会心一笑：原来我们也曾经、差不多接近过这个传统啊！王莽为儒家理想奋斗到身亡，却在儒生钉上“乱臣贼子”的千秋骂名。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说到《祥瑞》，我想补充几句。张向荣这本书很奇特，是历史写作中，近年不多见的一部，作者自己把它叫作“历史非虚构”。历史还非虚构，到底什么意思呢？作者划定了一个“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见识、个人褒贬”，作为写作、成书的标准。这本书极好的阅读体验，十六字中，最有况味的是“经验见识”四个字。在我看来，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识”，史识，通常表现为作者的冷峻、严肃，可显白可隐晦，但“经验见识”，在试图返回历史现场时，带着今天的视角、认知和感受，或说作者如同驾驶一辆时光机，在历史和现实的轨道上来回穿梭，褒贬、臧否起人物、事件来，潇洒自如，不落窠臼。

其他作品不多说了，说不完。布朗《穿过针眼》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跟中世纪话题连在一起，它的副标题，“350 年到 550 年”，研究重点在“黑暗”中世纪的源头，从一个侧面顺便回答了教会抵抗王权的底气从哪儿来这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东南亚史》的作者瑞德是西方这一领域的顶尖高手，这本书入选，呼应了我们刚才说的海权话题。全世界都感觉到了，现在最危险的区域就是南海，不了解东南亚，怎么理解它“最危险”？



万圣书园 2021 年“翻译·非学术”榜单

05

刘苏里：“翻译·非学术”这块比较好说，其中有 5 本传记或回忆录，包括《伦敦日记》《伊藤博文》《鹤见俊辅传》《苏联解体亲历记》《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代表了当前社会心理脉动的几个向度。

《伦敦日记》和《苏联解体亲历记》是一组，但方向不同，如果你再和《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这本 25 年前的老书对照看，对，还有约瑟夫·C·格鲁的《使日十年》，那就太有意思了！多勃雷宁是当年苏联驻美大使，在任四分之一世纪，格鲁出使日本，整整十年。迈斯基（《伦敦日记》作者）多少年我忘了，前后二十来年吧？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作者），如果没记错的话，来来往往苏美，也有差不多 20 年。这都什么概念啊！跟我们的“经验”太不一样。

这些书的作者，说是国家使者，但又都是大国博弈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很难想象吧？一个大使扮演着玩家角色。这些非常不起眼的知识，却是我们此前极其缺乏的。多勃雷宁在美国待了 25 年，总书记换了几任，他不换。迈斯基也是，外交部长走马灯换人，他却越升越高。他们都是苏联时期的驻外使节，本来都是过人之才，时间让他们熬成人精儿。这是其一。

第二，迈斯基也好，多勃雷宁也好，跟美国人、英国人接触、交际范围之广，我们的驻外大使怎么比？第三，你完全分不清楚他们是大使还是间谍？谁都知道他们负有谍报使命，却都能在驻在国长袖善舞，获取如此多的情报。多勃雷宁给自己的回忆录起名《信赖》，大概有双重含义吧，古巴导弹危机，他就在现场，不仅是大使

身份，甚至以私人身份获取、传递关键情报，这里有没有美国人对他的信任？这些都不曾是我们有过知识。

在我们的经验中，国际政治的牌桌是个黑箱，现场人也未必真知道决策如何做出来，被动执行而已。这两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是，当决策者真当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时，常常让人感觉滑稽。你并不能时时看着牌桌，大使便是你授权的代理，很多时候替你做出决定，先斩后奏，即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这个气度，便不会有有效的外交，你当不好大玩家的。

当然，我上面说的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权限很大，但很职业，都以维护国家利益为行动准则。这些回忆录，呈现了大使工作的专业性、灵活性，是很好的教材。

2021 年有两个日本人的传记入选，也是历年来的第一次。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伊藤博文，另一个是大家非常不熟悉的鹤见俊辅。

《伊藤博文》卖得很好。不知是否巧合，去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可能跟伊藤博文诞生 180 周年有关。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伊藤博文的评价相当不同，但我认为他是日本近代开国后最重要的政治家，领导了日本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制订和颁布。我猜，《伊藤博文》畅销，与人们在关键历史时期呼唤关键人物的心态有关。

事实上，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在历史关键转折时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不说了，很多，即便东方，像土耳其这样国家，也因为出了凯末尔，才推动老苏丹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就日本而言，二战后的吉田茂，向现代过渡的奠基人伊藤博文，也是这类人物。伊藤博文不是普通的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是大立法者，跟俾斯麦、华盛顿差不多。这样人物确实罕见，但关键时候出现了，使得走向现代国家这件事成为可能。这本书作者长期研究伊藤博文，行文免不了有夸张和颂扬之嫌，但他勾勒出的传主，从事功到政治品格，是基本可信的。

战后日本有两座思想山峰，一座是丸山真男，一座就是鹤见俊辅了。两位思想家在中国的知名度很不一样，丸山出名，鹤见很少人知道。其实，国内出过他的代表作《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过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对他的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都没让他走进知识大众视野。这次“一页”推出他的传记，配上孙歌老师的长篇导读，能不能被更多人关注到？

差不多十年前，我读鹤见俊辅研究日本知识人“转向”问题，深受感触。很大程度上，他自己就是“转向”的代表，不过不是他批评的那种。他是哈佛毕业生，具有国际视野，反对日本打太平洋战争，可战争开打后，他从美国跑回来抗美；战后，他又深刻检讨日本出了什么毛病，导致向美国开战；麦克阿瑟督促日本战后修宪，他也积极拥护；随后，他又参与对修宪的检讨，坚定维护宪法和平条款。

你会发现，鹤见在历史潮流当中卷来卷去，却有一脉相承的东西：主张和平，为此穷尽知识人的角色担当——从他身上你还会看到，一个知识人在历史关键转折时期，秉持怎样的信念做出选择，不负人民期待。鹤见和丸山，都对日本人百多年来的精神演化进行深刻剖析和批判，他们彼此欣赏、相互激荡。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纳粹与书》，性质类似，都是有关“记忆”的作品，但角度有所不同。关于历史记忆，是最近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的话题，哲学家（保罗·利科）、文学家（利季娅·阿莱夫·詹姆斯）、史家（太多了），乃至艺术家们，都介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大合唱”。为什么？不忘过去教训，“捍卫记忆”（利季娅那本书的书名）的权利。

《纳粹与书》虽是小众题目，我猜读者看重的是它的副标题，“追寻被掠夺的历史记忆”。纳粹想通过消灭人们的记忆站稳脚跟，结果失败了。现代一切极权主义，都试图通过消灭记忆来实现统治目标，但无一成功者，说明捍卫记忆的努力具有强大力量。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作者娜塔莎·马丁，听上去这名字有点怪吧，名是俄国人，姓却是德国人的。她还真是跨国作家，祖籍俄国，国籍德国。我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这两个民族—国家，都遭受过现代极权主义的祸害，整个民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同时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是极恶政权的样板。

马丁记录了她自己“寻亲”的故事，开头几乎是个意外，过程一波三折，从渺无迹象到逐渐清晰，最终编织出家族图谱。她寻亲故事的启发意义，是一点点呈现出来的。作品的可贵之处，不是为了控诉、谴责，而是记录和呈现，将评判留给读者。

《美利坚的民族》这本书非常值得多说几句。我有关于美国非常多的知识，但这本书还是让我感到了震惊。作者把美国大卸十几块儿，指出美国从来就是“分裂”的这一事实，为坊间流行的关于美国红洲—蓝洲、北方—南方、激进—保守、左—右、穷—富等等争议，画出一幅轨迹鲜明的地图，并给出了发生学解释，让我这种自觉具备很多美国知识的人，倍感震动，也很惭愧。

我之前是读过《阿尔比恩的种子》的（把美国划分为四大文化—宗教区），还有其它几部近年流行的著作，比如《乡下人的悲歌》《新阶级社会》《故土的陌生人》《下沉年代》等等。《美利坚的民族》这本书像是总结性作品，把美国由来已久的分裂、难以整合，为何总是吵吵闹闹、打打杀杀、分分合合，其肌理描得一清二楚，为我们了解今天的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

美国何以美国？也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不同文化、宗教信仰背景下的群体，在争吵中不断重组，以妥协寻求共识；仗打在明面上，从不寻求你死我活。如果 2021 年让我只介绍 5 本书，它肯定是其中之一了，比入选的大多数作品都重要，写得好，翻译得也好。

我也提醒读者们关注雅尼斯·瓦鲁法克斯的《房间里的成年人》，写希腊债务危机时，各种约束、反抗力量大博弈的故事。作者本是经济学家、时评家，却阴差阳错地被推到财长位置上。也因此，使得他作为知识人，有了下场踢球的机会，一窥各种势力如何表面花言巧语，私下里干着贪婪、自私、损人利己的勾当。瓦鲁法克斯是有名的左派，却给左翼人士如何面对真实的世界，树立了光辉榜样。

06

相比五年前，万圣新书采购品种缩减一半，但所幸的是，仍有不少好书

小鸟文学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是一股重要潮流，但期间有许多次变化，时而无比热情，时而被迫中断，时而回到传统，等等。如果我们把 2021 年的翻译书籍作为节点，相比之前，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观察或触动比较大的感受讲讲吗？

刘苏里：从 2017 年开始，引进版图书遭受大规模压缩。2020 年年终时，我认为 2021 年会哀鸿遍野，但到 2022 年初总结时发现，在如此严酷的局面下，出版人还是为读者贡献出了太多的好书。很多好书无缘榜单，像《切尔诺贝尔的午夜》《身份政治》《中世纪之美》《激情、技艺与方法》《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债务与国家的崛起》《内战之殇》《英国面孔》《宋代中国的改革》《帝国代理人》《冷战的终结》《诸神的黄昏》《创造新日本》《古今之争》……太多了！还有一些好的小说，都只能忍痛割爱。所有选择，最终留下的遗憾，比结果带给人的兴奋也许还要多，有时让人感到很受挫折。

所以，每到年终“结账”时，我都对出版界那些努力出好书的人们，对作者和译者，报以极大的敬意和感激。他们让我们不仅有书可读，还有书可卖！他们从未减弱热情，是他们抵住越来越窄的大门，让读者通过他们，保持与内外知识世界的联系，汲取营养，感到吾道不孤。我觉得这个努力非常重要，关乎国运。知识和思想，是支撑国运最重要的实力。

出版界努力争取译著出版也是有商业考虑。但多年观察告诉我，有些事是这样的，你拿着显微镜看是一回事，比如出版的商业原因，但拿望远镜再去看整体，你会发现其中更大的价值。出版界的努力我认为带有相当强烈的抵住色彩，连同上游的知识生产者，他们在共同抵御愚昧、自我封闭的力量。他们为国运冲锋陷阵。这就是斗争的真谛。

2019 年下半年以来，翻译作品数量被严重压缩，两年多来，似乎又达到某种平衡。最近几年，我常跟出版界朋友聊天，说到具体处，他们都很不乐观，各种故事可做佐证。他们又说，可一到万圣，看到新书台琳琅满目的好书，像充了一回电一样，信心大增，回去要加倍努力出好书。2022 年刚过去半个来月，又一批好书入店、上架，再次证明出好书的努力，没有停歇下来。

当然，我现在不敢特别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比如原来好书是 3000 种，后来变成 2000 种，再变成 1000 种、500 种，只有到 200 种时，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好书真的快没了。我估计等不到那一天，万圣也该关门了。看上去每年只甄选 40 本书，但没有一个更大更深的池子，是万难实现的。千里挑一，是万圣年度榜单的有趣之处，虽然留有遗憾。

我现在可以给你个数据。万圣 2021 年新书采购大体上是 2016 年的一半。等比放大，我估计，万圣采购主力品种，引进版图书压缩了不止一半。换句话讲，很多好书被压缩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它们领不到准生证，连当黑户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巨大的损失。但即便如此，至少到 2021 年为止，我认为，跟外部知识和思想的世界，大门还开着，我们还勉强跟着它们的步伐，前行。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 2021 年终回顾

关于 2021 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每周一篇。



图片来自 [Yolanda Suen on Unsplash](#)

档案

媒体批评的艰难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一期。

刘学州、新京报与媒体批评的艰难

寻亲少年刘学州的自杀，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如一诺所写：

“刘学州一步步走上绝路，是由一系列重大的违法的侵害性事件对个人的伤害造成的。买卖人口、监护人缺失无监护、对未成年人猥亵、长期霸凌、大规模网络暴力、自杀倾向未被干预……在这其中哪怕有一步，有了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干预，这个悲剧可以不必发生。”

在这个系统性的悲剧中，一些人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凶手”：《新京报》。网上有不少人说，是《新京报》杀死了刘学州。

在事实层面，这样的论断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在《新京报》对生母的采访报道之前，是否就没有网络暴力？对刘实施网络暴力的人，是否真的是在看了《新京报》的报道之后开始施暴的？在目前对《新京报》的批评文章中，我还没有看到这些证据的存在。

在价值层面，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和监督是应该的，报道的专业操作和伦理规范问题绝对值得检讨。但是，我想提醒三点。

第一，对《新京报》报道的批评，不应遮蔽对系统性问题的探讨。如果只是简单将罪过归咎于一家媒体，而不去反思刘学州短暂的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苦难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没有人能够干预和帮助，为何普通人有那么多的恶意，平台又是如何促进和放大这些恶意的，那么我们也无力阻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第二，我们要区分“反媒体”的势力和正常的“媒体批评”。区分的标准很简单：前者主要为了追求流量或其他利益，后者主要为了参与和贡献公共讨论；前者希望媒体死掉，后者希望媒体正视和改正问题；前者能提出的方案，就是干掉媒体、污名记者，拥有一个更一元的舆论场，而后者则希望有更多元且健康的声音。

这两天攻击《新京报》的一些营销号和大 V 就可以归入“反媒体”的类别，比如[曾经洗稿川大学生媒体](#)的“赫兹实验室”。他们的文章冲着情绪和流量而去，打着正义的旗号，示范着丑陋的姿态。

第三，我们应该思索：《新京报》报道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编辑记者“无良”吗？归咎于个人品质和能力问题，是最简单也最懒惰的方式，也是不能充分捕捉现实的方式。一家传统纸媒，为什么将工作重心转到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在制作短视频的过程中，又为何急于将单方面的说法播出？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牢牢控制着流量的今天，我们真的有土壤去支持理想中的充分的、深入的、慢一步的报道吗？更刻薄一点说，今天在网上大骂《新京报》的一些人，如果真的有一篇深度报道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读吗？

这并非为《新京报》的编辑记者辩护，他们理应有更高的专业追求，理应反思报道的问题。但我们都应该知道：靠个人的意志品质是靠不住的，我们的媒体需要更好的支持条件。甚至可以说，他们需要一场救赎，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世界里，已经被彻底异化了。关于刘学州的报道，就是异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而这种支持和救赎，绝不是将媒体打为“无良”、“凶手”就能完成的。

以我在纸媒工作的经验，我知道的是：一份报纸的业务讨论和批评做得最好的时期，就是报社资源最多、最强马壮的时期。而当一家媒体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时候，没有人会有精力去反思业务问题、提高业务水平。

同样，在媒体活得最好的年代，“媒体批评”也是可以做得最好的，我们可以放心地扮演啄木鸟，将大树敲打得更直。可是在现在，做媒体批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媒体已经积贫积弱、恶敌环伺，反媒体的声音轰轰作响，我们说的话有人还听到吗？听到之后，媒体又真的有余力去反思和提高吗？

最后想补充一点：在刘学州的悲剧中，需要多关注平台的角色。一方面，平台的诸多设计在客观上方便、容纳甚至鼓励了网暴者的行为，促进了网暴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和媒体比起来，平台公司的财力雄厚（其实，媒体的衰落和平台的兴盛直接相关），理应处于一个可以更好地批评与反思的位置。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网暴。当时，我找 B 站的员工帮忙，问能不能暂时关掉我视频的评论区和弹幕，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一条条地手动举报吧。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我当然是点“举报”点到手抽筋也只能完成九牛一毛。我想我当时面临的绝望，比起刘学州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但那样的绝望足以令人刻骨铭心。

我最近读了

01

[我们应聘过骑手，打过卧底电话，看了 1907 份判决，最后拼出了这部外卖平台进化史](#)

“致诚劳动者”这个专业的法律团队，把外卖平台背后的用工问题研究了个透彻。它揭示出一个赤裸裸的真相：外卖平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神话，但它的“先进性”是否真的建立在更先进的生产力上？

之前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算法。尽管人们发现算法指向的是对外卖骑手的压榨和围困，但起码，算法还算是一种先进技术，不是一家公司随随便便就开发得出来的。

但这篇演讲揭示的是，至少从 2017 年之后，外卖平台获取的利润，就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用工模式设计，来源于打碎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来源于在骑手遭遇意外之后不必承担足额的责任。而这些设置是法律上规避责任的游戏，这种降低成本的方式，与所谓的互联网新经济、与更先进的技术，其实都没有太多关系。

02

[金晓宇让双相情感障碍流传更广 但这不是一个天才病](#)

强化「天才」的刻板印象，除了会让部分患者有相比之下自愧不如的沮丧和落差外，也会导致社会、家庭对于亲历者期待的偏差。

03

[李大同：零星回忆，送行老徐](#)

1月 6 日，原《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去世，李大同、贺延光、谢湘等老一辈新闻人均撰写了回忆文章，其中又以李大同的文章最为详尽，重现了火热的八十年代里，一家重要报社的负责人是如何保护下属、如何尽力支撑起报道空间的（这篇发表在微信上的版本已经经过删节）。

04

[访谈 | “木兰的故事”：创造打工姐妹自己的文艺](#)

这是一个祛魅的艺术现场，不粉饰现实，不承诺未来，只是记录和再现一群人生命中某些经验的碎片。在当下中国，流动打工女性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 1 亿。她们生命经验中的若干碎片拼在一起，就是我们所有人身处其中的一块巨大而坚硬的现实。

05

[Chien-Shiung Wu, trailblazing woman in nuclear physics, was my grandmother. I wish I knew more about her private universe.](#)

2021 年年初，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出现在美国邮政局发行的纪念邮票上。很多人认为，吴健雄应该和李政道、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奖，她未能获奖的原因可能与性别有关。

这篇长文的作者是吴健雄唯一的孙辈——她的孙女、《华盛顿邮报》记者 Jade Yuan。文章写得不动声色，就像是在闲话家常，读来却非常动人。

文中说：“她希望看到的就是生命的无限可能，是把周围的障碍推倒之后你能获得什么。在她的那个年代，很少有女性、华裔会被看到、被尊重，而她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被看到、被尊重。”

06

[Group Narcissism Is Everywhere](#)

《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叫做“群体自恋”的概念，它指的是“认为自己所属群体的伟大没有被其他人充分认可”。群体自恋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群体，更是对其他群体充满偏见和恶意。

群体自恋者不仅讨厌外部势力，对“内部的敌人”也是高度警惕。讽刺的是，群体自恋者其实更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离开群体，以及将群体中的其他人当成实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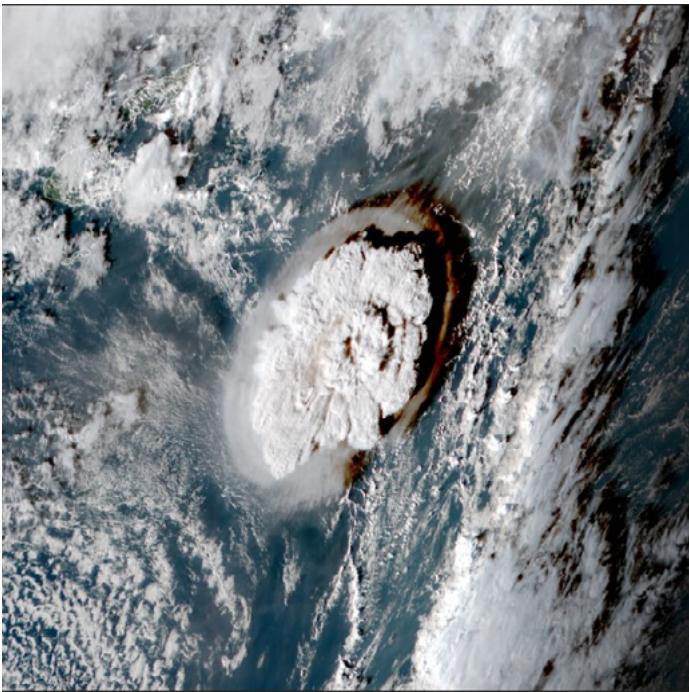
目标的工具。

陷入群体自恋的人，有可能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但也有可能是那种在内心深处充满不自信的人。他们深深怀疑自身的价值，感到脆弱和不安——或者换句话说，玻璃心？

群体自恋并不能提高个体的自我尊重。相反，群体自恋者其实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当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群体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怀疑自己个人的价值不被认可。

群体自恋者在各国、各政治派别都存在。看到以上描述，你想到的是哪个群体？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免费版 newsletter](#)。



图为汤加火山喷发时拍摄到的卫星图像，来自 CSU/CIRA 和 JAXA/JMA

档案

“在我看来，这就是赋权”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科技、环境和文化新近发生的事情。

01

科技 / 技术

TOPIC：乔·罗根、Spotify 与音乐人之战

当个人在网络上发布不当言论时，平台是否应当为此担责？过去两年，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将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各大社交媒体拉入漩涡。如今，又轮到了音乐爱好者。

一月下旬以来，以加拿大知名摇滚乐手尼尔·杨 (Neil Young) 为首的一众音乐人、播客创作者，陆续宣布抵制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并下架自己在平台上的作品。起因是一档播客节目“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去年，它被 Spotify 以一亿多美元买断，现已一跃成为全美人气最高的播客。

节目里，53 岁的前综合格斗解说员乔·罗根漫无边际地谈论着喜剧、格斗、致幻剂、甚至量子力学、政治、医学。针对新冠疫情，他不仅自己表达过反疫苗言论，还邀请罗伯特·马隆 (Robert Malone) 博士作为嘉宾。此前，马隆因对 COVID-19 发表误导性说辞而被 Twitter 封号。

数百名医学专家因此联合，敦促 Spotify 进行更严格的内容审核。而 Spotify 的无动于衷直接导致了这轮音乐人对其的抵制。紧接着，Spotify 应允了尼尔·杨的下架要求，在播客明星和音乐人之间，选择了前者，引发更强烈的连锁反应。

作为全球最大的音乐流媒体服务，Spotify 一直享受着作为技术平台带来的豁免，即平台无须为其托管内容担责。在回应此事时，该公司也明确表示，不会担任“内容审查员”的职责。但经此一役，人们发现，它正变得愈发接近于一家媒体公司，有意识地挑选内容，高价买断网红或流量明星，并因此获利。最新报告称，其播客相关的广告收入增长了 40%。

相比音乐，播客用户的停留时间更长，提供了更多广告投放的机会。普华永道估计，2020 年播客广告支出为 8 亿美元，到 2024 年将翻一番以上，达到 17 亿美元。但它也成为错误信息传播更便捷的一条通道。“它就在你耳边。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数据分析师瓦莱丽·沃特沙特 (Valerie Wirtschafter) 表示，“因此播客在听众中拥有一定的权威和可信度。”

不仅是播客，对更具亲密感内容的消费也助长了 Newsletter 这种更原始的点对点通讯的回潮。2021 年 11 月，Newsletter 订阅平台 Substack 宣布付费订阅量突破 100 万，是前一年的四倍。而根据反数字仇恨 (CCDH) 一份新的报告，通过在 Substack 上给订阅者发送内容，“疫苗怀疑论者”这一年内获取了至少 250 万美元的收入。

IN THE NEWS——

Facebook 有史以来日活用户首次下降。2 月 2 日，Facebook 去年 10 月更名为 Meta 的母公司宣布，第四季度 Facebook 流失约 100 万每日活跃用户。消息一出，Meta 股票应声暴跌 26%，超 2300 亿美元市值蒸发。Meta 对投资者表示，苹果修改默认隐私设置，对其广告销售造成极大冲击。去年 4 月 iOS 升级后，苹果允许 iPhone 用户在开启 APP 时，手动选择广告商“是否可以跟踪”，结果大部分用户都选择阻止追踪。这个改动看似简单，却深刻影响了社交平台原本的个性化定制广告销售策略。

被予以众望的“元宇宙”部门也没有报来喜讯，Meta 的增强和虚拟现实部门 Reality Labs 首次公布业绩，显示去年该部门损失近 102 亿美元。今年，这个数字预计还会继续显著增长。但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打消人们的热情，根据一项统计数据，自去年 11 月到今年 1 月，也就是 Facebook 宣布更名之后，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共有 86 个应用在其标题或描述中添加了“元宇宙”(Metaverse) 的词汇或概念。

Google 推出 Topics API 取代 cookie。苹果的默认隐私设置更新，只是整个数据隐私变革的冰山一角。**早在 2020 年初**，Google 就宣布，到 2022 年底（后被推迟到 2023 年），Chrome 将不再支持第三方 cookie。这个**存在了近 30 年的发明**，提供了网页缓存，也为广告商带来了巨大的定向投放市场，但这种捕捉用户浏览习惯并发给第三方的做法，也存在隐私滥用和泄露的风险。此前，Google 已经提出了一套**复杂的 FLoC 系统**，工作原理是将具有相似浏览历史的人组成一个“群组”，再定向投放，但人们仍然担心，当这个群组的划分足够细足够小，定位到单独的个人仍是有可能的。而最新推出的 Topics API，目标则是进一步模糊个人身份，根据浏览历史列出几个宽泛的大项，比如“足球”、“政治”，供广告商参考，并允许用户随时访问，手动修改。

马特·达蒙，在火星种土豆，为加密货币代言。最近一个月，大荧幕前等待最新《蜘蛛侠》电影上映，或是观看体育赛事转播的美国人，很多都看到了**这样一则广告**：马特·达蒙身着黑衣，走过一个宽敞的场馆，身边浮现航海家、飞行员、宇航员等探险者的身影，缓缓道出广告词：命运眷顾勇敢者。最后屏幕定格：crypto.com。之所以选择马特·达蒙，《纽约时报》认为，是因为他对这个行业目前主要的营销对象——年轻男性，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再配合广告词，“这相当于对男子气概的一种嘲讽：真男人，就会购买加密货币。”广告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潮水般的批评，将投资虚拟货币比作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探险，被认为“无耻至极”，**加密行业的好莱坞**也被视为一场“道德灾难”。



《兔子》 (1986)

NFT 是艺术么？维基百科的编辑认为不是。起初，编辑们只是想讨论一下“在世创作者最昂贵的艺术品清单”这个词条。公开拍卖作品中，该词条榜首为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 (Jeff Koons) 著名的雕塑作品《兔子》(9110 万美元)，但若纳入 NFT，这个数字就会被轻易超过：视觉艺术家 Pak 的 NFT 项目 Merge 去年 12 月拍出了 9180 万美元的高价。尽管许多媒体都将这场拍卖视为“刷新了记录”，维基百科的编辑最终还是否决了将该作品纳入清单的提议。此举在加密社区引发愤怒和混乱，但只是更加暴露出 NFT 身份的模糊。数字艺术家将这种作品上链，以赋予其所有权的做法，视为制作和销售艺术品的媒介；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金融工具**，无法比同于艺术品本身。

Twitter 测试“反对”按钮。社交媒体一度是一个充满粉红爱心和大拇指的地方，但这几年，Twitter 和 Facebook 都在不断试探引入一些更负面的情绪。继 Facebook 引入“愤怒”、“悲伤”的表情回复之后，Twitter 正在严肃考虑添加“反对”按钮，也就是一个向下的拇指或箭头。近日，官方宣布将这项**测试扩展到全球范围**。不同之处是，Twitter 的“反对”并不公开展示，只被其内部作为参考，至于真正投入使用后，“反对”的数量是否会影响一条评论的显示顺序，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为止，Twitter 得到的反馈是，“反对”选项的存在“提高了 Twitter 上的对话质量”。

静音 AirTags 被用于陌生人跟踪。当一个小巧的设备被设计出来追踪钥匙、钱包时，它也为盗窃犯和跟踪狂提供了极佳的便利。一月初，一位纽约的模特**发现自己包里**

[被塞入一个陌生的 AirTag](#)，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跟着她到处走动，也记录了她的所有行踪。去年下半年，加拿大也曝出多起利用 AirTags 偷窃高端车的案子。在原本的设计中，AirTags 如果与主人分开的时间太长，会发出哔哔声，但将其消除并不困难，一些被改装静音的 AirTags 也被发现在[网络上公开销售](#)，引发广泛担忧。

运用加密货币，阿富汗人绕过塔利班和崩溃的银行体系。2015 年，社会活动家 Fereshteh Forough 创立了 Code to Inspire，向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教授编程。去年 8 月塔利班接管之后，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饥荒，制裁之下，阿富汗与全球金融体系隔离，银行系统瘫痪，也导致来自国际的人道主义救济难以抵达。这时，Forough 发现，当地有一些交易所仍在接收加密货币，由此，她开始定期通过泰达币，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为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她们能负担医疗、食品等日常开支。对于阿富汗女性，[Forough 表示](#)，加密货币还有额外的好处，不管身在何处，都不用担心财产被掠夺和没收，“在我看来，这就是赋权”。

在巴西，TikTok 转录成为一场零工噩梦。工作内容就是将视频中的话录成文字。一名项目经理曾告诉工人，转录文本将用于提高 ByteDance 的人工智能能力。[据 The Intercept 采访的工人](#)，每转录一小时音频可赚取 14 美金，但由于 TikTok 大多为几秒钟的短视频，累积到一个小时的素材量需要花费大约 20 小时工时，平均下来每小时工资仅 70 美分，为巴西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三。但这些零工工人并不受最低工资的保护，甚至没有正式合同。与此同时，去年，[TikTok 在全球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 10 亿](#)，巴西是其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同性交友软件 Grindr 从应用商店下架。[Grindr 官方回应称](#)，由于该应用程式无法配合去年 11 月出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在 1 月 27 日中国各相关平台下架。

让网络供应商加上“营养标签”。1 月 27 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投票批准了一项提案](#)，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一种类似于“食品标签”的信息表，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顾客，比如安装家庭宽带的人，展示服务内容。就像食品包装会显示卡路里、反式脂肪、盐含量，宽带标签上也应包含价格、网速、数据限额等其他详细信息。此举背后的含义是，网络已经成为日常必需品，应像食品一样，对消费者更加真实透明。

Wordle，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玩的文字游戏。规则很简单，六次机会，猜中一个五个字母的单词，每天刷新一次。起初，[软件工程师 Josh Wardle](#) 只是想为喜欢玩猜字的爱人设计一个游戏。但很快，这个名为 Wordle 的小游戏就风靡全球，两个月之内，玩家数量从 90 人激增到超 30 万。它是一种极致简单的乐趣，又不至于沉迷——一局可能只需三分钟。尽管一直保持免费，Wardle 仍从这场走红中获益。1 月 31 日，[《纽约时报》宣布七位数收购 Wordle](#)。Wordle 也衍生出了受其启发的各种语言版本，[根据 Sixtstone](#)，至少有五款类似游戏出现在中文社交平台，只不过猜单词变成了猜成语。

02

环境 / 生态

TOPIC：汤加火山爆发后续

1 月 15 日，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发生喷发。[美国宇航局估计](#)，本次爆发的威力相当于千万吨级的 TNT，爆炸声一直传到阿拉斯加，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球上发生的最响亮的事件之一。喷发造成巨大的火山灰云，海浪横穿太平洋，斐济、新西兰，乃至美国、日本的海岸线都受到影响。

在一万多公里外的秘鲁利马，海啸被认为造成了[一场大型的生态灾难](#)。秘鲁最大的炼油厂受到冲击，近 12000 桶石油泄漏，沿着海岸分散蔓延，波及两个自然保护区。鱼类、海鸟覆盖在焦黑的石油中，上百名渔民受灾。[秘鲁总统将其描述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环境灾难。环保组织指责该炼油厂以及秘鲁当局反应迟缓，没有提供海啸预警。拥有该炼油厂的西班牙能源巨头 Repsol 可能面临超 3450 万美元的罚款。火山爆发导致汤加唯一的[海底光缆被切断](#)，卫星电话受到火山灰影响，造成这个国家的 10 万人口短时间内与外界断联。两周后，[修理船](#)才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赶赴汤加，修理预计会花费数周的时间。

对汤加的救援也面临疫情的困境。自大流行以来，这个国家采取的一直都是“封国”的策略，过往仅出现过一个新冠病例，目前边界仍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只能通过“[非接触”的方式](#)来接收救援。尽管如此，物资的输送仍然带来了病毒。[2 月 1 日](#)，两名港口工人检测显示阳性，汤加从 2 日开始进入封锁状态。

IN THE NEWS——

2021 年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上千亿。[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统计显示](#)，去年是该企业有记录以来成本第二高的一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保险损失总额约为 1200 亿美元，仅次于飓风肆虐的 2017 年。[咨询公司 Aon 的报告](#)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更加严重和频繁，与气候和天气相关的损失达 3290 亿美元。“最能描述 2021 年的词是‘无情’。”Aon 的主管史蒂夫·博文 (Steve Bowen) 说，“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大规模和昂贵的灾难，但我们真的应该把它当作大自然的一个警告信号，即更多这类事件将会到来。”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 NASA、NOAA [最新的数据](#)，尽管出现了会带来降温的拉尼娜现象，**2021 年仍是有记录以来第六热的年份**。这进一步证明了人类活动对地球温度造成的影响。在中国、韩国、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在内的亚洲、非洲、中东国家，近 20 亿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变暖”不再是新闻头条，而成

为了一个明确的长期趋势。而 2022 年，科学家们相信，只会比去年更热。变暖也影响着目前正在举行的冬奥赛事。[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温室气体保持在目前的轨道上，到本世纪末，包括北京在内，过往所有冬奥会主办城市只剩余一个仍满足举办条件。由于含水量、雪的质量等原因，2022 北京冬奥会赛场几乎 100% 为人造雪。在变暖的背景下，这个技术预计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这项国际赛事。



《不要抬头》（2021）剧照

与愈发紧迫的环境形势并行的，是对这个话题的淡漠。[MediaMatters 的一项研究表明](#)，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广播电视对气候灾害的报道锐减了 53%。[去年 12 月底上线流媒体的电影《不要抬头》](#)也回应了这种漠不关心。NASA 的气候科学家彼得·卡尔马斯 (Peter Kalmus) 表示，这几乎是见过“对气候崩溃的可怕漠视捕捉得最准确的电影”。影片中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角色，知道彗星即将撞上地球，在电视上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们全部都绝对会死的！”，试图引起人们的重视。卡尔马斯说，这就是今天成为一名气候科学家的感受。

化学污染，人类跨过的第五条行星边界。前四条分别是全球变暖、野生栖息地的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过度的氮和磷的污染。目前全球市场上大约有 35 万种人造化学品，例如塑料、杀虫剂、抗生素……它们被不断投放到大自然中，生产和排放已经超过了政府评估和监控其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塑料，如今，从珠穆朗玛峰山顶到深海，都能发现塑料污染的踪迹。[行星边界共有九条](#)，全新世以来互相依存，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人类能够生存。这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在界定上也有许多争议。该研究团队成员，哥德堡大学的贝塔尼·卡尼·阿尔姆罗思 (Bethanie Carney Almroth) 教授表示，“但塑料的总质量已经超过了现存哺乳动物质量的总和。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越界了。”

最新数字，世界上存在大约 73300 个树种。研究人员在 90 个国家和地区跋山涉水，开展实地工作，收集了有关 3800 万棵树的信息。七万多树种中，43% 都生活在南美洲，还有大约 9000 种并未被记录，而是基于统计模型计算出的。统计全球树木的想法，十年前就出现了，随着森林砍伐和气候危机的加剧，科学家们担心许多物种在被记录前就已经消失。这项研究不仅带来了目前世界最大的森林数据库，也提供了一份基准数据，未来这份数据将被用于观察树种数量的变化情况。

由于气候变化，咖啡可能变得更加稀缺和昂贵。[一个新的研究模型预估](#)，到 2050 年，全球最适宜种植咖啡的区域将会减少 50%。巴西、越南、印尼等一些咖啡最主要的生产国，由于气温升高，将变得不再那么适宜这种作物，这将深刻影响当地赖以生存的种植户。相反的，美国、阿根廷、中国等一些非赤道国家，从中获利的可能性会增加。

努桑塔拉，印度尼西亚的新首都，替代正在下沉的雅加达。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群岛”。当前首都雅加达拥有超 1000 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地区之一，但同时，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和沼泽地的地势，也是地球上[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二](#)。迁都的想法 2019 年第一次提出，1 月 18 日，建设计划正式获得议会批准，预计到 2045 年建成。新首都将占地 2560 平方公里，位于婆罗洲岛，绝大部分地区目前仍覆盖着茂密的热带丛林。

矿产大国智利推动矿业勘探国有化。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国和第二大锂生产国，新宪法可能将整体撼动这个产业。近日，[智利制宪会议的环境委员会投票通过](#)，将矿产国有化纳入修宪的提案议程。一旦通过，包括锂、铜和贵金属在内的私人采矿特许权都将立即停止，对全球的金属市场带来极大震动。锂和铜都不是化石燃料，而是面向清洁能源应用的“绿色”金属，去年价格持续上行，此举也被认为将影响到全球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2022 年，北京有记录以来空气质量最佳的一个新年。除夕夜，[北京 PM2.5 指数](#)为每立方米 5 微克，而前一年，这个浓度是 289 微克。这是北京实施[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当日北京部署看护力量 71.4 万人以确保禁放效果。

03

文化消费活动

IN THE NEWS——

法国议会投票归还二战时期被纳粹掠夺的一组艺术品。“这是一项可以形容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文化部长罗斯琳·巴切洛特对立法者说](#)。这 15 件艺术品将被归

还给二战前拥有它们的犹太家庭的后裔。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 和马克·夏卡尔 (Marc Chagall) 等人的绘画、雕塑和素描作品都位列其中。与此同时，位于美国纽约的鲁宾艺术博物馆也决定，[将两件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物送回尼泊尔](#)。去年，一个名为“尼泊尔遗产恢复运动”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有关木制文物被盗的信息，经过调查，鲁宾博物馆证实两件藏品为非法所得，同意归还。过去一年，全球范围内都在[推进文物归还的进程](#)。法国、德国、美国陆续宣布将所藏贝宁青铜器归还给尼日利亚，比利时人也承诺将数千件文物归还给刚果。公众对殖民时代文物所有权的看法正发生激烈的转变，这时常在活动家与学术界之中引发辩论，即文物流动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去年 11 月，[佳士得的一场中美洲文物的拍卖受到中美洲几个国家的联合谴责](#)，现场也有大批民众聚集抗议，最终三分之一的物品流拍。

对博物馆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偶发的道德和公关危机，也要求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今天作为一个机构的价值？我们相信什么，优先级是什么？对过往可能有道德问题的收购，我们如何表态？”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萨布丽娜·肖尔茨提出了这些问题。在肖尔茨看来，传统意义上，博物馆强调自身“收藏”和“保护”的属性，如今这种思维应当发生转变。作为回应，[这家博物馆日前起草了第一套全机构的指导方针](#)，以供一件文物被发现有不正当来源时作为参考。

纳粹大屠杀题材的图像小说《鼠族》在美国田纳西的一所学校被禁。该校董事会给出的理由是，书中包含脏话、裸露内容，以及对暴力和自杀的描述。《鼠族》是首个获得普利策奖的图像小说，基于作者父亲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亲身经历。被禁的消息引发众多反对，甚至于恐慌。在看过校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之后，作者阿特·斯皮格曼说道，“感觉他们好像在说，你为什么不能描绘一个更加正面的大屠杀？”恐慌情绪也与美国去年频发的反犹主义袭击相关。[著名博客网站 Gawker 的评论写道](#)：当今时代的一部分，就是对大屠杀和纳粹时代共识的断裂和消退。我们知道一些词汇，记得一些画面，但作为历史和道德体系，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却已经在党派之争中分解失效。这些时刻之所以会造成如此混乱和痛苦的反应，是因为它们被视为一场危机：我们的文明失去了一个核心的道德指针。禁令也被认为是近期[美国学术审查浪潮](#)的一部分，去年底以来，美国多个州都出现对学校课程、书籍的审查，大量有关种族、性和 LGBTQ 的内容被保守派的家长逐一置于显微镜之下进行审查。

国际象棋大师就《后翼弃兵》剧集起诉 Netflix。格鲁吉亚棋手诺娜·加普林达什维利 (Nona Gaprindashvili) 是首位获得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女棋手。在大热剧集《后翼弃兵》的一个场景中，为了提升戏剧性，播音员提到加普林达什维利的名字，并错误地声称她“从未对阵过男性”。但实际上，到 1968 年，也就是剧集设定的那一年，她已经与 59 名男性棋手交过手。去年 9 月，加普林达什维利对 Netflix 提起诽谤诉讼，索赔 500 万美元。之后，Netflix 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试图辩护自己的创作自由。但今年 1 月 27 日，[加州地方法官驳回了 Netflix 的申诉](#)，认可加普林达什维利的上诉。

2025 年，巴黎人将坐缆车上班。二月初，[新型空中缆车 Cable A](#) 通过了施工前的可行性研究，开通后，将连接巴黎东南郊区几个偏远但人口稠密的社区和地铁 8 号线终点站。缆车线路长度为 4.5 公里，沿途安设五个站点。此方案是为了绕过当地复杂的路面状况，例如丘陵、高速公路和铁路线，被视为节约土地和成本开支的两全之策。由于周边的环境，Cable A 成为旅游打卡点的可能性很小，而是实实在在地作为大都市区郊区“最后一公里”的交通补充。对于当地居民在隐私方面的担忧，目前也已经存在一种解决方式，在经过居住区时，缆车的窗户会自动起雾，变得不透明。

瑞士发现迄今最年轻的一座罗马角斗场。该建筑的风格采用石墙和灰泥墙，表明它建于公元 4 世纪，接近罗马帝国末期。考古学家在监督该国北部阿尔高州的一项施工时，发现了这个椭圆形的剧场。挖掘人员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枚硬币，其年代在公元 337 年至 341 年之间，表明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年轻的罗马竞技场。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档案馆上线。[这个新网站](#) 1 月 24 日正式上线，集结了费城艺术博物馆、马塞尔杜尚协会和蓬皮杜中心提供的超过 18000 份文件、照片和艺术品，包括近 50000 张数字化图像。这个项目旨在“消除机构之间的距离”，让更广泛的公众和研究者能访问和使用这些资料。在这里，人们能看到他第一段婚姻的结婚证、年轻时的照片、大量的往来信件、与曼·雷 (Man Ray) 一次国际象棋棋局的比赛记录，以及珍贵的早期研究笔记、作品手稿，海量的档案和惊人的细节描绘出这个实验艺术先锋一生的足迹。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Pham Chung on Unsplash](#)

档案

“让那些被很多人认为是次要的故事浮出水面”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2 条消息。

阿富汗的公立大学重新开放了，只有少数女性回到校园

自 2021 年 8 月塔利班全面控制阿富汗以来，多数女子中学及所有公立大学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国际社会一直在关注塔利班是否会重新采取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掌权时（1996–2001）针对女性的严厉措施，包括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禁止妇女参加工作和公共生活等。

近六个月之后，2 月初，阿富汗全国 34 个省中较温暖的 6 个省的公立大学已重新开学，女性与男性一同重返校园。塔利班任命的高等教育部长阿卜杜勒·巴齐·哈卡尼（Abdul Baqi Haqqani）宣布，阿富汗其它地区的公立大学，包括喀布尔大学，将于 2 月 26 日对全部学生开放。塔利班还在 [BBC](#) 的采访中承诺，所有女孩将在 3 月底阿富汗新年伊始时返校。

但由塔利班接管以来对女性施加的限制可见，未来仍然不容乐观。塔利班当局拒绝媒体进入大学校园，也尚未正式宣布招收女学生的计划。一位匿名的教育官员对 [路透社](#) 表示，为了分隔男女学生，各所大学有不同的做法，包括性别隔离课堂和错开上课时间。此前，哈卡尼还曾表示，女学生必须遵守着装规范。

拉格曼大学等一些机构则面临女教师短缺的问题。这所大学只有一名女教师，却有大约 270 名女学生。该校校长 Asmatullah Durrani 提到，董事会目前正考虑“招募更多的女性教师”。

目前还没有国家承认新的塔利班政府，随着塔利班寻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和海外资产解冻，国际社会已将改善妇女权利作为谈判的关键部分。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塔利班剥夺了阿富汗女性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据印度 [《德干先驱报》](#)，除了医疗保健及教育等专业领域，妇女被禁止就业，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大多数女孩失去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出租车司机被要求不要搭载没有佩戴特定头巾的女性乘客；一项新法律禁止女性独自进行长途自驾游……根据非政府组织 [人权观察](#) 的说法，这些新的限制使女性实际上成了“住在自己家里的囚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即使进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也几乎没有工作的机会，并将进一步陷入贫困。

阿富汗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在抗议这些措施，要求获得教育、工作和人身自由的权利，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镇压。据 [《华盛顿邮报》](#)，武装分子殴打女性示威者，在她们脸上喷胡椒喷雾，用电棍电击她们。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国际立即行动的 [一份报告](#) 显示，阿富汗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以及其他不符合严格性别规范的人面

临着日益绝望的处境，他们的人身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

你可能还想知道的消息——

2022 威尼斯双年展，欢迎更多女性艺术家

第 59 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将于 2022 年 4 月开幕，本次展览由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担任策展人——她也是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意大利女性。2 月 9 日，官方公布了参与本届双年展的 [213 名艺术家名单](#)，这是自 2005 年以来举办的所有双年展中参展艺术家人数最多的一次，且与往年截然不同的是，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三为女性或非常规性别。

在 [ART NEWS 的采访中](#)，策展人提到，她想要“让那些被很多人认为是次要的故事浮出水面”。无论是超现实主义还是未来主义，所有这些运动都有女性艺术家的参与，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提到她们的名字，塞西莉亚·阿莱马尼希望强调这些故事。自 2020 年 1 月被任命为策展人以来，阿莱马尼一直在纽约办公室远程筹备展览。过去的两年里，她与许多艺术家进行了长期的对话，而这次展览的内容将呈现出交流的结果。展览的主题被定为 [“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来源于墨西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阿莱马尼称赞卡林顿描述了“一个自由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印度讨论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男人们称要抵制婚姻

自 1 月上旬以来，德里高等法院一直在处理“婚内强奸”是否应被定为犯罪的问题。这起正在审理的案件 [“RIT 基金会诉印度联邦（RIT Foundation v. Union of India）”](#) 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辩论，关于该国法律中的婚内强奸豁免权。

印度是全球 36 个不将婚内强奸定罪的国家之一。[《印度刑法典》](#) 认为，只有当妻子不满 15 岁时，婚姻中的强迫性行为才属于犯罪。因此，婚内强奸受害者只能求助于求助于 2005 年的 [《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法》（PWDVA）](#)。

提出质疑的请愿书称，这是违宪的，侵犯了妇女的基本权利。但一些男性认为，如果把非自愿的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就等于把丈夫变成“强奸犯”，会导致家庭制度的崩溃。[#marriagestrike](#) 在印度推特上成为热门话题，许多男性发誓，如果婚内强奸在印度成为刑事犯罪，他们将彻底抵制婚姻制度。

柏林的音乐爱好者计划为 techno 申遗

由于担心柏林的电子音乐文化将难以生存，一些 DJ、音乐节组织者和乐迷们正寻求将柏林的 techno 文化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去数年，由于新冠疫情的打击以及城市房地产经济的影响，柏林越来越多的俱乐部面临关闭。该活动由著名的 DJ [Matthias Roeingh](#) 组织发起，他与背后的的支持者们正在游说德国政府提交申请。活动人士们认为，联合国机构的认证对于确保这一音乐流派的未来至关重要，有助于其获得补贴及扶持。

此前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格鲁吉亚复调演唱、爱尔兰竖琴以及雷鬼音乐。

厄瓜多尔作出历史性裁决，土著群体有权拒绝石油开采

上周末，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最高法院 [作出历史性裁决](#)，宣布土著群体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更多自治权，并在影响他们土地的开采项目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作为裁决的一部分，法官们表示，对于在其领土上或附近进行的开采项目，不仅必须征求土著人民的意见，而且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

据 [《纽约时报》](#) 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今年 5 月上任的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是一个打击，他此前曾计划扩大采矿作业和石油生产。根据这项裁决，该国的土著群体有权拒绝这些计划。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的一条石油管道因岩石滑坡而破裂，石油泄露蔓延至古柯河畔。当地的土著部落 Waorani 的首领 Nemo Guiquita 告诉 [NBC NEWS](#)，大约有 6 万多人依赖这条河而生存。

英国首个 LGBTQ+ 博物馆即将开放

今年春天，英国将于伦敦粮仓广场建成其第一个 [LGBTQ+ 博物馆](#)。经过四年的规划以及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延期，该空间即将敞开大门，讲述酷儿文化的丰富历史。它将有四个画廊空间、一个工作室、一个教育空间、一个礼品店以及其他办公空间，观众可以免费进入。

美国免费社区大学计划宣布失败

美国总统拜登在 2020 年的竞选活动中做出过承诺，将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免除两年制公立社区大学的学费，这是其 [“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法案](#) 的一部分。但 2 月 7 日上午，第一夫人 [吉尔·拜登（Jill Biden）](#) 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项倡议已经从《重建更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中移除。由于成本较低，社区大学一直是美国人寻求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计划尤其有利于有色人种。据 [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有色人种在社区大学生中所占比例已达 55%。

使用黑人形象的 NFT 作品被谴责为种族主义

在一波又一波的强烈谴责之后，NFT 作品 [“Meta Slave”](#) 已更名为“Meta Humans”，并加入更多白人、黄种人面孔。该项目于 1 月下旬出现，包含 1865 个 NFT——这个数字同时也是美国宪法全面废除奴隶制的年份，每个 NFT 都是一张由算法生成的黑人面孔。发布者宣称他们的初衷是纪念 5·25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的 [George Floyd](#)，但项目在全球最大的综合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上线时很快便遭到了抵制。

加州政府机构指控特斯拉种族歧视

加州公平就业和住房部 (DFEH) 对电动汽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 (Tesla) 提起诉讼，指控其位于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对黑人员工普遍存在歧视和骚扰。该诉讼称，特斯拉的黑人员工不仅遭受了“蓄意的、恶意的”骚扰，还被剥夺了升职机会，在同样工作岗位上获得的工资也低于其他员工。

DFEH 收到了数百名工人的投诉。据[彭博新闻社](#)，DFEH 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的声明显示，黑人员工每天都会在洗手间的墙上、储物柜、长椅、工作台、午餐桌和休息室看到种族主义涂鸦。

针对该诉讼，[特斯拉方面表示](#)这起诉讼是“被误导的”，将要求法院暂停此案，并声明公司“一直对有不当行为的员工进行处罚和解雇，包括那些使用种族歧视语言或以不同方式骚扰他人的员工”。

纽约安装更多信号灯，帮助视障群体过马路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近期裁定，纽约市必须在未来十年内在 1 万个十字路口安装无障碍行人交通信号设施 (APS)，这一决定将重塑纽约市的街景，并进一步保障残障群体的出行安全。

APS 是一种按键式装置，它可以通过非视觉方式（如音频、语音、震动等）向行人传递交通信息。据[《福布斯》](#)，纽约市目前有近 13500 个十字路口，但其中只有 749 个（约 5%）设置了 APS。每个视障群体在没有 APS 的情况下过马路都会有闯红灯的危险，这项新规定将使他们可以更独立地、更自由地在街道上行走。

国际时尚品牌的印度供应商们同意支付拖欠工资

印度最大的服装公司 Shahi Exports 本月向数万名工人支付了约 300 万英镑的拖欠工资。

2020 年 4 月，印度法院上调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据[劳工权利协会 \(Worker Rights Consortium\) 的数据](#)，在印度南部的服装生产中心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超过 1000 家服装工厂未能给工人提供每月 417.60 卢比（约合 35.22 人民币）的法定最低工资涨幅。

这些工厂为 Puma、Nike、Zara、Gap 和 H&M 等国际品牌生产服装，WRC 总法律顾问 Ben Hensler 表示，制衣工人原本希望直接向品牌寻求帮助，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他们接触到了维权组织。

而工厂方面则表示，在 2020 年 4 月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后不久，劳动部就发布了一份公告，暂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一份声明](#)中 Shahi Exports 提到，公司仍在等待有关全额支付最低工资的法律诉讼的结果。

因为“同性恋宣传法”，《模拟人生 4》的新拓展包将不会在俄罗斯发布

模拟经营类游戏《模拟人生 4》的拓展包“我的婚礼故事”将不会在俄罗斯发布，制作公司艺电表示，这是由于俄罗斯的“同性恋宣传法”。该法律禁止向 18 岁以下的人展示 LGBT 内容。而“我的婚礼故事”的预告片出现了 LGBT 角色，两个新的女性角色 Dom 和 Cam 爱上了对方。开发团队在[给玩家的信](#)中写道：“隐瞒 Dom 和 Cam 的故事意味着牺牲我们的价值观。”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当地时间 2月 24 日，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向巴士的车窗外观望。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泥淖般的信息网络之内， 哪些人还在思辨？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铁链女”事件中的思想争鸣

在中国春节和北京冬奥热闹喜庆地进行之际，江苏徐州丰县生育八孩的“铁链女”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盛世繁华背后的一种冰冷现实。这起事件发端于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寒冬，一名生育八孩的女子被铁链拴在一间破烂砖房里，没穿外套，牙齿脱落，神情茫然。

许多网友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迫切希望知道真相。随后，纷繁复杂信息的逐步披露，当地官方前后不一的四份通报，不同人群的讨论和行动，将事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推到顶峰。2月17日，江苏省宣布成立该事件调查组，公愤降温。2月23日，调查组发布[通报](#)，但反响不一。

无论真相如何，至少就目前信息，“铁链女”事件从多个维度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让我们做不少反思和行动。其中，以知识界为代表的思想争鸣，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最先争鸣的是法学界，焦点为“是否应该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黎敏](#)副教授、[陈碧](#)副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的[桑本谦](#)教授等，都主张提高刑罚。另一边，北京大学的[车雄](#)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柏浪涛](#)教授等，则主张维持现状。关于这场争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彭𬭚写了一篇综述[《收买被拐妇女刑责之辩：他们到底在争什么？》](#)，相对简洁快速地让我们进入讨论核心。他先指出双方争的不是什么，称“法律学人观点相异，但只是在术的层面，关于妇女人性尊严之道，他们没有根本分歧”。

那在他看来，争的又是什么呢？彭𬭚总结道：“归结起来有两大实质争点：如何用刑罚来准确界定和表征收买被拐妇女之恶？修法提高刑期是否有助于阻遏和解决拐卖妇女之恶？前者可简称为立法层面‘恶之度量’问题，后者为执法层面‘恶之矫正’问题。……‘提高派’认为包括收买者、执法者和旁观者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对刑责提高给出正反馈，而‘维持派’则预估零反馈甚至负反馈。双方关于人的社会想象存在根本差异：前者相信人性可被刑罚触动，而后者更悲观。”

彭𬭚认为，哪方更准确，应该而且可以从经验上作答。这要求法律学人跨出法教学的“舒适圈”，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定量加定性地分析修法重刑究竟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若结论是同时有利于减少收买和解救被拐，则可毫不犹豫修法；若结论是只利于其中一个目标，则须通过民主审议抉择修或不修；若结论是两大目标均无法实现，则维持现状就是最佳选择。

接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对双方和彭𬭚的某些说法与论证都有不同意见，

认为“提高派”似乎并未明确给出买卖同罪同罚（或者提高收买行为刑责）的内在理据，“维持派”的论证和说服力也不太够，彭𬭚主张引入社科方法不容易施行，总体而言是否修法可能依然一个政治决断的问题。

他从“法律如何对待人”这一视角表达观点——“我们究竟是把人当作劳动工具、生育工具、传宗接代工具，还是把人更视为生于天地之间的自由平等的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本身，其中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说娶媳妇、有孩子等所谓刚需的满足是净收益，那么就需要在制度上提高其获取该收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娶媳妇、有孩子的需求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通过不合道德、减损人类尊严的方式来获得呢？当然不能。我认为立法应该传递更为明确清晰、斩钉截铁的信号。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既是基于法律经济学和刑法政策的功利主义考量，同时也当然符合道德主义立场。立法当然不能脱离民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土习俗，但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价值、引领风尚，从而塑造民情，面向未来。”

除了法学界，经济学家盛洪以某种外部视角发文[《“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在名字上就有缺陷，不该用“买卖”形容这种犯罪行为，这会使人产生幻象，更为接近的描述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

“我的建议是，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无论如何，当把本不存在的‘买卖’假象去掉以后，人们就不会将这种重罪与‘买卖婚姻’混为一谈，也不会对‘拐卖’与‘收买’的量刑不同而费心思，这两者的性质和程度一目了然：甲乙两人合谋绑架妇女，只不过做了分工，甲去绑架，乙付他钱，这钱不是被拐妇女的价值，而是甲的‘辛苦费’，甲绑架了妇女以后，用暴力胁持到乙处，将对该妇女的暴力控制转交给乙，乙随后对该妇女进行了‘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这焉能不是令人发指的严重犯罪呢？”盛洪在文章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哪方，都清醒意识到，单纯加重刑罚并不能彻底解决妇女拐卖问题。长期关注性别平等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贺欣](#)也同意这一点，直接另辟蹊径从“信息”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斗争策略——通过增加信息向上流动的渠道，从而减少甚至消灭拐卖妇女的现象。如何打通信息的阻隔，是国家法战胜‘民间法’的关键。”

比如“知乎上有帖子说，有地方成功消灭了拐卖妇女，就在于一方面重罚——将收买与强奸同罪，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给举报的村民高额资金，鼓励他们向上级公安提供线索。这招之所以有效，就在于收买媳妇很难不让邻居知道，而村民大多不会和钱过不去。通过报警获得信息，要比自上而下的巡查获得信息的成本低很多。上级巡查好躲，处处报警难防。一旦买来的妇女大多跑掉或者获救，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传达更明确的信息——买媳妇行不通。此时，村民就不会铤而走险，拿全部身家去做这种买卖。”

所谓“民间法”，其实也揭示出妇女拐卖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本法律问题，而是行动中的法律问题，牵涉治理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和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关注的就是“铁链女”事件的公权力问题。

赵宏聚焦[“公共责任里的缺位者”](#)，包括当地的民政部门、计生部门、村委会、妇联组织、残疾人权益保障组织、公安部门。“正是因为这些当地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集体噤声和漠视容忍，使得公众生疑该地是否早已形成一个买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链条，且有公权力参与其中，由此才使被拐妇女在办理户口、结婚登记、孩子落户等手续问题上一一掉入漏洞。”

“铁链女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在舆论高压下缓慢地进行着调查且如挤牙膏一样放出前后矛盾的通报。这种应对方式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拷问。而在最初爆出的视频中，如杨某侠一样神智模糊的被侮辱者，也会喊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句话戳中每个有良知的人内心，同样是对某些公权力不作为的泣血警示。”赵宏在文章中写道。

郭于华在[《任你说破了大天》](#)一文中探讨的则是该事件暴露出的“信任危机”或者“塔西佗陷阱”。她认为，目前我们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

“回到丰县一案，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颇具代表性。首先，一旦说出第一个谎言，就需要十个、百个谎言来圆；只要欺骗开始，谎言就如同水流顺势而下，无法回头。其次，谎言说惯了，殊难改正。比如一个说谎成性的人，年年说谎，月月说谎，天天说谎，偶尔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真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能否跳出‘丰县陷阱’，能否使信任危机有所改变，要看公权力如何作为，也要看社会力量即公众能否作为。”

“信任的建立需要公众的主体性判断和自主选择，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或组织，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有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和高效的作为，这正是重建社会信任结构和良性社会生态的基石。从诚实面对每一个事件做起，从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开始，一步一步稳健前行。如此才能制止社会生态的恶化趋势，逐渐形成上中、下、层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环境。……社会向好、人心向善仍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不懈努力。”郭于华在文章中写道。

以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家李井奎为代表的的观点和前述一些法律学者类似，站在现代性和普遍性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只不过法律学者们更多提及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可侵犯、物化和买卖，而李井奎等则强调经济或发展角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当然，“现代”也有不少傲慢和值得反思之处，这里不展开。

比如李井奎[认为](#)，消除拐卖的治本之策是让城市文明进入乡村社会。“它从根本上折射出的，仍然是有些地区良治的匮乏。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许多地区的财产权利得不到根本的保障，致使商业和制造业无法有效地从城市进入农村，改良地方治理，实现个人自由和安全。”孙立平则[称](#)，我们要告别贫困，同时还要告别贫困时代滋生的愚昧。

除了上述发声的学者，过往拐卖相关的研究和报告也引起许多关注和讨论，比如社

会学者王金玲写的《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主编的《被拐卖婚姻妇女访谈实录》《跨地域拐卖或拐骗》；民族学者陈业强的《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历史学者任思梅（Johanna Ransmeier）的《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Sold People: Traffickers and Family Life in North China）；据《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010—2019年，中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为112703起，其中共破获20319起拐卖妇女案；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年中国走失人次达100万，等等。

其中，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博士熊婉茹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中国26个省份从2010年到2018年的1215起拐卖妇女并强迫结婚的案件的相关数据，认为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性别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性别迁徙、适婚女性短缺下层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是导致以强迫结婚为目的的拐卖妇女现象的根本原因。

除了专门的学者，多样的群体或机构也在发声与行动，比如电影《盲山》导演李杨、生物学家颜宁、诗人廖伟棠、媒体人梁文道、杭州单向空间书店和西安方所书店的主题陈列，还有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讲述，比如知乎答问“[农村大量男光棍问题怎么解决？](#)”，都给了我们动容与启示。

加强妇女权益保障，批评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尊重人的权利、自由与尊严，等等，可能会是这起事件后人们凝结的共识。评论人维舟称之为“[觉醒](#)”，但或许这言之过早，因为我们经历过太多类似事件，寄予厚望，但最后并未如人所愿。毕竟，遗忘是人的常态，变革或进步是一场无比艰难和漫长的路程。

最后，回到思想争鸣的基础——事实与真相。正如《报道不足——“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中的新闻业症候》一文早前统计，“铁链女”事件的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四次官方通报日期左右，此间的空白日期未有媒体发布稿件。而从报道内容来看，媒体几乎全停留在转载及解读官方通报，没有对事件的深度报道甚至详细报道。

是因为机构媒体不愿报道吗？前媒体人（这次还有个词值得品读，叫“前调查记者”）唐建光在文章《[关于丰县的朋友圈](#)》中写道：“作为前媒体人，知道只要派出一组记者，分赴丰县、四川、云南，解开谜底并不太困难。然而，今天只能坐看政府‘权威发布’、网友网上‘破案’（似乎只有自媒体到了丰县），朋友圈喊声震天。……多数人只能在信息泥沼中，如盲人摸象，凭借自己得到的一点，激情和焦虑地相信或否定。甚至一点在手，真理我有。……丰县的锁链，盖过奥运的光环，恐怕是十年以来最惨的宣传滑铁卢。官方摧毁了媒体系统，以为从此可以权威发布号一统江湖。然而正常的信息生态被破坏之后，更多人选择‘我不相信’。”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中国的归化运动员并非今年的新鲜事，但北京冬奥会上以谷爱凌、朱易为代表的30名归化运动员让这个议题广泛进入大众视野。一边是赢得金牌后成为明星和爱国英雄的谷爱凌，但她的名字并不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放弃国籍人员的名单上；另一边则是摔倒引发嘲讽的朱易，评论者称她“脸都不要了”、“摆烂”、“尴尬”。如何看待体育和爱国？归化运动员会改变中国人的定义吗？看起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为代表的中国国籍血统似有松动痕迹，但一些网民的前提好像是要拿金牌才算是中国人，才称得上爱国？

02

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防疫举措的成敗得失一直是争议焦点。虽然没到盖棺定论之时，但新近发生的几件事值得关注。一是2月20日，经过为期三周的占领，抗议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加拿大卡车司机们的行动被迫终结，191人被捕，76辆车被拖走；二是受加拿大抗议行动影响，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都发生了类似反对新冠限制的抗议；三是丹麦和英国取消新冠限制；四是香港的“动态清零”政策似乎失效，疫情更加严峻。

03

美国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于2021年底去世，但如何评价他的贡献与不足，争议远未结束。争鸣焦点来自威尔逊去世后，《科学美国人》发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莫尼卡·麦克雷莫尔（Monica R. McLemore）的文章《[爱德华·威尔逊的复杂遗产](#)》（The Complicated Legacy of E. O. Wilson）。该文章认为威尔逊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想法，一些人认为这是抹黑或误读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另一些人则赞同麦克雷莫尔的观点，还提出威尔逊和一名种族主义心理学家的通信，说是新证据。

04

2月13日，Twitter上一则关于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引发争议。斯科特称，他曾经帮助CIA在若干国家收集学生运动情报，而且提到他在印尼遇到的许多共产主义学生运动领导人在1965年的印尼“九三零”事件中惨遭杀害。如何看待斯科特的行为？怎样思考冷战和学术的复杂关系？微信公众号“无知路上”的作者吴衡做了一番考查和探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椰壳外的人生](#)》中对美国区域研究历史的回顾也可补充参考。

05

畅销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在2月发表的文章《[我不是“美国梦”的证明](#)》（I Am Not Proof of the American Dream）中反驳了一种对她的常见误解，称她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如何通过勤奋与坚持最终实现美国梦，而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教育体系如何为穷困学生留出一条进阶之路。她认为在目前美国的教育

体系下，穷学生已经没有这种机会。

这本书在中国也非常畅销，可以放进这几年中国积极引进有关反思美国教育的图书脉络中理解，比如《出身》《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精英的傲慢》《爱、金钱和孩子》《寒门子弟上大学》，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对教育公平和阶层流动问题的焦虑与担忧。

06

这些年，国外影视进入中国，或主动或被动都要做些“本土化”删改。2月，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回归中国流媒体服务平台，不过遭遇编辑删减，包括涉及同性恋场景，这让一些观众感到不满。类似的，1月，腾讯将电影《搏击俱乐部》经过审核的版本上传到其流媒体平台，片尾强行插入顺应体制的完满结局。这一做法引发争议，随后腾讯悄悄撤下这个版本，恢复原版结局。

如果说《老友记》和《搏击俱乐部》是被动删改，那么新书《[红毯：好莱坞、中国以及文化霸权的全球斗争](#)》（Red Carpet: Hollywood, China, and the Global Batt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聚焦的故事则是主动删改，讲述好莱坞的卑躬屈膝和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比如《碟中谍3》《007：大破天幕杀机》等都有应中国要求的删改内容，还有一些电影，如《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则会增加讨好中国人的情节，让中国飞机从机器人劫掠中拯救香港，而非美国飞机。

07

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无权审查或禁止图书出版。但是，在民间，任何个人或团体若认为一本书不适合阅读，可向学校或图书馆提出下架要求。这些被要求在学校或图书馆下架的书在美国语境内称为“受到挑战的书”或“禁书”。每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还会公布“禁书”排行榜，让公众了解学校和图书馆的情况与思潮变化，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杀死一只知更鸟》《人鼠之间》《使女的故事》等名著都曾被挑战。

但是，最近有所不同。《纽约时报》的报道《[禁书在美蔓延时](#)》（Book Ban Efforts Spread Across the U.S.）就梳理了变化，称在美国学校，挑战关于性别和种族身份认同的书籍并非新鲜事，策略性和政治化的行动才是，目前就是如此。比如在怀俄明州，检察官考虑起诉图书馆员工，因为该图书馆储存了像《Hi, 和孩子轻松聊性吧》（Sex Is a Funny Word）、《同志之书》（This Book Is Gay）这样的书；在俄克拉荷马州，一项禁止公立图书馆保存有关性行为、性\性别认同书籍的法案被提出；在田纳西州，一学区的董事会投票决定将获普利策奖的图像小说《鼠族》（Maus）从八年级的学生课程中删除，因为其中涉及裸露和脏话。《纽约时报》称，全美各地的家长、活动家、学区董事会成员、立法者正以几十年从未见所见速度挑战书籍。据美国图书馆协会，该组织在去年秋天收到“前所未有的”330份挑战申请，其中每份申请可能囊括多本书籍。

根据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言论自由倡导者等反对禁书人士的看法，这种改变不仅仅是频率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策略和场所变得政治化了。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保守团体试图将挑战推向议会、执法和竞选，尤其今年还有中期选举。在支持禁书那一边，有观点认为父母有权挑战一本书是否合适，比如一些书籍涉及口交等性行为的内容，可能对小孩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父母担心某件事，政治也需加以关注，2022年是父母投票的一年。

关于禁与非禁的争议，除了新的政治化改变，相比过去，两方的成年人在观点上似乎并没有给予多少新的见解。在结果上，那些被禁的书也毫不意外地成为畅销书，比如《[鼠族](#)进了亚马逊畅销榜》，《大西洋月刊》盘点了一份推荐书单《[阅读那些学校想禁止的书](#)》（Read the Books That Schools Want to Ban）。2月16日，企鹅兰登书屋CEO马库斯·多勒（Markus Dohle）还宣布向言论自由组织美国笔会捐赠至少50万美元，以对抗当前美国的禁书行为，认为这与美国民主的未来息息相关。

最有意思的是未成年人的声音。比如《卫报》报道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禁书俱乐部的青少年们](#)》。该俱乐部成员年龄在13到16岁之间，每两周聚会一次，阅读和讨论美国受到挑战的书籍。他们称：“成年人在禁书，但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无独有偶，《纽约时报》也刊登了各地青少年对于禁书事件的[看法](#)，异常丰富。看起来，这些青少年远比那些自以为是禁书的成年人智慧和成熟。

08

2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称，历史学者何兆武的遗作《上班记》将于2022年4月在该社出版。文靖在序言中写道：“《上班记》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因为聊的时候都混在一起，和《上学记》几乎同时完成，最多只差了半年。何老嘱我先别发表，‘因为有的人还活着，说了会惹麻烦’。的确，《上班记》给他惹了一些麻烦，某甲、某乙不依不饶。何老天生从来不喜欢与人争，听了只是点点脑袋，用一种‘我也可以理解’的语气，说：‘冯友兰的姑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不过，从来他没有公开回应，就算别人敲锣打鼓吵翻天，他也任他们说。”

除了《上班记》，还有两本英文新书受到关注，一本是讲述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故事的《[斯塔西诗歌圈](#)：试图赢得冷战的创意写作班》（The Stasi Poetry Circle: The Creative Writing Class that Tried to Win the Cold War）。在核战争的阴影下，从1982年春到1989年冬，一群斯塔西每月下午四点到六点在柏林聚集一次，学习诗歌、韵律和修辞的课程。该组织在内部被称为“契卡写作圈”，7年时间内制作了两本诗歌选集。

作者菲利普·奥尔特曼（Philip Oltermann）找到了这个斯塔西诗歌圈的一些成员采访，并结合档案材料，告诉我们这是当时东德希望通过诗歌打击资本主义，赢得文化战争的努力。不过，当斯塔西们沉浸在诗歌，陶醉于想象的模糊时，结果却适得其反，政权固有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与质疑。

另一本是《安静之前：论激进思想的意外起源》（*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都刊发了书评。作者高爾·貝克曼（Gal Beckerman）通过对几个世纪和不同国家社会运动的研究发现，简单的谈话和思考行为中蕴含力量，我们说什么，以及如何说，将决定激进想法是否能改变世界。

他探讨的案例包括 1635 年法国开启科学革命的通信、1839 年英国关于投票权的请愿书、1935 年尼日利亚的纳姆迪·阿齐基韦（Nnamdi Azikiwe）和报纸、1992 年美国为女性发声的杂志、2011 年的埃及和社交媒体，和最近的新冠以及“黑命攸关”运动等。其中，《纽约书评》刊发了新书关于 [1968 年苏联](#) 的一章，讲述诗人纳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卡（Natalya Gorbanevskaya）的故事。她是萨米亚特（samizdat）的代表，一生象征着一个由诗人、思想家和活动家组成的网络，敢于挑战极权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09

2 月 6 日，李文亮医生逝世两周年，许多中国人仍会想起他和疫情早期的回忆；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 25 周年。站在今天这个节点，如何看待和继承他的遗产，再次成为一个话题；2 月 24 日，胡适逝世 60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纪念文章。除此之外，最近几年，以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为代表的研究热衷批评晚年胡适在政治上的表现，认为其软弱，但黄克武去年出版的《胡适的顿挫：自由与威权冲撞下的政治抉择》则希望人们体认到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威权的艰苦与坚持自由理想之可贵。

10

2 月，波兰语翻译家 [易丽君](#)（1934—2022）去世，她译有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亚当·密茨凯维奇、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人的作品；法语翻译家 [罗新璋](#)（1936—2022）去世，他深受傅雷影响，译有《红与黑》等；媒体人 [曹景行](#)（1947—2022）去世，他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父亲为民国报人曹聚仁（1900—1972）；美国出版人 [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 1928—2022）去世，他是《纽约书评》创办人之一，兰登书屋前编辑总监，曾发起经典书籍的“平装本革命”。美国社会学者、活动家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1943—2022）去世，他认为学术与政治从来不是割裂的，深度参与 1960 年代的社会运动，著有《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等；美国医生、人类学者保罗·法默（Paul Farmer, 1959—2022）去世，他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平等化的先驱，非虚构著作《越过一山，又是一山》曾讲述他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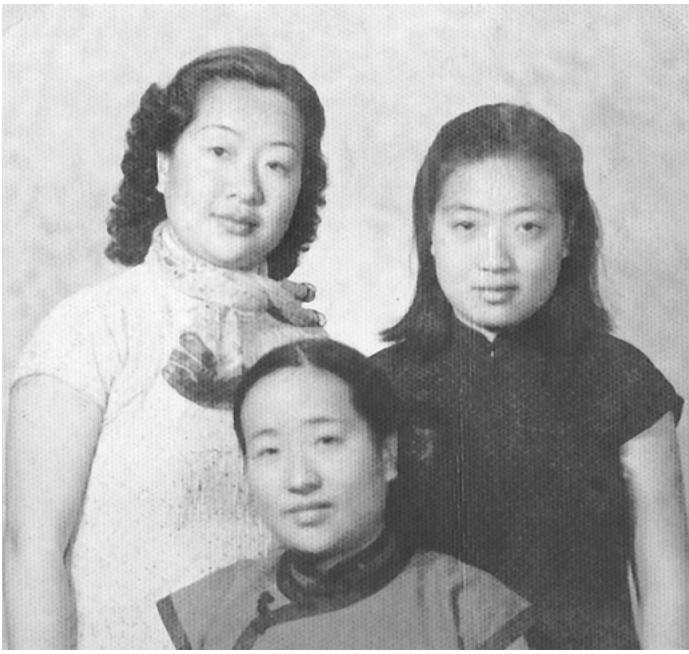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约 1934 年，四姑奶奶（中）及其姐妹。题图及插图由本文作者惠允。

档案

满园的菊花谢了 | 长辈的故事④

熊景明 | 先睹为快

若讲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
在大时代变幻中富戏剧性的故事，
四姑奶奶熊韵筠的一生便是现成题材。

小学三年级，八岁，那是刚刚开始去观察大人世界的年纪。这一年发生过几件留下深深印象的事。那天，兴高采烈放学的时候，校门口站着一堆同学，默不作声。学校前，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上，走过一队犯人，身穿土灰色粗布囚衣，扛着锄头、铁铲，在持枪军人押送下，面无表情地迈步。当中有人带着镣铐，和路面卵石撞得哐当作响。突然间，我呆住了，我的四姑奶奶也在队伍中！本能地想呼唤她，却叫不出声来，好像在噩梦中，这一刻，她侧过头来看到我。

一年后四姑奶奶放出来，病得很重，知道将不久人世，说想见见我。母亲带我去到她的病床跟前，她拉着我的手道，那天在学校门口看到你，知道你心疼四姑奶奶，我关进去从来没有掉眼泪，当晚哭了一夜。她才五十多岁，头发几乎全白，苍老、浮肿。

若讲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在大时代变幻中富戏剧性的故事，四姑奶奶熊韵筠的一生便是现成题材。尚未出世，她的终身已订，未来丈夫是曾祖父考功名时的同窗好友之子。指腹为婚当时是平常事，人生难得一知己，有幸结为金兰之好，友情能延及后世，岂不幸哉。而不幸的是男孩是个病根根，到双方成年时，他已奄奄一息。为了“冲喜”，订下婚期。好日子至，他却病得起不了身，双方长辈期待了十六年的婚礼如期举行。二八佳龄的少女抱着一只公鸡，经历了她生命中最荒谬的一天。两边都是世家，宾客云集，体面的仪式从早到晚，被人搀扶着，跪、拜、参礼。花帕遮面，没有人看得到她的表情。

冲喜没有效果，男的很快过世。君子之约不可毁，曾祖父最疼爱的女儿许过门去守寡，非他能左右，后来和男家商议，曾祖母变卖了首饰，送她去北京念书。曾祖父深信科教救国，曾倾毕生积蓄将两个儿子分别送到法国、德国去留学；家中佣人之子，只要能考取高一级学校，一律供读。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许经血液或基因传给了子女。

四姑奶奶后来考入北京女师大。来自边远小城的女学生，在学校激进又活跃，反对段祺瑞政府比求学要紧，闹到了上了逮捕学生名单的地步。当时引导学生对抗反动政府的有各种思潮，包括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命中注定吧，接触到她的是国民党。待到风声鹤唳时，这位女大学生化装成农妇逃离北京，投奔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

同在中央党部做事，来自湖北黄冈县、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翟凤阳，爱上了这个聪明、外向，个性和相貌都带着异域新鲜味道的云南女子，之后成了我们的四姑老爹。他不久考取公费留学，进入斯坦福大学，其后再从伊利诺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领使馆任职。四姑奶奶考取中央官费留美也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夫走妇随，转学到伦敦大学，毕业后以“外交官夫人”为职。在香港出世的长女叫香萍，美国生的次女取名“梅”，谐“美”

音。儿子生在葡萄牙，昆明的亲戚都叫他塔木士，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其实是“Thomas”（此刻想起另一位小表姑，人称“顾理士”，应是 Grace 吧？）。大学时代就接受新式思想的四姑奶奶已非传统的贤妻良母，大女儿很小就送回昆明娘家，在使馆也参与公事，随时不忘她对“党国”的责任。

1937 年抗战爆发，四姑奶奶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回到昆明，当上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再升任省党部监察委员。云南当时军阀当政，国民党地位模糊暧昧，大概为了扩大影响，决定在昆明办职业女子学校，四姑奶奶任第一任校长。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惬意的日子。在外国领事馆孤岛般的生活，怎比得上在故乡大展拳脚、开创事业。何况周围的众多姐妹兄弟、叔伯姑嫂，亲情四溢，麻将桌上讲不完的笑话、趣闻。

获得经济独立的第一代妇女，政治参与的热忱前无古人，在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中，昆明职业女校的学生都成了她们校长的义务助选人，结果四姑奶奶以高票当选为国大代表。

我的外公、祖父退休后都成了全情投入的园丁，我对他们的回忆总是和别致、精心照料的花园连在一起。四姑奶奶则无暇园艺，花园雇工打理，她用乡下种菜的方式开辟庭院，除一畦鸡冠花，其馀几乎都是依黄、白、红各自成排的菊花。

1940 年代，大家族已失去严格的长尊幼卑的传统秩序。四姑奶奶的长兄，我的祖父，不知是否为了保持尊严，从来都板起面孔，众人对他敬而远之。四姑奶奶正相反，虽居要职，却笑口常开，在众多亲友中自然成了排纷解忧的中心人物，甚孚众望。她很喜欢我的母亲，每见面，都不惜当面赞她，总想找出点什么礼物相送。我记得一截进口的旗袍布料，好看极了。

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不知道乐呵呵的四姑奶奶内心的伤痛。摆脱做守寡小媳妇的厄运，只身北上求学，再随丈夫远渡重洋，到儿女成行，回到故乡，事业有成，似乎一帆风顺。四姑老爹那时在英国公使馆任顾维钧的秘书，内战起，远在美国的丈夫一再催促四姑奶奶归去，又求又逼，信件、电报都打不动她的心。熊校长总是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推迟行程，也许是舍不得她的事业、学生和同事，捨不得亲情洋溢的故乡。

四姑老爹在外交部任职多年，对国民党很失望，他曾参与筹建联合国，1946 年他脱离国民政府加入联合国，后升任安理会政务司司长，直到 1970 年代退休，此是后话。到 1949 年解放大军南下，谁都知道共产党来到云南是迟早的事。在昆明的国民党其实和共产党从未正面交锋，而且作为抗日后方的重要基地，本地土国民党与共产党常常同声同气，家族中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都和平共处，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在这改朝换代之际，国民党不断宣传共产党如何凶残，共产共妻，云南的贪官、大财阀急于逃离。共产党地下党员纷纷亮出身份，不少竟是熟知的亲友，不但非红眼睛、绿眉毛的共匪，个个皆正人君子，他们越来越令人相信共产党“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英明政策。

四姑奶奶历来自信，认为自己办女学，宣导新民，符合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和她过不去。在美国的四姑老爹一再警告她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并买好一家人的机票要她走，她仍有各种理由不走，例如有人欠她一笔钱未还。之所以迟迟不走，除了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大概也因为不能忘怀丈夫的背叛。到后来她终被说服，好不容易买到机票，告别亲友，行李也收拾得差不多了。出发前一天，早晨，出去买菜的佣人回来了，说：“太太，外面戒严了。”

对三个念小学到高中的儿女，走不成才高兴呢，正为捨不得朋友、同学而哭泣，为带不走自己收藏的“宝物”而伤心。每人只能收拾一箱随身物品，在美姑姑的箱子里，多年积攒的外国电影画报佔了许多位置。那是 1949 年 12 月 9 日，云南军阀卢汉向共产党投降的日子，昆明和平解放。四姑奶奶当时任国民党省委监察委员，共产党数次要她出来做统战工作，她婉转回绝，即遭逮捕入狱。

从此，大洋彼岸的美国，几乎成了阴阳相隔的另一个世界。四姑奶奶被逮捕后，房子也就随之被没收了。他们家住在昆明的新市区，篆塘新村。这一带皆是一座座两层高、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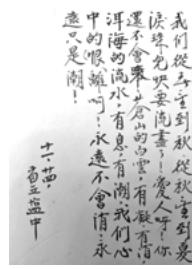
约 1925 年，四姑奶奶（左一），在北京女师大时期。



约 1934 年，归国留学生。



约 1934 年，国民政府葡萄牙公使馆。前排左一为四姑奶奶，后立者翟凤阳。



约 1942 年，四姑奶奶写在给丈夫的照片背面的附言，诗句抄自郭沫若《湘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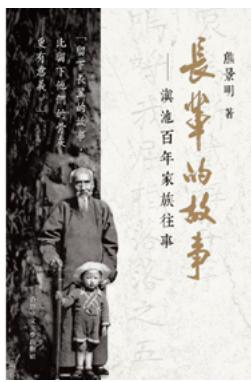
花园的小洋楼，大多仿照法国人当年在昆明建的花园别墅格局。新式住宅区在1930、40年代迅速扩大，将近占城区的四分之一，古朴的昆明城开始迈向现代。新政权建立起来，政府干脆筑上围墙，将城中洋楼圈成两个住宅区，曰省委大院、军区大院，都是老百姓不得入内的禁区。南下的军政干部，一下住进了欧陆式别墅，通过“组织”安排舞会，从女大学生中挑选出与他们的宅院相称的女主人；也有忠心的丈夫接来原配，颇实际地在院子里种瓜菜，养鸡鸭，将那些菊花、海棠、玫瑰和旧社会一道铲除、埋葬了。

最后一次随母亲去篆塘新村，见从来对任何事都把握十足的四姑奶奶，显得心烦意乱。塔叔叔向她要钱买鸽子，遭她一顿骂。整个家了无生气；花园里，尽是菊花的枯枝败叶。在那个小女孩看来，这一切都是不听话的表叔惹的祸。

四姑奶奶出狱后病得很重，那顽皮少年瞬间变孝子，伺奉床前。这时香姑姑已大学毕业，到了按那时观念不嫁就嫁不出去的年纪，于是又重复三十年前“冲喜”的痴愿。为了让喜事冲走病母的晦气，匆匆嫁给一位向她求婚的同事，至少也可让母亲安心闭上眼睛。

四姑奶奶1960年去世，没有来得及为大女儿错误的婚姻懊恼。这对夫妻之不匹配，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香姑姑小时候害过肺病，那时叫肺痨，听起来都怕人。离开美国的父母到外婆家的小女孩，本来就有重重心事，易受歧视的病令她格外敏感，到别人家吃饭，她会自带碗筷。她从少女时代便恋上一位远亲的表哥，一年年过去，痴心不移。这位表哥后来被打为右派，那是比任何传染病还可怕的个人标签，亲戚们只能为她叹息：“命苦呵！”婚后两人格格不入，刚生下女儿，她便决定离婚。那个时候，一旦婚姻变为你想摆脱的枷锁，一纸结婚证就是你的终生判决书，要解除它得经历苦斗和等待。长年累月的争吵、哀告，从分居到拿到离婚证，已经步入中年。多年后我读到哈金的《等待》，立刻想到香姑姑。

她的单位在郊外，环境幽美、宁静，因为附近只有农村小学，她把女儿送到城里美姑姑家。女儿大约七八岁，香姑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送，便将独生女儿永远地送走了。香姑姑退休前没有评上正研究员，令她意难平。她的住房在学校校园中，绿茵环绕。四季如春的城市，衣食无忧的日子，有同学、亲戚可往来。她在平静、优游的环境中找不到内心的平和，决定要去香港取得香港身份，也许她只是不顾一切要离开这块伤心地。那个炎热潮湿的夏天，香姑姑来到她的出生地香港，我去看望她。在一间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昏暗的小房间里，她一面扇扇子，一面说，“也不算热，也不算热”，然后拿出高血压药来服下。我陪她上街，买了几件衣服，分手时，看着她汗流满面的样子，心里难受之极。如果她初恋的情人没有被打成右派，如果她不那样痴情，她此时会在昆明宽敞凉爽的家中，勤快地做她的家务，心甘情愿照料她深爱的人。她取得了香港正式身份证，几十年来已习惯在昆明和香港之间往返奔波。习惯，本来就是活着的理由。我此刻在记忆中搜索对她的印象，想起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长发披肩，眉目清秀，笑得十分温柔。



本文摘自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约1949年，笑容灿烂的美姑姑。

四姑奶奶的聪明、达观开朗似乎都被美姑姑遗传去了。我没有遇见过比美姑姑笑得更爽朗的人。每想到她，就好像听到她那发自内心、无拘无束的大笑声。她跟随母亲回昆明时，小眼睛炯炯有神，只会讲英文，裙子下穿着紧身的毛线裤子，洋气洋气，甚至长着洋人般的高鼻子。几年前回外婆家的姐姐是“不可说错一句话，不可行错一步路”的乖女孩，而这位假洋小囡却不受老规矩的约束，大人也都以宽容、好奇来接受、欣赏她。1949年解放时，她已上高中，房间墙上挂满石膏浮雕，那是我对少女时代美姑姑唯一的印象。家产被没收，母亲被捕，父亲背叛家庭，所有这一切变故没有夺走她脸上灿烂的笑容，未妨碍她融入那举国亢奋的1950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的气势不可阻挡。”比起为全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的事业，为小家庭的物质生活而营役近乎可耻。这一代年轻人中绝大多数，都被这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吸引过去，相信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的一切痛苦和挫折都在所不惜。父母一辈受到不公正的裁决、处置，又怎么样？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波及无辜在所难免。他们热忱地投入热火朝天的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创举中。信者有福了。



熊景明

1943年出生于昆明，1979年移民香港。
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大陆的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近年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图片来自 [Colin Roe on Unsplash](#)

档案

夜宿山中

雅·伊瓦什凯维奇 | 发现经典

纪念译者易丽君。

2022年2月7日，易丽君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所有纪念照片上的她，朴素，平和。

易丽君，1934年生，湖北黄冈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年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及研究。获波兰总统和波兰文化、教育、外交各部部长授予的勋章、功勋章及各种荣誉称号。2012年，她获得波兰文学翻译最高奖——“穿越大西洋”翻译奖，2018年获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一次访谈中，易先生提到：“我觉得翻得最舒服的是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的《名望与荣光》（1956），我和作者文风相近，所以比较默契。我和我的同学裴远颖合作得特别开心。伊瓦什凯维奇还有一篇散文叫《夜宿山中》（1958），我特别喜欢，翻的时候也很费劲，是很短的文章，很短，可就是好。”

它纯粹就讲山中的寂静，静得你都听得到那“静”的声音，这想象力可见一斑。我和一个波兰学生合作翻译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个词一个词地抠。翻出来以后杨乐云也特别喜欢，说这个‘静’怎么写得这么漂亮，真是没见过！”

小鸟文学获《世界文学》授权，把易先生《夜宿山中》译文发布如下。

静有静的不同，并非千篇一律。静的含义与和谐，都在于跟闹的对比之中。各种音响可能在寂静出现之前就存在，也可能在寂静出现之后才到来。当你夏天住在一个小镇，酷热使你长夜难眠的时候，你多么盼望瞬间的宁静！就在坎坷不平的街道送走最后一阵嘚嘚的马蹄声和迎来第一声辚辚的送煤车声之间，也许有那么个短暂的片刻，你会如同坠入一个热烘烘的黑暗深渊之中。难以抗拒的失眠并没有离去，只有退到房中的一个角落窥伺着，只待那打破温馨的寂静的一声响动出现，便像带刺的蜜蜂一样飞扑过来。

再如火车到站后感到的寂静：当你走下车厢，踏上乡村小站的月台，当你坐进一辆轻便马车，车轮转动，悠悠前进的时候，你便已体会到一种静谧。静在晚饭前的鱼香里，在洋槐树下的淅沥雨声中，在远去列车的余声里等待你。然而，只有当你走进一间华丽的卧室，置身于蒙面的家具、床上簇新的被褥和一般“客房”中常见的那种古旧相片之间，当你推开窗户，给这久置不用的房间放进一点新鲜空气的时候，那种丁当作响、芬芳馥郁、温情脉脉的宁静才来到你的身旁。傍晚时分，可以依稀听见某处马厩传来的轻微的声音——也许是马儿尥蹶子，偶然还可听见两三声狗吠。随着晚霞消退，天空拉上一重厚幕，这时，大地的宁静才笼罩了你，给你以最温存的爱抚。

然而，山中的静却是一种非人间的、超凡脱俗的静穆，它已经不是在笼罩你，而是在压迫你了。矗立的巉岩似乎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便已凝固，它无声无息地向你逼视；

山峰上融雪冻成的冰柱，有的从石崖的裂隙间垂挂下来，宛如一只只因长久乞求而疲惫的手；白天还在潺潺流动的山溪，到了夜里似乎不胜惊吓，沉寂在坚硬的山石和无情的天宇之间。从崖壁的每个石罅里，从稀疏的草地上的每棵草茎里，冒出来的都是那样的一种寂静。深山幽谷，万籁无声。你会觉得是由于缺乏空气的缘故，才使得一切音响都失去了生命，如同在星际空间；在这死一般的静穆里，夕阳缓缓西下，犹如一个失去了光芒的红色大球，沿着地平线滚去，淹没到隔山的谷地里；山间各种灰色的多面体顷刻之间染上了一层玫瑰色，宛如盖上了一层新苔，同腐烂的绿色地衣交织成一幅被剥夺了生命的暗淡画面；适才还在你身边低吟浅唱的山溪也喑哑了。只有当你朝着一股小小的山泉俯下身去，耳朵贴近它幽黑的水面，才能勉强听到淙淙的水声，仿佛是从地底向误入深山的你发出的一串低语。

到你抬起头来，光线和山影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我们决定留在山中宿夜。

随之，静也起了变化。空洞的静穆似乎逐渐有了某种充实的内容，只是一时还不能理解它的含义。我仿佛翻开了一本用原始文字写的智慧经书，明知它的内容肯定会让打动我的心，甚至会让我笃信，但是，那古怪的文字却什么也不能说明。我只好默默把它放在一边，无精打采地去进行普通的宿夜准备。

不久，篝火便熊熊燃烧了起来，金黄色的火苗在悬垂的山峰的阴影里闪耀，虽说天空还算明亮，清澈如碧绿的玉石。我离开了篝火，离开了同伴，踏上随着山势逶迤宛转的野径，来到了一个高高的山隘。俯瞰下方，但见两边是两片寂静无声的尘土。一片洼地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的光彩，呈现着无色、无声的单调，我的视线只能在这里那里捕捉到一块比较突出的岩石的轮廓；一片混混沌沌，山朦胧，树朦胧，路更朦胧，像亘古长存的大海，淹没了那些较小的峰峦和丘陵。另一片洼地被一道山脊分为两半，仿佛是某位丹青高手随意一笔涂成，看起来酷似表现派的木刻画。只有聚集在远方山口的灰蓝色的雾霭还能称之为色彩。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寂静。

直到那天青石的颜色，那种略显暗淡的蓝青色弥漫了我头顶上方的穹窿，并向我脚下的深渊倾泻夜的灰青色粉末，寂静里才有了簌簌的声响。这声响，活像是翻阅书卷时发出来的一样。是的，一卷由识天机者用金刚的笔刻写的阿威兹达经书，徐缓地翻开了。

阿拉伯神话中巨魔的翅膀，似乎就能发出这样神秘的簌簌声，凡人的耳朵无法捕捉到它，只有根据人身上皮肤轻微的颤栗才能觉察到它的存在。我站在这深山僻径，置身于死气沉沉的巉岩峭壁之间，感觉到了这种轻微的颤栗。巨魔般的夜翱翔于天际，摆动着色调越来越浓的蓝青色翅膀；这蓝青色的翅膀便是自行翻动的书页。我读着上面用金色字母拼写的文字：“繁星、繁星、繁星……”

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懂。唯有这两个字，包含了其余一切字句所显示的全部内容。它们像一张有着千万个孔眼的金色大网，撒满了整个的空间，也网住了我，使我的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像一群苍蝇东飞西撞，竭力想从我的嘴里飞出。忧伤的回忆，甜蜜的柔情，陡然的兴奋，转眼的冷漠。甜酸苦涩，一应俱全。万般情愫有如山影，翩然而来，又翩然而去，只给我留下了深山寂静的姐妹——内心的寂静。这双重的寂静，像两个连环杯，盛满清冽的山泉和山中苔藓的芳香，把我里外浇遍。百感千思，绵绵往事，都离我远去，而我的灵魂则找到了一条通向宇宙灵魂的路。

我的灵魂发现了一条路，但还不曾沿着这条路走去。它还在犹豫。就像一个第一次到教堂去发愿了却尘缘的领洗的修士，她走到了教堂的门口，默默而不安地站住了，她伸出了双手，夕阳清冷的幽光洒落在她苍白的手上。她凝神倾听着。

外部的寂静似乎更加稠浓，荡漾着，浮游着，漂荡的寂静不再使人感到压顶的窒息；它似乎在裹挟更大的范围，一步一步地笼罩了寰宇，每一步都拨动了一个和谐美妙的天籁的音响，静穆的弦越绷越紧，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随时都有可能被扯断。然而，它没有被扯断——繁星的网捕获了我的万般情愫之后，也带了过量的寂静，一直带到了茫茫的穹宇，放进了那晶莹闪亮的蓝宝石的圆盘里。

我的心，被一只冰凉的手按摩过之后，又跳动了起来。我的灵魂已经迈进了宇宙的门坎。我闭上了眼睛，倾听着盘旋上升的寂静凌空飞去时发出的簌簌的响声。送走了寂静还能留下什么？

它没有腾空飞去，只是变换了一种形态。此刻，它又像我的亲人——母亲、妻子那样，悠闲自在地向我走来；伏在我的背上，抚摸我的额头，亲吻我的眼睛，轻言细语地向我说了许多温情的话。只是，我永远也理解不了这些柔声絮语，正如刹那间它以另一种形态向我作的关于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训喻不能为我所理解一样。

如果说，前不久那些闪着熠熠光彩的话语还像一首叙事诗，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在暮色苍茫中讲的童话了。黄昏时刻的那种似水柔情早已使我厌倦。我渴望抖落裹在身上的这件灰蒙蒙的外衣。但是徒劳：儿时的回忆又悄悄地向我袭来，那般清晰，那般突出，成了被黑暗包围的一个亮圈。

我竭尽全身之力要扯断这团灰色的纱线，不能让它在这荒野孤寂的山隘用无所作为的善意缠住我，使我裹足不前。

于是，我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冲出了把我同世界隔离的走廊，同时也感到，寂静如何由一个温柔的妈妈摇身一变，成了庄重、肃穆、伟大的母亲，独一无二的母亲。片刻之前的神秘意境，突然一下豁然开朗——并无电闪雷鸣。从四面八方把我团团围住的朦胧灰色，不再成其为灰色，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了。

从谷地升起的雾，化作一朵朵云彩，飘过模糊不清的峭壁，从离我不远的地方袅袅升向高空。“明天有雨”，我脑际闪过这几个字，同时又觉得，这几个字下盖着某种未曾表达，也永远无法表达出来的含义，一如藏而不露的贵金属的矿脉。我跟这种隐含的含义，可真有着不解的缘分。

雨点也许会跟我一起降落到地上，因为随着我同寂静慢慢融合为一体，我也会变成露水、云雾、雨滴；变成石头、植物、蛇；变成数字、度量、容积；变成多维时空的交响诗。我会变成雨，飞向那有如肋骨一般兀立在谷地的松树，我会变成一滴水，随着那珠垂玉坠、喷金泼翠的飞瀑滔滔直泻谷底，带着骄阳的热气溅落在植物的幼芽上，溅落在青草的长舌上；我也能带着茫然的微笑死去，就像一滴露水常能做到的那样。

寂静一旦消逝，就会分化成上天的赋格曲的千百种声调，就像一首复杂的交响曲会分解成许多乐章和乐句。能识辨这错综复杂的旋律，是人生的大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我靠手指感受到的不是冷冰的岩石的轻轻一触，也不是飘忽的空气的气流，而是宇宙灵魂的颤抖。宇宙灵魂带着微弱而热切的簌簌声，进入了我那正希冀着它的空虚的灵魂，就如空气进入了橡皮轮胎。

宇宙灵魂给我以玉液琼浆，它恰似深山的空气一样甘美、清醇，它已将我灌饱，滋润着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于是寂静便不再是存在于我身外，存在于我周围，既不像一只驯服的狗向我摇尾乞怜，也不像一位美貌仙女因畏我而退避三舍，而是充满了我全身。于是，我便成了一座黄昏时分支撑在冰凉的圆柱上的上帝的空教堂。我觉得自己是个巨人，遮盖我心灵上那盏长明灯的薄纱缓缓揭开了，飞去了。我这个教堂里填满了高及云际的沉默的冰，充满了万物沉默的歌声，惟有隐藏着最深、最秘密的那扇大门，轻轻地吱呀一声敞开了。

在我的教堂里，在圆顶下面，聚集了一群欢乐天使，宛如通体透明的小精灵；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对上帝的沉默的一次打击，也是对肉体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它每时每刻都在停顿着、收缩着，当它碰到露水沾湿的石头，它就会像慑于夜色的山溪那样，几乎完全沉寂下来。倘若你愿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也许能听到它还在跳动，但它已近于停息。

马铃薯已经烤熟了——有人在喊我。这时才出现真正的宏亮的声响，有如雪崩时发出的轰鸣，受惊的寂静这才逃之夭夭。

该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转引自《世界文学》公众号（WorldLiterature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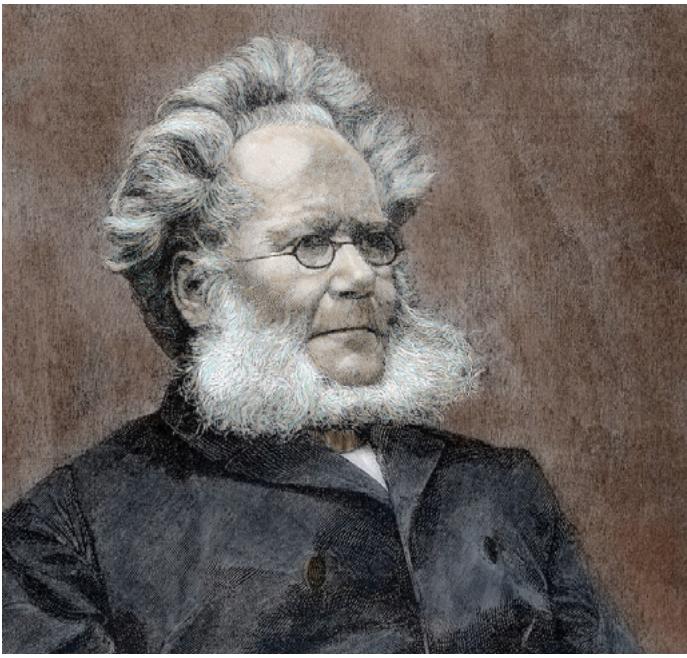


雅·伊瓦什凯维奇

波兰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代表了二战后波兰文学最高成就。他曾服役于波兰第三军团，之后加入斯卡曼德尔诗社，二战后长期担任波兰作家协会主席，及议会议员、波兰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代表作有诗集《回到欧洲》《另一种生活》，长篇小说《名望与光荣》，戏剧《诺昂之夏》《假面舞会》等。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易卜生主义

胡适 | 发现经典

多读点书，或许更能接近一个真实的胡适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结束后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地，抢救无效，当晚离世。胡适生前，中西文化论战在台湾激战正酣，但他的逝世，两派突然达成共识，均肯定胡适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无论是西化派的李敖等人，还是曾经激烈批评胡适的传统派代表胡秋原、徐复观等，都在悼念他，赞扬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上的贡献，以及为自由民主奋战至死的精神。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60年，对胡适褒或贬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只不过一会儿是贬多于褒，一会儿是褒多于贬。但是，褒或贬都需建立在事实和了解之上，相比通过电视剧（如《觉醒年代》）认识胡适，不如多读点书，或许更能接近一个真实的胡适。

关于胡适的作品和研究汗牛充栋，比如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周质平的《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等，都是很好的著作。但考虑到版权和读者等原因，我们选取了《易卜生主义》和《<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两篇文章刊发，以表纪念。

《易卜生主义》摘自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编辑的《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一书，是普及胡适思想的上佳选本。这篇文章初稿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27岁。前一年，他以浅近文言文写了标志性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新文学，《易卜生主义》则是他写白话文的尝试，也是引进西洋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些说法对我们至今仍有启发，比如写实主义，说老实话；不主张狭义的爱国；打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发展个人的个性，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

《<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选自《再造文明之梦》的余论。这本书主体聚焦的是1891—1929年的青年胡适，余论算是一个补充，讨论晚年胡适的处境和内心。罗志田化用傅斯年写耶稣的诗恰到好处表达了人们对适之先生复杂态度背后普遍又不灭的精神与价值：“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在这微微一笑之中，想象他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01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得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空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

但是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很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虽不能全说是写实主义，但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著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882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第一九五号）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1880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02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么，他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会替他思想。他自己不过是他的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他带累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他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他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势，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他的“天职”，守他的“妇道”。他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他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他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他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把他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他儿子从胎里就得上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他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03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 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一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人犯这罪全因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请看这两个“罪人”讨论这个问题：

（律师）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产生名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妻子的命吗？

（律师）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 不问他笨不笨, 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 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 难道法律不许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吗? 我不大懂得法律, 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的。你是一个律师, 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 柯先生, 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娜拉》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没有这种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 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 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 只配口头念得烂熟, 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 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拉) 我不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 是那个, 是这样, 是那样。(三幕)

如今的宗教, 都是如此, 你问他信什么教, 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 他会念阿弥陀佛, 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 是为人而作的, 正如耶稣说的, “礼拜是为人造的, 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 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 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 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 宗教不许人求快乐; 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 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他说, 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 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 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 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 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 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值, 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 是可以使人大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木匠, 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 卖妻卖女都肯干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 立刻就装出宗教家的样子, 说宗教家的话, 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 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 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 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入本地的自由党, 不料党中的领袖却并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会的事。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党里很少信教的人, 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 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份值, 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罢了。

第三, 道德 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 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 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 便是道德; 不合于社会习惯的, 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 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 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 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 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 发出讣书, 人人都说“泣血稽颡”, “苦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 又何尝“寝苫枕块”? 这种自欺欺人的事, 人人都以为是“道德”, 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 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 在社会上, 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 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 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 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 他犯了一桩奸情, 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 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 他还雇了一只烂脱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 指望把他兄弟相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 可以灭口。



Ibsen Stage Company – Pillars of Society

这样一个大奸, 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 社会上都尊敬他, 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 “公民的模范”, “社会的栋梁”! 他谋害他兄弟的那一天, 本城的公民, 聚了数千人, 排起队来, 打着旗, 奏着军乐, 上他的门来表示社会的敬意, 高声喊道, “褒匿万岁! 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

这就是道德!

04

其次,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 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 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 社会最爱专制, 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 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 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 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 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 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 老朽的思想, 极不堪的迷信, 个人生在社会中, 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 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 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上文所说的褒匿, 当少年时, 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 网罗很密; 个人的能力有限, 如何是社会的敌手? 社会对个人道: “你们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顺我者有赏, 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

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 遭朋友的怨恨, 受社会的侮辱追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 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 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 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 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 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 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 什么金银铜铁锡, 进了炉子, 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 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 每天给他一桶水, 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 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 也会生活, 也会长得胖胖的, 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趣了! 个人在社会里, 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 起初未必满意, 久而久之, 也就惯了, 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 维持陈旧迷信, 传播腐败思想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 有的升官了, 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 有了势, 有了名誉, 就像老虎长了翅膀, 更可横行无忌了, 更可借着“公益”的名义去骗人钱财, 害人生命, 做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的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 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 开一个学堂, 造一所孤儿院, 立一个公共游戏场, “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用《社会的栋梁》二幕中话)。于是社会格外恭维他们, 打着旗子, 奏着军乐, 上他们家来, 大喊“社会的栋梁万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 处处和社會的风俗习惯反对, 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 便是“舆论”, 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 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他说“多数党总在错的一边, 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 都是少数人发起的, 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 只有极少数人, 有时只有一个人, 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 要想革新, 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 都恨他“扰乱治安”, 都说他“大逆不道”; 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 不许他开口, 不许他行动自由; 把他关在监牢里, 把他赶出境去, 把他杀了,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 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 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 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 替他们修墓, 替他们作传, 替他们立庙, 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 到了这时候, 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 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 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 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 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 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公敌》, 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 觉得有利可图, 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这浴池的名, 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 来的人多了, 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 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 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 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 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 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 上流的污秽, 停积在浴池里, 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 极有害于公共卫生。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 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 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 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 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 浴池一闭歇, 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 却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 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 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 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 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 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 开了一个公民会议, 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 还把他赶下台去, 由全体一致表决, 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 把裤子都撕破了, 还被众人赶到他家, 用石头掷他, 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 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 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 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 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 也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 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

05

其次, 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 所以我们须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参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1870至1871年)时, 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1871年, 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 国家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 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 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 自然个个是好兵了。再看犹太民族: 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 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 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灭国家的革命, 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 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 ——若能做到这步田地, 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 换来换去, 都不过是弄把戏, ——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 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败(1871), 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一)。到了1884年,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他在本国若有机会, 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 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 提高妇女的地位, 改良国家教育, 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一七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

了。但是他到底不曾加入政党。他认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认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1888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人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二〇六）

这是1888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

06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的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繁多，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个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白兰戴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的材料造成器皿。……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的材料造成器皿”。《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1882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尺牍》第一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一件摧残个人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一个恶人害得破家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堕落深了，竟变成了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的。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极乐园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因。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姐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他年纪轻，不让他管家务，只叫他过安闲日子。哀梨姐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许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许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说道：

（丈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姐）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由又自己负责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

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事见上文四节）；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足，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变”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足，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1883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

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铎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时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原载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



胡适

现代中国文化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现代学者、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著述宏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抗战时期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来自电影《立春》(2007)

专栏

恶意返乡，善意输球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与民同乐和让人民欢乐，是不同的乐

北宋末年，武二郎恶意拒绝善意投怀送抱的嫂嫂，导致西门庆善意接盘。武大郎恶意返家，撞见西门庆善意照顾小潘，金莲不得不大义灭亲。于是武二郎恶意返乡，不顾党纪国法，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倘若当年没有恶意返乡，或者返乡后先被隔离再刑拘，就不会造成如此恶果了。这样看，河南省郸城县县长董鸿的“不听劝阻，恶意返乡，先隔离再拘留”的说法充满了善意，以及大局观和历史观。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期间的中国人就像被双规的干部一样，要在规定的时间回到规定的地方，跟规定的人说规定的话。而有些干部却像长江上的水电站一样，不由分说阻拦着这些洄游的鱼儿，使本来就独在疫乡为疫客的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每逢佳节被隔离的现实。“恶意返乡，先隔离再拘留”的说法，极大刺激了久困疫情之中，又临春节之前的中国人，“隔离”我们早已习惯，“拘留”也不是陌生的词汇，只是“返乡”这本应温暖如春的词，地方官父母官却在前面加了一个“恶意”，既不讲道理，也不讲情面，还不讲法制，在群众眼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种返乡团，才是恶意返乡，不仅心里充满恶意，手里还有枪，叫嚣着“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何止是恶意返乡，这是恶霸返乡。而游子们回到家乡，即便谈不上衣锦还乡，那也是怀抱着一颗振兴乡村的火热的心。如此情境之下，说他们“恶意返乡”，的确是要掂量下自己是什么级的干部，毕竟县长手里的权，不是胡汉三手里的枪。县长一类的干部拿到网络上，对于网民而言肯定是个安全的级别，就像当年正义的化身《焦点访谈》一样，焦点集中在县长及其下属身上，让正义在县处级以下社会得以顺利实现。

春节返乡，人们除了聚在一起搞点吃吃喝喝的物质生活，还会一起过一下文艺生活，看看春晚。春晚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产物，其实称不上解放，充其量只是松动，是冰雪初融，也是思想春天到来的文化象征，那时各类文艺创作重新焕发生机，再加上电视机的广泛使用，可以说是加速了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包容性的发展，像一股春风吹拂在每一个角落。那时的春晚，不再只是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借助不同文化形式和表演风格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一种讨论，这种讨论虽然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但依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思想活跃度，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祥和欢乐的氛围。

进入到九十年代，这种祥和欢乐突然只停留在《新闻联播》的口播里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也突然不好笑了，好在还有流行文化支撑着，这其中原因当然不是“众口难调”，而是那块水域又开始结冰了。春晚的硬件设备越来越智能，画面越来越炫彩，舞美和灯光越来越华丽，服装越来越昂贵，阵容越来越强大，但就是越来越不好笑了，因为它开始恶意高雅了，但这也是另外一种幽默，叫可笑，越是华丽的袍子下，越是罩着荒诞不经，一件荒诞的事情，越郑重就越好笑，如此郑重其事的春晚，我

们还抱怨不好笑，也是有点恶意严肃了。

梁左在《笑忘书》里说，“语言类节目成功了，春晚就成功了。”本质上春晚就是个让群众娱乐开心的节目，非要恶意强加那么多自上而下的东西和意义给春晚，不如大年三十不搞春晚，搞个加长版的四个小时的《新闻联播》。梁左给春晚写了好几年相声，都是直截了当的挖苦嘲讽。特别是他和姜昆创作、姜昆和唐杰忠表演的《特大新闻》，作品主要围绕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展开，换做现在，别说播出，创作者、表演者都得被戴上“恶意造谣”、“恶意抹黑”的帽子。《特大新闻》在1988年的元旦晚会播出之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派办公厅主任找姜昆谈话，说昨天政治局开会，前15分钟都在讨论你的相声，后来大家说还是不要拿天安门开玩笑。不难读出，高层会议的语气，并非“恶意返乡先隔离再拘留”一般的恶狠狠。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说，你们讲得对，军事博物馆都卖家具了，就是要讽刺他们。胡启立本人后来也表示，“你们写这个东西应该说没什么问题，也不会有人给你们上纲上线。但是整个社会的情绪比较浮躁，你们就不要配合这种浮躁的东西再添把火了。”领导们的发言虽然像颗定心丸，但毕竟是发言，不是法规，随时可以推翻重说，群众们还是难以长久安心。梁左曾说，“我估计在国家历史上，政治局开会讨论相声，这是头一回，估计也不会有下回了。”如果有下一回，那也还是讨论姜昆的相声，今年春晚的《欢乐方言》，讨论主题就是，相声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笑了。

姜昆老师自从开始反郭德纲的三俗后，作品就越来越恶意高雅了，“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弘扬相声的少年，终成屠杀相声的刽子手。“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太久，深渊将回以凝视。”这话用在曲协主席姜昆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一个人无论如何优秀，一旦被体系吸收，那些优秀的闪光点和突出的个性，都将被磨平盘润，浑身上下裹满包浆，散发着老艺术家的幽暗之光。姜昆主席今年的作品里演唱了80年代的经典老歌《军港之夜》，但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当年这首歌刚发行时，曾被批判为“靡靡之音”，说这首歌太柔软太温和，“会消磨解放军战士的斗志，会瓦解革命战士的革命意志”。这是很荒诞的，但相声的讽刺，从未到过这里，然而又超越了这里，“歌颂相声”的出现，用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创作出了讽刺的新高度，这像极了春晚本身，它的语言类节目越来越不好笑了，它本身反而越来越好笑了，从与现实生活的对比之中就能感受到，比如春晚的歌里唱道“家家户户放鞭炮”，营造出一种热闹祥和的景象，但实际上“敢放一挂鞭，拘留十五天”，大年三十晚上放完，正月初一到十五就不用做饭了。

当初领导要搞春晚的意思是让人民群众过点娱乐生活，笑声可以忘记烦恼。第一届春晚筹备组成员马季当时说，“晚会干脆就突出一个乐字，欢乐！十几年了，老百姓没怎么乐……咱们春节晚会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就是让观众笑痛快了，节日过好了，晚会就成功了。”与民间乐和让人民欢乐，是不同的乐，一个简单的乐字，对于百姓的生活而言，背后有着太多政治层面的操作。春晚自诞生以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印记，只不过最初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思想控制领域的松动，到现在却又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强。人们对春晚从最初的追捧和期待，到现在的诟病和吐槽，都不是针对春晚本身，而是对春晚所处的思想政治领域管控程度的关注。

中国相声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国足球做到了，准确的说是中国男足做到了，那就是搞笑。“不是每一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特能输，前几天输给越南一个1-3，这是善意的输球，对外而言，越南暴发新一轮疫情，主要经济指数出现下滑，停工停产致使“手停口停”的劳动阶层生活出现困难，为了让苦难中的越南人民度过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男足选择输球，输到用时方恨少，中国男足从不缺输。对内而言，善意的输球，可以让那些被恶意高雅的春晚搞得不开心的人民群众口吐芬芳，通淤散结，含恨而笑。

中国男足挺好的，挺解毒的，特别是体育金牌的毒，它至少可以让中毒的人问几个为什么？让中毒的人明白，体育就是体育，《红星照我去战斗》不能帮你赢球，领袖的光辉思想也帮不了你进球，中国男足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无时无刻不提醒你，认清现实，要点脸吧。

中国男足的善意输球，是科学发展观作用下的输球，他们有一百种方法美化自己，却从来只用比赛结果要求自己，他们也可以牺牲在训练场上，他们也可以为了训练不回家过年，他们平时也是挥汗如雨，他们也可以穿带补丁的球鞋……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些苦难，除了美化自己，除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于结果无任何好处，这是典型的做足表面工作不管结果如何的形式主义，而中国男足正是用打在自己脸上的响亮耳光提醒人们，一定要大力践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中国男足在世界上忍辱负重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男足不能再被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首的世界杯牵着鼻子走了，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再轻易跟西方国家的球队比赛了，现在看来，东南亚和西亚的球队也不能比了。没有比赛就没有结果，没有结果就没有伤害，按照网友的说法，假如没有参加国际比赛，中国男足的形象将是，“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成就，无论是俱乐部数量、观众人数、资金投入还是市场规模，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且，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的足球体制，创造了中国特色的足球理论、足球阵法。这样的成就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很有道理，因为很多其他领域已经尝试过了这样的说法。

中国男足不参加国际比赛，不仅形象会大幅提升，胡锡进这样的老师也多了一条批判美国和西方的路径，“美国和西方国家自己一大堆射门问题，却对发展中国家该如何踢球指手画脚。足球本身是好东西，但美国和西方推动的西式民主从一开始就被劫持了。老胡相信，真正的足球和射门技巧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一边，美国和西方狭隘和偏执的足球理论终将被现实嘲弄，并将被历史的守门员阻挡在外。”

无论如何，感谢中国男足，时刻警醒我们，让我们保持清醒，唯一一个国字头，却任由我们指手画脚、妄议评论，不会被隔离也不会被刑拘的组织。以前我们都称中国男足为国足，现在为啥叫回中国男足，那是因为我们除了男足还有女足，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女足才有资格简称为国足，在男足输了一个1-3的同时，中国女足在同一时间3-1击败越南，并且前天晚上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最后点球胜日本，杀入亚洲杯决赛。相对男足的善意输球，女足的赢球有点恶意，

提醒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关注度还不够，对女性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甚至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以文明著称的现代社会，还有一个衣着单薄的女性被铁链拴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一处简陋的小屋里。

纵使生活的苦难无法避免，但人为的恶意伤害必须制止，大部分人已无力去探讨这个女子身陷囹圄的真实原因，但那些对她的二次伤害，是任何一个正常人无法容忍的，她一个人的困苦，成了无数人施舍爱心的积淀，这是何等的残忍，又是何等相似的戏码。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对苦难的理解，依然是来自遥远的山的那一边，即便就在身边的苦难，他们也认为是遥远的敌对势力刻意而为造成的，没有人认识到苦难就在身边，苦难的根源就是身边。恶意，把很多善意曲解成苦难，而善意，又把很多恶意当作救人菩提，本应是《今日说法》的案例，却演绎成《感动中国》的事迹，这样的事情不少了，不能说是某一媒体的无良，细究起来却是整个体系的做功。

官方说，这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这是一个情绪暴躁的女人，我们不熟悉这个女子，我们却很熟悉这个官方，或者说，我们很熟悉我们自己，让你身处那样的境地，又毫无希望的受尽凌辱的被关押 24 年，你会变成什么样，你会如何绝望，真的不敢想象，这不是革命电影，电影里我们见过很多先烈，敌营被困十多年，心中只有共产党……最后也被认定为精神病。我们总是那么善意，觉得不会有那么恶意的人，就像贾平凹一样善意，他在接受北京青年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善意大发的说，如果农村人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我能明白他想表达的繁衍生息的意思，但却无法接受作为一个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他所表达的隐藏含义，他把女性当作繁衍的工具，把同类当作牲口，他希望人们关注一个议题，却把另外一个群体当作铺垫，就像一个心理学家，在一本正经地号召人们关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刽子手因为杀人过多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世上的苦难很多，恶意很多，而我们的爱却无能为力，善意甚至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我们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跟那些苦难中的人相比，我们甚至连体面都算不上，或许只是我们的铁链不为外人所见，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内心的善意。善意是这样一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聚集起来却能驱赶恶意，它就像那个词，“光天化日”，也像那个词，“朗朗乾坤”。想起电影《立春》中王彩玲的一段话：“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整个春天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昨日立春，宜播种善意。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良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为电影《盲山》(2007)剧照

专栏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同一个人世间，有的人声音越来越清楚，
有的人脸越来越模糊。

2020年1月7日，江苏省发布了脱贫报告，“已实现脱贫254万人，贫困率达到99.99%以上，目前还剩6户17人未脱贫。”看上去很精准细致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漏了一人，在江苏徐州丰县，还有一人未脱困，困住她的已经不是什么金钱了，而是一根铁链。谁能想到，现代文明社会，摆脱一根铁链，居然比摆脱贫困还要难。

2021年12月30日徐州获评“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还于2017年、2019年、2020年先后3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跟被铁链锁住的女子相比，有人觉得这个称号很有戏剧性，的确有点，但这座城市还是有自知之明和羞耻心的，在铁链女被锁的二十几年里，它们只获得了四次这种称号，剩下的十几年他们一定知道自己不配。当然，最具幸福感一定是相对的，并不是人人都有幸福感，我们要看到，虽然被铁链锁住的人没有幸福感，但锁她的人脸上洋溢着幸福，还有那些违法犯罪不被抓、胡乱作为被升迁的人，别提多幸福了。

丰县，古称凤城，相传远古时代有凤凰落于此而得名。现在来看，或许这凤凰是被拐卖到那里的，被绑上了铁链。

丰县是道教张天师的出生地，传说中他收八部鬼神，歼六大魔王，一众鬼吏皆被降服，是驱邪诛妖、佐国安民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谁能想到现在他的乡民们却在干着比妖邪还要恶毒的事情。

在苏东坡的老家眉州，有个传说与张天师有关，江里有条兴风作浪的恶龙，张天师作法让恶龙现出原形，然后用粗大的铁链，把这条恶龙捆锁了起来。看来用铁链锁物是这乡的传统，只不过以前锁的是恶物，现在锁的是玩物，是人，是女人。

丰县检察院2018年曾发了一篇文章学习红色娘子军的精神，不知道他们学习的如何，是否知道1970年舞剧版《娘子军连歌》歌词有一句与现在不同，现在的版本是“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而那时候的是“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打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现在看来，还是当年的版本更应景。只是不知道丰县当地政府是准备用张天师的雌雄斩邪宝剑砍断绑在女人身上的铁链，还是拿起法律的武器解放怨仇深的妇女。

传说中张天师出生时满室异香，整月不散，黄云罩顶，紫气弥漫。丰县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越是这种神祠叨叨的地方，越容易缺乏现代文明的行为准则，法治意识淡薄。张天师自幼崇尚黄老之学，讲究无为而治，估计丰县这个地方也深受其影响，变成无法而治，追求“以德化民”，这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精神背道而驰的，不以法治为基础的无为而治，就是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在既无法治又无天道的无法无天的地方，日常生活靠讲道德维持，是最不道德的事情。

就像以往一样，在丰县这件事上，又有人开始怀念媒体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面对

公共事件，人们有迫切的公共参与需求，有获取更广更深更专业的解读需求，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者在专业度上毋庸置疑，肯定能满足人们在信息获取和事件解读方面的需求，但除此之外，不要也不应指望媒体能解决任何事情，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且不要忘了他们脖子上那根无形的铁链。所以，那些只谈新闻理想而不谈新闻审查的媒体人，无法引起人们的敬意，而个体的敬意，也只应该给到媒体人个人，而不是他们的从业机构。至于现在残留的自媒体以及自媒体人，大部分我只能一笑而过，靠按摩公众情绪为盈利手段，这种大保健，当然也是公众需要的，双方无非是卖淫嫖娼的关系，只是没有全部脱光，双方各自披着道义的外衣，到最后，双方只顾各取所需，而忘了最初走到一起的缘由，就像人们现在都在忙于各种质疑官方的几次通报内容，各种议题展开讨论，不是不需要，而是在这热烈的讨论中，我们仿佛忘了最初那个带铁链的女人，现在究竟如何以及未来会如何。

丰县的事，并不是没有媒体介入，早在1951年，人民日报就介入了。1951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支持丰县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的文章。那一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妇女婚姻的文章，因为1950年颁布了婚姻法，这部只有8章27条的新中国首部法律，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

那则七十年前的报道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山东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朱树人等司法干部，竟维护封建婚姻制度，滥用职权，错误判决，打击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积极性，并抗拒上级司法机关的正确指示，是极为严重的错误行为，值得深刻检讨。山东省人民法院滕县分院能及时纠正丰县人民法院的错误，并对此案予以正确处理，以及滕县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特别是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重视妇女权益，坚持原则，使对此案的错误判决得到纠正，是值得表扬的。”妇联在这个案子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前阵子有热心网友也把丰县铁链女的事情反映给了徐州妇联，希望他们能为铁链女提供帮助，徐州妇联说该打徐州110。网友说该打的都打了，你们是妇联，希望这个事也能提供法律援助，不然你们这个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徐州妇联倒也爽快干脆，直接回了两个字：再见。虽然对妇联这样的机构不抱什么希望，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再见”这两个字，还是让人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就像中国男足一样，毫不遮掩自己的无能和无耻。而且这种不遮掩还有种坦然自若的味道，反倒是不识趣的抱着希望的群众像做错了事一样。丰县的法院自从1951年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过后，这几十年间好像就没有进步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曾披露过数例徐州丰县人民法院判决的被拐卖妇女起诉的离婚案，法院均不予支持离婚：一男子老婆被拐卖至丰县，因当地公安机关解救未成不得已与老婆离婚；被拐卖的两名妇女，曾向丰县法院起诉离婚但均被驳回，法院认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构成事实婚姻……在今后的生活中，双方应多做自我批评，互谅互让，彼此关心体贴……”，对于另外一个被拐卖的女子，法院认为，她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两者离婚理由均不被法院支持。这真的是有点魔幻，你就是不去法院，去发廊找洗剪吹的Tony老师，他都判得比这个法官好。

丰县法院法官的魔幻判决让我想起一个经常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早些年看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时想过，我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特别是在“官方认定”、“家人和邻居肯定”、“老师和同学反映”的情况下，我该如何突出重围，我该如何表现才能让人们相信我，而不是信那些官方所谓的报告和证据，我是该声嘶力竭地呐喊，还是该平静如水地诉说，想着想着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想下去了，继续思考下去，就都是病人了，本来就很困难分清什么是正常人，什么是精神病患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病人，随处可见，你认为他不正常，他觉得你脑子有病。你看过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吗？不全是麻木不全是黯淡，也有灵动也有光彩，就像现在的正常人一样。

在一个魔幻的社会里，强者经常说自己是精神病人，因为这个病正在成为强势者脱罪的工具，这种现象层出不穷。而弱者往往不断在想着摆脱精神病人这顶帽子，他们要为自己的正当行为正名，他们只想要自己应得的结果，他们只想被正常对待，而这种行为往往被冠之以有病。的确是有病了，这么多年来，人们已经退无可退了，人们思考问题，人们对真相探究，或许已经不是为了答案本身，而只是在给自己争取那么一丝尊严，明知被骗被糊弄也可以接受，但有一个要求，别这么漏洞百出，别这么露骨赤裸，这是无可选择的被骗者的最后的尊严。丰县这件事，这么多人一拥而上，群情激愤，本质上守卫的就是这最后的阵线。我们太渴望做个人，而现实生活中又有那么多有形无形的铁链不把我们当人，于是我们提出的最后要求是，铁链可以有，能弄个牌子货吗？

赤裸裸、血淋淋的生存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以官方之名、权威之名、法律之名、正义之名所行的罪恶，你知道不是那样的，你知道里面是有问题的，但一切又都很符合程序，你想喊，却发现无言以对，你想怒斥，可你又指不出问题所在，就像胡锡进的很多言论一样，你明明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却又无力反驳，就像他今天刚写的“老胡想说”，那些女冠军，还有那位被拐卖的八孩妈，都是中国的真实符号，她们与许多其他符号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老胡一贯的伎俩，用“多样性”和“复杂性”来掩盖具体的问题及其成因，以及个体在这里所遭遇的痛苦。女冠军的确可以说是符号，符号后面有很多幸运成份，八孩妈却不能简单地归为符号，她后面是成体系的罪恶，是二十几年的伤害，是鲜活的生命慢慢的被煎熬摧残……是需要追问需要追责需要检讨需要改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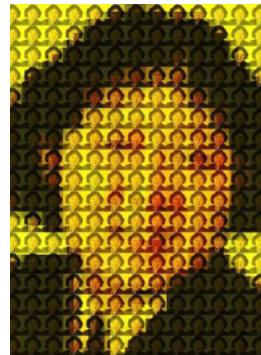
胡锡进一如既往地把社会公共问题归结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均衡造成了这些问题，可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不均衡造成的问题，每次都落在同一批人身上，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谁的责任？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如何保障这种改变？习惯于避重就轻的胡锡进什么都没说。他每次洋洋洒洒写一大篇，让人读完之后总感觉什么也没读到，心里却明明又堵得难受，像是吃了块橡胶，这是典型的骗稿费写作。近些年的老胡越来越像“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了，常常写出“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文章，但他却没有王兆山和中国男足一般的坦荡荡，坦荡荡的老胡写丰县铁链女，核心一定是“只盼黑屋有屏幕，看冬奥同欢呼，戴铁链，幸福如金牌”。

严歌苓在评论丰县事件时说，“我意识到，或许该给留出时间来，专门留给愤怒，让愤怒正当发作。愤怒出诗人，愤怒是我很多小说的燃料，所以愤怒有资格成我这些天的主题。”遇到这样的事情，愤怒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或者说愤怒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状态。但

却有不少人称之为“暴民”，在很多事件中甚至与红卫兵义和团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暴政产生暴民，暴民反过来又催生暴政。两者是共生体。我一直很反对这种提法，暴政之下何来暴民，连顺民都很少，全是奴才。更何况，现在所谓的暴民，也都仅仅停留在言论方面，给这样的人扣上暴民的帽子，更像是给言论自由戴上了口罩。当个体权利得不到保障，而需要自己去捍卫时，恐怕不得不诉诸于暴力，况且这暴力在那暴力的对比之下，却又是弱得可怜。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铁链女有机会打伤或者打死看守的人，为自己恢复自由而反抗时，你能去谴责她是暴民吗？

暴民会带来社会失序的风险，但要看清楚这社会秩序究竟是什么秩序，是让人为奴的秩序，还是保护个体自由的秩序。倘若是保护个体自由的秩序，又如何会产生那么多暴民，倘若是使人为奴的秩序，又何必害怕失序。失序带来的短期结果未必是好的，但长期来看它又是必要和美好的。那些动不动就谴责暴民的知识分子，反而对当权者的暴力宽容得很，无非是吓破了胆，或者是奴隶当得习惯了甚至是当上了奴才获得了利益。

1994年，何勇出版了他的唯一一张专辑《垃圾场》。歌里唱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2022年，丰县被铁链锁住的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人世间，有人已经熟练应用让人类更加自由的区块链了，有人却无法摆脱困住自己的铁链。有人脖子上挂着冬奥金牌，国籍、家庭、儿时经历，被理得清清楚楚，有人脖子上挂着冰冷的铁链，户籍、婚姻、从哪来又要到哪去，一切都是未知的。有人从小就在妈妈的陪伴下训练冰雪项目，十几年如一日，注定为国争光，也有人从小就独自在冰天雪地中挂着铁链，十几年如一日，如果冬奥会有这样的比赛，她也能为国争光，而现在却有人说她抹黑国家。夏奥时有人喊“同一个世界”，冬奥时有人喊“一起向未来”，同一个世界，却是不同的文明，一起向未来，她最好的归宿或许是精神病院。同一个人世间，有的人声音越来越清楚，有的人脸越来越模糊。我们在为一个拐卖者呼喊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全体都被拐卖了，或许，其实我们意识到了，所以才喊得如此响亮。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为电影《窃听风暴》(2006)剧照

档案

“目击奥斯维辛是根本不可能的”

伊险峰 | 荒诞笔记

“为什么你还活着？”

01

伊凡·克里玛活着从泰雷津出来，泰雷津被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斯维辛，既然是奥斯维辛，活着归来本身就是一个意外事件，所以要接受别人的审视，更直白一点说，叫怀疑。他说过了好些年，有位美国记者比较直接，问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

伊凡·克里玛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你必须回答为什么他们没杀死一个孩子。当谈论时速时，人们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伊拉克一名人质被释放，而另一名被残忍地杀死？有人出赎金吗？是否有过秘密谈判？或许只是当权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决定了谁死谁活？”克里玛对这个问题的正式答案是：我怎么活了下来，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绝不能归功于我自身。“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不是我的过错。在一次荒诞的抽奖活动中，我选中了其中一个幸运号码，也许是爸爸或他的同志救了我，也许是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阴差阳错救了我。就这样我活到了战争结束。”



《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

从奥斯维辛生还的人，很多人最后选择了自杀——这可能与另外一种数据统计上的偏差有关：因为我们获得此类信息的来源大都是作家这样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比普通人受到更多的审视，作家比一般人士更加敏感；所以奥斯维辛背景的作家自杀者概率

更高。不过不管怎么样，这足以称之为一种现象。

奥斯维辛在20世纪的出现，打乱了人类理性，身处其中的人看到的那个世界，不光是荒诞的问题，它会触发相当多的思考，一个平白无故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挺不过集中营的迫害），要承受如此的人类苦难和荒诞，并且替人类做无休无止的思考，这事想着就残忍。普利奥·莱维作为奥斯维辛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为生还自杀者做了一些分析——我觉得只能说是亲历者角度的观察，你说真是代表了最终的思考，这要求未免太残忍了：你不能把一个加缪扔到奥斯维辛这种地方，然后还指望着他生还，在生还后还可以跟加缪一样思考……对吧？加缪连他妈妈被置于危险之地都不愿意想象。

莱维是这样说的：

走出黑暗，人们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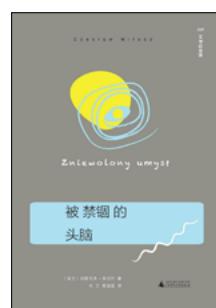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我理解的是，人在某种情境之下，人不再是人，继而又在外力支配下，恢复人的身份，回顾非人生活和处境，难以对自己有个交代。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写虚无主义者作家贝塔在集中营中作为一个精明而且足智多谋的囚犯——“他们晓得怎样为自己找到食物，以便维持精力”，“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而在他们这些人之下是“处于最底层的就是那些身体孱弱而头脑死板迟钝的人”，因此，“这些最底层的人境遇会每况愈下，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维持身体机能，他们没有力气卖苦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莱维所说的环境对人的侵蚀，既包括贝塔这样精明、健康的人在生死一瞬间，如何与集中营的管理者周旋；同样也包括与更低层的生存机会的竞争，所谓的一极强的应变能力，对危险的敏感和规避，从此中又产生盲目服从、故意疏忽、欺诈、行贿……虚无主义色彩的一切，是整个奥斯维辛生态。米沃什也因此而替贝塔做出总结：

贝塔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的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读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怖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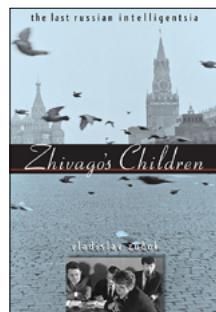
《被禁锢的头脑》

贝塔原型是塔杜什·博罗夫斯基，最终还是不敌黑暗自我，29岁自杀。忧郁沮丧最终也吞没了普里莫·莱维，在他几乎完成了所有——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他要挖掘展示给幸存人类的，可能有更多的东西不在我们思考和接受范围之内，事实上如果没有莱维，很多东西我们也无从了解和感知——挖掘和展示之后，最后还是启动了这个机制，选择了自杀。他一生中无数次面对了那个让伊凡·克里玛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不，比这个还要复杂很多。

02

关于普里莫·莱维为什么在晚年选择自杀，我们稍后再说。20世纪自杀是个普遍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把自己的境遇逼到这个地步，选择集体自杀也不为过。因为自杀的人太多，以至于绝望都要分个高下，同样自杀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经在书中探讨“绝望”——“这个词现在被过度使用并且庸俗化，然而它是一个严肃的词汇”。比如，很多人就对法捷耶夫的死颇有微词——自杀这种绝望的权力大概率属于他的对立面，那些被迫害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法捷耶夫作为斯大林时期的作协主席，几乎成为所有迫害和悲剧的背后推手，他有什么权利“绝望”呢？一本叫《日瓦戈的孩子们》的书中这样写道：

无所不能的苏联作协前主席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他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文学这样一件最神圣的事被官僚和民众中最邪恶者撕成碎片。”这位56岁的作家回忆说，他这代人在列宁的领导下进入文学领域，他们感觉自己获得了解放，感受到世界的开放，拥有进行艺术创作的无限灵感。可是，现在的作家成了党的替罪羊……



《日瓦戈的孩子们》

对他的苛责某种意义上也是残酷的。他的绝望与面对人性之沦丧的绝望有相似之处。并且，一定程度上，如果都是在绝望状态下，层级确实不是最重要的事。帕斯捷尔纳克听说法捷耶夫自杀，就选择了原谅。

帕斯捷尔纳克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向他敞开的棺材鞠躬时，大声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洗刷了自己的名声。”

当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以理性思考见长，他的原谅可能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法捷耶夫“对我个人很有好感”。不过，虽然他衡量世界的尺度经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但帕斯捷尔纳克又不像，对世界和人性有异乎寻常敏锐的感受力——“但是，假如他接到命令要绞死我，或者肢解我，他会一丝不苟地执行，事后去汇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不过，下次喝醉了酒，他会说他为我感到多么多么难过，说我生前是个出色的同事”。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法捷耶夫之死有残酷的点评：

他的自杀与德国一位镇长的自杀有异曲同工之妙。1945年初，美军占领了他的小镇，强迫他参观附近的集中营。参观完毕回家后，他立即自杀了。他自杀，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在他效忠的政权的名义下发生的那些罪恶勾当，不是因为一旦面对真相，他不堪忍受真相的残酷，于是毅然决然，了结自己。恰恰相反，他多多少少知道这些事情。他不知道的是大对体，即社会表象秩序。所以，可以说，他的自杀是终极的伪善行为：他是知道那些勾当的，却假装不知道。他自杀，是为了拯救一个假象：他对那些罪恶勾当真的一无所知。斯大林曾经谴责自杀，说自杀是一种终极怯懦行为，是对党的终极背叛。他这样说，似乎是对的，至少把他的话运用于这些自杀案例，是对的。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就是这样。畏罪自杀，这是一个在一定时间段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它与“自绝于人民”这个词经常放在一起用，在苏联的大清洗或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者首先会被认为是一个背叛者，或者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其次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畏罪自杀。我觉得法捷耶夫之死与这个词倒是更接近——应该也是他说起别人自杀时的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苏维埃。

有人也愿意相信他是理想破灭，这成分当然会有。但穷途末路之下理想破灭与穷途末路之下的恐惧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与希特勒在地堡中的自杀接近。相比之下，另一位苏联自杀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就让人尊敬。他在1991年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中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政变者起初并没有邀请他，他在听说政变消息之后，从度假地赶到克里姆林宫，“他支持他们的声明，并且随时提供必要的帮助”，还没来得及谋划，整个政变就失败了。他给戈尔巴乔夫的一份遗书中说：“当祖国正在步向衰亡，而自己毕生的成就即将遭到摧毁时，我也活不下去了。我的年纪以及一路走来的成就，让我拥有离开人世的权力。在人生的尽头，我仍在挣扎奋斗。”



《苏联的最后一年》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美苏核裁军的苏军代表，当时的苏军总参谋长，与面对法捷耶夫之死大家的疑惑不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赢得了对手的尊重。里根政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乌弗将军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着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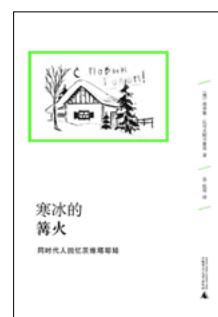
题外话，法捷耶夫的女儿、作家恩岑斯贝尔格的前妻，最后也自杀了，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杀时间相近。

03

让我们一点一点回到普里莫·莱维和他所遭遇的荒诞世界。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想做一个洗碗工。在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记录中，她处于一种真正的绝望之中：

“孩子，孩子，为了孩子而活，”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若是您知道，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是多么聪明的有天赋的少年啊！可是我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跟我一起只能更糟。我比他还要无能为力。我手里的钱只剩两百了。若是能把这些毛线卖了……若是能任用我担当洗碗工的工作，那可太好了。洗餐具我还可以。教孩子我不行，不会，在集体农庄劳动我也不行，我什么都不会。您想像不出，我的无能为力到何种程度。我从前还会写诗，现在却不会写了。”



《寒冰的篝火》

关于洗碗工，在1941年8月26日，茨维塔耶娃打了这样一个报告：“致作家基金会委员会：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敬请接纳为荷。”此事的负责人，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回复说：“至于您提出到即将开办的作家食堂当洗碗工的申请，不过申请书很多，可位置只有一个。我们尽力争取把这份工作给您。但愿能实现。”但另外一个负责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谢梅宁显然不太喜欢茨维塔耶娃，“我们又不是侦查机关，不是警察局，这哪里是提问，简直就是提审了！她想住在哪儿以及为什么——关别人什么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机械地重复着早已背熟的话：‘叶拉布加只有一家酒精厂。可我想让儿子上学。在奇斯托波尔我要让他进技工学校。我请求把洗碗工的工作给我……’她出去了，我们开始讨论。……”

如果我们还记得茨维塔耶娃就在几年前的骄傲，那时她说：“从四岁起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阅读，五岁起则最爱写作。我爱这一切爱到七岁，之后别无他爱。四十七岁这年，我说我应当认知的一切，在七岁以前都已认知完毕，接下来的这四十年，我一直在醒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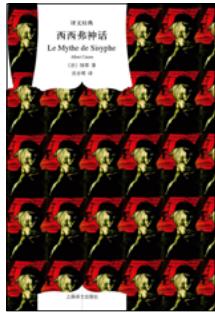


《我体内的魔鬼：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你看现在呢？她都醒悟了什么啊。她说她从前还会写诗，现在却不会写了。我们习惯于说生活碾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羞辱。因为羞辱，而绝望，而“活不下去”。深层的原因则是厌恶。没完没了——如果我面对处境是不断的暴力和羞辱，而我又无力去对抗，那么死的确是个选择。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加缪的逻辑是，“倘问凭什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要紧，回答是要看问题所引起的行动”。

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去死的。伽利略握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这个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他便轻易放弃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但不值得。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压根儿无关大局。说穿了，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反之，我目睹许多人，觉得人生不值得度过而轻生了事。



《西西弗神话》

如果按一级一级排的话，洗碗工的梦想破灭，我觉得可以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我其实也不知道其中相关人物的结局到底怎样，这个故事出自戴建兵和张志永这两位学者的一篇论文《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简单点说，它有点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提到的陈清扬困境。

安徽省“合粮直属库”职工曾广清原是一名学校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理由极为勉强和荒唐。简单说来，1958年3月上旬她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听报告，一路上她默不作声，只讲了某某老师“真是个好人”一句话。5月初，这句话却被揪出来，上纲上线，被表扬人揭发称：“这句话我认为：（1）为什么说我是好人？在她的认为是，因为我坚持原则不够，平时不好讲话（应作为不好得罪人），对坏人，坏事斗争不够坚决的人，因此投合她的心意，所以是一个好人。（2）说这句话所暴露的真正问题，正是这句话的反面——‘其他人都是坏人’，这也是她的真正思想。所以这句话大可追究。至于为什么有这样思想，这完全和她自己的本身问题分不开的，或者说由她自己本身问题决定的。”



《个人生活史（1949—1978）》

这是一个哲学命题，让人进入到困境中去。如果曾认为对方是个好人，那么对方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好人，那么曾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错误的人，作为一个判断错误的人，她被打成右派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如果是我，碰到身边这样的人类，我当然要去死，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强颜欢笑？

切斯瓦夫·米沃什把自传写成《米沃什词典》，其中“厌恶（disgust）”这则词条记录了俄国革命时期的一个小场景。

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区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前面说到的《被禁锢的头脑》中的贝塔也是一样。米沃什替他做处境的精神分析，我们可以把他视为第三种绝望。

在有节制的文字下面，作者掩藏着对结出了希特勒主义果实的文明的极端厌恶。他画出了一个等号：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可以说，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讲文明的终结。这本书的语调就是一种呐喊：“你们给我讲文化、宗教、道德——可是你们看看，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米沃什词典》

当然，在20世纪的荒诞世界里，他们拥有的总得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人生。因为至少他们都有选择的机会。选择自杀是个能力，这其中包括至少三个层面的能力，审时度势对机会的选择，自杀的能力，自杀的欲望。稍纵即逝，再没有机会了也说不定。

一次，我半夜醒来，见他仰头伸手，靠床站在墙边。“你在干吗？”我问。他指了指敞开的窗户：“是时候了吧？……好吧……趁我们还在一起……”我回答：“我们再等等。”他没再争辩。我做得对吗？我原本能使他和我自己少遭多少罪啊……

奈杰尔达·曼德施塔姆称当时的状态为“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显然应该是犹豫不决的损失——这次机会之后，果然他再没有机会了。最后他死在了海参崴——大家猜测。自杀，归根结底是对一个人的杀害，是报复的一种，或者积极的那一面，是抗争的一种。所以它是能力。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为什么普里莫·莱维和伊凡·克里玛活了下来？因为他们没有自杀的能力，甚至欲望都消失了。莱维说，所有研究集中营——包括苏联集中营在内——的学者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莱维说出了他认为的原因。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而最后莱维的自杀，显然在于他拥有了自杀的能力和足够对荒诞世界的思考。加缪在说过那段真正的哲学问题之后，说自杀观：

现在我可以谈谈自杀观了。已经感觉得出可能有怎样的解答，以致问题被颠倒了。事先得弄清楚，人生是否应当具有值得度过的意义。此处显示的正相反，生活因没有意义而过得更好。体验体验，经历命运，就是全盘加以接受。然而，假如面对意识所提示的荒诞而不千方百计加以维持，那么一经知道命运是荒诞的，就不会去经历了。否定荒诞赖以生存的对立面中有一项是逃避荒诞，而取消有意识的反抗，就是回避问题。不断革命的主题就这样转移到个体经验中去了。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

普里莫·莱维成了那个必须正视荒诞而且要穷其一生去解释荒诞的代言人。

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大人物），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归根结底还是齐泽克所说的那个让人不舒服的结论。他说目击奥斯维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奥斯维辛的存在”。

这并不妨碍人们收集证据，证明奥斯维辛真的存在过。纳粹有一个著名的犬儒式论点，普里莫·莱维等人曾经引用过。这个论点致命的失算就蕴含在这个反身性的扭曲之中：“我们对犹太人的处置实在是恐怖至极，它是如此的难以言表，以至于即便有人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那些没有集中营待过的人也不会相信他说过的话。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宣布，他撒谎，或他有精神病！”

普里莫·莱维最后死于，“他撒谎，他有精神病”。纳粹的预言成功了。他一直在说这个事。烦不烦啊？

多少年后，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称呼那些在反右、文革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等人为“哭哭啼啼”的人。在我们这里，习惯于往前看；在我们这里，很多东西是被划入禁区里的，所以关于对中国古拉格和人性倾轧的回忆相当克制。但还是激怒了很多人。

看我们工业党人，看我们的欣欣向荣。而你们“成天哭哭啼啼的”——
“烦不烦啊？”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荒诞笔记

荒诞凝视我们，而我们也回之以凝视。读书和观照现实，这个栏目由此交汇而来。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四，2022.0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